

洪北江詩文集

一

洪北江詩

文集  
附年譜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洪北江先生年譜

門人陸德呂培等同編次

先生姓洪氏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行一江蘇常州府陽湖縣左廂花橋里人先世本居歙縣洪坑系出唐宣歙觀察使經綸始避唐敬宗諱改宏氏為洪氏三十六世至先生高祖千運府君諱德德國子監生封中憲大夫娶程恭人生子二長為先生曾祖秋山府君諱璟康熙庚寅拔貢生山西大同知府崇祀交城大同各宦祠娶汪恭人歙國子監生世昌女繼娶徐恭人歙處士成教女生子十一次為先生祖封旅府君諱公家國子監生考授直隸州同知贈承德郎贊於常州趙氏遂遷居焉娶趙安人武進戶部尚書諡恭毅申喬孫女翰林院侍讀熊詔女生子五次為先生父午峰府君諱翹國子監生累贈奉直大夫娶蔣太宜人武進歲貢生封奉政大夫金聲孫女雲南嶧峨知縣敦淳女生先生兄弟二人

乾隆十一年丙寅先生一歲以九月初三日子時生於常州中河橋東南興隆里賃宅中宅後有積水池先生生於池南西舍

十二年丁卯先生二歲

十三年戊辰先生三歲

十四年己巳先生四歲午峰府君命先生伯姊諱之識字

先生每字必詢其義日晚皆為蔣太宜人述之是年凡識七八百字

十五年庚午先生五歲在家塾從季父希李先生授禮記大學中庸兩篇正月八日仲弟露吉生

按先生從父四人長諱翰字翻飛行一國子監生未婚卒次即午峰府君次諱翔字雲上行三次諱翹字君佐行四國子監生贈修職郎次諱翹字希李行六

先生仲弟字赤存行二

十六年辛未先生六歲在家塾授論語七月二十日午峰府君客鎮洋縣署得疾歸未至家五十里以廿四日申時卒於洛社舟次越日殯於城東天寧寺華房先生隨

蔣太宜人暨三姊一弟守殯宮凡五十日始歸

十七年壬申先生七歲以午峰府君卒貧無所依隨蔣太宜人及姊弟寄居外家外王母冀太孺人之意也時外家亦窘蔣太宜人率諸女勤女工自給并儲修脯俾先生就外家塾受經率夜四鼓方就寢事詳機聲燈影圖

記及南樓憶舊詩是歲塾師為莊觀五先生城西坂上鄉人同學則其子驊剛表兄華新廷耀馨凡四人讀論

語畢

十八年癸酉先生八歲在外家塾從惲牧菴先生銘受孟子

子憚先生武進縣學附生惲先生幼孤而慧常分館餐食之後其孫與三以乾隆甲午科舉順天鄉試為先生

同歲生惲先生猶及見之

十九年甲戌先生九歲在外家塾從黃敬巷先生朝俊受孟子及毛詩國風黃先生武進縣學增生課讀極嚴是秋先生適楊氏從母亦以娶居貧苦無依率二女偕從兄敬宸後樓以居與外家相近移舍日值先生讀孟子既醉以酒一章解塾詣其處龔太孺人及蔣太宜人適在坐因舉立其室家句命之屬對即應聲曰飽乎仁義龔太孺人極賞之自此益鍾愛焉是歲表弟定熙亦入塾與先生年相若後卒於叔素園先生官舍先生有詩哭之

按先生舅氏三人長名樹誠字實君國子監生贈登仕郎次名琦字素園乾隆甲子舉人江西德興知縣皆蔣太宜人兄次名喬字曙齋乾隆壬午科副榜貢生 賜檢討銜出嗣世父淮安教授文元後為蔣太宜人弟事皆詳先生所撰外家記聞一卷處士輩新少府廷耀上舍壽處士定熙奎耀皆實君先生子蔣太宜人之姪先生之配蔣宜人兄弟也

二十年乙亥先生十歲在外家塾從黃先生受毛詩舉二十一年丙子先生十一歲蔣太宜人率先生歸興陸里舊宅從旁舍塾師受尚書同學生徒十餘人不能備錄每篇音訓講者恆至十數日夕歸蔣太宜人令之背誦必為泣而正焉如濟河惟兗州兗讀作袞之類九月八

日叔父君佐先生卒於廣西百色屬寓舍無子以仲弟為之後十二月伯姊適城北前橋村內處士光顯

二十二年丁丑先生十二歲從周練里岳介錫先生受禮記是冬舅氏素園先生以 國史館膳錄敘選授江西德興知縣迎養龔太孺人於官舍自此蔣太宜人益貧苦無所依

二十三年戊寅先生十三歲仍就外家從表兄肇新受禮記及周易塾課畢先生始學作詩嘗作中秋即景詩有月出百尺樛花香三重門之句不敢示人惟以示表弟定熙冬十月舅氏實君先生卒於德興官舍表兄肇新奔喪西上因從陳廷賓先生寶讀書先是丙子科陳先生赴江寧鄉試舟覆於江午峰府君往館世執漳浦蔡太守觀瀾江寧官署塗次遇之急募舟以拯并助館金一笏為試費陳後以己卯舉於鄉與先生亦中表兄弟也課徒之暇喜錄唐宋詩餘于是先生亦學作小令并與表兄帶日課漢魏六朝三唐詩成誦乃已是月仲姊適同里汪上舍德潤

二十四年己卯先生十四歲在鹿苑菴從董獻策先生舒傳授春秋左傳并學作制舉文半篇董先生常州府學附生同學十數人惟與楊布衣毓舒交最密暇即唱酬往還是歲作詩數十篇及斤釋氏文一首

二十五年庚辰先生十五歲在西廟溝謝氏塾從唐麟臣

先生爲垣受左傳及史記漢書雜文唐先生武進縣學  
附生工詩三月上已先生始作制康文全篇題爲則以  
學文一句文成後唐先生極賞之同學爲謝老廉榕上  
舍振祺等四人孝廉與先生極契後中乾隆戊申科順  
天榜舉人是歲先生有附塾驅兒諸詩及送表弟定熙  
至江西官署詩集中始有存稿

二十六年辛巳先生十六歲從菱蒲里繆映葵先生謙受  
唐宋雜文及制舉義繆先生江陰縣學廩生同學爲陸  
上舍規布衣文在張布衣先甲兄弟凡十餘人三月初  
應童子試不售

二十七年壬午先生十七歲在百花樓巷莊氏塾從金壇  
荆廷緯先生汝翼受公羊穀梁及制舉義荆先生金壇  
縣學廩生先生從表姊子長於先生八歲舉業最上因  
是始識作文法荆先生後以是科副榜貢生中順天癸  
卯舉人已酉進士官華亭教諭卒是歲同學爲莊上舍  
遠兄弟二人始學作古文有祭花神文及園居南樓夜  
宿初生十五六等詩初與唐上舍鵬訂交間有唱和焉  
二十八年癸未先生十八歲在城北四十里郵村鄉翁元  
士家塾仍從唐麟臣先生習制舉義同學爲鄉福梅廷  
梅金川三人鄉翁極重先生欲以女妻之知有所聘乃  
止五月解館歸卽染時疾復延及全家蔣太宜人病瀕  
危者數次大母趙安人大父封旅府君卽於是月相繼

卒先生承重居廬至匝月後病稍瘳八月初復赴鄉氏  
塾是秋舅氏素園先生罷官奉贛太婦入旋里先生解  
塾卽從蔣太宜人仍居外家與表兄馨從表兄定安尤  
契倡酬談議每徹晨夕郭北篇中并鄉歌諸詩皆是年  
作也

二十九年甲申先生十九歲從北後街余芑貽先生豐受  
唐宋古文及制舉義余先生常州府學附生奇賞先生  
有異才之目每課文日先生常兼作數篇或一題卽製  
其二共三午餘諸同學方構思未就輒已交卷時蒙舉  
節實賞歲暮解塾獨爲詩送先生次卽賞楊生清輪後  
楊成乾隆甲辰進士里中皆謂余先生有知人之鑒焉  
是歲同學爲余先生子明經彤及楊章泰舉諸生共十  
餘人有雲谿春詞獨酌諸詩始學爲駢體文

三十年乙酉先生二十歲在外家團瓢書屋授表弟兆詢  
經生素園先歲得脩脯錢二千八百取卽從舅氏瞻齋先  
生問業時表兄馨從表兄定安皆授徒於家三人昕夕  
往還無間有春園唱和集又與里中諸名士結社訂交  
始廣有題阿房宮園諸詩填詞四十餘首

三十一年丙戌先生二十一歲仍在外家授徒從學則表  
弟兆詢從表弟榮從舅氏街章族舅氏濟川子三人歲入脩脯  
錢七千正月二十五日叔父雲上先生卒六月應童子  
試不售是歲詩社以洗研池賦檳榔行雲路竹枝詞命

題先生試列第一又在楊氏鵬光館會課凡四十人皆里中名宿先生年最少從舅氏榕愈先生閱其文奇賞之亦列為第一此後先生常詣舍南竹屋問字至辛卯秋客院江乃已又賦中秋減字木蘭花詞十首同輩傳鈔殆徧劉文學宸贈詩云才子清賦起夜分新詞字字鑣香雲何當共握琉璃管寫盡羊欣白練裙是歲詩詞約及百首

按雲上先生四子長開吉字元愷為先生從兄次顯吉字尙儀次巨吉字禹平次良吉字元良皆先生從弟蔣榕愈先生名和寧乾隆壬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改官湖廣道監察御史

三十二年丁亥先生二十二歲適汪氏仲姊以先生制義不進因與蔣太宜人謀復令先生在張王廟西潘氏塾從時月園先生元福受作文法東脩二十千皆仲姊獨任之時先生乾隆壬申舉人中甲戌明通榜工帖括同學則潘上舍尙基方上舍起莘青陽陳上舍蔚江陰陳秀才宏器諸人尙基之叔振煥亦舊識也六月應童子試不售七月諸同學就江寧鄉試先生又餞鹿苑卷後雲依闕讀書每夜輒至三鼓僧徒厭之託言有賃宅者遷先生入菴秀土室中上漏下濕居之晏然冬十月外王母龔太孺人病劇先生自塾中歸侍疾衣不解帶者旬日及卒慟哭嘔血七七竟始奉蔣太宜人歸與陸里

舊宅是歲有南樓贈書園記訪從叔縣尉至昆山紀游哭外王母諸雜體詩

三十三年戊子先生二十三歲在仲姊宅授汪甥楷經汪氏居天井里室宇深邃宅中所延經師則同里段布衣聖烈李布衣瑞寬與先生為三其羣從皆好賓客每有文譚三人者恆首坐焉九月十六日蔣宜人來歸先生贊於外家凡三日始同歸與陸里舊宅宜人蔣太宜人兄寶君先生女也婚甫五日即赴弔邵先生齊齋於常熟邵先生乾隆壬戌翰林主常州龍城書院奇賞先生與黃君景仁是歲有催粧詞哭邵先生及游虞山詩又有寓興詩二十首及東鄰棄婦等詩寓興詩後即失去三十四年己丑先生二十四歲仍館汪氏正月叔姊適同里史君德孚五月應童子試補陽湖縣學附生七月與諸同人訪城西徐墅陳刺史明善於亦園與無錫邵秀才辰煥江陰屠進士紳同里劉文學駿中表莊上舍寶書趙上舍懷玉唱和詩極多是月長女傳簫生未幾殤有贈趙表弟七言長歌

按先生少孤午峰府君未及命名初名蓮字華峰是年以縣試第二府試第三院試第八補縣學生督學則副都御史滿洲景福也後以壬辰年改名禮吉辛丑年就試禮部以嫌名當有所避復改今名莊為先生從母之子後官聊城縣丞趙為先生祖母兄兩浙

鹽驛道何敷之孫後以庚子 召試舉人官內閣

中書青州府同知

三十五年庚寅先生二十五歲仍館汪氏從學者錫楷及汪生植等三人七月偕黃君景仁附瓜船至江寧鄉試九月榜發薦而不售有游京口三山及江寧雜詩是秋鐵錢唐袁大令枚於江寧大令謂先生詩有奇氣逢人輒誦之始與里中董太守思嗣左刺史輔訂交

三十六年辛卯先生二十六歲仍館汪氏從學者汪董諸生等四人五月偕趙表弟懷玉赴江陰同寓趙孝廉敬業寓齋科試一等四名補增廣生七月十日次女傳纓

生越歲春即瘦瘠借楊秀才繼曾炳文劉上舍培基赴江寧鄉試同寓秦淮河房九月榜發不售十一月先生

以館穀不足養親買舟至安徽太平府謁朱學使筠時學使尚未抵任沈太守業富素重先生留入府署未匝

月適安徽道俞君成欲延書記太守以先生應聘已至蕪湖有留上朱學使書學使得之甚喜以為文似漢魏

即專使相延入幕以臘月八日復抵太平黃君景仁已先在署學使作書徧致同朝謂甫到江南即得洪黃二

生其才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云是年秋在江寧與汪明經中顧進士九苞訂交及入學使署又與邵進士晉

涵高孝廉文照王孝廉念孫章李廉學誠吳秀才蘭庭交最密由是識解益進始從事諸經正義及說文玉篇

每夕至三鼓方就寢是年所作詩文逾百篇

三十七年壬辰先生二十七歲在安徽學使署隨麻徵州

寧國池州安慶廬州鳳陽七府六安一州徧游采石青山敬亭黃山齊雲齊山諸名勝六月以歸省旋里七月

仍赴太平十一月以兩世六棺未舉歸奉先生祖父母及午峰府君叔父雲上君佐兩先生叔母趙孺人柩葬

於城北前橋村新塋是冬以所負多訪蔣編修士銓汪孝廉端光於揚州編修解案金助之乃得歸已迨除夜

矣是歲作文二十餘篇詩二百餘首

三十八年癸巳先生二十八歲時四庫館始開江浙採遺書安徽省設局太平聘先生總司其事沈太守業富

并延兼管書記閏三月十六日長子餘孫生七月朱學使以閱卷乏人復延先生借試徽寧二府九月自徽州

偕汪孝廉端光歸里由新安江徧遊嚴陵富春及錢唐山水諸勝唱和幾及百首十月先生以不能家食往謁

胡按察季堂於蘇州因訪趙表弟懷玉於穹窿同游東西兩洞庭入林屋洞探金庭玉柱之勝宿包山寺二夕

記游詩約十餘首月杪復歸時錢文敏公維城居憂在里見先生詩文奇之徒步過訪焉是冬移居白馬三司

徙甲質宅十二月聞朱學使離任入都因附江陰繆君晉階赴廣西便舸至太平送之

繆君為先生舅氏素聞先生將時送來賓縣界驛司題檢貧不能歸沈太守業富袁大令枚皆薄助行

資於歲除日騎驢抵里有感族人饋新歲詩作兩晉南  
北史樂府二卷

三十九年甲午先生二十九歲正月赴江陰補壬辰年歲

試先是錢文敏公曾語學使彭闕學元瑞謂先生爲昌

黎復生由是闕學亦久知先生十三日補試準附一等

三名後又次蔣編修士銓元韻贈先生七古一篇薦入

常鎮通道袁君墨署授徒歲修百二十金并令在揚州

安定書院肄業膏火費亦及百金自此將母稍裕七月

偕黃君景仁赴江寧鄉試同寓明徐氏東園舊址是科

闕中得文及五策已定作元房師買先生良說乾隆丁丑進士

官蘇州總捕同知以首藝有別解與兩主司力爭因定作副榜

第一焉座師則翰林院侍讀學士今文華殿大學士董

公浩司經局洗馬今兵部尚書劉公權之也榜發座師

及學使皆悅嘆不置十月復詣揚州冬杪始歸備汪孝

廉端光唱和詩極多是歲始與孫君星衍訂交同里則

孫黃趙諸君外復備楊君倫呂君星垣徐君書受唱酬

無間里中號爲七子

四十年乙未先生三十歲彭闕學薦入江寧陶太守易署

中修校李錯尙史匝月事竣太守亦重先生因延課其

孫兼管書記四月以太守俸滿入都因歸省親七月復

至江寧九月太守擢惠潮嘉兵備道先生以親老不能  
遠游因就句容林大令光照聘課其婿漳浦鄭秀才聯

華時孫君星衍尊人孝廉勸官句容教諭而訓導全椒

朱君沛縣丞鏡唐汪君蒼霖皆工詩愛客縣中紳士王

廣文吉士兄弟沈公子衣言亦慕與先生交凡客句容

三月文謙始無虛日又徧游茅山樓霞紀游詩約數十

篇臘杪始歸里門十二月十日次子盼孫生

四十一年丙申先生三十一歲正月仍至句容縣署二月

歸里族至揚州及江寧訪友三月復往句容校縣試文

四月以林大令罷任歸里時浙江學使王公杰欲延先

生校文七月往謁學使彪紹與值其肩試例不當通刺

查芥幾至乏絕及試畢往謁學使一見先生如舊相識

遂偕往試台州處州二府中途麻天台雁蕩諸勝皆有

詩紀事十月二十六日蔣太宜人在里猝得中風疾卒

春秋六十有三仲弟以先生在千里外恐得訃後驚悼

有他變卽作札言太宜人病狀屬姊婿史君德孚持至

處州并促借歸到日亦直肩試留書而返先生於試畢

得書星夜遄返十一月十四日晡時舟至城墜輻距常

州三十里疾步至城有僕窺圖父仇三爲營卒途遇之

問家中狀仇以實告先生驟聞哀耗五內昏迷方度八

字橋起失足墮水兩岸陡削人不及救隨流至滕公橋

有汲者見髮屢水上攬之得人試心口尙微温始呼衆

集救問里中識者其昇至家救者不知先生疑爲避債  
赴水及審狀則皆曰孝子孝子悲嘆而散天嚴寒衣履



水濕鄰人蔣松園釋先生衣自解衣衣之舉家號哭呼  
救久之方蘇搶呼痛哭幾不欲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諸姊以大義責先生始稍進米飲七七內僅覓榻粥席  
藜枕由晝夜號哭終喪不進肉食不入內室所服皆白  
衣冠不御繒布自以未及侍蔣太宜人舍歛哀感終身  
嗣後每遇忌日輒終日不食客中途次不變三十年如  
一日是歲在宮次撰次蔣太宜人行述

四十二年丁酉先生三十二歲居憂在里授徒從學者汪  
甥楷劉生登禾孫生星衡瑀及張楊諸生凡七人長子  
飴孫時己五歲亦日課以爾雅十數行十一月座師劉  
公權之視學安徽遣人相延先生亦以營葬乏資遂於  
長至前由陸程赴太平并約孫君星衍偕行劉公相待  
有加以先生衣縞素不肯更易因約值節日朔望皆聽  
獨處專遣人司飲食在學署一載卒以爲常又因先生  
譽孫君學行因并欸留以助衡校自是先生與孫君助  
學使校文外共爲三禮訓誥之學留太平度歲

四十三年戊戌先生三十三歲在安徽學使署二月隨試  
太平徽州寧國池州四府五月中始返太平偕孫君至  
句容學署度夏七月復同詣太平隨試江北諸州府十  
一月在滁州因葬事先歸以十一月廿六日耐葬蔣太  
宜人於午峰府君墓知友在百里以內者咸來會葬如  
高郵金君蘭無錫楊君芳燦兄弟及同里孫君等皆館

於白馬三司徒里賃宅旬日方去先生在家次三日夜  
負土成墳始歸歲暮以負債多偕孫君至句容聞座師  
劉公道母憂復親詣太平弔唁至除夕前仍回句容

四十四年乙亥先生三十四歲仲弟以少孤失學假仲姊  
資學爲買累歲虧折資本至無以償時先生服闋歸里  
夾計攜弟北上別謀進取又以無行資衰觀察鑒薦入  
常州黃太守澤定署閩府試文薄有所贈方得成行過  
揚州汪孝廉瑞光復助以行資始舍舟從陸道過漢軍  
繆秀才公儼今名驥車北行五月初二日抵都居黃君  
景仁寓齋時四庫館甫開錄校事繁座師董公誥爲總  
裁官屬總校江寧孫舍人溶延先生至打磨廠寓齋總  
司其事歲脩二百金仲弟亦送入方略館効力先生節  
齋所入半給仲弟館費以半寄歸爲衣食之資迎養叔  
母余孺人季父希李先生於家用度益窘每遇訪友或  
假書十里五里無不步行八月應順天鄉試不售時翁  
學士方綱將編修士銓程吏部晉芳周編修厚畹吳編  
修錫麒張舍人垣共結詩社首邀先生及黃君入會每  
一篇出人爭傳之是以先生遇雖甚困而友朋之樂以  
此二年爲最九月朔日女紡孫生是年得駢體文四十  
首詩詞約二百篇

四十五年庚子先生三十五歲在孫舍人寓校書仲弟以  
恩家得咯血疾新歲益甚先生賃衣具資遣人送歸時

甫近上元以無衣不克出門託疾斷慶弔絕過從者凡兩月時方

南巡諸臣例獻賦頌先生為山陰梁尚書國治製頌十八章首

邀

容資于是都下求屬稿者甚眾先生亦精力絕人日為孫舍人校官書八巨冊類有攷證數十條夜則製進呈冊頁一通每至三鼓方休是年恭遇

萬壽頌述

之文益多自二月至七月所製凡五六十篇得酬金四百兩時前橋新墾前地一畝欲為豪家估買先生得家問卽以所得金之半寄歸先與立券豪家遂不能奪仲弟病痊後復假貸北來先生為盡償宿逋并取還前典質之物類皆賣文錢也八月應順天鄉試出闈卽為四川查按察禮聘掌書記入蜀歲修四百金先生以屢困場屋不復有進取心九月朔遂辭孫舍人暫寓蓮花寺待查公同行適其方擢四川布政使未卽就道初七日揭曉中式第五十七名舉人孫舍人同獲雋查公遂力止先生無行于是復遷寓舍人宅是科座師為協辦大學士漳浦蔡文恭公新刑部左侍郎無錫杜公玉林內閣學士滿洲尚貴公房師為掌貴州道監察御史清苑李公孔陽李公閱薦首場卽得疾二場屬吳江丁郎中雲錦代閱三場屬嘉定曹中允仁虎代閱座師以制

藝皆散體已定作副榜第一矣忽中允得五策以為願

亭林復生蔡文恭公取閱亦深賞之遂移入前列以五策進 呈揭曉後未一月房師卽以疾逝先生與同門生魏含欽并稱貸而厚賻之是歲與黃君及欽州馮編修敏昌順德張解元錦芳唱和及詩社所作共得詩百餘篇雜文數十篇著三國疆域志二卷

四十六年辛丑先生三十六歲在孫舍人寓校書

時移前買家初

同三月應禮部試本房山陰王編修增閱卷呈薦闈中已定作江南第二本矣固始吳副憲玉輪為副總裁旋以軍機中書汪君學金卷易之先是孫君星衍已入闈

并札言陝西巡撫畢公沅欽慕之意先生遂決意游秦四月十六日偕崔同年景儀西行

崔方至川定省

時征逆回

京兵入陝道出山西因迂道由館陶臨清至河洛抵開封而資斧已竭適舊友楊司務仁基同年管戶部世銘

皆在開封共假資以行五月望復抵西安寓開元寺一宿畢公閱先生來鶴屣以迎榻日遂延入節署時幕中

為長洲吳舍人泰來江寧嚴侍讀長明嘉定錢州判站及孫君與先生凡五人陝西尚有回警日偕畢公壽兵

畫餉暇卽分韻賦詩常至丙夜間游牛頭香積諸寺尋

曲江及漢唐古跡又代莊州判所修延安府志歲杪方

竣是月二十五日適汪氏仲姑以疾卒先生聞訃哭之

慟仲弟以尚未議敘留都每月揭資寄之是年道中懷

古紀游及唱和詩共得二百首雜文數十篇

四十七年壬寅先生三十七歲在西安節署三月偕同人至牛頭寺看桃花抵終南山麓始返四月黃君景仁以將赴選謀資入奉寓開元寺者三月間旬必借孫君出訪之或同游名勝竟日而還六月至朝邑訪莊大令折回途過潼關赴陸司馬維垣之約時陸署同州知府其子戶部鍾為先生庚午同留二日即順道游華山宿玉泉院質明坐竹兜行二十里至青柯坪久憩自此以上皆書步上行遂自千尺壩直上小駐嶺神洞飲泉出仙人窠日月崖蒼龍嶺至三天門塗皆危絕攀鐵索穿石膽方得上先生步行若飛餘人不能及也從天門東折詣玉女峯坐洗頭盆側蒼栢滿崖夕陽欲下天風冷泠渺非人境復上謁金天宮宮在落雁峯下距峯頂尚五里道士供果餌畢因至後山松檜亭視新月亭址即秦昭王與天神博處時七月歲生晚日也薄牘仍回金天宮蔬食後出屋視星斗皆大於爪皎潔異常倦宿東軒徹夜有聲不絕蓋呼吸可通帝坐矣四鼓招道童秉炬上落雁峯視日出峯頂僅十餘步左為華池右則鐵屋一間祀老子時夜尙昏黑忽閃電自隔河來八百里中條山畢見久之海日始上霞光萬千較黃山仙掌峯所見又不同矣時久下嶺天尙昏黑無所見復秉炬西至蓮花峯視巨靈壁山處又南折至環翠巖望山南諸峯并訪陳希夷習靜石屋徑從原路下山未刻至玉泉院華陰知縣來訪足力已竭幾不能

其禮兩日後始復舊以初八日返節署九月舊友湯大令大奎以輪餉至甘肅過陝相訪并出茶研瑣談屬為點定是歲凡得詩百餘首文二十餘篇著漢魏音四卷撰淳化長武二縣志

四十八年癸卯先生三十八歲在西安節署三月莊公子達吉約游鄜縣尊人斯方署縣事因同由興平抵馬嵬驛夜宿各有題壁詩兩鄜縣五日登太白山從新開路至上池一勺久懸別日復上五丈原望陳倉岐山回塗過豔屋徧訪仙游樓觀諸勝時太倉王上舍開沃主講盤屋因留宿書院中二日由鄜縣歸西安五月得黃君景仁安邑臨終遺札以身後事相屬先生由西安假驛騎四晝夜馳七百里抵安邑哭之于蕭寺中為措資送其柩歸里時季父希李先生雨滯漢口約先生同歸先生遂自蒲州渡河由襄陽至漢陽而季父已先行座師杜公方鞫徵武昌喜先生至邀留旬日陪遊黃鶴樓西泰山及隔江大別梅子諸山至七月望夜方行八月初日抵里門因為黃君營墓先是畢公知所居賃宅逼隘因贈資為購宅即今花橋北居第也以十月初三日移居焉十二月偕陸同年壽昌趙表弟懷玉計偕北上復迂道至句容江寧乃克成行時將

南巡車馬皆乏僱小車前行除夕住拈花集度歲是歲紀游詩百餘首澄城縣志二十卷

四十九年甲辰先生三十九歲正月十八日抵都門二月

偕江陰穆孝廉汝和寓泡子河觀音寺時已婦兒女

三月應禮部會試試畢偕同人游西山榜發薦而不

售本房編修群慶公閱卷最遲至四月四日方以三場

並薦總裁蔡文恭公及紀公昉奇賞之紀公允學節五

策必欲置第一時內監試豐潤鄭侍御演以得卷遲疑

之欲移置四十名外紀公堅執不允因相與忿誓不可

解總裁胡公高望謂停其事遂置不錄紀公於卷末賦

惜春詞寄意出關即先請寓齋相訪焉先生以四月出

都由山西赴陝道中為田家詩寓意以資斧告匱迂道

訪沈運使某富于運城五月半抵瀛關開畢公祈雨太

白山因至盤屋仙遊寺相見朔日同游樓觀半道聞甘

肅回警畢公即回西安調撥兵餉先生以病皆留盤屋

縣署旬日方返西安莊公子達吉繪元祐訪古圖有百

韻詩紀事是月十九日第三子符孫生時西安修濟城

隍未竟而西事頗急畢公屬先生及孫君時假出游為

名規畫其事六月程編修符考乞假來陝抵署即病不

起畢公與先生等日為營畫醫藥及沒符躬視舍飲民

歲著分羊穀梁古義二卷詩文合百餘首

五十年乙巳先生四十歲在西安節署正月舉公入

親并摩唐開成石經進 呈擬薦先生孫君及吳縣江布衣聲

書

國朝三體石經即在西安刻石以進為當軸者所阻而止二

月偕嚴侍讀長明游紫閣白閣圭峯草堂寺由湫水橋

巡第五橋諸葛蹟時畢公調撫河南趣先生至開封遂

於月杪由陝入汴至則豫省方積旱又河工事填委不

復有關中唱酬之樂矣五月十一日季父希李先生卒

十一月自豫南回枉道至固始謝大令聘署齋盤桓旬

日方還里門仲弟以議敘從九品需次省先生趁開封

先生致書曹州守太谷吳君署俾就近食力焉後以

男女婦其子上舍駙回里後歲歉甚復節齋衣食贈諸親友間亦

與錢大令維喬蔣太守熊昌諸人為銷寒小集是歲得

紀游詩百首修固始縣志

按希李先生二子長名原古字思周次名炳吉皆先

生從弟

五十一年丙午先生四十一歲在里中二月偕錢大令維

喬等買舟至浙江省從舅氏榕盒先生時舅氏贈畫先

生父子楊孝廉麥符孫振學吳祖健蔣承會陸繼會四

上舍並以事至抗崖浣青恭人暨公子景侃亦在任所

連舫十數福游錫山虎溪復至元墓靈囑流連篇什繼

以清歌板琴尊游覽之樂抵錢塘日即居蔣表弟重輝

寓齋榕盒先間日游龍井天竺靈隱淨慈諸名勝與郡

編修晉涵楊孝廉蔣上舍崔公子吟咏常至徹夜留月

餘復歸里中三月重赴開封節署八月登封陸大令繼

書

尋延修縣志并約爲嵩山之游以十月由鄭州密縣抵登封陟太室少室訪嵩陽書院暨啟母石手搨三石闕銘信宿少林寺乃回甫抵開封閔榕倉先生之訃哭之慟是歲南北紀游詩約百五十首著東晉十六國疆域志修登封縣志爲友人改纂懷慶府志

五十二年丁未先生四十二歲正月偕孫君星衍計偕北上入都寓繩匠胡同三月應禮部會試榜發不售以五月月初抵里時競渡方盛東莊表兄寶書陳大令賓陸廣文壽昌日爲泛舟之游五月構卷施闕于宅西稍有樹石及小池日偃仰其中畢公屢書促行十一月偕莊舍人復旦重赴開封節署是歲得詩二百首撰乾隆府廳州縣圖志

五十三年戊申先生四十三歲在開封節署賦寒食紀游詩四十首和者數十人八月畢公擢督兩湖先生偕行以九月五日抵武昌節署時楊進士倫亦主講于此時輿出游晴川黃鶴諸勝唱和甚多歲暮畢公南自荊州堤工回署汪明經中毛州判大瀛方上舍正劉章進士學誠亦先後抵署談燕之雅不減關中

五十四年己酉先生四十四歲正月二日計偕北行毛州判大瀛饒先生於江北三山徑梅已半開矣由漢陽北上元夕後抵開封居同年徐大令書受寓齋數日渡河至武陟訪王大令復不遇因獨游濟源謁濟瀆廟至盤

谷欲往王屋山不果二月抵都居孫君星衍琉璃廠寓齋三月應禮部會試榜發不售五月八日抵里七月之杭州訪友畱旬餘乃歸八月仲弟選授崇文門副使時同年李太守廷敬官常州延修府志并選唐百家詩以九月進署十二月返舍與錢大令雜喬莊公子達吉爲消寒小集是歲得詩六十餘首

五十五年庚戌先生四十五歲正月元夕趁山東使船計偕入都至王家營以船行甚遲復由陸取道泰安登泰山至高老橋日已逼暮欲逕上同伴不可乃還以二月抄抵都居仲弟海岱門三條胡同寓齋三月應禮部會試四月初九日榜發獲雋座師爲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杰吏部侍郎後官體仁閣大學士朱文正公珪工部侍郎鄒公奕孝房師爲刑部員外郎後官安襄鄖道王公奉會也先是朱文正公雖未識面然知先生名已久入關後欲暗中摸索得先生作第一人及得李君廣芸卷有歐策問數條以爲先生擬第一復得朱君文翰卷用古文奇字又以爲先生遂置李君卷第六而以朱君冠多士及折號而先生名在第二十六乃相與嘆息以爲名次亦有定數云 殿試先生卷條對詳明讀卷大臣進呈第一

欽定第一甲第二名五月初一日引見授職翰林院編修七月派克 國史館纂修官是秋先生與

仲弟移寓三里河清化寺街饒有竹木之勝查給事堂舊宅也歲除先生以遺負多避債至城東數日除夕抵暮乃歸是歲偕同年張太史問陶唱酬甚多所得詩文數十首

五十六年辛亥先生四十六歲在京供職正月十六日長子節孫娶婦汪氏仲姊季女也四月蔣宜人率眷屬由水路抵都十月石經館開派克收掌及詳覆官時至園子監監視刻石以蔣衡所書十三經字多譌俗有上石經館總裁書欲一一更正不能從也是歲偕法學士式善劉檢討錫五伊刑部秉綬何工部道生王孝廉芭孫唱酬甚多

五十七年壬子先生四十七歲在京供職三月考差引

見蒙

記名八月克順天鄉試同考官十四日又在關中奉視學貴州

之

命向例未散館翰林無為學政者有之自先生及同年石修撰韞玉始蓋異數也九月榜發得士董履坦等十三人副榜希齡等二人即日至海淀

御園謝

恩兼請

聖訓即蒙

召見

垂詢鄉貫科第甚悉并

命速赴新任先生退即束裝十六日次子盼孫錫二十四日挈家上道十月半抵樊城眷屬暨賓友由水程進發先生馳驛先行十一月十三日抵貴陽巡撫嘉興馬公光熊等皆出郭相迓十五日接印任事即緘題觀風十三府一屬所屬生童以衙署逼窄捐貲構署後樓閣即今聽事西紅香館聽雨篷曉讀書齋千葉蓮臺等是也十二月初三日眷屬抵署從子繩孫悼孫史甥超宗並隨署讀書延表姪蔣上令雜垣教之從弟顯吉原吉再從姪建禾蔣表弟羅西江甥楷屠甥景儀及桂陽李秀才萬坤先後至署佐理閱文及幕中雜事是歲得詩七十餘首

五十八年癸丑先生四十八歲在貴州任二月出巡上游歲試安順南籠大定遵義四府五月回署六月歲試貴陽府八月出巡下游歲試平越思南石阡鎮遠思州銅仁六府十一月回署先生每課士皆終日坐堂皇評騰試卷積弊悉除又麻試諸府皆拔其尤者送入貴陽書院肄業一歲捐廉俸數百金助諸生膏火又購經史足本及文選通典諸書俾資誦誦其在省日每月必自課之令高等諸生進署講貫詩文娓娓不倦欵以飲饌獎之銀兩由是黔中人士皆知勵學好古甲寅乙卯兩科書院諸生中式者至五十餘人內如胡吏部萬清花給

諫杰黃大令鶴何編修應杰張工部本枝邱編修煥翟  
編修錦觀徐進士時英蘇大令廷柔焦進士承焯劉進  
士煜兄弟賀進士世清等連翩第餘皆領鄉薦及登  
拔萃科以去五六年間所識拔之士無仍爲諸生者是  
歲具摺奏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灝奉

旨交部議奏爲部臣所格不行凡得紀游詩及雜文共百五十  
首著意言二十篇

五十九年甲寅先生四十九歲在貴州任二月出巡下游  
歲試都勻黎平二府都勻試畢陸行至三脚車由都江  
舟行古之牂柯江也至古州復登陸時彭提督廷棟兼  
攝古州總兵與孫司馬鑑出迓邀游五榕山入諸葛洞  
時方仲春百卉齊放菜甲花黃及一二十里先生嘗云  
江南無此春景也爾一日始行沿路苗寨中皆合隊出  
迎男吹簫笙衣錦衣插雉尾女則衣黑襦襖以銀圈飾  
頸富者至一二十間晚至館驛必東西列亭下唱歌以  
荷包及銀稿之方夫黎平以歲科並試爾四十日乃行  
中途屢游南泉山少寨河獅子崖諸勝奇麗皆目所未  
睹先生並有游紀三四五月科試鎮遠思州銅仁思南  
石阡平越都勻七府五月十四日返署先一日長孫毅  
會生八月值甲寅

恩科錄送士子入闈九月科試上游安順南龍二府十一月回

署是歲所得詩文百餘篇著釋歲釋舟二篇

六十年乙卯先生五十歲在貴州任正月十九日布政使  
以下奉遊巡撫馮公及先生至城南甲秀樓張謙放燈  
酒半得劍仁苗石柳鄧賤官起事耗署按察使張公繼  
辛貴東道尼堪富什渾公聞信卽行甫驛馮公繼往自  
此至任滿入都苗氛未清數公並在軍營時有書函往  
復頗參規畫焉三月科試大定遵義二府五月回署六  
月科試貴陽府八月值乙卯正科錄送士子入闈九月  
以將報滿蔣宜人先率子婦回里十一月十日先生自  
省城啟行督撫密摺陳奏聲名以爲清廉愛士數十年  
所未有諸生送者自國寧關至貴定三口中常不絕熊  
生煥章楊生大奎隨行皆新中式無力入都者十五日  
抵鎮遠新任學使談君祖毅亦至當卽交印由洪江進  
發十二月抵辰州昭湖督畢公沅湖南巡撫姜公晟十  
九日抵荊州細家崔太守龍見以公事出晤崔浣青恭  
人錢上舍伯坳兄弟廿四日抵襄陽晤房師安襄歸道  
王公奉會除夕抵河南南陽府度歲是年得詩數十首  
著貴州水道攷三卷門下士爲先生校刊附鮎軒卷施  
關二集

嘉慶元年丙辰先生五十一歲元日偕南陽鎮總兵袁果

南陽府知府完顏岱等至

檀殿行朝賀禮初二日上道初七日至滎澤過河半渡風大  
作舟幾覆薄暮仍返南岸因步行攜從子悼孫及兩門

生至惠濟橋行館草宿越一日月夜復渡河夜半忽水  
凌天下衝舟至四十里外方得泊明蚤復至滎陽驛索  
人夫帆纜始成行午刻抵北岸十四日抵安陽晤同年  
趙大令希璜元夕宿磁州廿八日入都廿九日詣 宮  
門覆

命時先以任滿日默省督撫保奏過優蒙

諭見面時題奏當日軍機處將原摺先遞旋即

召見

諭問黔中課士情形黔楚苗匪近狀民情安擾官吏賢否甚悉

又

垂詢祖父兄弟并甲第師生良久方遣出是年以

皇上登極

恩詔贈先生父承德郎母安人復以本身妻室應得

封典馳贈祖父母如例二月做寓兵馬司前街四月散館一等

奉

旨雷館六月派本衙門撰文七月派克 咸安宮官學總裁八

月移寓沙土園八角琉璃井官房有亭池樹石之勝是

歲得詩約百首

二年丁巳先生五十二歲在京供職二月廿四日長孫女

生三月初三日奉

旨在上書房行走侍 皇曾孫奕純讀書即日移寓溼懷園近

光樓下五月

恩賜葛紗官扇香串藥定有差蔣宜人率子婦等抵都八月丁

酉朔

皇上釋奠于太學奉

旨借李繼修鈞簡石修撰韞玉王編修宗誠分獻後殿是日四

子胥孫生其母侍姬鄭氏 人蔣宜人前以多病為

先生購得之命隨入都侍巾櫛焉十月仲弟以嗣母余

太孺人年邁乞養歸先生垂淚送之自此亦有歸志矣

十二月

恩賜

御書福字風羊鹿尾諸品有差是歲得詩文七十餘首刊東晉

翼城志竣

三年戊午先生五十三歲在京供職元夕後仍遷入溼懷

園直廬正月十二日仲弟副使君卒于里門二月廿七

日大考翰詹諸員足

正大光明殿

欽命題為并耐賦春雨如膏詩征邪教疏先生於疏內力陳內

外弊政至數千言情詞剴切閱卷者皆動色初擬二等

前列旋置三等二名三月初二日引

見蒙

高宗純皇帝記名時甫得仲弟凶訃痛哭不食者累日即於初七

日陳情引疾二十五日率家屬從陸路南回四月二十

五日抵里哭仲弟於厝舍五月詣蘇州哭畢公沅於其



暮七月望日送舅氏瞻齋先生暨長子飴孫至江寧鄉  
試九月榜發飴孫中式第四十二名舉人瞻齋先生亦  
以年過八十循例

欽賜舉人

十月因長子飴孫至高淳謁房師張君其縉先生偕  
至宏興獨游善卷龍池之勝旋即歸里初十日叔母余  
太孀人卒先生經理喪事踰月不出戶庭十一月至杭  
州訪阮學使元素觀察濠寓西湖漱石居半月而歸十  
二月葬余太孀人於前橋先塋并卜塋仲弟於塋南計  
家村是歲得詩文約百首刻十六國疆域志跋  
四年己未先生五十四歲在里門正月為洞庭包山之游  
回舟復至香雪海探梅月杪返里二月驚聞

高宗純皇帝升遐以

內廷翰林例應奔赴隨即束裝北上三月初二日抵都奉

旨

觀德殿隨班哭臨因赴本衙門銷假暫寓同年戴刑部敦元

錄厥寓齋四月派克

實錄館纂修官偕總裁諸公首先訂定條例承纂第一分書即

高宗純皇帝初登極時事也是月以

高宗純皇帝升册

太廟

恩詔贈先生父奉直大夫母宜人本身妻室並請

封典如例克己未科會試磨勘官

殿試受卷官五月奉

旨教習己未科庶吉士分課湯君金釗張君惠言貴君慶等十

四人核寓

西華門南池子關帝廟八月第一分

實錄告成先呈

御覽先生以春初束裝匆遽在都車馬衣履一切未具遂于二

十日在本衙門乞假已准擬於九月初二日叩送

高宗純皇帝梓宮後南行時川陝餘匪未靖湖北安徽尙率兵防

堵時發

諭旨籌餉調兵先生目擊時事晨夕過慮每聞川陝官吏偶言

軍營情狀感嘆焦勞或至中宵不寐自以會蒙

恩遇不當知而不言又以翰林無言事之責不應遽例自動章

奏因反覆極陳時政數千言於二十四日上書 成親

王及座師吏部尙書朱公珪左都御史劉公權之冀其

轉達

聖慈發書後始以原稿示長子飴孫告以當弃官待罪是日宿

宣南坊蓮花寺與知交相別同人皆懼巨澗先生議論

賦食如常二十五日即經 成親王等將原書先後進

呈奉

旨傳至軍機處指問旋有

旨落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二十六日王大

等在都虞司訊問並面傳

諭旨洪亮吉係讀書人不必動刑先生感激

聖恩伏地痛哭一一如問指陳無隱當經 王大臣等擬以大

不敬律斬立決奉

旨免死發往伊犁交將軍保寧嚴行管束二十七日即行時事

出倉猝車馬行李俱無所出姻家崔大令景儼方在都

門謁選偕同年王編修蘇同里莊上舍曾詒等日夜擁

擔滿洲侍郎成格公時官戶部主事素未識先生自以

屋券質銀三百兩為助方得成行計在刑部三日夜及

自刑部至兵部暨出彰儀門慰問者不絕於道其中多

有未經識面者先生一一謝之崔莊二君及同里張庶

常惠言陶孝廉登瀛皆送至蘆溝橋信宿而返二十八

日至良鄉遺長子怡孫旋里支持家事遂享二僕一車

夫以行統計自京師至西安二千六百五十里計程二

十六日自西安至蘭州一千六百九十里計程十八日

自蘭州至肅州一千四百七十里計程十八日自肅州

嘉峪關至伊犁萬一千里計程七十二日先生行篋蕭

然資斧屢見匱乏賴故交素識殷勤贈贖食解衣始

得過行抵成在直隸山西則如李大令景梅蔣刺史榮

昌陳大令曰壽在陝西則如朱太守勳莊刺史所費大

令藩錢州判站在甘肅則如楊戶部芳燦布政探妾接

察開陽唐大令以增周二尹能珂皆先生素交也十月

初八日抵西安重僱車馬三日乃行十一月初四日

抵蘭州十二月初一日抵肅州重僱出關長車除夕在

鎮西府度歲事皆詳遺戍伊犁雜記是歲得詩一百四

十首自西行以後遺

旨不飲酒不賦詩

五年庚申先生五十五歲在伊犁逾次正月二日自鎮西

府西行十六日抵烏魯木齊二月初十日抵伊犁惠遠

城自八月二十七日由都起程至是凡行百六十一日

始抵戍所先是伊犁將軍保寧宴測

聖意於未到之先先遞奏摺中有該員如蹈故轍即一面正法

一面入奏等語奉

硃批此等迂腐之人不必與之計較保公之意始息到日派辦

冊房事務并給西城官墅一所先生自抵伊犁除謁見

將軍外蹤跡不出戶庭所居瓊碧軒高柳百株亭亭蔽

日軒下澗水四周殿則靜坐攤書間或巡欄閒步而已

是年四月 京師亢旱

皇上虔禱

三壇祈求雨澤因

命清理庶獄分別減等又

敕刑部及各省詳查永遠監禁人犯分別省釋其在新疆年久

未經釋回者俱分別開單候

旨加恩先生以到戍未及三年例不開列白四月二十四日

皇上親禱 社稷壇之後經旬尚未得雨閏四月初三日因奉

上諭從來聽言爲郅治之本拒諫乃失德之大朕從不敢自作聰明飾非文過採擇羣言折衷而用兼聽並觀惟求一是而已去年編修洪亮吉既有欲言之事不自具摺陳奏轉向成親王

及未珪劉權之私宅呈送原屬違例妄爲經成親王等先後呈進原書朕詳加披閱寔無違碍之句仍有愛君之誠惟視朝稍宴小人獎惑等句未免過激令王大臣等詢問擬以重辟施恩

改發伊犁然此後言事者日見其少即有言者亦論官吏之常事而於君德民隱休戚相關之實絕無言者豈非因洪亮吉發告鉗口不敢復言以至朕不聞過下情復壅爲害甚鉅洪亮吉

所論實足啟沃朕心故銘諸座右時常觀覽若實有悖逆亦不能廢法沽名不過違例奔競取巧營私之咎兄皆屬于虛何須

置辨而勤政遠佞更足警省朕躬今特明白宣諭王大臣并洪亮吉原書使內外諸臣知朕非拒諫飾非之主實爲可與言之

君諸臣侍遇可與言之君而不與言大失致君之道負朕求治之苦心矣王大臣看此諭先行題奏仍各殫心竭思隨時密奏軍機大臣即傳諭伊犁將軍保寧將洪亮吉釋放回籍等因欽

此是日午刻  
皇上硃筆親書  
諭旨交軍機處發中外下午以後同雲審布即得甘霖  
御製得雨敬述詩紀事  
御製詩注有納言克己乃爲民請命之大端本日親書諭旨將去年違例上書發往新疆之編修洪亮吉立子釋回宣諭中外

并將其原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正在頒發是夜子時甘霖大沛連宵達晝旋據報近郊入土三寸有餘保定一帶亦皆深透

天豐中誠捷於呼吸可感益可異也等語是月二十七日先生在  
諭旨於將軍署庭涕泣叩首恭謝  
聖恩訖即呈明將軍以五月初一日東還統計居伊犁僅及百

日同人言自開新疆以來漢員  
賜環之速未有如先生者有紀  
恩詩四首記事同人皆贈詩送別二十日抵烏魯木齊六月初

六日抵哈密二十一日抵肅州換車而行七月十三日  
抵蘭州十六日次孫宛會生是月杪抵西安八月十六

日抵開封九月初七日抵里親故話舊幾如隔世因自  
號更生居士十二月小除夕女妨孫適江陰穆氏穆婿

粹入贅於家是歲得詩九十五首補作伊犁紀事等詩  
九十七首雜文十四篇著天山客話二卷紀程二卷外

家紀閩二卷  
六年辛酉先生五十六歲在里門自二月以後偕里中耆  
宿爲壺殫之會每逢花辰令節與趙觀察翼莊宮允通  
敬徵君子連將通守驥昌吳封君端彝陳大令寶蔣表  
兄廷耀等往履唱酬無間每歲皆然其於莊大令述祖  
威明經鑄堂則時時相與商榷經義屢有辨證焉五月

十三日孫宛會壽六月避暑焦山定慧寺詩僧慧起巨  
起皆從論詩同年會都轉煥遊揚州平山堂數日仍  
返焦山七月孫鶴或廷鑾遊太湖東西二山遂至涪  
夏瀉觀荷十月松入道李觀祭廷敬遊吳淞江鎮洋  
汪庶子學金遊游趣園遂自蘇州徧游婁東諸勝而返  
是歲得詩二百十九首文三十一篇

七年壬戌先生五十七歲在里門旌德譚君子文居下洋  
鎮自建洋川書院延課諸郡生童聘先生主講席遂以  
二月攜第三子符孫婿繆梓至洋川與諸生講經談藝  
每至宵分遠近聞風從游者日衆四月旋里八月青陽  
陳明經蔚遊九華麻天臺東巖諸勝復游黃山浴朱  
砂泉重至洋川書院十月旋里十九日蔣宜人卒有悼  
八首記事作蔣宜人行狀十二月吳江徐待詔達源  
邀遊黎里旬餘而返先生自塞外歸尤喜導揚後進每  
週世交子弟才藻過人者輒向名公鉅卿稱道不置同  
里如劉編修嗣經莊上舍會詒黃孝廉載華丁明經履  
匡陸孝廉納格秀才羅適黃上舍乙生莊秀才叔甲周  
孝廉傑聯陸上舍鍾高秀才星業羅孝廉洛等皆得獎  
勵之益其專心古學者如劉孝廉逢源蓋上舍士錫諸  
人則以漢魏諸儒勗之其在蘇州松江鎮江徽州寧國  
池州及浙江東西諸郡善服所至從游最多每有異才  
必加獎許其尤邁心賞者至折輩行相交請質文字彙

彙常盈几案至有數千里轉輾介紹以求詩文題字者  
如雲南師大令饒袁明經授四川郭主簿蘭芬等不可  
勝計至如羽士縉流素工吟咏者亦欲得一言以爲幸  
偶歸里中及所過之地戶履恆滿樽酒過從論文考古  
動輒移晷先生不憚其煩也是歲得詩百七十七首文  
三十五篇著左傳詁二十卷

八年癸亥先生五十八歲在里門正月同年會都轉煥遇  
訪因偕同里趙觀察翼劉宮贊種之莊宮允通敏舅氏  
聘齋先生莊庶常說男謝庶常幹爲詞館之會留滌數  
日始行二月離政類勒布公聘主揚州梅花書院因游  
京口諸山遂至平山堂看梅四月以揚州講席副應較  
繁辭之而歸仍赴洋川書院是月廿八日次孫女生五  
月旋里六月至焦山定慧寺避暑旬餘而返八月仍赴  
洋川書院十一月自洋川由水程沿江至蕪湖張太守  
祥雲陳孝廉懿本留游後湖蠓磯諸勝遂訪孫觀察星  
衍於江寧月杪旋里偕同里諸公爲消寒雅集杯酒往  
還更迭置酒十二月復游上海偕李觀察廷敬及幕中  
諸客爲消寒會旬日返里十二日葦蕩宜人于前橋先  
坐昭穴復還蓮仲弟副使君於穆穴先生自營生積戒  
子孫毋得更葬爲詩以記之葬事既畢因至句容茅山  
福游青元館華陽岡乾元觀與舊友王司馬周南鍊燕  
竟日而返是歲於宅西西園小築泉石創聯華臺更生

齋得詩二百九十九首文三十二篇刊竣就臨府廳州  
縣圖志五十卷著比雅十二卷

九年甲子先生五十九歲在里門正月率長子恪孫弔平

學使忽於江陰同年邢大令游邀游長興龍華寺遂泛

湖至長興自長興訪王少冠履於青浦李觀察廷敬復

邀游上海備訪南閩吾國及葉氏也是國三月重赴洋

川書院四月自洋川至飲縣洪源謁先祠展大同府君

之墓五月旋里初七日第五子儲孫生六月送書院諸

生至江寧鄉試留居報恩寺精舍匝月八月重游上海

李觀察邀同先生及吳祭酒錫麒祝編修楚趙表弟儀

玉諸人以中秋夜泛月至吳淞江飲真達旦各有詩紀

事十月如臯汪觀察爲霖邀游北園遂偕登狼山絕頂

望海訪水繪圖故址回塗溯江復至焦山小憩十二月

至蘇州游天平支喇諸山久住吾與菴遊往邵尉香雪

海探梅而返是歲得詩二百五十九首文二十一篇

十年乙丑先生六十歲在里門正月自友興渡太湖至長

興偕詩僧巨超游下山遂自湖州至天台備游天台石

梁赤城瓊臺諸勝宿桐栢宮園清寺數日而返三月涇

縣李大令德淦聘修縣志設局於蕭公祠先生日與

縣人趙舍人長壽廣文紹祖左明經煊朱廣文煥等訂

定志例酬酢往還無間五月旋里六月重至涇縣志館

八月旋里復爲太湖包山之游備訪石公山林屋洞緣

楊灣諸處九月三日爲先生周甲初度長子怡孫等於  
里第授經堂稱慶二日初十日第三子符孫娶婦崔氏  
乾隆辛巳進士分巡湖北荆宜施道永濟崔君龍見之  
孫乾隆壬子科副榜貢生甘肅兩當知縣景儼之女也  
十月由京口溯江至星子縣登匡廬絕頂自香爐峰屨  
石門溯天池佛手巖黃龍湖秀峰寺諸勝回塗重至涇  
縣是月七日次孫女瑋十二月旋里是歲得詩三百四  
十三首文二十二篇

十一年丙寅先生六十一歲在里門正月至杭州以元夕

泛舟西湖遂至餘杭縣備游徑山大慈山諸勝宿洞霄

宮回舟復至邵尉看梅二月寧國魯太守銓聘修寧國

府志設志局于城北戚氏故居先生以涇縣志事將成

命長子怡孫先往編按自留寧國訂定條例聞訪敬亭

南湖之勝四月自寧國至涇縣由水程旋里五月復至

寧國七月自寧國至涇縣遂由旌德太平往游黃山浴

未砂泉宿紫雲菴復自黟縣祁門溪行至崇安縣游武

夷山徧歷九曲溪及天樞玉女諸峯入桃源紫雲祠自

上饒玉山舟行旋里是月四日孫凱會生第三子符孫所生

十三日第三子婦崔氏卒八月二十三日孫處會生長子

所生十月重赴涇縣十一月以涇縣志告成自涇縣至

寧國僑繆梓補江陰縣學生十二月由寧國旋里是歲

得詩三百十七首文二十二篇著六書尊注錄八卷編

纂派縣志三十二卷

十二年丁卯先生六十二歲在里門正月往游金焦二山  
 小憩定慧寺二月舟行至於潛縣游東西天目山宿禪  
 源寺數日而返重赴寧國志局第三子符孫侍行五月  
 旋里避暑焦山定慧寺六月重至寧國是月二十日次  
 女生二十二日側室鄭氏卒七月自寧國至江寧八月  
 嘉興李太守廣芸邀游煙雨樓遊常熟虞山至嘉興  
 復渡浙江至紹興登北嶽山訪快閣天池之勝十月重  
 至寧國十一月以府志告成自寧國旋里是歲常州大  
 旱秋霖復傷稼禾苗不成飢民皇皇城邑尤甚先生首  
 請于蔣太守榮昌及武進陽湖兩明府設局營田廟捐  
 資施賑先生總理局事自捐三百金為倡餘按城鄉各  
 商賈殷戶酌資勸捐每日卯刻入局漏下一二十刻始  
 返風雨無間又慮賑需賑米有疾疫及狼藉粒米之虞  
 於是改賑以錢自十二月至戊辰四月每月放賑一次  
 計在局四閱月凡捐銀一萬七千九百餘兩錢十萬六  
 千四百餘千所賑飢口二十萬四千九百六十餘其鄉  
 歸鄉辦者不在此數聞聞稍蘇而災厲不作鄉人感之  
 是歲得詩二百九十二首文二十四篇編纂寧國府志  
 五十卷

十三年戊辰先生六十三歲在里門二月六日偕陽湖舉  
 明府開煜在武廟放第二次賑三月十六日偕陽湖馬

明府紹援在西廟放第三次賑是月自江陰渡江至通  
 州遊雲台山及狼山登支雲塔觀海四月十八日偕馬  
 明府在武廟放第四次賑是月至杭州小住湖上游雲  
 棲理安諸寺回舟復觀吳門競渡而返六月避暑焦山  
 定慧寺是月二十日適芮氏伯韓辛先生突之慟泆旬  
 不出戶庭八月率第三子符孫至江寧鄉試回塗復至  
 揚州訪友重憩焦山以中秋月夕徧游月波臺巨公崖  
 輿詩僧巨超等談游竟夕十月江行至漢陽訪洪山南  
 湖晴川黃鶴之勝月杪旋里十二月游荆溪南山入張  
 公洞里許而還初五日孫序曾生第三子符孫  
姜戈氏所生是歲靖  
 江朱方伯勳居憂寓郡中先生偕方伯及其客陳司馬  
 玉鄰唱酬往來景數得詩二百七十一首文二十篇  
 十四年己巳先生六十四歲在里門正月至蘇州鄧尉看  
 梅久憩吾輿巷三月重游焦山小憩定慧寺及海門巷  
 四月廿二日先生偶患脇疾服醫家消導之劑月杪漸  
 愈五月初五日脇痛復劇飲食漸減猶日坐歲寒堂未  
 嘗偃臥有問疾者皆自詢之初九日服醫家奪伐之劑  
 脇痛未減時有喘逆十二日氣息漸微家人環問頻云  
 無所苦孺齒之際老嫗抱幼孫處會侍側呼先生猶徐  
 應之未刻先生卒越一日殯于北江草堂子貽孫等以  
 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申時葬先生于武進縣德澤鄉  
 前橋社學昭穴

卷施閣甲乙集目錄并自叙

少滿慈訓長乃薄遊契心五嶽涉足八州所資聞見冀寡  
悔尤泉乎通籍登覽殆周盤盪經史復預校讐庶幾一得  
參乎九流亮吉識

文甲集卷一

意言二十篇

卷二

釋歲

卷三

稗舛

卷四

貴州水道攷上

卷五

貴州水道攷中

卷六

貴州水道攷下

卷七

書四篇 釋一篇

卷八

序六篇 書二篇

卷九

奏摺一 序傳二篇 考三篇 墓表二篇

卷十

疏一篇 書一篇 序三篇 傳二篇 行狀一篇

文乙集卷一

連珠三十二篇 敘錄十八篇 銘一篇 頌三篇

卷二

七招 賦二篇

卷三

雜文十篇

卷四

雜文十二篇

卷五

雜文九篇

卷六

雜文十二篇

卷七

雜文八篇

卷八

雜文十篇

卷九

代言五篇 雜文篇

卷十

雜文十篇

九十兩卷未刊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一

陽湖洪亮吉學

意言二十篇

父母篇第一

生死篇第二

百年篇第三

禍福篇第四

剛柔篇第五

治平篇第六

生計篇第七

百物篇第八

修短篇第九

鬼神篇第十

天地篇第十一

夭壽篇第十二

僂人篇第十三

春葵篇第十四

好名篇第十五

守令篇第十六

吏胥篇第十七

文采篇第十八

真偽篇第十九

形質篇第二十

父母篇

人有百年之父母有歷世不易之父母百年之父母生我者是也歷世不易之父母天地是也人何以生無不知生于父母也人何以死亦可知仍歸于父母乎且人之生稟精氣于父稟形質于母此其所以生也及其死歸精氣于天歸形質于地此其所以死也離百年之父母歸歷世不易之父母雖有孝如魯參孝已者亦何事悲乎且我未歸之先我百年之父母先已歸歷世不易之父母矣則我無論生無論死亦何嘗有離父母之一日乎難者曰人無離父母之一日則吾之生吾之死父母主之乎抑歷世不易之父母主之乎曰皆不能也夫生于土而死于土者林木是也生于水而死于水者魚鼈是也及問其所以生所以死之故林木不知魚鼈不知水與土亦不知則人之生死即歷世不易之父母亦安得知之乎且以吾視之所謂歷世不易之父母似今古如一矣安知不又有消長代謝于其間耶是歷世不易之父母尚不能不流轉于氣數之中而況乎所生者也魚鼈之生也若與水無預而卒不能離水以求生林木之生也若與土無預而究不能離土以求活人之生也若與天地無預而亦不能外天地以自存是則所謂父母而已當其偶然而生是天地間多一我也多一我而天地之精氣不加減及其倏然而死是天地間少



一我也少一我而天地之精氣不加增即積而爲千我焉積而爲萬我焉其生與死之數于天地亦不能少有所增減也林木與土相忘故能遂其生魚鼈與水相忘故能畢其命人與天地相忘故能終其天年且不特此也天地自生人以來皆與之相忘矣故來也無所凝去也無所滯不啻率億萬子姓之同過于逆旅也然雖相忘而實未嘗相離即云有生死乎人雖亾而精氣不亡精氣不亡是人亦不亡矣人不亡則直與天地同燮耳吾故曰未嘗有離父母之一日也

### 生死篇

生者以生爲樂安知死者不又以死爲樂然未屆其時不知也生之時而言死則若有重憂矣則安知死之時而言生不又有重憂乎生之時而貪生知死之後當悔也死之時而貪死知生之後又當悔也抑謂死而有知耶死而有知則凡死者皆有知吾將以死親吾親戚合吾良友見百年以內所未見之人聞百年以內所未有之事是死之樂甚于生也且吾有形質即有疾病欣戚今無形質矣是寒暑所不能侵也哀樂所不能及也適孰如此也以爲死而無知耶吾嘗飲極而醉焉醉之樂百倍于醒也以其無所知也吾嘗疲極而臥焉臥之樂百倍于起也以其無所知也適孰如此也又或如列子之言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死于此者安知不生于彼是始生之日即伏一死之機雖

自孩提焉少壯焉耄耄焉皆與死之塗日近不至于死不止也因是知死之日亦即伏一生之機雖或暫焉或久焉或遲之又久焉皆與生之途日近不至于生不止也然則吾于人之始生當弔之以爲日復一日去死之途不遠矣于人之死也當賀之以爲難或久或暫然去生之途不遠矣吾安知世不以吾之以死爲可賀以生爲可弔爲惑耶吾又安知不有人以世之以生爲可樂以死爲可悲者爲更惑耶

### 百年篇

生年至百者少吾欲驗百年之境于一日內驗之而已鷄初鳴人初醒時孩提之時也發念皆善生機滿前覺吾所欲爲之善若不及待披衣而起者日既出人既起之時猶弱冠之時也沈憂者至此時而稍釋結念不解者至此時而稍紉耕田者入田讀書者入塾商賈相與整飭百物估量詣價凡諸作爲百事踴躍即久病者較晝夜間亦覺稍減日之方中飢者畢食出門入門事皆振作蓋壯盛之時也夫精神者人之先天也飲食者人之後天也日將午正陰陽交燻之時則先天之精神有不能不藉後天之飲食以接濟者矣然先天爲陽陽則善念多故有人憐大念于胸膈甚怨于內至越宿而起而念覺少平怨覺少釋甚或有因是而永遠解釋者非忿之果能平怨之果能釋則平旦以後之善念有以勝之也是陽勝陰也至後天爲陰陰

則惡念生好勇鬥狠之風往往起于酒食醉飽之後亦猶聖人所云壯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門正此時也是陰勝陽也又一生之事業定于壯盛之時一日之作爲定于日午之候過此雖有人起于衰暮事成于日昃者然不過百中之一不可以爲例也至未申以後則一日之緒餘猶人五六十以後則一生之緒餘力強者至此而衰心勤者至此而懈勞惟之中晏晏寤息是衰莫之時也于是勇往直前者至此而計成敗徑直不顧者至此而慮前後沉憂者至此而益結病危者至此而較增視日出之時判然如出兩人矣非一人之能判然爲兩則一日之陰陽昏旦有以使之然也此一日之境也即百年之境也苟能靜體一日之境則百年之境亦不過如是矣

禍福篇

人即有不孝于家不弟于室者未有不畏官法人即有不孝于家不弟于室者未有不畏鬼神二者較之其畏官法也尚覺有不可奈何至畏鬼神也則出于中心之誠而已然其畏鬼神者謂畏其聰明正直乎抑畏其能作禍福乎必曰異其能作禍福耳然如果有鬼神如果能作禍福則必擇其可禍者禍之可福者福之而已有人于此孝于家弟于室而不奉鬼神鬼神能禍之乎則知有人于此不孝于家不弟于室而日日奉鬼神鬼神亦能福之乎然人之于鬼神也明知不能福而其奉之也究不敢改其于父兄

也明知當孝當弟而不孝不弟也亦究不改則鬼神不特尊于官法並尊于長上矣且世人見慢鬼神者必耳而目之以爲必得陰譴見人之不孝不弟者雖亦心知其非而權其輕重覺比之慢鬼神者罪尚可減則本未倒置之甚矣吾故曰人能以畏官法之心畏其父兄則可謂知所畏矣人能以敬鬼神之心敬其父兄則又可謂知所敬矣又世俗之言曰雷誅不孝故凡不孝不弟者畏鬼神甚畏雷不知不然也夫古來之不孝者莫如商臣冒頰未聞雷能殛之也雷所擊者皆下愚無知之人下愚無知之人即不孝雷應恕之矣雷能恕商臣冒頰而不能恕下愚無知之人豈雷亦畏強而擊弱乎畏強而擊弱尚得謂雷乎世又言雷誅隱惡刑罰之所不到者雷則取而誅之夫人有隱惡亦即有陰德有隱惡而刑罰不及者天必暴其罪以誅之以明著爲惡之報則有隱德而獎賞所不及者天亦當表其德以賞之以明著爲善之效記云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天既設雷霆之神于衆見衆聞之地殺人以明惡無可逃則又當設星辰日月之神于衆見衆聞之地福人以明善必有報而後天下之人始曉然于人世賞罰所不及者天亦得而補之也若云天殺人則使人知天福人則不使人知則無以勸善矣無以勸善非天之心也不賞善而專罰惡亦非天之心也今既無星辰日月之神福人則所云雷霆殺人者亦誣也吾故曰天不

命雷擊人鬼神亦不能禍福人文子之言曰倚于不祥之木爲雷靈所撲爲雷所擊者皆偶觸其氣而殞非雷之能擊人也雷不能擊人鬼神亦不能禍福人而人顧舍其父兄長上而畏雷靈鬼神不亦舛乎

### 剛柔篇

世傳老子見舌而知守柔而以爲柔之道遠勝剛非也老子之言曰齒堅剛則先槩焉舌柔是以存不知一人之身骨幹靈剛肉與舌其柔者也人而委化則肉與舌先消釋而後及齒與骨是則齒與骨在之時而舌與肉已不存矣老子存亡先後之說非臨沒時之謬論乎不特此也以天地之大言之山剛而水柔未聞山之剛先水而消滅也以物之一體言之則枝葉柔而本剛未聞本之先枝葉搖落也且天不剛無以制星辰日月地不剛無以制五嶽四瀆人不剛無以制百骸四體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剛毅木訥近仁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剛之德可貴如此而守柔之說何爲乎且日有剛有柔未聞人以剛日出則凶柔日出則吉也人之性有剛有柔未聞剛者常得凶而柔者常得吉也語有之蓬篠之人口柔威施之人面柔夸毗之人體柔使柔而得吉則蓬篠威施之人攸徃咸宜矣而不然也老子號有道者豈爲此不然之論以誑世乎此蓋道家者流託爲老子之言以自售其脂韋醜泰之術耳何以見之說苑云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

年八十齒再墜而舌尚存若以時論之叔向尙在老子之前必不反引老子之說以爲說明矣明舊有是言而道家者流竊其說以欺世又託之于老子並託之于商容皆不足信者也若必曰柔可勝剛則吾寧爲龍泉太阿而折必不爲游藤引蔓以長存者矣

### 治平篇

人未有不樂爲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樂爲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口則視三數十年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娶婦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間食田十頃寬然有餘矣以一人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婦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無傭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餘人以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視高曾時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時爲一戶者至曾元時不分至十戶不止其間有戶口消落之家即有了男繁衍之族勢亦足以相敵或者曰高曾之時隙地未盡闢閭閻未盡居也然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戶口則增至十倍

二十倍是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也又况有兼併之家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占百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飢寒顛踣而死者之比比乎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調劑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過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無閑田民無剩力疆土之新闢者移種民以居之賦稅之繁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浮靡抑其兼併遇有水旱疾疫則開倉廩悉府庫以賑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調劑之法也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爲民計者亦不過前此數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廣其遊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約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爲治平之民慮也

生計篇

今日之畝約凶荒計之歲不過出一石今時之民約老弱計之日不過食一升率計一歲一人之食約得四畝十口之家即須四十畝矣今之四十畝其寬廣即古之百畝也四民之中各有生計農工自食其力者也商賈各以其贏以易食者也士亦挾其長傭書授徒以易食者也除農本計不議外工商賈所入之至少者日可餘百錢士傭書授

徒所入日亦可得百錢是士工商一歲之所入不下四千闌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時米之以升計者錢不過六七布之以丈計者錢不過三四十一人之身歲得布五丈即可無寒歲得米四石即可無飢米四石爲錢二千八百布五丈爲錢二百是一人食力即可以養十人即不耕不織之家有一人營力于外而衣食固已寬然矣今則不然爲農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爲商賈者十倍于前而貨不加增爲士者十倍于前而傭書授徒之館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計者錢又須三四矣昔之以丈計者錢又須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廣于是士農工賈各減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價以出市此即終歲動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然吾尚計其勤力有業者耳何况戶口既十倍于前則游手好閒者更數十倍于前此數十倍之游手好閒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斃也明矣是又甚可慮者也

百物篇

人謂天生百物專以養人不知非也水之氣蒸而爲魚林之氣蒸而爲鳥原隰之氣蒸而爲蟲蛇百獸如謂天專生以養人則水之中蛟鱉食人天生人果以爲蛟鱉乎林麓之中熊羆食人天生人果以供熊羆乎原隰之內虎豹食人天生人果以給虎豹乎蛟鱉能殺人而人亦殺蛟鱉熊

羆虎豹能殺人而人之殺熊羆虎豹者究多于人之爲熊羆虎豹所殺則一言斷之曰不過恃強弱之勢衆寡之形耳蛟鱈之力勝人則殺人人之力勝蛟鱈則殺蛟鱈熊羆虎豹之勢衆于人則殺人人之勢衆于熊羆虎豹則殺熊羆虎豹若果云天爲人而生則水之中有魚鼈不宜有蛟鱈矣林麓之中有狐兔貓貉不宜有熊羆矣原隰之中有麋鹿野獸不宜有虎豹矣解者曰此固非人所常食者也若家之六畜牛羊豕犬鷄之類則天實爲人而生者矣抑知亦不然天果爲人而生則當使之馴伏不攪甘心爲人所食乃可今牛與羊之角有觸人至死者樹犬有噬人至死者矣豈天之爲人而生者反以是而殺人乎又自唐宋以來人之食犬者漸少使天果爲人而生則唐宋以來應亦肖人之嗜欲而別生一物不得復生犬矣人之氣蒸而爲蟻蝨馬牛羊亦然蟻蝨之生還而自噬其膚豈人亦有意生蟻蝨以還而自噬者乎推而言之植物無知默供人之食而已必謂物之性樂爲人之食是亦不然也

命理篇

人之生修短窮達有命乎曰無有也修短窮達之有命聖人爲中材以下之人立訓耳亦猶釋老造輪回果報之說豈果有輪回果報乎曰無有也輪回果報之有說亦釋氏爲下等之人說法耳何以言修短窮達無命夫天地之內有人亦猶人生之內有蟻蝨也天地之內人無數人身之

內蟻蝨亦無數夫人身內之蟻蝨有未成而遭殺者矣有成之久而遭殺者矣有不遭殺而自生自滅于緣督縫衽之中者矣又有湯沐具而死者矣有滌濯多而死者矣如謂人之命皆有主者司之則蟻蝨之命又將誰司之乎人不能一一司蟻蝨之命則天亦不能一一司人之命可知矣或謂人大而蟻蝨小然由天地視之則人亦蟻蝨也蟻蝨亦人也蟻蝨生富貴者之身則居于執紼白紵之內蟻蝨生貧賤者之身則集于鶉衣百結之中不得謂居于執紼白紵者蟻蝨之命當富貴也居鶉衣百結之中者蟻蝨之命當貧賤也吾鄉有蟻蝨多而性卞急者舉衣而投之火夫舉衣而投之火則無不死之數矣是豈蟻蝨之命同如此乎是亦猶秦卒之坑新安趙卒之坑長平歷陽之縣泗州之城一日而化爲湖之類也蟻蝨無命人安得有命然中材以下不以命之說拘之則遽然妄作矣亦猶至愚之人不以輪回果報之說怵之則爲惡不知何底矣吾故曰中人以下不可不信命是聖人垂戒之苦心也亦猶至愚之人不可不信輪回果報亦釋氏爲下等人說法之苦心也亦即釋氏所持以不廢之一術也

鬼神篇

鬼神之說上古無有上古之所謂神者山川社稷之各有司存是也上古之所謂鬼者高曾祖考是也三代之衰始有非鬼神而謂之鬼神者杜伯之射周宣王趙先之殺晉

厲公以及天神降莘河神崇楚是矣然此直名之爲怪不可言神不可言鬼何也鬼不能以弓矢殺人及壞大門抉寢門皆非鬼所能又聰明正直之謂神豈有天神而與人接談河神而崇人以求食者乎吾故曰三代以上有真鬼神三代以下不聞有真鬼神而有怪鬼神有理怪則無理鬼神者吾當畏之怪者不必畏也不必畏則視吾氣之強弱氣強則搏之氣弱則爲所攝而已人未有見高曾祖考崇其子孫者也人未有見山川社稷之神崇其管內之民者也則知鬼神者不害人其爲人害者皆反常之怪耳若怪而名之爲鬼是直以高曾祖考待之也怪而名之爲神是直以山川社稷凡著在祀典者待之也可乎不可乎

天地篇

信如所言則山川社稷風雲雷雨皆有神乎曰無也高曾祖考皆有鬼乎曰無也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林林總總皆敬而畏之是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即生于林林總總之心而已高曾祖考之鬼凡屬子孫亦無不愛而慕之是高曾祖考之鬼亦即生于子孫之心而已曰伊古以來有親見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者又有親見高曾祖考之鬼者則奈何曰此或托其名以示神假其貌以求食非真山川社稷之神高曾祖考之鬼也何以言之山川之神本無主名若社稷之神則所謂句龍及后稷也句龍爲烈山氏之子句龍倘有神則應服烈山氏之衣冠后稷者

帝嚳之子也稷倘有神亦應服帝嚳時之衣冠今童巫之見社稷之神者言服飾一如祠廟中所塑唐宋衣冠之象則必非句龍后稷明矣且山川社稷風雲雷雨有神則天地益宜有神吾聞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未聞輕清之中更結爲臺殿宮觀及天神之形質也重濁中更別具房廊舍宇及地祇之形質也且天苟有神則應肖天之圓以爲形地苟有神則亦應規地之方以爲狀今世所傳天神地祇之形則皆與人等是則天地能造物之形而轉不能自造其形不能自造其形乃至降而學人之形有是理乎推而言之華山之形削成而四方泰山之形岑嶠而軒舉使皆有神則華山之神亦應肖削成四方之形泰山之神應亦模岑嶠軒舉之狀皆不得學人之形以爲形也至于鬼之無則又一言以蔽之曰人而爲鬼則已歸精氣于天歸形質于地矣歸于天者復能使之麗于我乎歸于地者復能使之塊然獨立一肖其生時乎記有之慢乎如有見慨乎如有聞又曰臨之在上質之在旁爲人子孫者不忍自死其高曾祖考則一念以爲有即有矣實則不然也黎叩之鬼慣做人子姪之狀潁川之鬼又慣做人父祖之形其實豈真子姪真父祖乎則世之所言見高曾祖考之鬼亦猶此矣

天壽篇

夫人之天壽秉于自然未聞保攝之即能多斲削之即能

少也何則禽獸之壽常不及人未聞禽獸之能斲削以人而論富貴者之壽與貧賤者差等貧賤者不能學富貴者之斲削明矣推而言之人有謂服食養氣而即可以長生者亦斷斷不然夫古之通養生之術明服食之方者莫如軒輅軒輅之壽至堯舜時已不存保富神氣調和性情莫如榮啟期抱犢子榮啟期抱犢子至春秋之末已不存今試置兩人于此一則清靜寡欲調神房闈之中一則適性任情馳騫聲色之內究其後則清靜寡欲者之年壽與適性任情者相去必不甚遠何則清靜無欲者非無嗜欲其所乘弱也適性任情者非故不惜其生其所乘強也是則人之夭壽由于所乘之強弱矣然必云所乘之強加以保攝焉即可長生不死則又不然試以花葉觀之花葉之在樹有不及時而落者矣有過時而後落者矣其灌溉得宜猶人之有保攝也其落之先後猶人所乘之有強弱也而皆不能不落則乘有強弱而歸于盡則一矣又以螿蟲觀之有築惡者矣有濡弱者矣或先霜雪之辰而蟄或及霜雪之辰而始蟄蟄有先後而同歸于蟄則一也花葉不能有榮而不悴蟲身不能有出而不蟄則人又安能有生而不死乎世又謂清虛宋滅之地又有仙仙則不死者也夫仙而在于清虛宋滅之地則必不飲不食而後可也傳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蟬不食不飲三日而死若不飲不食而可不死則蜉蝣不

宜死矣若不飲不食而死即可以獲則蜉蝣不宜三日死矣解者曰仙非不飲食也不火食也記有之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若不火食而可不死則東方南方之人何不皆不死也或曰東方南方之人今已火食則前不火食之時其不死之人今又皆安在也明人之所賴以生者恃有飲食并恃有火食今乃云不飲食不火食即可不死則說正與情理相反矣且人而能仙則應上古中古之時多而後古之時少何今所傳之仙及人所值之仙幸皆唐宋以後之人是豈上古中古之仙至唐宋時而盡死今之所為仙者又適皆唐宋以來數代之人乎夫仙而果又有代謝則無樂其為仙矣是又進退失據之論也吾故曰世無仙世亦無長生不死之人人之命有短長由人氣稟有強弱所致耳

### 仙人篇

曰世界有仙子肯為之乎曰不為也夫生者行也死者歸也人不可以外行而不歸則人亦不可以外生而不死明矣試以人之老驗之記曰八十九十曰耄注耄悖忘也百年曰期願注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于盡養道而已是人至八十九百年即不死而精神智慧已離不過徒存形質而已使過此以往則冥然罔覺者更不知何如縱云長生不死是徒有生之名而已無生之樂也又嘗以人之夜驗之人即精神至強至丙夜未有不思偃息者

矣至僊息之候而強其如且晝時之作爲焉不能也即或強其作爲其疲憊有不可勝言者矣以是知人即精神至強至八十焉九十焉百年焉未有不思怛化者矣至怛化之候而強其如少壯時之舉動焉不能也即或強其舉動而其疲憊亦有不可勝言矣是知朝而作夜而息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皆理之常也且人之欲仙者謂其有知乎謂其無知乎謂其無知則不如死則必曰謂其有知也謂其有知而飲食衣服己不知美惡何況宮室苑囿乎何況妻子仕宦一切所繫戀者乎又釋名云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其字人旁作山是又因年命之長復遭遷徙之苦即入山不死亦不過如迷異記之張光始洞微志之雞窠老人情無所知與木石鹿豕同居而已又豈有生之樂乎吾故曰世本無仙即有仙而不可爲者以此也

喪葬篇

喪葬之制古今人惑雖不同然其爲惑則一也古人之惑空地上以實地下于是一棺之費累及千金一壙之幽藏及百物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明人子之心也是其惑尚近于愛親今人之惑營一塚之地或遲及十年謀一穴之吉必訪及百輩于是有至曾元之時尚未及葬其高曾者大率貧賤者尚易而富貴者則益難富貴而骨肉支派少者尚易富貴而骨肉支派多者則愈難至有兄延一客弟聘一師兄購于南弟營于北始則各不相謀繼則各以爲是

喪庭出而復返卜日成而屢殺其故云何則祈福之念十倍于愛親之心爲子孫之謀百倍于爲祖父之計也是則古人之厚葬尚近于愛親而今人之營塚則實欲爲己謀爲子孫謀耳其心術之不可問一至此乎又古人喪葬之所飾不過芻靈楮幣而已今則更增僧尼道士簫鼓饒吹于是而死喪之家則一室皆滿絲麻袒免之親不及僧尼道士之衆也袒跣哭泣之哀不及簫鼓饒吹之喧也甚至有爲附身附棺之具力不及者尚可從減而必借此以飾觀者矣夫錢吹軍中之樂也鐘鼓管籥吉賓嘉之禮也而行于喪家可乎尤可恨者僧尼道士所誦之經又必爲解寃釋罪之語是真視吾親爲愆尤叢集之身不如此則罪莫可釋寃莫可解也何其以君子之道待僧尼道士而以至不肖者待吾祖若考乎其始愚民爲之其後士大夫踵而行之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作俑之害尚至無後吾不知始創延僧尼道士簫鼓饒吹者又將何如也

好名篇

甚矣名之累人也聖賢能不好名乎孝經曰揚名于後世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聖賢不能忘名也崔杼之惡至弑君而憂其名之傳賈充之惡至戕主而憂其誣之著是大姦大惡仍不能忘名也則名不可好乎曰好名之獎亦尚足以扶世何則人能好名類皆聰穎拔萃之人也聰穎拔萃之人有賞之不能勸罰之不能懲而名



之一字即足以拘之者矣然則名亦可假乎曰不能也有聖賢之名有忠孝之名聖之名而可假則莊周列御寇之徒假之矣賢之名而可假則郭解樓緩之徒假之矣忠孝之名而可假則王莽趙宣之徒假之矣等而下之至才士詩文之名亦無不然文有文之精神詩有詩之精神精神能永百年者則傳至百年焉精神能永之十世五世者則傳之十世五世焉精神能歷劫不磨者則傳之歷劫而不磨焉皆非已所能預也已尙不能預而何可以假乎然則吾欲救天下好名之弊亦惟使之各務實而已語有之實至者名歸之有聖賢之實者自有聖賢之名而莊周列御寇之徒不能假也有忠孝之實者自有忠孝之名而王莽趙宣之倫不能假也有文士之實者自有文士之名而傳百年傳十世五世及歷劫不磨亦纖屑不能假也

守令篇

守令親民之官也一守賢則千里受其福一令賢則百里受其福然則爲守令者豈別有異術乎亦惟視守令之居心而已往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時見里有爲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爲之慮曰此缺繁此缺簡此缺號不易治未聞及其他也及弱冠之後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風俗趨向頗改見里有爲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爲慮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應酬若干此缺一歲之可入已者若干而所謂民生吏治者不復挂之齒頰矣于是

爲守令者其心思知慮親戚朋友妻子兄弟奴僕媼保于得缺之時又各揣其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問一歲之陋規若何屬員之饋遺若何錢糧稅務之贏餘若何而所謂妻子兄弟親戚朋友奴僕媼保者又各挾船壑難滿之欲助之以謀利于是不幸一歲而守令數易而部內之屬員幕下之富商大賈以迄小民已重困矣其間卽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爲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入者又常被七八入者笑以爲迂以爲拙以爲不善自爲謀而大吏之視一二入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于七八入之所爲不止且有爲今日之守令而并欲誚三十年以前守令之無術者然吾又嘗驗之三十年以前守令之拙者滿任而歸或罷任而反其贏餘雖不多然恒足以溫飽數世今則不然連十冊盈百車所得未嘗不十倍于前也而不十年不五年及其身已不能支矣無待其子孫也則豈前之拙者誠拙而今之巧者誠巧乎亦居心微有不同者乎

吏胥篇

今日之勢官之累民者尙少吏胥之累民者甚多何則今之吏胥非古之吏胥也三代以前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是矣漢以來諸曹掾史三老嗇夫游徼亭長里魁什伍等類是矣三老掌教化嗇夫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

富爲賦多少游激掌徵巡禁司姦盜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里魁掌一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伍家以相檢察而已三代時府史胥徒之賢者即可遞升爲上士中士下士漢以來三老嗇夫掾史之賢者即可遞升爲丞尉守令其人又皆通曉經術明習法令不特不至擾民或尙可有益于民今則不然由吏胥而爲官者百不得一焉登進之途既絕則營利之念益專又自唐宋以後流品日分凡世門望族以及寒俊之室類不屑爲吏胥其爲之而不顧者不過四民中之奸桀狡僞者耳姓名一入卯簿則或呼之爲公人或呼之爲官人公人官人之家一室十餘口皆鮮衣飽食咸不敢忤其意其始鄰里畏之四民畏之甚至士大夫亦畏之若有奸狡桀出把持官府之人則官府亦畏之矣何則官即欲侵漁其民未有不假手于吏胥者又况吏胥之于鄉里其貧富厚薄或能購官不能購吏自一金至百金千金之家吏皆若燭照數計究之入于官者什之三其入于吏胥者已十之五矣不幸一家有事則選其徒之壯勇有力機械百出者蠶擁而至不至破其家不止即間遇有吏胥之親戚故舊亦必不稍貸是其權上足以把持官府中足以凌脅士大夫下足以魚肉里閭子以傳子孫以傳孫其營私舞弊之術益工則守令閭里之受其累者益不淺則奈何曰此輩即必不可少亦惟視其必不可少者留之餘則寧缺無濫而已蓋吏之暴如虎與其使一州

邑多數千百虎也毋寧滅之又滅今州縣之大者胥吏至千人次至七八百人至少亦一二百人此千人至一二百人者男不耕女不織其仰食于民也無疑矣大率十家之民不足以供一吏至有千吏則萬家之邑亦驚然矣夫朝廷之正供有常即官府之營求亦尙有數而胥吏則所謂無厭者也况守令所以得罪者大半由吏胥始則導之貪導之酷導之歛怨于民及至守令陷于法而爲吏胥者不過笞杖而已革役而已至新舊文代之時則又黃緣而入故吳越之俗以爲有可避之官無可避之吏職是故也然則有牧民之責者可不先于胥吏加之意乎

文采篇

人之有文采猶草木之有華鳥獸之有毛羽也桃李之華可謂艷矣而不聞以之傲檜柏鸚鵡孔雀翠文犀虎豹之羽毛可謂麗矣而不聞以之傲兩翼之禽四足之獸人則不然有一篇之奇一字之麗則亟亟表暴若不可終日焉語有之花葉之好者來摘毛羽之文者來射文采之盛者來忌然吾謂非人之忌之已實有以致人之忌也夫范蔚宗之文不及班馬而其視班馬也不足比數杜審言之詩不過沈宋而其視沈宋也若不足比數是則文人相輕一至此乎蓋古今來氣量之窄者莫如文人雖以屈原之忠而銜憤以致自沉賈誼之達治體而自傷以致天折皆其氣量窄之故也且爲草木計者願爲桃李乎願爲檜柏乎爲

禽獸計者願爲麒麟角端及垂天之鵬乎抑願爲孔翠及  
虎豹乎爲人計者願立德立功立言以致不朽乎抑僅願  
以文采表見乎吾固謂人不可自命爲文人不得已爲文  
人亦當鑒于艸木之華鳥獸之羽毛而不自炫奇鬻異元  
紫芝在陸渾人不知其能文陶淵明之在柴桑人不知其  
能詩則善矣

真偽篇

今世之取人者莫不喜人之真厭人之僞是則僞不可爲  
矣而亦不然襁褓之時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然不可謂非  
襁褓時之真性也孩提之時知飲食而不知禮讓然不可  
謂非孩提時之真性也至有知識而後知家人有嚴君之  
義焉其奉父也有當重于母者矣飲食之道有三揖百拜  
之儀焉酒清而不飲肉乾而不食有非可徑情直行者矣  
將爲孩提襁褓之時真乎抑有知識之時真乎必將曰孩  
提襁褓之時雖真然苦其無知識矣是則無知識之時真  
而有知識之時僞也吾以爲聖人設禮雖不導人之僞實  
亦禁人之率真何則上古之時臥偃偻與眇眇一自以爲  
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踴蹶其視瞑瞑可謂真矣而聖人必  
制爲尊卑上下寢興坐作委曲煩重之禮以苦之則是真  
亦有所不可行必參之以僞而後可也且士相見之禮當  
見矣而必一請再請至固以請乃克見士昏之禮當醴從  
者矣亦必一請再請至固以請乃克就席鄉射禮知不能

射矣而必託辭以疾以至聘禮不辱命而自以爲辱朝會  
之禮無死罪而必自稱死罪非皆禁人之率真乎戰國策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  
曰柎駮無咎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  
白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使當日者新婦見以  
爲如此而不言則僞矣新婦之言新婦之率真也以真者  
爲可笑無怪乎人之日趨于僞矣總之上古之時真聖人  
不欲過于率真而必制爲委曲煩重之禮以苦之孩提襁  
褓之時真聖人又以爲真不可以徑行而必多方誘掖獎  
勸以挽之則是禮教既興之後知識漸啓之時固已真僞  
參半矣而必懸鰐焉以真僞律人是又有所不可行也

形質篇

今之人嗜欲益開形質益脆知巧益出性情益漓何以言  
嗜欲益開也古之時膳用六牲珍用八物至矣今則析燕  
之窠以爲餐剝魚之翅以作食蚌黃之醬來自南中熊白  
之羹調于北地非六牲八物之所可比也古之時冬則飲  
湯夏則飲水足矣今茶菴則新安武林高下百圍備涼燠  
之用菸艸則香山蒲城閩粵二種門水火之奇非飲湯飲  
水之可比也古之時中人之家冬則羊裘夏則麻葛足矣  
今則吉貝之暖十倍于麻也紗縠之輕十倍于葛也至于  
裘則異種百出種文羊于田搜海馬于水不特古人所不  
及見亦古人所不及聞矣何以言形質日脆也古者疾醫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二

陽湖洪亮吉學

釋歲

歲首謂之上日

尚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正義稱鄭康成注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即正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

又謂之元日

尚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張衡東京賦孟春元日

又謂之元辰

藝文類聚稱晉荀勗正會上壽酒歌云踐元辰又庾闡揚都賦歲惟元辰

又謂之正旦

孔叢子邯鄲之民以正月旦獻壽于趙王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四年詔曰比來歲早饑饉加有軍旅正旦無

陳朝賀之儀東觀漢紀載憑爲侍中正旦朝

又謂之正日

續漢書禮儀志歲正日爲大射朝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受賀及擊初學記稱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一日

是謂正日

又謂之正朝

晉書禮志正朝元會太平御覽稱元中記曰今人正

所掌春時有疇首疾夏時有瘳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四時皆有癘疾之類止矣今則小兒增痧豆之科中年添肝肺之疾衰老加沈痼之病此即吳普仲景不能定其方岐伯榆枌不能知其症者也何以言知巧益出也今之時天文地理之學以迄百工技藝之巧皆遠勝昔時吳越之綾錦出手而已若化工西洋之鐘表自鳴而不差彙黍手談則枯碁三百撓過于秋儲心計則白撰千萬算微于桑僅運斤者咸有倖之一指角技者罔非遲之八投是也何以言性情日漓也古之時飲羊飾脯以爲僞矣今則粉石屑爲鹹削木柿作米鴨由絮假調五味而出售靴以紙充雜六街而出市有人意計所必不及者矣然則其形質益脆者非嗜欲益開之故乎其性情益漓者非知巧益出所致乎

朝作兩桃人立門旁

又謂之正會

晉書禮志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

又引漢儀有正會禮 藝文類聚稱晉成康起居注咸

康七年十二月尚書樂謨奏八年正會儀注 世說晉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升御牀

又謂之元正

晉書王導傳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為之興焉 藝文類

聚稱傅元朝會賦定元正之嘉會

又謂之元會

藝文類聚稱鄧德明南康記盧耽仕州為治中當赴元

會 魏曹植有元會詩

又謂之歲首

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

續漢書禮儀志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

又謂之歲朔

宋書禮志歲朔常設葦英桃梗磔雞于宮及百司之門

以厭惡氣 李善文選注元日歲朔也

又謂之歲旦又謂之歲朝

晉書禮志歲旦常設葦英桃梗磔雞于宮 按歲旦一

本作歲朝通典引晉書亦同

又謂之元祚又謂之首祚

曹植元會詩云初歲元祚 北堂書鈔稱王羲之月儀

書云元正首祚

又謂之三朝

漢書谷永傳今年正月朔日有蝕之於三朝之會 班

固東都賦春王三朝李善注三朝歲首朔日也 初學

記稱玉燭寶典正月為端其一日為元日亦云上日亦

云三朝亦云三元亦云三朔注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

又謂之三元 南齊書蕭穎胄傳朝廷盛禮莫過三元 晉宗懷荆楚

歲時記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

又謂之三朔又謂之三始

尚書大傳夏以平明為朔殷以鷄鳴為朔周以夜半為

朔 漢書鮑宣傳今日蝕于三始

七日謂之人日

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為人日以七種菜為羹剪綵為

人或鑽金薄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髮又造華勝以

相貽登高賦詩注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為雞二日

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

人又一說云天地初闢以一日作鷄七日作人也 北

齊書魏收傳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名曰皆莫能知收

對曰晉議郎董勛荅問禮俗云云時邢劭亦在側甚惡

馬

上辛日謂之郊日

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康成注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  
 耳 月令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鄭康成注謂以上辛  
 郊祭天也 春秋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傳郊  
 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春秋哀公元年四月辛巳郊穀  
 梁傳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  
 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  
 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核宋  
 書禮志云魏世南郊日值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蓋  
 卽本穀梁說 左傳晉蠶而郊 宋書禮志晉武之世  
 郊日或用丙或用巳或用庚皆有別議又云晉武捨鄭  
 而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無常辛核自  
 晉以後宋齊梁陳郊日仍皆用上辛北郊用通典引王  
 儉啓云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十一日立  
 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其月八日立春齊書  
 高帝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梁書武帝卽位南  
 郊爲壇在國之南常與北郊間歲正月皇帝致齊于萬  
 壽殿上辛行事陳書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柴燎  
 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北齊書每三年一  
 祭以正月上辛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  
 上帝于圓丘是也自隋唐始定令以冬至日祀昊天上

帝于圓丘不復用正月上辛祀地祇定迄今因之

又核晉書禮志稱漢儀常以乙日祀先農乃耕于乙地

以丙戌日祠風伯于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于丑地亦

皆在正月行事與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立夏後申

日祀雨師不同

月亥日謂之耕日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

參保介之御問鄭康成注元辰蓋郊後吉辰也孔穎達

正義耕用亥日故云元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

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 晉書武帝紀泰始

四年正月丁亥帝耕于籍田 文選潘岳籍田賦伊晉

之四年正月丁亥皇帝親帥羣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

核今本丁亥作丁未誤

月午日漢謂之祖日月酉日魏謂之祖日

通典稱魏博士秦靖議古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用午

祖戌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 風俗通漢家盛于

午故以午祖也 北堂書鈔稱稽含祖賦序曰有漢日

用丙午魏氏擇用孟月之酉 晉潘尼皇太子祀祖詩

曰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 核此則魏以後祖或皆

戶先以楊枝插門隨楊枝所指仍以酒脯飲食及豆粥  
插箸而祭之其夕迎紫姑以下將來蠶桑并占家事校  
藝文類聚稱荆楚歲時記今州里風俗望日祭門初學  
記引亦同致今本荆楚歲時記作正月十五日不云望  
日疑歐陽詢等或以意改也又詢堅等引史記樂書漢  
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徐堅注云今人正月望日夜  
遊觀簪是其遺事今致樂書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  
乙甘泉是祠太一定用辛日不必皆正月十五至注今  
夜遊觀鑑云云詢堅並同未知何本今所傳類書之最  
古者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等而所稱引不足據  
如此餘可類推 初學記稱玉燭寶典正月十五日作  
膏粥以祠門戶 北齊書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爲  
打竹鏃之戲有能中者卽時賞帛

又謂之上元  
白六帖正月十五日爲上元 檢上元中元下元本道  
家之語始見于白六帖稱唐明皇寶錄云三元日安令  
崇元學士講道德南華等經然唐時類書尚無有列及  
十月朔日者猶近古也今故削之而附記于此又類書  
引歲時記上元夜貴戚例以黃柑相遺謂之傳柑此當  
屬宋陳元觀歲時廣記非宗慄也  
又謂之正月半

世說稱衡被魏武誦爲鼓吏正月半試鼓 荆楚歲時

記稱續齊諧記曰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  
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此地之神明年  
正月半立作白粥泛膏其上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  
三十日謂之晦日又謂之月晦

荆楚歲時記元日至于月晦並爲酺聚飲食注每月皆  
有弦望晦朔以正月初年時俗重以爲節也玉燭寶典  
曰元日至月晦今並酺食渡水士女悉湔裳酌酒於水  
澗以爲度厄今世人惟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湔裙  
按初學記引公羊傳曰提月六鵠退飛過宋都提月者  
何僅建夏晦日也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  
之幾盡白六帖亦同今致公羊本及注提皆作是未知  
堅所據何本至云僅建夏晦日也亦與今本不同然堅  
係另摘二字標目必非無據爾雅太歲在寅爲攝提格  
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正月建寅之月則稱正月爲提  
月或古有是語

二月戊日謂之社日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 詩以社以方 周禮社  
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禮記月令擇元日命民社 郊  
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宋書禮志以歲二月八月  
二社日祀之 荆楚歲時記社日四鄰並結粽會社牲  
醪爲屋于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 太平御覽稱崔  
寔四民月令二月祀大社之日薦韭卵于祖禰 按社

祭土戊日屬土故古之社日皆用戊名誥戊午乃社白  
 六帖引鄭康成禮記注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  
 也杜祐亦云周初未制禮之時社日猶用戊後乃定用  
 甲日郊特牲及月令鄭注是矣漢社日用午蔡邕祝社  
 文曰元正令午是也魏社日用未魏臺訪議曰帝問何  
 用未社丑臘王肅對曰魏土也土畏木丑之明日便寅  
 寅木也故以丑臘土成于未故于歲始未社也晉社用  
 丑晉書武帝紀泰始元年冬十二月詔臘以酉社以丑  
 此蓋五行生剋各有趨避非古制也王虞春可樂云吉  
 辰今土戊明靈兮惟社宋時方書亦以立春後第五戊  
 日為社日近代禮又以秋分後戊日祭社是民間社日  
 皆承用戊日可知 又按晉又兼用酉日社潘尼皇太  
 子社詩曰日惟上酉應禎祝文曰吉酉辰良是矣今  
 吳俗社日則率以二月二日又未知始于何時  
 是月祭飲食謂之臘

說文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一曰祈穀食新曰臘臘  
 玉篇臘飲食器也黃州八月楚俗二月按風俗通作楚  
 俗以十二月祭飲食當衍一十字  
 去冬節一百五日謂之寒食

荆楚歲時記云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  
 食注據恩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  
 藝文類聚稱陸翽鄴中記寒食三日作醴酪煮粳米

及麥為醴搗杏仁作粥 白六帖稱玉燭寶典云寒食  
 節城市尤多門雜卵之戲或雕鏤相遺餉 藝文類聚  
 稱藝術圖曰北方山戎寒食日用鞦韆為戲以習輕躡  
 者 按俗謂寒食始于介子推非也今攷太平御覽引  
 劉向別錄寒食踴蹠黃帝所作兵勢也或云起于戰國  
 與鞠毬同是三代前已有寒食之名周禮司烜氏仲春  
 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鄭康成注曰謂季春將出火也  
 太平御覽稱古今藝術圖曰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  
 末清明是三月之節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其以為子  
 推者始于桓譚新論及後漢書周舉傳新論太原郡民  
 以隆冬不火食五日為介子推故也周舉傳舉移書于  
 介子推廟云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自是眾  
 感稍解魏武帝明罰令亦云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  
 至後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食寒云云周斐汝南先賢  
 傳陸翽鄴中記等並同無論并州一方之俗不足以概  
 天下且子推死有定月故周舉傳言其月神靈不樂舉  
 火今寒食節或在二月或在三月不一則明非因子推  
 而始可知又初學記引琴操云晉文公與介子綏俱亡  
 子綏割腕股以啖文公公復國子綏獨無所得子綏  
 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  
 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綏推古  
 字通北堂書鈔稱石虎鄴中記亦同據琴操鄴中記則



子推亡在五月五日據新論周舉傳等則子推亡又在盛冬皆與清明節前之寒食無預惟歲時記引晉孫楚祭子推文用今寒食節醴酪事則以清明前寒食爲因子推而設者誤或自西晉始而陸翽等又承其誤也

三月巳日謂之上巳

詩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太平御覽稱韓詩章句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渙渙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祓除後漢書注稱韓詩辟君章句又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冤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共往也漢書孝武衛皇后傳帝祓灞上還注應劭曰祓除也今月上巳祓禊是也風俗通云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癘生疾之時故于水上釁潔之也續漢書禮儀志三月上巳日宮人並禊飲于東流水上沈約宋書禮志案周禮女巫巫掌歲時祓除蠶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士民並出江渚池沼間爲流杯曲水之飲是日取鼠麴汁蜜和粉謂之龍舌料以厭時氣注論語云暮春浴乎沂則水濱祓禊由來遠矣太平御覽稱崔寔四民月令三月三日及上除采艾及柳絮文選注稱梁蕭子顯云舊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洗絜之

也已者社也言祈介社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于水側禱祀以祈豐年按沈約云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今攷魏以前亦有用三日者束皙云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是也魏以後亦有用上巳者元和郡縣志潤州上元縣鍾山江表上巳常遊于此又張華集有上巳篇潘尼上巳日帝會天淵池作詩阮瞻上巳日作賦等是也

四月謂之雩月

左傳龍見而雩劉昭續漢書禮儀志注稱服虔云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夏小正四月越有大旱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鄭康成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早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正義凡正雩在周之六月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按周制雩皆在四月故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若月令仲夏之雩在周已屬秋矣疑秦時雩始用五月月令係秦制非周制故鄭康成等均譏其失也自秦以後雩祭亦類皆用四月續漢書禮儀志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劉昭注四

月立夏早乃求雨禱雨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秋雖早不得禱求雨也後魏書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雲北齊亦以孟夏龍見而雲隋制若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通典引唐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是矣

五月十五日謂之五日前十日謂之端午

大戴禮記虞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又云蓄蘭為沐浴也 文子上德篇蟾蜍辟兵愁在

五月之望按古人五日皆當是十五日今楚俗亦以十五日為大端陽初五日為小端陽 續漢書禮儀志五

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為門戶飾以難止惡氣 藝文

類聚稱周處風土記曰仲夏端午烹鷺角黍端始也謂

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葉裹黏米煮熟謂之角黍按此

則魏晉以來已用初五日為五日 荆楚歲時記五月

五日四民並跽百草又有鬥百草之戲採艾以為人懸

門戶上以禳毒氣以五采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

瘟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取鷓鴣教之語

北堂書鈔稱提要錄云五月五日午時為天中節 按

俗謂五日始于屈原非也今攷五日之名見於經者一

夏小正是也見于諸子者一文子上德篇是也見于傳記者二田文母雙五月五日生文父勅令勿舉之後母私舉文長成童以實告之又鄴中記及琴操皆云介子推以五月五日死世人謂之忌日此數事皆在屈原之前又屈原之事始見于續齊諧記既不足憑又云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年長沙歐回見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日嘗見祭甚善但常患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采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依言後乃復見穉感今人五日作糉子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是汨羅之遺風也按風土記菰葉裹黏米本取陰內陽外包裹之象所以贊時也若云為原而作則五日煮肥龜又何說焉又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而下復引越地傳云競渡起于越王句踐是日競渡采雜藥夏小正此月蓄藥以獨除毒氣一競渡也既以為采藥而設又以為弔屈原而設一書記載已復不同何能傳信竊謂五日競渡古人風俗如此非因采藥亦非為屈原藝文類聚稱會稽典錄女子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能絃歌為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縣江泝濟迎娑婆神溺死而歲時記稱卽郭淳曹娥碑又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則東吳之俗五月五日又似為伍君及娑婆神與屈原復無

所涉是又可不必看論矣  
夏至後第三庚謂之伏日

史記秦本紀德公二年初伏集解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正義曰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爲之故云初伏伏者隱伏避暑也歷忌釋曰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火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 初學記稱陰陽書云從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後伏謂之三伏曹植謂之三旬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六年六月己酉初伏閉盡曰注漢官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他事 風俗通曰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 荆楚歲時記六月伏日竝作湯餅名爲辟惡注魏氏春秋何宴以伏日食湯餅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乃知非傳粉則伏日湯餅自魏已來有之 初學記稱崔寔四民月令初伏日薦麥瓜于祖禰 按夏小正六月煮桃傳煮以爲豆實也蓋卽後世薦麥瓜食湯餅之始也

孟秋第七日謂之七日又謂之良日亦謂之七夕

初學記稱崔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麴合藍丸及蜀漆丸暴經書及衣裳 歲華紀麗稱風俗通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 北堂書鈔稱周處風上記俗重

七月初七是夜灑掃于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織女言此二星辰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有光耀五色以此爲徵應見者便拜而願乞富乞壽無子乞子惟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頗有受其祚者又云魏時人或問董勳云七月七日爲良日飲食不同于古何也勳曰七月黍熟七日爲陽數故以糜爲珍今此日惟設湯餅無復有糜矣 荆楚歲時記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注戴德夏小正云是月織女東向蓋言星也春秋斗運樞云牽牛神名畧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淑陰史記天官書曰是天帝外孫傳元擬天問曰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此則其事也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又云是夕人家婦女結采縷穿七孔鍼或以金銀鍮石爲鍼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于瓜上則以爲符應 按俗謂七月七夕爲牽牛織女而設非也今攷七日之名見于淮南子及萬畢術漢武帝故事列仙傳等書皆不言及牽牛織女之事其以爲二星辰當會于此夕者始見于風俗通傳元擬天問及周處風土記吳均齊諧記等書而宋南平王鐸及謝惠連遂有七夕詠牛女詩此後七夕遂專屬之于牛女矣無論風土記等所錄皆荒誕不經卽謂神仙迂怪之言可信則事在魏晉以前者已不止一事

詩畢述之北堂書鈔稱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子承華殿齋其日或有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曰此

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如鳥夾侍王母

旁也又云王母遣青衣女語帝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

帝于其日修除宮掖燔百和之香然九光之燈則謂七

日從王母起可藝文類聚稱列仙傳陶安公者六安治

鑄師也以七月七日乘赤龍仙去又云王子喬周靈王

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浮邱公接以上

嵩高山二十餘年後下山中謂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

日待我緩氏山頭是日果乘白鶴駐山嶺望之不得到

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則謂七日屬陶公王子喬亦可

初學記稱神仙傳云吳蔡經去家時已老還更少壯頭

髮皆黑為家中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至期日王方平

果來一又云七月七日麻姑當來可取數百斛酒飲之

至期王方平偕來乘羽車駕五龍聞金鼓籥管人馬之

聲是七日屬之麻姑王方平亦可太平御覽稱漢武帝

故事景帝王美人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武帝于倚蘭

殿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云在宮時見戚夫人

侍高祖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演樂畢以五色縷

相羈謂為連愛一云漢采女常以七月七日穿絨于開

祿樓云云皆不及牽牛織女之事明七月七日月日皆屬陽古人以之為良會後遂附會為牽牛織女事也夏

小正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後人因此附會矣

七月望前一日亦謂之複日

宋書禮志今三月上巳祓于水濱又或用秋漢書八月

祓于霸上劉禎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

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

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

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書擊土鼓敍幽詩以逆暑

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枚乘七發客曰將以八月之望

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于廣陵之曲江 李

善注稱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 荆楚歲

時記八月十四日民並以朱水點兒頭額名為天灸以

厭疾又以錦線為眼明囊遊相贈遺校中秋節唐初尚

未盛行故虞世南歐陽詢徐堅等作類書歲時部皆未

列入若唐以前八月十五日見于史傳者惟隨書新羅

國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各賞以馬布及武夷

山記八月十五日武夷君與魏真人等會山頂宴集數

事而已

季秋第九日謂之重陽又謂之重九又謂之九日

北堂書鈔稱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日

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故享

燕高會白六帖稱魏文帝書又云日月並應故曰重陽 晉書禮志九月九日馬射或說曰秋金之節講武習

射象立秋之禮也 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相傳自古莫知其由 荆楚歲時記九月九日四民並藉野飲宴注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會亦知起于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 按北堂書鈔稱孫瑞奏事云興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賜公卿近臣飲宴今攷孫瑞當作士孫瑞脫一士字後漢書獻帝紀興平二年十一月王師敗精衛尉士孫瑞等始為李傕郭汜所殺則九月中瑞尚在也杜公瞻云九日宴會自漢至宋未改所云漢蓋卽指此而言則九日節始盛于漢末可知 又核古人每以隻月爲盛會除正月一日爲歲首不計外如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其日月皆應陽數故古人于此日講集出遊其制蓋仿于三代自漢以後遂各附會其說並非也 又核今人以五月五日爲競渡節九月九日爲登高節不知古人每值佳日無不可泛舟無不可登高荆楚歲時記人日登高賦詩隋陽休之亦有人日登高詩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隋書文帝嘗于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玉燭寶典元日至晦日今並酺食度水荆楚歲時記元日至月晦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樂蒸豔月令章句暮春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以薦寢廟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輿地

記齊武帝起層城觀七月七日宮人多登之稽含有七月七夕登高詩又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是五日不特可以泛舟并可以登高矣

冬至後第三戌謂之臘日其夕謂之臘夕亦謂之臘夜

說文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 廣雅臘索也 左傳虞不臘矣杜預注臘歲終祭衆神之名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康成注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 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二年初臘正義文王始效中國爲之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索隱云蓋從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 風俗通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漢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又云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 初學記稱高堂隆魏臺訪議曰詔問何以用未祖丑臘臣隆對曰按月令孟冬十月臘先祖五祀謂薦田獵所得禽獸謂之臘又師說王者各以行之盛祖以其終臘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今魏據土德宜以戌祖辰臘也 又云漢火德火衰于戌故以戌日爲臘魏土德土衰于辰故以辰爲臘晉金德金衰于丑故以丑爲臘按此則魏蓋

先用丑日臘至隆議後始改用辰耳晉宋舊事引魏名臣大司農董遇議又云土行之君故宜以未祖以丑臘為得盛終之節不可以戌祖辰臘云 江表傳吳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 通典宋水德王祖以子臘以辰晉書隱逸范喬傳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 藝文類聚稱養生要術十二月臘夜令人持椒卧井旁無與人言內椒井中可除温病 荆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為臘日諺語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其日並以豚酒祀電神按據月令則臘本在孟冬之月疑始皇三十一年改臘曰嘉平始移至十二月也高誘注呂不韋書令人臘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蔡邕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役人燕飲也續漢書禮儀志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四分律音義臘歲終祭神之名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也蓋自秦以後臘皆在十二月矣惟後周遵古制以建亥之月臘通典隋初因之亦以孟冬下亥藉百神開皇四年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大藉可也後周以夏后之時行姬氏之藉考之前代于義有違其十月行藉者止可以十二月為臘是反以建亥之月臘為非可云不考古矣至以十二月八日為臘日則又自荆楚歲時記始迄今皆因之故俗皆云臘八亦若今人定

以二月二日為社日也又今人祀竈又率以月之二十

四日

臘明日謂之初歲又謂之小歲

史記天官書臘之明日人眾卒歲一會飲酒發陽氣故

曰初歲 藝文類聚稱晉博士張亮議曰臘接也臘明

日為初歲秦漢以來有賀此皆古之遺語也 太平御覽稱崔寔四民月令臘明日更新謂之小歲敬酒尊長

修賀君師 又稱徐爰家儀曰蜡本施祭故不賀其明

為小歲賀稱初歲福始慶無不宜又云小歲之賀既非

大慶禮止門內

歲盡日謂之除日又謂之歲夕又謂之除夜

禮記月令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

將更始 張衡東京賦曰卒歲大儺 晉書循吏曹攄

傳歲夕攄行獄 荆楚歲時記歲暮家家具肴菽詣宿

歲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飲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

則棄之街衢以為去故納新也 事文類聚稱風土記

云除夜祭先姚事男女聚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 北

齊書季冬晦日遣人子弟赤幘早禱衣執蠶鼓百二十

人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戌夜三唱開諸里門

冬至後四十六日而立春

周書時訓解立春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

日魚上冰 按諸書所引易通卦驗說與時訓解時有

日魚上冰 按諸書所引易通卦驗說與時訓解時有

不同今以月令呂不韋等書攷之當以時訓解為準

淮南王書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

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核

天文訓所言皆本孝經緯又核太平御覽稱皇覽逸禮

距冬至四十五日天子迎春于東堂 初學記稱孝經

緯周天七衡六間曰立春 又稱易通卦驗曰立春條

風至宋均注條風者條達萬物之風 孝經鈞命決曰

立春勅門闌無關鑰以迎春之精 續漢書禮儀志立

春之日下寬大書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

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核驗皆須麥秋退貧殘進桑良下

當用者如故事注月令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

之謂也 荆楚歲時記立春之日悉剪綵為燕戴之帖

宜春二字

後十五日為驚蟄漢曰雨水

周書時訓解驚蟄之日獮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

艸木萌動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

則 按漢始以雨水為正月節漢書律歷志營室十四

度驚蟄注今曰雨水降奠初奎五度雨水注今曰驚蟄

是也

又十五日為雨水漢曰驚蟄

周書時訓解雨水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

鷹化為鳩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

林鐘

又十五日為春分

周書時訓解春分之日元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

日始電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

雷行音比絳賓 周禮春分之日祭馬祖按說文龍春

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馬龍之屬故以始登天之日祭

之也 晉書禮志武帝泰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

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太平御覽稱齊民

月令曰春分不殺

又十五日為穀雨漢曰清明

周書時訓解穀雨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

五日虹始見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

音比仲呂按劉歆三統歷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與時訓

解同而淮南王書等清明在穀雨之前故漢書歷律志

大梁初胃七度穀雨注今曰清明昴八度清明注今曰

穀雨是也

又十五日為清明漢曰穀雨

周書時訓解清明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

五日戴勝降于桑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

音比姑洗 周書周月解春三月中氣驚蟄春分清

孔晁注舊作雨水春分穀雨非古法也 史記律書云

清明風居東南維 楚辭九懷季春兮陽陽王逸章句

三月溫和氣清明也

又十五日為立夏

周書時訓解立夏之日螻蝻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

故曰有四十五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鐘

又十五日為小滿

周書時訓解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已則小滿音比太蔟

三禮義宗小滿為中者物之生長小得並滿故以小滿為名也

又十五日為芒種

周書時訓解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鳩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

三禮義宗五月芒種為節者言時可以種有芒之穀故以芒種為名 宋書循吏阮長之傳時郡縣田祿

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

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

又十五日為夏至

周書時訓解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

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 北堂書鈔稱孝經緯曰

周天有七衡夏至日在內衡 又稱春秋感精符曰冬

至日成天文夏至日成地理 續漢書禮儀志曰夏至

是日浚井改水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井水躍故于是

日改水 三禮義宗夏至為宗者至有三義一以明陽

氣之至極二以助陰氣之始至三以明日行之兆故謂

之至也 荆楚歲時記夏至節日食糴是日取菊為灰

以止小麥蠹

又十五日為小暑

周書時訓解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辟又五日鷹乃學習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

大呂 三禮義宗六月小暑為節者此以相形為名形

大暑故謂之小暑六月之初暑氣熱未極故以小為名

大暑為中者自十一月一陽爻上從地而出至此之時

方始上徹陽氣併出以上大暑既極故暑為中

又十五日為大暑

周書時訓解大暑之日腐草化為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

音比大族 通典後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

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月令 周書周月解夏

又十五日為立秋

周書時訓解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



寒蟬鳴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  
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鐘 三禮義  
宗七月立秋之言湫縮之意

又十五日爲處暑

周書時訓解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  
五日禾乃登按月令呂氏春秋並作農乃登穀 淮南  
王書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 國語處暑之  
既至螽蟴之既多

又十五日爲白露

周書時訓解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元鳥歸又五日  
羣鳥養羞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  
仲呂

又十五日爲秋分

周書時訓解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又  
五日水始涸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  
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絳賓 文子曰老子爲天地之  
氣莫大于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  
而成

又十五日爲寒露

周書時訓解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爲  
蛤又五日菊有黃華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辛則寒  
露音比林鐘

又十五日爲霜降

周書時訓解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  
五日蟄蟲咸俯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  
比夷則 周禮正義稱韓詩古者霜降逆女冰泮而止  
周書周月解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

又十五日爲立冬

周書時訓解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  
雉入大水爲蜃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踰通之維則  
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  
核易通卦驗立冬不周風至水始冰而符瑞圖云立冬  
北方廣莫風至今攷淮南王書廣莫風後不周風四十  
五日乃至符瑞圖說誤也

又十五日爲小雪

周書時訓解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  
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  
亥則小雪音比無射 三禮義宗十月小雪爲中者氣  
序轉寒雨變成雪故以小雪爲中

又十五日爲大雪

周書時訓解大雪之日鶡鴠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  
日荔挺生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  
鐘 歷義疏大雪十一月節月之初氣也言大陰之氣  
以大水凝爲雪故曰大雪

又十五日為冬至又謂之亞歲

周書時訓解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

水泉動 淮南王書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 續漢

書禮儀志冬至鑄錢改火 北堂書鈔稱孝經緯冬至

日在外衡牽牛之初 說文冬至斗指子夜半時加午

者也 宋書禮志冬至朝賀享祀皆如元旦之儀又云

其儀亞于歲朝按魏晉時則有大小之別元旦稱大會

冬至稱小會亦見晉宋二書禮志 歷義疏冬至十一

月之中氣也言冬至者極也太陰之氣上于陽太陰

之氣下極于地寒氣已極故曰冬至 北堂書鈔稱西

域諸國志云天竺十一月十六日為冬至則麥秀十二

月十六日為臘則麥熟

又十五日為小寒

周書時訓解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

雉始鳴按淮南天文訓冬至鵲始巢與時訓解稍異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 三禮義

宗十二月小寒為節者亦形于大寒故謂之小言時寒

氣亦未是極也

又十五日為大寒

周書時訓解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鷺鳥厲疾又五

日水澤腹堅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

無射 三禮義宗大寒為中者上形于小故謂之大十

一月一陽爻初起至此始徹陰氣出地方盡寒氣併在  
上寒氣之逆極故謂大寒也 周書周月解冬三月中  
氣小雪冬至大寒

釋舟

兪謂之舟

說文舟船也。𠄎，舟也。兪，空木為舟也。从人从舟，从𠄎。水

也。按或作兪俗字。方言自關而東或謂之舟。釋名

舟言周流也。按淮南王書汜論訓乃為窳木方板以

為舟航高誘注窳空也。兪窳二字音義並通。故徐鍇說

文繫傳云人者取二合之義音兪猶窳穿之義會意是

也。

通名謂之梭

說文梭船總名。王篇同。徐鉉等曰：今俗別作艘，非是。

漢書溝洫志：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按吳越春秋句

踐歸國外傳：管竹十度注度當作梭。漢書溝洫志：漕船

五百艘。按是梭又通作梭。兼作度。說文度水槽倉也。義亦

通。藝文類聚稱太公六韜：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尚

為後將以四十七梭船濟于河。

又謂之船

說文船舟也。按此即轉注字。方言舟自關而西謂之

船。釋名：船循也。循水而行也。藝文類聚：稱韻集曰

船舩也。按舩即船之重文字。書或分為二非

又謂之舩。又謂之舩。

爾雅舩我也。說文同義。關廣雅舩舟也。王篇舩天

子稱。按淮南王書：欲與物接而未成舩兆者也。文選

注稱：許慎注舩兆也。舩兆當屬轉注字。故名舟為舩。又

謂之舩。又廣韻云：舩古文作舩。則或从剡木為楫之義

制字。故从舟也。易剡木為楫。剡本亦作梭。

又謂之舩

廣雅舩舟也。按舩字說文王篇並無。當作舩古字通也。

又謂之舩

廣雅舩舟也。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吳船曰舩。廣韻

同。王篇舩船小也。按荊州記：荊州七郡大舩所出

皆受萬斛。又水經注：贛水又逕谷鹿洲。舊作大舩。處宋

臧質石城樂亦云：大舩載三千漸水丈五餘。是舩亦不

僅小舟也。

又謂之舩

廣雅舩舟也。王篇吳船也。又舩艘。按當從說文作梭

又謂之舩。漢書古今人表：晉舩人固來。廣雅舩舟也。王篇同

又謂之舩

廣雅王篇並舟名。瓊州圖經：文昌縣有英舩山。近大

海。漢樓船將軍楊僕征黎至此。英船登岸。故名。按故書

無舩字。疑土人合樓船二字為一。後人遂制此字。吳

越春秋：越有樓船卒。漢武帝秋風辭泛樓船。今濟汾河

則樓船之制自昔有之通典又去樓船船上建樓三重

又謂之艘又謂之艦

廣雅王篇並舟名

又謂之餘皇

左傳昭公十七年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廣雅

王篇餘皇並舟名又云艘吳舟 郭璞江賦漂飛雲運

餘艘 抱朴子餘艘鷁首涉川之良器也 按說文無

餘艘二字始見新附今仍從左傳作餘皇艘又別作艘

又謂之船

方言艘謂之船小謂船謂之艇按艇為小舟則船

之制當在大小之間 廣雅船艘舟也王篇同 未書

吳喜傳從西還大船小船爰及草筋錢米布絹無船不

滿 通異類篇船艘大舟按船當即船字

又謂之舩又謂之舩又謂之艘又謂之舩

王篇有 廣韻艦小船上安蓋者 按淮南王書修務

訓水斷龍舟高誘注龍舟大舟也此艦字疑合二字為

一隋書亦以戰艦為水龍王篇又有鱣字云以竹葉鱣

船也疑亦鱣字重出或又云鱣即鱣今附記于此

又謂之舩 按疑亦合吳舟二字為一

又謂之艦又謂之舩又謂之舩又謂之舩

王篇又別出舩字非

又謂之艘又謂之艘又謂之艘又謂之艘又謂之艘

梁江淹詩方水理金艘 以上並見王篇

又謂之舩

王篇舩船名

舩謂之舩

見廣雅 五戒相經音義稱埤蒼舩舩也亦名舩 王

篇舩舩也又船舩廣韻同 王逸楚詞章句舩舩也洪

興祖補注舩船邊也 北堂書鈔稱會稽典錄楊橋上

諫曰臣聞之曾子扣舩易水魚聞入淵鳥驚參天 郭

璞江賦詠采菱以叩舩按此皆興祖所據

舩謂之桃

見廣雅 王篇輪船也按今以船旁木為桃亦作廣

長而薄者謂之舩

見方言 廣雅船舟也 王篇船舩船

短而深者謂之舩

見方言郭璞今江東呼舩舩者王篇同 廣雅舩舟也

小爾雅舩之小者曰舩 梁書羊侃傳初赴衡州于

兩舩舩起三間通梁水齋

又謂之舩 集韻舩船短而深也 陳書侯景傳景乃以舩舩貯石

沈塞淮口 資治通鑑侯景召石頭津主張寶使引淮

中般舨及海舨

小而深者謂之舨

方言小而深者謂之楸郭璞即長舨也按舨舨本一字蓋正作舨通作舨今王篇又別出楸楸二字益非疑

方言本亦後人依王篇追改也今姑隨其義兩列

大舟謂之楸

說文楸海中大船徐鉉曰今俗別作筏非是 廣雅楸舟也 王篇楸大船也 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筏作

楸韻集筏作楸同扶月反按楸筏皆俗字並當作楸又

別見

又謂之楸

說文楸江中大船名 廣雅楸舟也 王篇楸大舟也

按楸俗字當作楸 方言東南丹陽會稽之間謂楸爲

楸按方言楸爲小舨楸與舨同則楸亦不盡是大舟矣

又別見

又謂之舨

方言舨大也 王篇舨大舨餘別見

又謂之舨

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舨 王篇舨船也 左

思蜀都賦宏舨連舨李善注大船曰舨 按三國吳志

董襲傳襲乘大舨船突入蒙衝南齊書王敬則傳高道

慶乘舨舨于江中迎戰此舨爲大船之證然裴松之注

引江表傳劉備乘單舨往見周瑜風土記船舨單乘是單船亦謂之舨也說文無舨字見徐鉉新附

又謂之舨

廣雅舨舟也 王篇舨大船也

又謂之舨

華嚴經音義稱呂忱字林舨大船也今江南泛海船謂

之舨昆侖及高麗皆乘之大者受萬斛也 又稱埤蒼

舨大船也王篇同 又稱通俗文音舨曰舨舨字引

大者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 按水經注孫權乘大船

名之曰長安亦曰大舨是矣俗別作舨非

又謂之舨又謂之舨

王篇舨舨並大船 集韻舨兩槽大舨 梁元帝吳趨

行何時乘舨歸按別作舨非是 陳書侯安都傳坐舨

內墜于槽并時以爲不祥又王子晉等乃僞以小舨依

舨而釣

又謂之舨

廣雅舨舨舟也王篇同 集韻舨舨大舨也 北堂書

鈔豫章城西有舨舨洲水經注即呂蒙作舨舨大舨處

按吳志呂蒙襲關羽至尋陽盡伏其精兵于舨舨中是

舨舨又通作舨舨 又稱楊泉物理論夫工匠經汝河

海爲舨舨以浮大川 通異 太平御覽稱雜字解詰曰

舨舨雜船也

小舟謂之刀

毛詩河廣云曾不容刀鄭康成箋云小船曰刀按詩正義及釋文並云說文作舸今攷說文無舸字疑陸德明等誤記釋名王篇諸書為說文也餘類此尚多姑附記于此 釋名三百斛曰舸舸也舸短也江南所名短

而廣安不傾危者也按近人校釋名誤以說文之舸合

網不知說文之舸从剛省讀若兀音既不同且此云安

不傾危而說文云舸船行不安也義亦相反今別見又

詩正義引說文云舸小船未知何本 廣雅舸舟也

初學記稱埤蒼舸吳船也音離 集韻或作舸通作刀

或作船廣韻船吳船 按一切經音義引方言小舸舸

謂之艇郭璞曰艇舸也音刀與今本方言異或別有所

據但刀係正字舸船舸皆刀之別字耳 北堂書鈔初學

種名舸皆作舸

又謂之艇

方言小舸謂之艇郭璞今江東呼艇小底者也 王篇

艇小舟也按別作舸非是

又謂之艇

方言艇謂之艇縮小艇縮謂之艇郭璞舸也 釋名二

百斛以上曰艇其形徑狹一人二人所行者也按說文

無艇字應作艇為是 廣雅艇舟也 北堂書鈔稱說

文云艇小舟也形狹而長按艇字見說文新附然北堂

書鈔引說文如此則鉉或別有所本 小爾雅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謂之艇 高誘淮南王書注蜀艇一板之舟若今之豫章是也

又謂之艇

方言小而深者謂之艇郭璞即長艇也 廣雅艇舟也

王篇艇小船也艇同 馬融廣成頌連艇舟李賢注

艇小船也 傳元正都賦越艇泛吳榜浮

又謂之艇

王篇艇小船也 按宋書武帝紀廬循有八艘艇九枚

起四層高十二丈又垣護之隨王元謨入河虜巷已牽

元謨水軍大艘連以鐵鎖三重欲以絕護之還路是艘

亦大小兼有不盡屬小船也宋書恩倖傳論又云南金

百義來悉方艘 按說文無艘字疑即漕字之別說文

漕水轉穀也一曰人之所乘及船也宋書云水軍大艘

與王篇廣韻水運為漕之說亦合後人或去水加舟耳

又謂之艇

王篇橈小船也 莊子秋水篇梁麗不可以衝城司馬

彪注梁麗小船也 按襄松之三國志王朗傳注稱獻

帝春秋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

王朗對策使者云獨與老母共乘一橈流矢始交便棄

橈就俘云云亦橈為小舟之證麗橈古字通佛本行讚

經音義亦云橈小船也橈當屬橈字之別

又謂之舡

王篇舡小船也 梁書王僧辯傳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于岸挑戰又以舡舡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 按王篇無舡字當作舡了鳥蓋言其小也

又謂之幹舟

高誘淮南王書注幹舟小舟也 通異一曰大舟

又謂之舡艦

廣雅舡艦舟也 王篇舡艦小舟也 按南齊書張敬

兒傳敬兒乘舡艦過江遇風船覆又云上與豫章王疑三日曲水內宴舡艦流至御坐前覆沒此可證舡艦皆

小舟

戰船謂之蒙衝

釋名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也 廣雅蒙衝舟

也 王篇蒙衝戰船按字當作蒙衝 吳志董襲討黃

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又周瑜逆曹公于赤壁部將

黃蓋取蒙衝門艦數十艘實以薪草 陳書侯瑱傳以

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賊艦 通異廣韻艦短船名

又謂之舡艦

廣韻稱字林舡艦水戰船 王篇舡艦戰船也 按廣

雅作舡艦或以字近而誤

又謂之斥候

釋名五百斛以上還有小屋曰斥候以視敵進退也

軍行在前謂之先登

釋名軍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敵陳也 初學記稱晉令水戰有飛雲船蒼隼船先登船飛鳥船劉達云飛雲蓋海吳樓船名按此類異名尚多不能悉錄附記于此

置戈船下謂之戈船

張晏漢書注越人于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爲名也按臣瓚引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戈船三百艘則戈船之制不始于漢

輕舟謂之舡

王篇舡輕船廣韻同

又謂之艦

宋書鄧琬傳劉胡遣陳紹宗陳慶率輕艦二百大艦五十出鵠尾外挑戰 南齊書柳世隆傳輕艦一萬 隋

書來護兒傳楊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艦徑登江岸 戴

嵩鈞竿篇藻花表小艦 按此篇所收字至王篇而止

唯艦艦等字以已見宋齊梁陳等書故亦錄入疑屬艦

字之別也又今本類書引方言南楚呼艦曰標今方言

無此語

輕疾者謂之赤馬

釋名輕疾者曰赤馬舟其體正赤疾如馬也 崔豹古

今注孫權時名舡爲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小舟名

駟馬 北堂書鈔稱江表傳孫權名舸為馬言飛馳如

馬之走陸地也又稱杜預表長史劉循治洛陽以東運

渠嘗用赤馬 按劉熙亦漢末三國時人所云赤馬舟

當即指孫權所造而言抱朴子水馬飛鳧義亦同

子船謂之船

王篇船子船 通異集韻覆船具亦曰船

合木船謂之舸又謂之艘

廣雅艘舸舟也 初學記稱周遷輿服雜事其人欲輕

行則乘海舸合木船也 廣韻艘合木船

編竹船謂之箬

王篇箬竹長千丈為大船也生海畔

運舟謂之舸

王篇舸運船也廣韻同又廣韻云艘釣船也附錄于此

海中舟謂之棧

見上 王篇棧海中大船也洎也亦作棧按王篇分棧

艘為二字非下棧艘亦同

又謂之棧

見上 藝文類聚稱韻集艘海大船也

又謂之船

見上 廣韻海中大船 集韻蠻夷泛海舟曰船

又謂之舟 王篇霜海船也

又謂之舸又謂之艘

初學記稱裵蒼云海中大船曰舸 王篇舸海船也

舸船也 廣韻舸海中大船舸海船名

江中舟謂之棧

見上 按初學記稱說文曰江中舟曰蠻音禮蓋即蠻

字之誤 王篇棧江中大船也又作艦

又謂之舸

見上 廣韻對艦江中大船按艦又舸字之別禮部韻

略船字下引廣雅舸舸舟今考廣雅亦無船字惟艦字

曹憲音滔韻略蓋因此誤也廣韻亦無此字

舟飾謂之舸又謂之舸

王篇舸船舟飾也按廣韻無舸船二字

載多謂之舸

王篇舸音富 類篇船載多也按此蓋望文生義因王

篇有此字故錄入之

編木渡謂之舟

詩周南不可方思毛傳方舟也釋文舟本亦作舟又作

桴或作桴又作埒按廣雅王篇又作解皆俗字 說文

舟編木以渡也王篇同 楚辭九章乘汜舟以下流王

逸章句編竹木為舟楚人曰舟秦人曰撥也 三國吳

志徐夫人傳伐蘆葦以為舟佐船渡軍裴松之注音敷

舟謂之箬



見方言 廣雅籛筏也王篇作篔又作簿詩釋文稱郭璞云木曰簿竹曰筏小筏曰泚 華嚴經音義今編竹木以水運爲簿秦人名筏江東名簿又云北人名筏南土名簿義同 北堂書鈔又稱東觀漢記張堪爲蜀郡太守公孫述擊之三百人斬竹爲棹渡水遂免是字又作棹 後漢書岑彭傳乘枋篔下江關鄧訓傳縱華爲船置于篔上以渡河李賢注篔木筏也 按說文無籛字今從後漢書作篔

籛謂之筏 方言籛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 馬融論語注桴編竹木大者曰棹小者曰桴 王篇筏篔也按撥筏二字廣雅王篇已皆兩收今故隨其義分列之又大般涅槃經筏又作棹元應注經文从木作棹非體也韵集又作撥義亦通通典軍行渡水又有蒲棹葦棹 篔中謂之薦

方言江淮家居籛中謂之薦音荐既證荐各本誤作符今訂正 附之小者謂之桴 馬融論語注小者曰桴韋昭國語注同 長阿含經音義小泚曰桴也 水中浮木謂之查 王篇查水中浮木也 王嘉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

西海 按又作檣又作槎並非又廣雅王篇艦字當即槎字之別今姑從其義兩列

併船謂之方

爾雅舫舟也郭璞注併兩船釋文引樊光本舫作坊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又作沝云方或从水按太平御覽稱說文又作舫云併兩船也北堂書鈔同是方亦通作舫 戰國策方船積粟循江而下 史記酈食其傳蜀漢之采方船而下司馬貞索隱云方船爲並舟也按此知舫古皆作方然張儀列傳舫船載卒小司馬又云舫音方是二字又可互通 大般涅槃經音義稱通俗文連舟曰舫併兩船也王篇亦同 後漢書岑彭傳乘枋篔下江關李賢注枋即舫字古通用 北堂書鈔稱王隱晉書顧榮紀瞻被徵行至彭城見王路塞絕遂解舫爲單舸而歸王潛傳潞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 宋書臧質傳明旦賊更方舫爲桁 按晉書戴淵傳陸機在舫屋上遙謂淵王廙傳倚舫樓長嘯是則舫制亦如艦上有屋并有樓也

方舟又謂之航

說文航方舟也徐鉉曰今俗別作航非是 方言舟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戴震疏證後漢書文苑傳北航涇流注航舟度也方言自關而東或謂舟爲航說文航在方部今流俗不解與航字相亂誤也 淮南王

書主術訓大者以為舟航高誘注方兩小船並濟為航

杭同又汜論訓云乃為窰木方板以為舟航注舟相連

為航也又說林訓釣魚者泛杭注杭航通 棧集韵航

方舟也羣書無此字惟釋文首序云吳興大航頭蓋又

屬航字之別今考航杭雖各部然古人率皆通用如漢

書地理志餘杭縣吳興記云秦始皇舍舟杭于此因以

為名以迄淮南王書等是矣航既航之別字若作航則

又別之別耳 又按晉書五行志海西公太和六年六

月京師大水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據此則航

即今之浮橋不止並兩船也水經注浙江水下剡縣西

度通臨海併二十五船為橋航故蔡謨傳云蔡公過浮

航脫帶腰舟長也宋書臧質傳賊更方航為桁水經注

成固縣城北水舊有桁是也然又有單船謂之航者水

經注浙江水下云剡縣東南二度通臨海並泛單船為

浮航

又謂之瀨

說文瀨小津也一曰以船渡也 方言方舟謂之瀨王

篇同郭璞揚州人呼渡津舫為航荊州人呼瀨 廣雅

瀨筏也 太平御覽稱太公六韜天船一名天橫以濟

大水橫瀨古字通按成實論音義枕古文橫牘二形今

作枕同古黃反廣雅船謂之枕枕當即瀨字集韻船船

列而附記于此

船有屋謂之櫓

釋名上下重版曰櫓四方施版以禦矢石其內如牢櫓

也 晉書音義稱字林云櫓屋船也音櫓 王篇櫓板

屋用按說文無櫓字今從釋名作櫓 陸機辨亡論前

駢不過百櫓 晉書陶侃傳侃乃以運船為戰櫓又云

賊鈞侃所乘櫓侃窘急走入小船何無忌傳盧循遣別

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櫓皆重樓 北堂書鈔稱義熙

起居注盧循新作八櫓櫓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按宋

書循吏杜慧度傳慧度自登高櫓與循合戰放火箭雉

尾炬循眾艦俱然一時散潰是也 宋書王鎮惡傳所

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羌見艦汭滑而進艦

外不見有乘行船人咸謂為神張與世傳司徒建安王

休仁命沈攸之等以皮艦二十攻賊濃湖 通典門艦

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

棚與女牆齊此戰船也 鍾異藝文類聚稱廣雅云艦

大船也按與今本廣雅不同當別有所據

又謂之櫓

廣雅櫓舟也 王篇於小船屋也櫓同 太平御覽稱

字書船上有屋者曰櫓 類篇舟也一曰舟有窗者

楚辭九章乘舲船余上沅兮王逸章句舲船船有窗櫓

者也 淮南王書傲真訓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

誘注於小船也按舡艦本一字廣韻于舡字下云舟上有宿舡字下云艦艦有屋舟名蓋誤

其上板謂之覆

釋名其上板曰覆言所覆慮也 按今本作言所覆衆枕也誤太平御覽引此作覆衆慮又衍衆字今攷首篇釋天云露慮也覆慮物也知此亦當作覆慮

其上屋謂之廬

釋名其上屋曰廬象廬舍也按別作簷非是

上重屋謂之飛廬

釋名其上重屋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

又其上謂之爵室

釋名又在其上曰爵室於中候望之如鳥爵之警視也

按視今本作示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

引此又作若鳥雀之驚視也

船頭謂之艦

說文艦船艦也一曰船頭 鍾異小爾雅船尾謂之艦

至篇艦在船後按左思吳都賦巨艦接艦庾闡揚都

賦青雀飛艦是艦又通作舟名

又謂之閭閻

方言首謂之閭閻郭璞今江東呼船頭屋謂之飛閭是

也 王篇五比爲閭又船首之閭

又謂之鷁首

方言或謂之艦舩郭璞鷁鳥名也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象也 廣雅艦舩舟也 王篇舟頭爲鷁首

又作楫 司馬相如子虛賦浮文鷁張揖曰鷁水鳥也

畫其象于船首 淮南王書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

按此則字當作鷁首後乃統加舟旁耳又晉書武帝謀

伐吳詔王濬修舟艦畫鷁首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是

船頭之名鷁首又專以繪鷁于首得名

船尾謂之舳

說文舳艦也漢律名船方長爲舳艦一曰舟尾 方言

後曰舳郭璞今江東呼楫爲舳又云舳制水也 漢書

武帝自潯陽浮江而下舳艦千里注李斐曰舳後持舳

處艦前頭刺權處也 鍾異小爾雅船頭謂之舳按小

爾雅所言正與說文等相反劉逵吳都賦注亦同

又謂之杙

釋名其尾曰杙杙也在後見杙也且彌正船使順

流不使他戾也 王篇杙船尾小梢也木部有杙舟部

有舳並云正船木按杙即杙字今別作杙又作舳並非

物原云帝學作杙櫓夏禹作舳又妄分爲二非也 淮

南王書說林訓毀舟爲杙高誘注杙舟尾按與杙同俗

作拖亦作舳皆非 襄秘之吳志注江表傳孫權于武

昌新裝大船試泛之釣臺時風大盛谷利令杙工取樊

口權曰當取羅洲利技刀向杙工日不取樊口者斬工

即轉柁入樊口 北堂書鈔稱孫放別傳不見船柁乎  
在後所以正船也 按漢書淮南王安諫擊閭越云柁  
舟而入水說文柁曳也則柁當作柁爲是十誦律音義  
亦云柁字从手

船前立柱謂之桅

釋名其前立柱曰桅桅巍也巍巍高貌也按桅本又作  
檝其前太平御覽引此作船前 王篇桅船上檣竿  
通異淮南王書說林訓遞契其舟桅高誘注桅船登板  
也

船後木謂之舳

王篇舳舳舟又木部舳云船後排木廣韵同 按舳與  
舳同王篇于車卸載此字云舳車也今湖湘間小舟無  
柁者于梢上作孔欲停舟即從孔中植一木船即不行  
舳舟之義當取此 通異王篇又云排筏名也

舟中牀以薦物者謂之笭

釋名舟中牀以薦物者曰笭言但有簧如笭牀也南方  
人謂之笭突言溼漏之水突然下過也盧學士文昭校  
本今船底上有襯板水或浸淫而入其窳低者曰水倉  
常時去之名曰刮潮與此說合 王篇笭舟中牀也核  
說文笭車笭也與篋通訓是舟車中可以薦物者通得  
謂之笭

張幔謂之颿

說文颿馬疾步也从馬風聲徐鉉曰舟船之颿本用此  
字今別作帆非是核舟之使颿亦如馬之疾步故假借  
用之 釋名隨風張幔曰帆帆泛也使舟疾泛泛然也  
核今本帆泛也在隨風之上非又一切經音義兩引此  
一作隨風張幔曰颿一作隨風張幔曰帆蓋一據說文  
改也 佛本行集經音義稱聲類云颿船上幔也一云  
船上帳也又稱三蒼颿船上張布帆也 王篇颿風吹  
船進也亦作颿帆船上帆也與艇同核據此則帆颿艇  
皆颿之別字今廣雅別出艇字王篇舟部風部並別出  
颿字皆非 廣韵帆船上幔也亦作颿 風土記帆從  
風之幔也施于船前各隨宜大小爲制大者用布一百  
二十幅高九丈 太平御覽稱韻集云颿船張也  
又謂之雙又謂之蓬

說文柂雙也王篇別作絳艘又作柂雙 廣韵柂雙帆  
未張又云雙帆也今從說文作雙 王篇蓬連船帳也  
颿柱謂之櫓

太平御覽稱埤蒼櫓柱也俗作櫓王篇同核王篇舟  
部又別出櫓字非 北堂書鈔稱王祭浮淮賦建衆櫓  
以成林 郭璞江賦舳舻相接萬里連櫓  
船旁板謂之柂

王逸楚辭章句柂船旁板也柂一作棹 王篇柂楫也  
與棹同核楫柂本二物王篇合而爲一後人皆因之似

誤

又謂之舩又謂之桅

並見上

所以進船謂之櫓

釋名在旁曰櫓櫓齊也用臂力然後用行也 王篇櫓

所以進船也 吳志呂蒙傳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

晉書夏統傳乃操柁正櫓 南史梁呂僧珍見武帝

頗招武猛命多伐材竹未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櫓

數百張 魏異四分律音義櫓船上樓櫓也

又謂之濯

說文楫用濯也 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轄濯

令丞如淳曰轄濯船官也師古曰轄濯皆所以行船

釋名在旁撥水曰櫓濯濯也濯于水中也且言使舟濯

進也 方言或謂之濯郭璞今之濯歌依此名也 楚

辭桂擘兮蘭漿王逸章句濯楫也 後漢書岑彭傳委

輪棹卒凡六萬餘人李賢注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

作濯前漢書鄧通濯船為黃頭郎 大方廣佛華嚴經

音義稱通俗文濯謂之櫓 王篇濯櫓也棹同 按說

文無櫓字始見新附當係濯字之別王篇又別出棹轉

字益非

又謂之札

釋名又謂之札形似札也

又謂之楫

易剡木為楫 詩檜楫松舟毛傳楫所以濯舟也 說

文楫舟濯也按漢書百官表有轄濯令丞師古曰轄讀

與楫同是楫亦可作轄與楫皆古字通 方言楫謂之

橈 釋名又謂之楫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 淮南

王書七尺之楫而制大舟者因水為質也 王篇楫行

舟具也 按楫亦通作杖水經注漂舟自運無杖楫之

勢是也說文攸行水也徐鍇曰攸入水所杖義亦同

又謂之楨

王篇楨楨別名

小楫謂之橈又謂之拏

方言楫謂之橈小爾雅同 楚辭菰橈今蘭漿王逸章

句橈船小楫也王篇同 吳越春秋得一橈而行歌道

中注橈小楫也 淮南王書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

者以水為質高誘注橈刺船棹也一作橈 後漢書吳

漢傳裴露橈船李賢注橈短楫也按俗作橈非 佛本

行經音義江南橈大于橈而楫殊小作橈者面向船頭

立撥之作橈者面向船尾坐撥楫權筭也按此則唐楫

橈之制又與古小異 司馬彪莊子注桴橈也

所以隱濯謂之槳

見方言今本作槳郭璞搖船小槳也江東又名為胡人

玉篇槳楫屬 按字當作槳物原云顛項作篙槳者

是也

所以縣濯謂之緝

見方言郭璞繫船頭索也

所以斥旁謂之交

方言所以刺船謂之檣 釋名所用斥旁岸曰交一人前一入還相交錯也 王篇篙竹刺船行也僧祇經音

義亦云篙刺船竹一云刺船竹杖按此蓋望文生義王

篇木部又別出檣字益非方言疑亦後人追改 越絕

書閩閩問子胥曰船軍之備何如子胥荅曰篙工船師

可當君之輕足驃騎也 淮南說林訓以篙測江高誘

注摘船以篙僧祇經音義稱許慎注篙謂刺船竹長二

丈以鐵爲鐵者也 左思吳都賦篙工楫師選自閩禺

按本取相交錯之義故字當作交俗作篙說文新附

云篙所以進船也然此乃王篇觸字義訓不可移訓篙

濯船羽謂之櫂

王篇櫂棹船羽

以板遏水謂之牀牘

王篇牀牘所以遏水也

又謂之業

爾雅大版謂之業說文業大版也 廣韻漾橫水大板

按王篇無漾字此蓋隨文生義以大版在水中故加

水旁今仍作業字而存其義今人呼水中橫板曰淌水

以竹塞舟謂之筴

王篇竹筴以塞舟又作柳云所以塞舟漏也 按今舟

人塞漏尚謂之茹船出囉論抒船音義抒漏也又廣雅

抒泄出也義並通

維舟謂之鼎

方言維之謂之鼎郭璞繫船爲維

又謂之紼又謂之緯

爾雅紼縹維之紼緯也郭璞注緯索 說文紼亂絲也

緯索屬 王篇緯舉船索也或作緯 詩正義稱孫炎

曰緯大索也又云舟止繫之于樹木戾竹爲大索李巡

曰緯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

又謂之纜

王篇纜維舟也 吳志甘寧傳勅船人更增舳纜

引舟謂之筴

釋名引舟者曰筴筴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按太

平御覽引作筴作也起舟使動作也今攷筴字義別當

作筴爲是 水經注吳國西十八里有岞嶺山俗說此

山本在太湖中禹治水移進近湖又東及西南有兩小

山皆有石如卷筴俗云禹所用牽山也太湖中有淺地

長老云是筴嶺山蹠自此以東稍深云是牽山之溝

太平御覽稱纂文竹索謂之筴茅索謂之筴按下筴應

作筴 漢鼓吹曲曰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筴 漢書

武帝紀注西南夷尋筴以渡水因號卽筴按此則漢越  
嶺郡定花大花等縣蓋皆以是得名 魏文帝詩負筴  
引船行 王篇筴竹索也引舟竹筴也又作筴按說文  
筴竹索也是筴筴筴三字並通

又謂之綹

釋文稱韓詩曰綹筴也 爾雅綹綹也郭璞注綹繫卽  
侍讀晉注正義筴與綹義同可以起舟使動行

又謂之牽

說文牽引前也 集韻類篇稱字林云緯絞挽舟繩  
王篇牽挽也速也連也 按維舟之索今俗統謂之纜  
引舟之繩今俗統謂之緯緯卽牽之別字今挽舟兼有  
牽引之義故借假用之水經注禹所用牽山齊書張融  
權牽船于岸上住北堂書鈔稱語林劉道真于河側自  
牽船是也唐人名之爲百丈

又謂之纜

廣韻集韻稱字林纜挽船筏也 按說文王篇並無此  
字疑屬紵字之別說文紵轉也轉亦有挽之義矣

繫舟木謂之楸又謂之杙

爾雅楸謂之杙郭璞注屨也 說文屨弋也弋屨也  
詩正義稱李巡曰杙謂屨也 北堂書鈔今繫舟木曰  
楸俗加舟作楸 漢書注牂柯繫船杙也 通典軍行  
渡水又用挾繩以善游者繫小繩先浮渡水次引大繩

于兩岸立大概定繩使人扶繩浮渡大軍可爲數十道

又謂之戩

王篇戈部收戩云船板木弋部又收戩云船左右大木  
也 廣韻戩船纜所繫 按戩賦本一字至篇分爲二  
誤今姑从廣韻作戩又戩疑亦戩字之別柯一作戩也

又謂之牂柯

常璩華陽國志楚頃襄王時遣莊躡伐夜郎軍至且蘭  
秣船于岸而步戰旣滅夜郎以且蘭有秣船牂柯處乃  
改其名爲牂柯 裴松之常林傳注稱魏略諸葛瑾攻  
圍樊城遣船兵于峴山東斫材牂柯 太平御覽稱異  
物志牂柯繫船木也按王篇別作戩戩非是

候風謂之統

淮南王書若統之候風高誘注候風之羽也楚人謂之  
五兩文選注稱許慎云統候風也 王篇統候風五兩  
也

又謂之倪

淮南王書譬若倪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高誘注  
倪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 按統與倪字形本相近當  
屬一字論語莞爾之莞陸德明釋文又作覓爾是也

又謂之五兩

郭璞江賦規五兩之動靜 按候風之法蓋起于軍中  
故太平御覽稱兵書云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

重旗取羽繫其顛立軍營中此即候風之制船土候風

制亦當同

泝斗謂之極

廣雅泝斗謂之極曹憲音願 王篇極船肩斗

又謂之杼

太平御覽稱纂文云杼水斗也

整舟向岸謂之檣

史記項羽本紀烏江亭長檣船待集解稱應劭曰檣正

也孟康曰檣附也附船著舳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

向岸曰檣 劉逵蜀都賦注南方俗謂正船回濟處曰

檣 王篇檣整舟向岸按檣當作檣

水渡謂之解

說文維津字古文水渡也古文津从舟 王篇維古津

字按王篇又云一作舳蓋又津字之別今削之

船師謂之舳

說文舳船師也明堂月令云舳人習水者 通異 爾雅

舳附也郭璞注水中簿符 一切經音義稱通俗文連

舟曰舳按餘已見上

又謂之榜

禮記月令命漁師伐蛟鄭康成注今月令漁師為榜人

北堂書鈔稱月令云榜船人習水者也 漢書司馬相

如傳榜人歌聲流唱張揖曰榜船也月令云命榜人榜

人船長也按舳榜古字通今俗尚呼刺船者謂榜人又

謂之長年 王篇榜人船人也 通異 廣雅舟舳榜船

也按或作舳非 楚辭齊吳榜以擊汰王逸章句吳榜

船權也 北堂書鈔稱博元正都賦越船沉吳榜浮

舟旋謂之舳

說文用也一曰車右騎所以舟旋古文舳从人 王篇

舳舳二同音伏 廣韻舳古文舳字按皆取可以周旋

之美

舟辟謂之般

爾雅釋言般旋也還也 說文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

爰爰所以旋也古文般从友 廣雅般桓不進也又般

還也 按禮記投壺篇主人般旋曰辟同意

舟動謂之舳

王篇船船動貌 按集韻又出般字云船動貌與舳同

舟播謂之舳

王篇舳播舟

舟行謂之舳

說文舳船行也 王篇舟行也廣韻同按王篇又云舳

爾雅云祭也今攷舳形寔二字在舟部者說文丹飾也

亦借作祭名書高宗彤曰爾雅商曰彤是也音徒冬切

一在舟部說文船行也音丑林切王篇合為一誤

又謂之舳又謂之舳又謂之舳



王篇船舫辨並舟行

舟進謂之舫

王篇舫進也

舟不行而進謂之舫

說文不行而進謂之舫从止在舟上

舟不安謂之舫

說文舫船行不安也讀若兀王篇同 方言僞謂之舫

舫不安也按舫舫蓋一字王篇別出舫廣韻又別作舫

並非廣韻又有舫字云船不安也

船著不行謂之舫

爾雅般至也孫炎般古屈字方言同 說文般船著不行也

音珂 按不行即至矣故孫炎以爲古屈字

舟危謂之舫

王篇有 按今本字書引王篇有舟危也三字

舟沒謂之淦

王篇陸船沒也 善見律音義稱字體云陸船沒也亦

作淦 廣韻陸船沒 按字當作淦說文淦水入船中

也方言淦沈也義亦同淦陸陸皆俗字以音同而別

吳謂之舫

王篇舫吳舟 按左傳餘皇吳所造故名之爲吳舟也

又謂之舫

見上 初學記稱廣雅曰吳曰舫廣韻同 華嚴經音

義稱通俗文吳船曰舫

又謂之舫

見上 初學記稱埤蒼舫吳船也

又謂之舫

見上 王篇舫吳船也 轉注古音吳人目舟曰舫紅

越謂之須慮

越絕書吳內傳越人謂船爲須慮

晉謂之舫

見上 初學記稱李虔通俗文曰晉曰舫 華嚴經音

義稱通俗文晉船曰舫

蜀謂之舫

廣韻舫蜀人呼舟

外域人謂之舫

見上 北堂書鈔稱南州異物志外域人名船曰舫大

者二十餘丈高去水三四丈載六七百人萬斛

天子舟謂之舫

說文舫古文造从舟 王篇天子船曰舫 按周制惟

天子得用造舟船蓋合造舟二字爲一 釋文稱郭氏

圖云天子並七船 薛綜東京賦注造舟以舟相比次

爲橋也

又謂之舫

見上 藝文類聚稱韵集鷓首天子船也

船又謂之浮梁

方言船舟謂之浮梁郭璞即今浮橋廣雅同 公羊疏

稱舊說云以舟爲橋詣其上而行過故曰造舟核東晉

朱雀桁亦其遺制但自天子而下並得渡耳

諸侯連四舟謂之維

爾雅諸侯維舟郭璞注維連四舟 詩正義稱李巡曰

中央前後相維持曰維舟

大夫併兩船謂之方

爾雅大夫方舟郭璞注併兩船義已見上

士單舸謂之特

爾雅士特舟郭璞注單舸 公羊疏稱李巡曰一舟曰

特舟

庶人併木渡謂之泚

爾雅庶人乘泚郭璞注併木以渡義已見上 公羊疏

稱李巡曰編木以渡別尊卑也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四

陽湖洪亮吉學

貴州水道攷上

貴州十三府爲楚蜀粵上游其間巨川數十皆見于班

固漢書司馬彪續漢志郭璞山經酈道元水經等注而

唐宋以後則無聞焉蓋地漫于苗蠻名乖于土俗一水

則隨地易名有至十數名不止者何怪乎撰方志詢土

俗者之轉轉承訛無一可依據乎其間即有思矯其弊

如郭子章之黔記田雯之黔書而橫據胸臆不尋源流

則其失亦與方志之俚鄙者等夫貴州諸巨川其旁皆

高山峻嶺非若東南之水可隨時易其故道者也余以

壬子冬奉

命視學此方輅車所至類皆沿源溯流證以昔聞加之

目驗既不信今亦不泥古兩年于茲撰成貴州水道攷

三卷凡經流七皆水之直達江海者大水八皆水之絡

數十小水至貴州境以外合經流者中水百八十一皆

水之能絡小水在貴州境以內合經流及大水者小水

一百五十二皆合中水以入大水者而水之無名及不

知所歸者尚不與焉書成晰爲三卷以由湖南入江者

爲卷首由四川入江者次之由廣西至廣東入海者又

次之各冠以表條分縷晰庶後爲方志者有所考鏡云  
乾隆五十九年歲在甲寅八月一日序

由湖南入江諸水

沅水至湖南由洞庭湖入江經流一

豐寧司水入沅

九股河入沅

烏堯河入沅

龍潭河入沅

麥冲河入沅 平洲河藤茶河附

諸梁江入沅 魚梁江盧坪江附

卡龍河入諸梁江

麻哈江入沅 擺遷河附

馬場江 羊場江 地松河楊老河武勝河等附

冷水河 樂平溪 勇勝溪 凱旋溪 舟溪

山江河並入麻哈江

高溪入沅

秀水入高溪

小江入沅水

丹江入小江 防里河又入丹江

盤水江入沅

西江 分水凹水入盤江

潭溪水入沅

洪舟江入沅

平茶江入洪舟江

邛水入沅

長忌河入邛水

城東溪入沅

龍溪入沅

凹溪入龍溪

左溪入沅

冶水溪入沅

直銀水入沅

幟頭堡水入直銀水

木耳溪入沅 九江附

無水至湖南黔陽縣入沅大水一

飛雲洞水入無

興隆大河興隆小河入無

苗裏水入無

處洞河入無

北門河入處洞河 乘溪別溪等附

施秉小江入無

杉木河入無

瓦窰水入無

江凱溪入無

鎮遠城西河入無

宛溪入無

焦溪入無

梅溪入無

秋溪入無

松溪入無

牙溪入無

小由溪入無

勇溪入無

白水溪入無

鐵溪入無

異溪入無

鐵廠水入異溪竹坪河黃龍河附

馬口溪入無

注溪 架溪入馬口溪施溪海龍溪等附

文水河入無

易家河入無

野雞河入無

西溪 梭溪入野雞河

黃道溪入無

銅鼓塘水入黃道溪

辰水至湖南辰谿縣入沅大水二

獨母水入辰水

省溪入辰水

七江入辰水

烏羅溪 羊溪入七江

前溪入辰水

提溪入辰水

印江入提溪

沅水攷

沅水至湖南黔陽縣始有沅江之名固矣然其發源之處  
 自班固嚮道元以後即無能分析之者唐杜佑通典列沅  
 溪于五溪之內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於沅水又屢易其名  
 辰州沅陵縣曰沅江辰溪縣下曰沅水則見水道之混自唐  
 賢始也攷漢書地理志武陵郡臨沅縣下引應劭曰沅水  
 出牂柯入于江無陽縣下班固原注云無水首受故且蘭  
 南入沅行八百里牂柯故且蘭縣下班固原注云沅水  
 東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水經沅水  
 出牂柯故且蘭縣說文及劉郡國志注為旁溝水蒙字  
引荆州記所說並同又東至罽成縣為沅水唐朗溪縣漢罽成縣地杜  
試作旁又東至罽成縣為沅水唐朗溪縣漢罽成縣地杜  
 東過無陽縣道元注云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  
 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合此數說明無水雖入沅然沅水  
 自有正源不僅資無水也按今黃平州屬重安長官司北  
 有金鳳山山南即重安江古沅水也貴州紀事清江上通  
黔陽以會開水舟楫山北即鎮陽江之源古無水也自重  
往來較清溪為便安江以上在清平縣境者名凱里河在麻哈州境者俗名

平定河任八寨同知境者俗名雜買河在都勻縣境者俗  
 名長河又名劍河亦曰馬尾河蓋自源出都勻府城內之  
 東山至黃平州界已流三百餘里矣又下此至平名寨北  
 入生苗界又東南百餘里至黎平府西北鎮遠府東南之  
 清江廳界始名清江又東北至天柱縣之繞東始入湖南  
 黔陽縣界領遠江自東北來會蓋自源至此已千一百餘  
 里矣統計經高邵二縣柯武陵今府廳州縣十五都勻平  
 越黎平鎮遠沅州五府八寨清江二廳都勻麻哈清平黃  
 平施秉開泰大柱黔陽八州縣二水既合又歷辰州常德  
 長沙二府辰谿淑浦瀘溪沅陵桃源武陵龍陽益陽八縣  
 由洞庭湖入大江共千三百里合前實二千二百餘里古  
 里數較短故班固云行二千五百三十里也蓋沅水舊名  
 三其始出故且蘭為旁溝水一曰旁流水純名沅水唐時  
 改曰沅江又俗名九曰長河曰劍河曰馬尾河曰雜買河  
 曰平定河曰凱里河曰重安江曰前江通志前江在施秉  
沅水曰清江水今且可由沅無二水攷故且蘭之所在  
 水經沅水出牂柯故且蘭縣班固云無水首受故且蘭南  
 入沅今無水實出黃平州南金鳳山山南又即沅水所經  
 之地則故且蘭縣即在黃平州以西都勻府以北左近界  
 中無疑矣檢諸地志貴筑貴定清平皆注云故且蘭縣地  
 圖經則云且蘭在湄甕黃施之交明漢時縣大自黃平州  
 西南貴筑縣東北皆故且蘭縣地也前人以湄甕非又因

故且蘭可知牂柯郡治所在何則兩漢牂柯郡皆治故且  
 蘭則牂柯郡治亦在今黃平州西南貴筑縣東北左近界  
 內可知並可因此證漢晉諸地志之誤字班固注沅水東  
 南至益陽入江許慎說文云沅水出牂柯故且蘭東北入  
 江今驗此水自黔陽縣以下至入江皆東北流惟經辰州  
 府城外稍東南流數里即折向北則許慎之言已確漢志  
 東南流南字蓋傳寫之誤也劉昭郡國志注故且蘭下引  
 晉書地道記曰有沅水按水經注沅水出麻溪縣下入沅  
沅水又據作官與延岑戰于沅水亦沅字傳寫之誤又攷沅  
 水至重安驛東南平越府諸梁江合麻哈江諸水來會其  
 餘州境諸水如馬溪等皆會重安江明沅水自故且蘭以  
 上僅名旁溝水自此以下至鐸成今開泰天柱等縣山海  
 經始有沅水之名今在開泰清江廳境者始名清水江是  
 也齊侍郎名南水道提綱亦知清水江為沅水上源而不  
 能確指其出都勻府之東山而又混入平越府西北諸梁  
 江以為亦沅水上源不知此特支流入沅水者耳黃宗羲  
 今水經又混沅無二水為一皆失不細考  
 豐寧司水圖經自都勻府界流入長河  
 九股河通志在丹江通判城南發源九擺寨山中東北  
 逕鳳臺諸寨入于清江  
 烏堯河通志在丹江通判城北發源城東烏堯寨山中  
 流經烏耶關入于清江

龍潭河圖經在都勻府西北山東南流至府北十餘里  
有一水自北山來一水自東北來一水自東南來並會  
南流逕府城西折東南流入馬尾河

麥冲河明史地理志平浪長官司東南有麥冲河通志  
在都勻府城西南圖經馬尾河經都勻府西南境折東  
南流有一水自西南經大河鋪來會核當即麥冲河水  
又考地理志平洲六洞長官司南有平洲河通志丹行  
司西南又有藤茶河二水當亦流合清江也

諸梁江圖經出平越府西北大山東南曲曲流百餘里  
至府南境有一水西南自貴定縣東南山東北流經黃  
絲驛合數小水來會稍北府城水自西來會正當城南  
東北流府城東水又來會又東北卡龍河西北自牛場  
來會又東麻哈江西南自州來會通志諸梁江在平越  
府城南三里俗又訛猪梁江核平越縣東又有奠梁江  
蘆坪江當亦合諸梁等江入清江者

卡龍河圖經合諸梁江

麻哈江明史地理志麻哈州本麻哈長官司洪武十六  
年置州南有麻哈江核州當以圖經麻哈州西水有三  
源一西出貴定縣東南之樂平司兩溪至司東合而東  
流至州西南一出州西南者東北流一出州南者西北  
流俱會北流逕州西又北合東來一水又北而東北至  
楊老驛北又北至林老驛西北入諸梁江通志江在麻

哈城南五里其上游為兩全江明史地理志兩全江又  
為算水下流入于清江核麻哈州南又有擺邊河當亦  
合麻哈江

馬場江明史地理志平越府南有馬場江通志在府  
城南四里與羊場江通

羊場江明史地理志平越府南又有羊場河俱東入  
于麻哈江貴州紀事明景泰元年冉璉分兵七壘坡  
羊腸河楊老堡解清平圍通志在府城南二十五里  
二水並流合麻哈江

地松河通志在平越府城東北十五里其地名松屯  
南流入麻哈江核縣境又有楊老武勝等河當亦合  
麻哈江

冷水河明史地理志黃平州東有冷水河通志在黃  
平州城東三里流入兩全江明史石邦憲傳招降冷  
水溪諸洞苗二十八砦即此

樂平溪明史地理志樂平長官司南有樂平溪通志  
在麻哈州樂平司南下流合于麻哈江

勇勝溪

凱旋溪圖經並在麻哈州境入麻哈江核相近爛土  
司境又有灣溪明史四川土司傳都御史張瓚及楊  
輝攻敗灣溪及灣溪既立爛土諸蠻惡其逼是也今  
不知何水可以當之或今音異名姑附記于此清平

縣冊又云勇勝溪合山江河始入麻哈江

舟溪明史地理志清平縣有舟溪江貴州紀事作舟

溪通志在平定司東入麻哈江

山江河明史地理志平定長官司東有山江河源出

香爐山圖經亦在麻哈州境入麻哈江

高溪通志在黃平州城西北旁有高溪屯下流合秀水

入重安江

秀水溪通志在黃平州城東三十里合高溪

小江通志在台拱同知城南之牛皮管北流逕城南繞

城西北入于清江

丹江通志在丹江通判城西合諸山之水以成江下

流入小江 防里河通志亦在丹江城東下入丹江

按沿江苗又有大丹江小丹江之別實止一江也

鑑水江通志在天柱縣城北又名北門江發源新溪繞

城而下與清江合

西江通志在天柱縣城西北下入鑑水江

分水凹水圖經在天柱縣城北七十里沅州界水自

凹分一歸沅州一歸鑑江

潭溪水一名三十里江又名八舟江又名新化江明史

地理志潭溪蠻夷長官司下有潭溪據元置潭溪長官

八舟蠻夷長官司下有八舟江源自府城西為三十里

江北流經此又東北為新化江新化長官司下東南有

新化江又西北合于清水江圖經潭溪有二源一出黎

平府西山曰少寨河一源出府西南東北流逕府城西

北與八舟河會又東逕老潭司北又東北逕新化所西

曰新化江又北逕銅鼓衛西又北至明耳司之西北入

清水江水口正與印水對黎平府志新化江源出城西

其上流為八舟江下流合于清水江

洪舟江明史地理志洪舟長官司下有洪舟江洪舟長

官司即以下流合于湖廣靖州之渠河被靖州通道縣

有渠水方志源出縣西南北流逕靖州界至會同縣西

北入郎江郎江至辰州府黔陽縣注沅水黎平府洪舟

江在洪舟司一名洪州江攷此水合兩水後始注沅水

今水經反以渠陽江為入于洪舟江誤矣

平茶江黎平府志在府城東南源出太平山流合洪

舟江

印水元一統志宋印水故城在今鎮遠縣東南八十里

核宋立印水縣即以是水得名即今印水縣丞所轄圖

經印水亦曰德明河出鎮遠縣東南二溪合東南流有

長忌河自西南來會又東逕印水司南又東南有一水

自東北合二溪來會折南流數十里又東南流受北一

小水又東南逕南洞西又東南百里至毛坪之南入清

水江通志在印水司南源出苗寨下流入沅江是也

長忌河圖經長忌河西南會印水

城東溪圖經在錦屏縣城東二里發源于苗山經府屬

之湖耳司運迤達于湖廣之黔陽縣核此水蓋至黔陽

縣入沅江

龍溪通志在思州府城西下流合凹溪入清江

凹溪通志府境又有凹溪合龍溪

左溪通志在都素司南下流入清江

冷水溪通志在左溪西南亦流入清江

直眼水圖經出天柱縣西界之東大山東流口等溪折

東北流經直眼村西北又東北折南流至縣北分流夾

城左右有一水西自幟頭堡至縣西來會又東稍南流

至遠口北入清江

幟頭堡水圖經合直眼水

木耳溪明史地理志烏羅洞南有九江又有木耳溪亦

曰九十九谿下流亦入沅江通志其流紆曲東抵平南

寨有九十九折

無水攷 無水之名隨時代而改漢無陽縣以無水得名班固無陽

縣下注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行八百九十里是也云

首受故且蘭者蓋首受故且蘭縣諸水即今俗名苗裏水

虞洞河等是矣受故且蘭明其發源之處又兼受諸小水

與合觀明史地理志疏陽江亦曰澗水上受與晉書地理

志宋書州郡志則名舞陽蓋口音輕重字亦隨音而改沈

約云前漢作無陽後漢無晉太康地志有蓋三國吳時所

立縣名澗陽則水亦名澗水可知元和郡縣志稱荆州記

舞溪猗許之類是也唐又名爲武谿李賢後漢書注土俗

澗作武在今辰州界又名巫溪杜佑通典唐置巫州以在

巫水之間又龍標縣下云漢巫陽縣是也又名雄溪圖經

鎮洋江即占雄溪五溪之一明史地理志湖廣會同縣下

云東有雄溪一名洪江是也按水經注雄無各爲一溪自

水無雄後雄又作熊後漢書注雄土俗作熊元和郡縣志

辰州下次東南熊溪叙州漳陽縣下云溪水在縣南二里

則此溪水當即熊溪是也宋名澗陽水亦名澗水太平

寰宇記沅溪縣有澗陽水元豐九域志沅州黔陽縣有澗

水是矣明世名爲鎮陽江亦曰鎮南江亦曰澗水

理志鎮遠府鎮遠縣南有鎮陽江一名鎮南江亦曰澗水

是矣至名之隨地而改者在黃平州者曰黃平河又曰西

門河在施秉曰洪江亦曰大江明史地理志施秉縣有洪

江即鎮陽江舊志大江在施秉城北下流即鎮陽江也在

鎮遠者曰鎮陽江又曰鎮洋江在思州府者曰澗陽江在

青溪縣曰青溪江在王屏縣曰平江亦曰平溪貴州地理

平語京湖坤臣黃平清浪平溪分又統名之曰洪江明史

地理志湖廣黔陽縣北有沅水又東有洪江是也至發源

之山班鄭及唐宋諸地志皆不詳今水經云其源自黃平



金鳳山舊志又云源出黃平州西北三十里之都凹山今  
驗金鳳山都凹山下通志北坡河在黃平州城北三皆有  
細水流入西門河或皆無水發源之所唐宋以前地志詳  
慎故第云出故且蘭耳至無水入沅班氏云行八百九十  
里今計黃平州至黔陽縣寔八百里而近益爲不爽矣又  
水北爲陽水南爲陰今沅州府治漢無陽縣地正在水北  
而樂史引荊州記曰牂柯在舞水之陰今黃平清平等州  
縣均在水南又可知漢時牂柯郡即在今黃平州左近矣  
或云今黃平州舊城即漢牂柯郡治  
縣亦約畧之詞然相去當亦不遠

飛雲洞水圍經無水經飛雲洞東有一水自西北來會  
興隆大河

興隆小河今水經二水皆入鎮洋江

苗粟水通志在黃平州城東南下流入鎮洋江

處洞河通志在黃平城西十里源出苗境東流合北門  
河入鎮洋江

北門河圍經在城北下流合處洞河流入施秉縣境

俗亦名小江

施秉小江通志在施秉城南源出黃平北門河至城東

合大江按圖經言黃平北門河下合處洞河今復言此

江源出北門河豈北門河水又分二派以入小江處洞

耶又考縣境更有秉溪別溪等水當亦合澧江

杉木水通志在施秉城北合大江

瓦窰水通志在施秉縣境合大江

江凱溪通志在施秉城東合大江

鎮遠城西河圍經鎮陽江又東北流一水自北來注之  
即鎮遠府城西河也

宛溪通志在鎮遠城東十五里

焦谿明史地理志鎮遠縣有焦溪關梅溪關通志在鎮

遠城西四十里

梅溪通志在鎮遠城東五十里

秋溪通志在梅溪東六十里

松溪通志在鎮遠城西南三里

牙溪通志在鎮遠城西五里

小由溪通志在鎮遠城西十里

勇溪通志與小由溪相近

白水溪通志在鎮遠城西三十里

鐵溪明史地理志鎮遠縣東北有鐵溪通志在鎮遠城

東北三十里自宛溪以下所謂鎮遠九溪也按鎮遠九

谿內無秋溪以上十溪皆入鎮陽江宋咸平中以田承

寶爲九溪十洞撫諭都監即此

巽溪通志在思州府城東五十里圍經上源出鎮遠府

西北界大山曰路瀨河東流數十里合南北二水經鐵

廠南山之南東北曲曲百里至思州府西北境有鐵廠

東北水東南流來會此水以西水即入白巖河經石阡

府北注烏江者也

鐵廠水圖經合異溪通志鐵廠河在青溪縣城南接縣境又有竹坪苗龍等河疑亦合異溪者

馬口溪通志在都素司即灑溪之上源也下流至城南一里為灑溪又會注溪繞城而東合架溪出兩河口入

澗江

注溪通志在思州府城西南三十里按明史地理志施溪長官司東有施溪思州府志又有海龍等溪當

亦合諸水入澗江也又考水經注沅水過沅陵縣後又東施水注之此施水即今沅陵縣之施黔水與此

施溪迥別

架溪圖經灑溪在思州府城南一里會注溪遠城而東合架溪

文水河通志在王屏城東會諸澗水入平江  
易家河通志在王屏城東流入平江

野雞河通志在王屏城西源自西溪梭溪諸水會合經飛鳳山野雞坪象鼻山入于平江

西溪

梭溪圖經並入野雞河  
黃道溪明史地理志黃道溪長官司下有黃道溪按元

置黃道溪長官司即以水得名圖經一名戶溪江源出思州府北境山東流九十里折東南五十里至司西南

折東流有一水東北自銅鼓塘西南流合一水來會至大魚塘北合洪江按以下至湖南境入無水者皆不錄他皆倣此

銅鼓塘水圖經入黃道溪

辰水攷

銅仁府圖經銅仁江在府城西南發源四川酉陽司會府境諸水流至湖廣麻陽縣入沅江今水經辰水源出辰州府境南二百四十里三崴山三崴山益水道提綱謂之麻陽河云西自銅仁府合諸水來注之又云麻陽河數源竄遠者出銅仁府西北界曰順溪其山北即朗溪司水西入烏江者也此水東入麻陽縣界又北至辰溪縣城西南入沅江今以漢志及水經注攷之即辰水也班固辰陽縣下注云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行七百里水經注云沅水又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水出縣三山谷今攷銅仁縣有九龍山在縣西烏羅司西南六十里當即古三山谷元和郡縣志三山谷一名辰山今俗又名梵淨山銅仁大小江並出于此圖經謂此水發源于四川酉陽司今酉陽司實古辰陽縣地是圖經與班固諸說並合且發源處又名順溪辰順音同流俗聲轉耳鄭道元又云辰水東南流獨母水注之水源南出龍門山龍門山歷獨母溪北入辰水今銅仁府城西北有小江圖經云源出窠濟洞至城東合于大江水道提綱麻陽河又東北折東流而東南

有小江自北山東南流百餘里合東一水經府城西北而南來會焉與道元辰水東南流獨母水注之及獨母溪北入辰水之文無不脗合則今之銅仁小江即獨母水也所云甕濟洞及北山當即古之龍門山也又辰水流迓古錦州故亦名之爲錦水又名長水今沅陵縣亦有辰水南流入沅與此水名同實異

獨母水今名小江明史地理志銅仁縣西南有銅仁大江西北有小江通志在銅仁府城西北至城東合于大江

省溪一名宙羅江明史地理志省溪長官司西有迤邏江即省溪石邦憲傳賊欲攻石阡不克還過省溪即此通志在省溪司北源出江頭山下合大江

也江通志在烏羅司南納烏羅溪羊溪二水下合銅仁江

烏羅溪  
羊溪通志並合也江

前溪通志在城南舊大萬山司西源出大萬山東北流入銅仁大江按明史貴州土司傳嗣仁長官司五其三

曰大萬山  
提溪明史地理志提溪長官司東有印江西有提溪通志在提溪司源出濫泥山流入銅仁江

印江通志在銅仁府東又流合提溪

貴州水道攷中  
由四川入江諸水

延江水至四川涪州入江經流一

黑草水入延

落折河入延喇羅河杉木河附

猓獯河入落折河

以則河入延

烏西河入延

總巴河入延

木空河入總巴河

楊柳河入延

猪場水入楊柳河

簸朶河入延

武著河 墮極河 織金河並入簸朶河

西溪河入延

楠木溪水 雷洞等溪附 猓隴河 高家河並入

西溪河

以濟水入延

打鼓寨水 渭河 烏慶河並入以濟水 西門河 安樂河 隴溪河又入渭河

洛陽河入延 東漢車頭河附

九溪河入延

三岔河入延 思臘河碧波橋河寧毅橋河附

牛場河入三岔河

谷龍河入延

池水入延

跳蹬河入延

三潮水入延

雞公河入延

修文南水 那奢河入雞公河

白花菁水入延

羅傳大河入延

息家所水入延

刀靶水入延

養馬水入延

源溪水入延

朗水入延

達溪水入朗水

繳水入延

黑澤水入繳水

厚水入延

三江水入延

窄溪渡水 上關水 花水溪 滄溪 馬渡澗

角路溪 大溪並入三江水 大洞溪入滄溪

渡口水入延

石梁河 浦浙水並入渡口水 灤水 黃泉溪等附

洗泥河入延

南明河水入延

上馬橋水 濟番河 一宿河 四方河 黔靈

山諸泉水 貫城河水 富水 龍洞河水 黃

泥哨水並入南明河 尤愛溪入濟番河 擇溪

入貫城河

江界河入延

甕水 甬坪水 袁家渡水 白泥司水 佛山

河水並入江界河 白厓河水 紅頭躡河 草

塘司河又入甕水 城西河蛇子河等附 新村河

新街河又入白泥司水

小江入延

牛場河入小江

鼇溪入延

小溪入鼇溪 杉溪 船溪 漢附

落花屯水入延

清水河入延

八字河 簸箕河 三水江 甕首河 甕城河

並入清水河 麥新溪入八字河 原谿入簸箕  
河 加牙河入甕首河 翁黃河 羅鴨溪 乾  
溪 三岔河 甲港溪並入甕城河 翁樹河十萬  
溪等附

巖頭河入延

龍底江入延

大溪入龍底江

樂回江入延

涇溪入延

各客溪入延

凱科江入延

義陽江入延

泥水河入義陽江

桶口河入延

洋溪 石貫塘河 清江溪並入桶口河 犵木

溪 松溪河 椴坪河又入清江谿

汝溪河入延 龍坪河會川河等附

芙蓉江入延

三江入延

虎溪 思溪入三江

河由江入延

亭子溪 後溪並入河由江 猛溪河麻海溪等附

石馬江入延

昔樂溪入延

憲溪入延

鸚武溪入延 仁溪掌溪等附

思邛江入延 楠溪網陀溪等附

警水由遵義縣境入延 大水一

温水入警水

鳳皇溪入温水

黔水入警水

桃溪水入警水

樂閩河入警水

金鼓潭水入樂閩河

樂安河入警水

費水正流至四川黔江縣合延水入江支流又至湖北

宜都縣入江 大水二

更始水至四川彭水縣界合延水入江別支又至湖南

永順縣界合西水入江 大水三

倒羊溪水入更始水

煎茶溪水入更始水

登龍河水入更始水

洪渡河水入更始水

羅多水入更始水

何只水入更始水

大泚水至四川合江縣入江經流二

小河入大泚水

孫家河 板橋河入小河

齋郎河入大泚水

龍巖山水入齋郎河

九溪河入大泚水

乘龍山水入九溪河

古蘭河入大泚水

水思河入大泚水

儒溪 泥溪 盤橋溪 猿猴溪並入水思河

金沙溪入大泚水

胡盧溪入大泚水官堂趙洋等水附

漆溪 南溪水入胡盧水

堯霸溪入大泚水

沙霸溪入大泚水

後溪入大泚水

風溪入大泚水

永壽橋水入大泚水

澧溪入大泚水王溪河附

焚溪至四川江津縣界入江經流三

坡頭河入焚溪

三溪河入焚溪

安徽水至四川南川縣界入江

延江水考

漢書地理志牂柯郡鬱縣下班固注云不狼山鬱水所出東入延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水經注延江水出犍爲南廣縣東至牂柯鬱縣又東屈北流至巴郡涪陵注更始水鄭道元注溫水黜水並出符縣俱南入鬱水鬱水于其縣而東注延江班氏所云鬱水過郡二者蓋牂柯犍爲水經雖云延江水東至牂柯鬱縣然鬱水入延江水處寔如道元所云在犍爲郡符縣地蓋延江水自鬱縣東屈北流之後鬱水始注之耳今考烏江一名黔江源出威寧州東北山東南流逕畢節縣南又東逕大定府南又東逕黔西州南又北折而東逕清鎮縣鴨池汛北又東北逕修文縣西北又東北逕開州西又東北逕烏江城南又東南逕遵義府南境又東南逕餘慶縣西北境又東北逕石阡府西境龍泉縣南境又東北至思南府西南境又東北至府城東南又北稍東逕印江縣西北境又北稍東至婺川縣東北境折西北流入四川西陽州西南境又北稍西至彭水縣南境又西逕武隆廢縣南又北曲曲至涪州城東北銅柱灘入大江亦曰涪陵江也統而計之其在安順府普定縣者曰三岔河按三岔河合以且海等入烏江之故自清鎮縣境者曰的澄河明史地理志的澄大定府境者曰六歸河

畢節縣境者曰七星水黔西州境曰擺革河鴨池河與清

界陸廣河黃沙渡河王三善傳別將都司至烏江城以下

始名烏江至餘慶縣界名巖門江貴州土司傳統兵楊愈

死疑即巖過思南府城曰思南河又名德江至彭水縣以

下曰黔江河又總名曰涪陵水亦謂之內江水記涪陵水

一水內蓋逕二省受貴州湖南兩八府二十餘州縣凡十

數易其名而始入大江攷威寧州東北大山已入四川屏

山縣境距楚道縣不遠元豐九域志戎州南溪郡治楚道

其地界東南至南廣蠻一百八十里知威寧州東北境在

漢為南廣縣地至宋時已為苗蠻所占故云南廣蠻也至

大定黔西修文開州甕安餘慶石阡皆漢牂柯郡地畢節

遵義又漢牂柯郡營縣地水經所云延江水至牂柯營縣

又東屈北流是也而此水自西而東至思南印江葵川彭

水等縣又漢武陵郡酉陽縣地華陽國志枳縣在江州巴

郡治涪陵水會道元于江水下引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

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支津分水北注涇涪陵入江故亦

曰涪陵水也延江水下名之曰小別江矣此又烏江為古

延水之一顯證也至云至涪州城東北銅柱灘入大江攷

今涪州實蜀漢漢平縣地江水下道元注云江水又東逕

漢平縣二百餘里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屆于黃石東

為桐柱灘桐柱灘即銅柱灘古今字異耳元注此注即在

下于是而烏江之為延江益確然不可易獨怪延江大水

源流二千餘里而自唐以後元和郡縣志黔州西有延江

播費思黔等州北注江今攷播費思州在今遠義前唐

廣費州在今思南府界唐思州即今思南府思州二府境唐

縣州即今四川酉陽州及彭水縣等處與今烏江所過州

縣歷歷不爽是謂唐以前尚無有以延江水為烏江者又

攷宋時名此江為巴江太平寰宇記蘇東有沅江水同為

西有巴江水一名涪陵水是也武隆縣縣下亦同為

諸土俗名所混竟無有能剖析之者豈非以道路絕遠又

大半為苗蠻所居鏡古者所不能入今我

國家承平百餘年上下游生苗奉化惟謹而余適以其時

持節得徧列十二府惟銅州縣即水道之迂入苗寨中

不獲親履其地者皆細詢土人得其曲折證之水經地志

等書無不昭合寧非一快事哉水道提綱既不知烏江即

延江而黃宗羲今水經田雯黔書又皆以烏江為即牂柯

江不知牂柯江乃南流至廣西泗城府合為左右江者里

隔數千源流迥別則又不足置辯矣

黑章水通志七星水過七星橋有黑章水注之或曰即

黑特川元大德五年劉國傑破蛇節宋隆濟于墨特川

當即此地

落折河一名落腳河通志七星河至大定府西南有落

折河自府城西北二十里當兩山間破地吼出南流注

之畢節縣册亦名響水河下流名永清河又名東門河

即落折河之上源按府境又有喇雍河杉木河等

猥攏河圖經落腳河又東合北來之猥攏河

按此當即圖經之以麥河

烏西河通志在大定府城東二十里源出仲麥龍潭入

六歸河

總已河通志在大定城東南源自七星關過天生橋合

木空河同入六歸河

木空河圖經入總已河貴州紀事明萬歷中都御史

蔡文等親詣木空河讞安智等獄不決

楊柳河圖經出平遠州西南境山曰卜牛河至州南境

合猪場水下流入烏江

猪場水圖經自南來合楊柳河

簸梁河通志在平遠州城東一百里源出安順下流入

六歸河

武著河通志在平遠州城西北六十里

墮極河通志在平遠州城西北三十里

織金河通志在平遠城東三十里並入簸梁河明史

貴州土司傳安邦彥奔織金即此

西溪河通志六歸河又東北有西溪河合楠木溪水獮

隴河高家河等水東南流來注之

楠木溪水通志入西溪河梭州境又有雷潤等溪當

亦入烏江

獮隴河

高家河圖經西溪河至黔西州南境有獮隴河高家

河俱自西南來注之

以濟水圖經出黔西州西北山合打鼓寨水及渭河烏

慶河三水東流百五十里會烏江

打鼓寨水圖經以濟河合西南來經打鼓寨之水

渭河圖經又曰以馬河明史貴州土司傳播州平分

其地為遵義平越二府以渭河中心為界王三善傳

三善討安邦彥渡渭降者相繼四川土司傳安邦彥

等遁入青山諸將逼渭河 西門河通志下流即沙

坳河合上洪下洪二水入渭河 安樂河 隴溪河

通志在大定城東北百五十里會安樂河出三重堰

合渭河

烏慶河圖經烏慶河西自黔西州西北境合三水東

流百五十里來會以濟河

洛陽河通志在安平城東二里又東北至清鎮縣城西

入陸廣河按明史地理志平渠衛東有東溪及安平縣

冊城南有車頭河當皆流入鴨池河者

九溪河明史地理志安順軍民府東南有九溪河通志

在安順府城東南四十里九溪匯而成河

三岔河通志在安順府城北三十里舊稱水內水外者

此也圖經三岔河西南自安順府西合以且海諸水合

注烏江以且海在威寧州東南二百里此水自源至此

流七百里實黔江之南一源也圖經水城汎河以固汎



前河古北河並合以且海明史魯欽傳陸夢龍等分駐  
三岔河貴州土司傳朱燮元分遣別將林兆鼎從三岔  
入按明史土司傳又云黔兵由普定渡思臘河地理志  
安順府有思臘河接水西界今方志不載此河疑即谷  
龍河等之別名也通志又有碧波橋寧毅橋等河

牛場河圖經三岔河經清鎮縣西北境折西北流合  
西南來之牛場河

谷龍河明史地理志西堡長官司北有谷龍河下流合  
烏江通志在安順城西五十里以上三水皆合流注烏  
江

池水圖經六歸河經鴨池汛北有池水自南來注之  
跳蹬河圖經自鎮西衛來注六歸河

三潮水通志在修文縣城北五里水日盈縮者三北流  
注烏江

鷄公河通志上流曰麻線河圖經南合廣順州及安平  
清鎮二縣水注烏江

修文南水圖經鷄公河至修文縣西境有縣南水經  
城南東折西北流來注之

那奢河圖經雞公河又北那奢河自東來注之  
白花箐水通志烏江又東左合白花箐水

羅傳大河通志自永寧縣東南過遵義府西南流來注  
烏江

息家所水圖經水自烏江城南注烏江

刀靶水通志烏江又東得刀靶水

養馬水通志烏江又東得養馬水

源溪水通志在綏陽縣城北十里

朗水通志在綏陽縣城西又名螺水源出朗山

達溪通志在綏陽城東南源出楊柳水經達摩山西

流與朗水合

繖水通志在綏陽城東南合達溪朗水諸流出遵義入  
烏江

黑澤水通志一名清水河流入繖水

厚水通志在綏陽城東南源出趙家里經長灘入遵義

以上四水皆注烏江

三江水明史地理志湄潭縣西有三江水下流入於烏

江通志在湄潭縣城西南容山司有三源俱出苗界東

流入烏江

窄溪渡水

上關水

花水溪通志在湄潭縣城北二十里

湄溪明史地理志湄潭縣南有湄潭水下流入烏江  
通志在湄潭城南 大洞溪通志又入湄溪

馬渡溪

角路溪

大溪圖經以上諸水並合三江水

渡口水通志在綏陽城北即合口河下流圖經烏江又南有渡口落汪渡口合渡口水

石梁河通志在城北源出桶關與渡頭河合

浦淞水通志在城北一名大灘源出湄潭山管中與

渡頭河合核縣境又有漢水及黃魚等溪

洗泥河圖經烏江又南有洗泥河水注之通志在開州

城東南四十里

南明河水通志烏江東南至巖門有南明河水來注之

圖經南明河在貴陽府城南門外源出廣順州界東北

流逕府城至下流為牛渡河至巴香北流合烏江

上馬橋水通志在上馬橋司東北下流入南明河

濟番河通志在貴陽城西南三十里 尤愛溪通志

在廣順州從仁里下注濟番河

一宿河通志在廣順州從仁里

四方河通志在貴陽城西南五里源出廣順州合南

明河

黔靈山諸泉水通志下注南明河

貫城河通志自壘籠山發源貫入城中流會南明河

擇溪明史地理志住宅溪通志在貴陽城北源出

鬪巖山流合貫城河明史李榕傳賊退保澤溪王三

善傳破賊澤溪即此

富水通志在貴陽城南源出八里屯

龍洞河水通志在貴陽城南十里下流入于南明河

王三善傳賊退屯龍洞官軍遂奪七里冲據此則七

里冲亦當在龍洞左右

黃泥哨水通志注南明河通志府城西北有墨特川

元大德五年宋隆濟蛇節作亂攻貴州元將劉國傑

討之大破隆濟等于此今考貴州紀事大德七年四

月劉國傑師出播州境大破蛇節于墨特川按此則

墨特川自應在水西左近不得在貴陽也晏斯道引

或說以為即墨章水尙近之

江界河圖經烏江又東至龍泉縣西南有渡口葛閃渡

又東南有甕水高坪水袁家渡水白厓河水滙為江界

河合餘慶縣之白泥司水佛山河水北流來注之通志

江界河在甕安縣城北五十里入烏江

甕水一名甕安江通志在甕安城南水自高坪司由

乾溪里亦曰乾溪河至縣流入江界河核甕安縣以

甕水得名 白厓河水通志在甕安城南二十里滙

泉溪經劉家堡入甕安江按縣境又有城西河蛇子

河等疑亦合甕安江 紅頭鋪河 草塘司河圖經

並合甕安河

高坪水按當即水道提綱所謂坪橋河

袁家渡水明史陳璘傳追奔至龍溪又追及于袁家

渡卽此

白泥司水一名白泥江明史地理志餘慶縣東南有

白泥河下流合于思南河通志在餘慶縣城南發源

甕安流合烏江 新村河通志在城東下流入白泥

江 新街河通志在城東源出官山下至餘慶縣治

前入白泥江

佛山河水通志合江界河

小江亦曰小烏江明史地理志餘慶縣南有小烏江下

流入于烏江通志在餘慶縣城西三十里入烏江

牛場河圖經出餘慶縣西南境山合小江

龍溪通志在餘慶城西九十里發源漁鼓洞流入巖門

江 小溪通志在餘慶城西發源立鐘山流入龍溪按縣

境又有杉溪船溪疑亦合他水入巖門江者

落花屯水圖經烏江東北受落花屯水水出溜潭縣南

境山

清水河亦名清水江明史地理志楊義長官司下又有

清水江上流自新添衛流入經城西又名皮隴江北經

乖西巴香諸苗界入烏江通志在貴定城西北三十里

與貴筑縣分界皮隴江在平越縣城西二十里又東北

逕開州界至巖門入烏江

八字河通志在貴定城東二里 麥新溪圖經入八

字河

鑛箕河通志在龍里縣城北流入貴定縣合清水河

原溪圖經入鑛箕河

三水江通志在貴陽府城北三十里府西境之水派

流而下至此合流爲一又東入于清水河

甕首河明史地理志太平伐長官司東南有甕首河

下流合清水江通志同 加牙河明史地理志龍里

衛有加牙河下流入甕首河通志在城東源出縣東

南之谷者巖流入太平伐司之甕首河

甕城河明史地理志新添長官司有甕城河李標傳

參將范仲仁赴援遇賊甕城河卽此通志在貴定城

西二十里自平伐發源視諸水差大有橋爲黔楚大

道下流合清水河 翁黃河通志在把平司翁黃山

下入甕城河 羅鴨谿又合翁黃河入甕城河 乾

溪通志在貴定城西十里流合甕城河 三岔河通

志在小平伐司三水匯流合于甕城河 甲港谿圖

經亦入甕城河按縣境又有翁樹河十萬溪等當亦

合他水入清水河者

巖頭河圖經烏江又東北逕石阡府西境龍泉縣南境

有巖頭河自南來注之 龍底江一名白巖河通志在石阡府城西南三里其上

源爲包溪流逕城東黃茅園合大溪繞府前入思南界

注于烏江按此蓋即明史地理志所云石阡江

大溪通志在石阡府城南流合龍底江

樂回江通志在舊葛彭司南其源有三至方竹箐合為

一流注深溪而入烏江

深溪通志在石阡府城西北二十里

各容溪通志在深溪西八十里皆西流注于烏江

凱科江通志在石阡府境亦合烏江

義陽江通志在龍泉縣城東北五十里環繞縣治通思

南大江

泥水河通志在龍泉縣城東發源東山合義陽江

桶口河通志在龍泉城東一百三十里縣境諸水匯流

于此合成大河下流直抵思南入大江

洋溪通志在石阡府城北十里又西經龍泉縣界合

桶口河

石質塘河通志在龍泉縣城北三里上流由老木橋

三跳石二水合成大河下流過清江谿至泥水山羊

等處合桶口河

清江溪通志在龍泉城北五里許下流入桶口河

犵木溪 松溪河 板坪河圖經並入清江溪

沙溪河通志在遵義城西一百里源出巖孔山流入烏

江明史貴州土司傳楊應龍反安強臣兵從沙溪入即

此按縣境又有龍坪會川等河

芙蓉江明史地理志正安州南仁懷縣東南並有芙蓉

江自烏江分流東北入于黔江通志在正安城南一百

里源出婺川按今遵義城北亦有芙蓉江與此自別又

攷漢書地理志犍為郡漢陽縣下班固原注山開谷澗

水所出東至鼈入延水經注亦同今以輿圖核之四川

叙州府慶符長寧二縣皆漢犍為郡漢陽縣地在今仁

懷縣西斜北則昔之澗水當即今清溪石門江等水以

在貴州境外故附記于此

三江明史地理志正安州有三江東南流合于虎溪亦

注黔江按通志又言虎溪流入三江今核從通志

虎溪通志在正安州城西南七十里流連州南入三

江

思溪通志在正安州城西七十里源出南川縣牛角

寨流入三江

河由江通志在沿河司源出銅仁之烏羅司流入德江

亭子溪通志亦在沿河司水自龍岡中流出入河由

江

後溪通志亭子溪又北七里有後溪自馬鬃嶺流出

入河由江按通典貴州扶陽縣以扶水名今廢縣在

思南府城西北八十里則扶水亦當在府境但未知

今易何名耳水道提綱烏江至思南府境又有猛溪

河麻海溪二水注之今攷思南府境諸水皆會德江

此二水或即扶水昔樂溪等之異名也

石馬江通志在沿河司下流合于德江

昔樂溪通志在思南府城東十里流入德江

憲溪通志在思南府城南五里匯于德江

鸚武溪通志在思南城北三十里按就近有仁溪掌溪

思印江太平寰宇記思印水本出錦州洛浦縣界經本

縣四十步至思王縣下流入內江水通志在印江縣南

源出朗溪司北流入德江後說印爲印遂以名縣按縣

境又有桶溪網陀溪等富亦合思印等水入德江

營水攷溫水二水

今以延江水攷營水則今之湘江其即漢之營水乎漢書

地理志牂柯郡營縣班固注不狼山營水所出音書地理志牂柯

東入延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水經注營縣有營水出營

邑西不狼山東與溫水合今考遵義府志及圖經湘江水

出遵義府治遵義縣北境桐梓縣南境之龍巖山流逕湘

山南與桃溪水合迂回五百餘里入烏江道元云營水于

符縣而東注延江水符縣今仁懷屬及仁懷縣以北地漢

營縣屬牂柯符縣屬犍爲是班固所云過郡二者牂柯犍

爲圖經云迂回五百餘里又南入烏江與班固七百三十

里之數亦合則龍巖山當即古之不狼山也又以營水即

今湘江攷之則古犍爲符縣之溫水黠水即今合湘江之

洪江仁江乎水通漢中水注江中水經不注水經注不注

地確可考河等較漢書地理志符縣溫水南至營入黠水

黠水亦南至營入江此江即延江水也水經注營水東與

溫水合溫水一曰煥水出犍爲符縣而南入黠水黠水亦

出符縣南與溫水會關駟謂之關水俱南入營水營水于

其縣而東注延江水今遵義縣實在仁懷等縣之南知二

水雖出符縣皆南至營縣注營水耳若以班氏所云入江

之文謂即大江則皆應云北注不得云南入矣知班氏所

云入江即指延江與道元所言無二古人文字簡略否則

或從其究言之也圖經洪江出婁山閩南山東南流至遵

義東境之清乘橋北有鳳皇溪東北自綏陽西山西南流

來會又東南入湘江通志仁江在遵義城東南五十里源

出永安驛山洞下流合湘江是二水皆合湘江與道元俱

南入營水文相合又攷班氏云溫水南入黠水道元亦同

又云黠水亦出符縣南與溫水會明二水同出一縣亦互

受相注之稱今土人或云洪江注仁江又或云仁江注洪

江是也又洪江在唐宋時爲邛水太平寰宇記邛水在芙

蓉縣東三十里南流仁江在唐宋時爲仁水太平寰宇記

仁水在芙蓉縣西南一里南注邛水是矣且可因此證漢

志及水經注之誤今本漢書營縣下營水東入延延字誤

作沅諱耦圖當屬傳寫之誤道元延江水下注云營縣故

犍爲郡治也攷營縣自漢迄晉宋皆未嘗屬犍爲又以知

道元是誤記耳

温水今名洪江通志在遵義城東四十里源出大樓山

合仁江入烏江

鳳皇溪通志在遵義城東四十里亦名長灘下流合

洪江

黔水今名仁江通志在遵義城東南五十里下流合湘

江入烏江

桃溪水通志在遵義府城南十里源出城北六十里上

莊山溪水匯流為羅家河至霸竹水羅會水又數里與

湘江合按此水源流亦遠但源出遵義府城北至六十

里之遠以是知非温黠二水耳明史貴州土司傅安疆

臣焚桃溪莊當即此

樂岡河明史地理志作落岡水通志亦在城西南四十

里原出雷變山東流八十里合湘江

金鼓潭水通志在遵義府城西南四十里流合樂岡

河

樂安河圖經出綏陽金竹里南流為綠塘河又作鹿塘

河明史地理志作樂安水通志鹿塘河二源一出綏陽

縣西北山一出東北山流至城南合而南數十里有一

水自東北來會又南八十里合湘江入烏江按元和郡

縣志太平寰宇記及唐宋地志又有夷牢水滂水胡刀

水胡江水等此四水未知今係何水未敢臆決姑附記

于此俟再攷

費水攷

費水今名上費溪流至四川夔州府以下名夷水亦曰清

江杜佑通典太平寰宇記並云後周置費州因水為名通

志在思南府城東北百里舊費州以此名北流入四川黔

江東北入湖廣施南府界曰清江明史地理志四川黔江

縣南有黔江源出貴州思州府躡解界正流自涪江合大

江支流經此下流為湖廣施州衛之清江施州衛下云清

江合衛境諸水下流至宜都縣入于大江按漢書地理志

南郡巫縣下原注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

十里夷道縣下引應劭曰夷水出巫東入江攷巫夷道並

屬南郡而云過郡二者蓋水又從巫縣東逕武陵郡俱山

等縣始入夷道界耳水經夷水出巴東魚復縣江漢魚復

縣為今四川夔州府奉節大寧二縣地四川黔江縣在思

南府東北夔州府又在黔江縣東北蓋費水正流自黔江

縣合大江後其支流又東北至夔州府境或名魚復江夷

水又源于此耳總之班固志地理不能于巫縣以上更詳

夷水之源水經又不克于魚復以西著彼分流之始皆緣

漢時思南等府尚陷武陵蠻中是以不能從流溯源梳剔

幽隱故各從其所見言之亦其慎也按江本貫漢詳柯

見其名字唐杜佑李吉甫亦似不知費

水即夷水故于施州清江縣下並云清江一名夷水杜佑

又云清江縣西有都亭夷水所出清江即漢巫縣地以為

夷水出于此亦與水經爲夷水出魚復江同今考魚復江在今奉節縣

縣相去僅百里若明代迄今圖冊皆係土人記本境山水非舟楫所經即耳目所及以視昔賢爲較密矣今此水

支流至荊州府宜都縣入大江與漢地理志水經適合元和郡縣志費州涪川縣下云內江水經縣北一百五十步

疑即指此按下多田縣云涪陵江水經縣南五至若諸水十及則知內江水非即涪陵水也

之合費水入江者皆已在四川境此故不錄水道提綱等

發源處南府西北

不知實出費州

更始水攷

更始水今名豐樂河亦名水德江明史地理志安化縣東南有水德江即烏江之分流至四川彭水縣流入涪陵江

通志在夔川城東五十里其水由龍泉澗潭折入縣境至

洪渡入龔灘北會烏江水道提綱烏江入四川酉陽州西

南界又北稍西百餘里陳馬田州界有南溪河東北自湖

廣施南府合諸水西南流自龔灘來會南溪河上源即北

河也于沅江下又云沅江至辰州府城西南有北河即酉

水西北自酉陽州合諸水南經府城西來會據此則南溪

河與北河本通一支合涪陵水又一支合沅江矣今攷水

經延江水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云注更始水者仍取

鄭道元注更始水即延江支分之始也更始水東入巴東

之南浦縣又謂之西鄉水亦謂之西鄉溪溪水間關二百

許里方得出山又逼波注遠復二百餘里東南入遷陵縣

道元于沅水下云酉水導源益州巴郡臨江縣故武陵之

充縣酉源山東南流逕無陽故縣南又東逕遷陵故縣界

與西鄉溪合即延江之支津更始之下流謂之西鄉溪口

今考無陽故縣在今沅州府芷陽縣東南遷陵故縣在今

永順府保靖縣東道元言酉水合西鄉溪水始東逕酉陽

故縣南今更始水至永順縣界入酉水正在漢酉陽故城

南與道元言亦合一統志更始水今俗名北河水道提綱

云北河即酉水蓋自其合酉水後言之不知本別一水也

合此數條則知今水德江即古之更始水道元言延江之

支津明志言烏江之分流其說若一道元又云更始水即

延江支分之始言支分則知水有二支故得一入延江一

入沅水也又云延江之支津更始之下流明自延江分出

下流乃合酉水入沅故北河亦兼酉水之稱矣庾仲雍所

謂有別江出武陵者益足証也道元江水下云其水南導

武陵郡今思南府酉陽州及辰州永順等府皆漢武陵郡

地是矣水道提綱言南溪河西南流至龔灘合烏江而通

志亦言豐樂河至龔灘合烏江是豐樂河即南溪河之証

其名豐樂河者河左側有豐樂墳蓋因以名河耳太平寰

宇記更始水又名涪陵水今名內江水蓋更始水係延江

分支下又入涪陵江故通得涪陵江內江之名也

倒羊溪通志在夔川縣城北五里一名曉洋江至隘溪

渡合豐樂河按此則隘溪即倒羊溪下流通志別列隘

漢誤

煎茶溪水圍經豐樂溪得煎茶溪水登龍河水合洪渡河倒羊溪水東流注烏江

登龍河水水道提綱作龍登河

洪渡河水水道提綱源出婺川縣西南境龍泉縣北境

山東流經綏陽場南折而東北流有大水河自西北合

一水來會又東北有小水河自西來會按太平寰宇記

黔州洪杜縣唐武德二年置以縣東洪杜山得名貞觀

三年又北移于洪杜溪今改洪杜廢縣距此不遠則此

河當即昔之洪杜溪以音同而轉耳舊唐書亦云洪杜

縣治洪杜溪麟德二年治龔端即龔灘也

羅多水太平寰宇記在務川縣東八十里羅多何只皆

獠之姓名明史地理志務川縣有何只水又有羅多水

下流俱注于水德江

何只水太平寰宇記在務川縣東二十里又云思唐山

在思州東四里南連何只水北枕內江水按寰宇記縣

境又有河渝水都濡水丹陽水波濤水今未知已易何

名姑附記于此

大涉水攷

大涉水自晉以後名安樂水唐亦名赤沱河唐書武后征

雲南檄文有赤沱河是也後轉爲赤水河貴州圖經赤水

河源出雲南鎮雄州由赤水街東流經仁懷縣至四川合

江縣入岷江攷今仁懷合江二縣皆漢犍爲郡符縣地漢

書地理志犍爲郡南廣縣下原注云又有大涉水北至符

入江是也水經名之爲犍部水而道元注則名爲安樂水

按晉穆帝分符縣置安樂縣水又因縣而改名矣常璩華

陽國志夷縣有安樂水漢平夷縣故城在又符縣下云縣

治安樂水會東接巴蜀樂城南水通平羌營邑是也水經

注江水下符縣治安樂水會水源南通寧州平夷郡營縣

北逕安樂縣界之東又逕符縣下北入江今正安州在仁

懷縣之北唐于今州西七里立樂源縣今故城尚在則樂

源亦當以水得名由此而推晉安樂縣亦必在今正安州

界故道元云源南通營邑流逕符縣治又北逕安樂縣界

之東又逕符縣入江也又可知晉時分符縣斜東北地立

安樂縣而安樂縣之南境北境仍屬符縣以道理核之歷

歷不爽矣元和郡縣志安樂水逕簡州平泉縣南七十步

平泉縣本漢牛鞞及符兩縣地也

小河圖經西南自畢節縣北境合孫家河板橋河諸水

東北流會赤水河

孫家河

板橋河圖經並流合小河

齊郎河通志在桐梓縣城西六十里圖經合龍巖山水

西流逕縣城南西行百七十里又北合一水西南流會

赤水河



龍巖山水圖經入齋郎河

九溪河圖經自南合西南來之乘龍山水北流注赤水

河

乘龍山水圖經又入九溪河

古蘭河圖經赤水河西逕脉困塘北有古蘭河自西南

來注之按古蘭疑古蘭之譌以古蘭州得名也

水思河圖經赤水河至土城西有水思河自東來儒溪

泥溪自西來並注之又西北有盤橋溪自東猿猴溪自

西南先後注之

儒溪

泥溪

盤橋溪

猿猴溪圖經並合水思河入赤水河

金沙溪圖經自東來注赤水河

胡盧溪通志在桐梓縣城西五里與漆南二溪水會按

縣境又有官堂趙洋等水

漆溪通志在桐梓縣城東二里

南溪通志在桐梓縣城南二十里並入胡盧水

堯霸溪

沙霸溪

後溪圖經赤水河又北受堯霸溪沙霸溪二水後溪一

風溪圖經赤水河至仁懷縣西南境有風溪自西南來注之

永壽橋水圖經仁懷縣境永壽橋水自西來注赤水河

澧溪通志在仁懷縣城東數十步自東注西與赤水河

合按縣境又有王溪河

雙溪攷

雙溪今名南江即綦江之上流圖經源出桐梓縣北境山

兩源合北流百數十里曰松坎河受西南來一小水又北

數十里有坡頭河自東北山來注之又北流西受一水又

北九十里有三溪河自東來會又北七十里經綦江縣東

而北有龍角溪自東合三小水來會又折西流經城北又

西北流有沙溪溝自東北來有清溪河自西南合三空溝

及魚子溪水東北流三百餘里來會又西北百里北受一

水又北有孫溪河西南合棋盤山水來會又北至江津東

境又北入江圖經江水經江津縣城西北又東北流數十

里有綦江自南合諸水來注之曰雙溪口攷元和郡縣志

雙溪水在州南川縣南四十步在三溪縣西太平寰宇

記雙溪水南自廢丹邱縣流入南川縣又流經縣南四十

里又北入渝州江津縣界明史地理志桐梓縣北有雙溪

源出山箐綦江之上流今按雙溪之名唐以前無攷惟通

典言唐武德三年平南蠻置雙州四年始改南州唐雙州

之置倘以水得名耶通志桐梓縣下不載雙溪惟云有蒙

渡河在桐梓縣北七十里俗傳漢唐蒙渡此因名以方向攷之或即是耳按漢書西南夷傳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疑即此

坡頭河通志在桐梓縣北一百四十里

三溪河元和郡縣志貞觀五年置三溪縣以縣南有雙

溪東溪葛溪合流故名其縣按此則東溪葛溪皆合雙

溪也今東溪葛溪通志亦不載又此下龍角溪等合雙

溪已在四川界茲不錄他皆做此貴州紀事楊應龍反

以碁江之三溪五渡南川之東鄉垣立石為播界

安徵水攷

安徵水今名小烏江通志源出椒溪在綏陽縣城東北六

十五里流入正安州經南川界入涪江攷太平寰宇記安

徵水一名孤徵水西自綏養故縣來東流經綏陽縣南八

里又東入都上縣西十四里又名涪水一名泝野水又折

西南流入廢雞翁縣南三里又南入費州城樂縣界雞翁

廢縣在今綏陽縣東按舊志以德江小烏江合而為一似

未清晰寰宇記又云涪江水南流注安徵水亦誤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六

陽湖洪亮吉學

貴州水道攷下

由廣西至廣東入海諸水

豚水至廣東南海縣入海經流一

羊角寨水入豚水

馬場水入豚水

木魚河入豚水

巴開河入豚水

風柳溝小谿入豚水

勞村江入豚水

青雲溪水入豚水

三寶山水入青雲溪

高坡河入豚水

紅盆水入豚水

苗溪 浪溪三水入紅盆水

嘯山水入豚水

帶溪入豚水

溶江水入豚水 崩坡塘水 從龍溪並入溶江

車江水 崩坡塘水

孖女江入豚水 丹覽江入豚水

曹平江入脉水

温水由廣西合鬱水至廣東南海縣入海經流二

馬別河入温大橋河附

深溪河 阿希河 木郎河 都威河並入馬別

河阿棒河附

羅炎河入温

搏穰河入温

克渡索穰河入搏穰河

龍渣河入温

冗渡河入龍渣河

樂繁河入温

盤水由廣西合温水至廣東南海縣入海經流三

結里汎南山水入盤水

花魚洞水入盤水

桃花溪水入盤水

九十九渡水入盤水

落白河入盤水

拖長江入盤水

海子鋪北水 猪場河 西安河入拖長江

軟橋河水入盤水

南板橋河水入盤水

者卜河水入盤水

阿黑河入盤水

馬京河入阿黑河大章河附

馬單河入盤水

都城河 江西坡水入馬單河

寧谷河入盤水

白水河 王二河 霸陵河 打罕河公具河附

被河附 闕嶺驛水並入寧谷河 楊吉河 茶

子河 石溪河又入白水河

北口河入盤水

巖下河入盤水即公河 蕃葉河附

魯溝河入盤水

大坡哨水入盤水

潭水至廣西來賓縣合温水大水一

彩江入潭水

大巖江入潭水

樂民溪入潭水

利濟溪入潭水

容江入潭水

剛水至廣西武宣縣入潭水大水二

漣江入剛水

冷水河入漣江

環帶江入剛水

回龍江 羅衙河 小水河並入環帶江

九曲江入剛水

秦龍江入剛水

大龍河入奔龍江

遶翠江入剛水

大韋河入剛水

底方河入剛水

小番河 雲溪水入底方河

王帶河入剛水

擺遊河入剛水

腰帶河入擺遊河

洗馬河入剛水

小溪水入剛水

雙峽水入剛水

脉水攷

貴州通志都江在獨山州城東其上源為獨山江又其上為都勻之邦水河本名板河發源于都勻府西二十里之邦水司是也按邦水河為都江之上源而清國經水一名邦水司是也志又云邦水河通麻哈江殊誤龍江有二源一出西南豐寧土司之北山北流折而東北數十里至州南里靖寨北有西源羊角寨水自西山東流經州城西南折而南流十餘里來會今攷都江自發源六十里至獨山州屬之三角屯江流漸廣可容大舟又百餘

里過都江通判城西又南逕來牛定旦諸寨至古州城東會溶江車江南流入廣西懷遠雜容二縣界按漢書地理志牂柯郡夜郎縣下班固注云脉水東至廣鬱林郡廣鬱縣下又注云鬱水首受夜郎脉水至四會入海欒嶺嶺西南夷傳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水經注鬱水即脉水也按道元此注不及班氏明蓋脉水不特名焉鬱水耳脉水東北流按此水自北流逕談藁縣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也一名頭蘭牂柯郡泊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柯國會番禺是也後漢書西南夷傳公孫述時夜郎大姓為漢保境後漢初從番禺江奉貢即此今水道提綱名是江為龍江反以為福祿江之支流不知此江之源較福祿江遠六七百里余以甲寅二月自都勻按試黎平由三角屯舟行至古州凡三日夜及試黎平畢將赴鎮遠沿道驗福祿江之廣狹曾不及都江十分之六且發源又近而反以為經流知提綱之舛矣道元云脉水又逕中涓縣南與温水合今廣西象州來賓武宣皆漢中涓縣地南盤江都江二水至來賓縣始合流逕武宣縣西南蓋今南盤江即古温水也今都江即古脉水也益覺道元之言絲毫不爽又龍江之名蓋起于唐唐初置龍水郡及龍水縣皆以此水名龍水縣即今慶遠府宜山縣也脉龍聲相近蓋音之轉耳推此言之漢牂柯郡及且蘭縣

治當在今清平都江之閭正臨都江之上武帝元鼎五年  
 伐南越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其下江之處亦當在今獨山  
 州三角屯左近也惟道元言豚水東北流逕談藁縣東逕  
 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攷談藁亦漢牂柯郡屬縣則  
 談藁縣亦當在今都勻府境左近獨山州西南可知蓋豚  
 水古名二曰豚水亦曰牂柯江近名九發源處曰板河曰  
 邦水河亦曰黑神河在都勻者曰都江亦曰都勻河在獨  
 山州者曰獨山江入廣西境爲龍江明史地理志獨山州  
 南有獨山江即都勻  
 大河下流南入廣西  
 又名柳江又名潯江至田雯黔書以烏  
 江爲牂柯江則一言以折之曰今烏江不能通番禺明鄭  
 旻又以北盤江爲牂柯江則又可即漢書水經折之道元  
 云豚水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臨  
 縣治所其誤一也今北盤江廣數十步兩岸皆高山峻嶺  
 無從展拓與水經注水廣數里及縣臨江上之說又相背  
 謬其誤二也北盤江今尚不通舟楫城界于廣西通海而漢  
 書武帝時伐南越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同會番禺必非此  
 水其誤三也至北盤江今尚有瘴氣而都江則無亦與道  
 元劉昭之說相合然此或古今异宜又不直據以折鄭旻  
 矣我

朝雍正八年雲貴總督鄂爾泰奏上江河道不特現通關  
 土司與粵之荔波縣接壤而爛土司地方有溪河一道進

至交然寨登陸五十里即係清水江實天地自然之形勢  
 但有三大灘及數小灘應行修鑿已檄飭獨山州知州孫  
 紹武查勘五十里陸路若可一併開成河道則都江清水  
 江呼應通而聲援接云云是沅水與豚水相隔又不過五  
 十里並有可通之勢也後不果開

羊角寨水圖經都江之西源

馬場水圖經邦水河左合馬場水右合爛土司西南溪

水東流爲都江

木魚河圖經都江又東北數十里有木魚河南自唐懷

寨來會

巴開河圖經都江至爛土司北折東流有巴開河自南

來會

風柳溝小溪通志都江過來牛營有風柳溝小溪北來

注之

勞村江明史地理志河池州荔波縣東南有勞村江源

出貴州陳蒙爛土長官司流入州界爲金城江河池州

下云東有金城江下流合于都泥江通志在荔波縣城

東南其源二一自黑猫一自爛土司合流而入縣境圖

經都江又西南而勞村江北自荔波縣城來會按勞村

江凡合四小水入都江

青雲溪圖經自廣西南丹州合三寶山水來注都江

三寶山水圖經合青雲溪

高坡河通志在丹江通判城南發源城西南囊路寨山

中經番港趙坡諸寨南入都江  
紅盆水圖經出南丹州西南經河池州城南又受東南

來之浪溪三水北入都江  
苗溪通志合紅盆江

浪溪三水圖經注紅盆水

嘯山水圖經都江又東南流受北來嘯山水

帶溪圖經出古州八萬搖山東北與生苗界山流至廣

西思恩州白沙村西南合龍江

溶江通志在古州城西北合眾小溪以成江至城北與

車江會至城東合于都江圖經都江至古州城西有溶

江自城西北合眾水又至城東來會

車江通志在古州城西北因繞車寨得名圖經至古

州城北合溶江

崩坡塘水圖經合溶江

從龍溪通志在永從縣城西南源出老荒山流入溶

江

孖女江通志在古州城南苗人謂山之高者曰岑水之

分者曰孖下流合都江

孖覽江圖經自永從縣寨正寨平流出北合都江

曹平江圖經自黎平府曹滴司流出注都江

溫水攷

按水經注溫水出牂柯夜郎縣逕談蒙昆澤味滇池母單

毋犂律高鐔封來唯等縣始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今

攷南盤江至雲南曲靖府城外合白石瀾湘等江始有南

盤江之名明史地理志南盤江下流環雲南激江廣西三

府之境至羅平州入貴州界按今曲靖府治南寧實漢味

縣地圖經南盤江上流爲八達河出露益州花山洞攷露

益州爲漢宛溫縣地縣名宛溫當以溫水得名按水經注

又按宛溫與夜郎同屬牂牁郡至下云逕雲南府宜良

縣東北則漢滇池縣地也又逕路南州西境則蜀漢建寧

郡地也道元云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三年分益州

郡置建寧郡于此水側此水承上文而又逕激江府治河

陽縣東境則漢命元縣地也又南逕彌勒州西境寧州東

北境則皆蜀漢與古郡地逕阿迷州北境則又漢益州郡

地又逕廣西州之南境廣南府之西北境則亦蜀漢與古

郡地明史地理志激江府治河陽縣東有鐵池河源出陸

涼州流至此會撫仙湖復引流爲鐵赤河入于盤江攷鐵

赤河即古橋水班固益州郡命元縣下注云池在南橋水

所出東至毋單入溫行千九百里道元水經注云橋水上

承命元之南池一名河水按南池是今之河陽縣即漢

牂柯郡毋單縣左近地蓋可證今南盤江之爲溫水矣道

元又云溫水又東南逕梁水郡南溫水上合梁水故自下

通得梁水之稱梁水當即今九龍馬別等河是梁水郡或

亦即以南盤江得名也按班固群柯郡鐘封縣下注云温水東至唐鬱入鬱過郡二行五百八十里常璵華陽國志鐘封縣有温水蜀漢時鐘封分屬與古晉成帝分置梁水郡縣又屬之今攷自彌勒州以下南龍府以上在蜀漢爲興古郡在晉爲梁水郡來唯縣前漢屬益州後漢省今臨安府阿迷州則又漢益州郡地也道元所云温水東南逕鐘封縣北又逕來唯縣東當即此矣南盤江下至廣西南寧府境合鬱江與班固東至廣鬱入鬱之文亦合水經則注小異南盤江俗又名紅水江在冊亨者俗又名八渡江

馬別河通志在普安縣城南八十里圍經南盤江至廣西西隆州界又東北流有馬別河西自貴州合深溪木郎諸水南流逕南龍府境東合都威河而東南來會按縣境又有大橋河當亦入南盤江

深溪河通志在普安州城東一百二十里水道提綱又云深溪河即馬別河之上源

阿希河圖經馬別河又東南流有阿希河東北自普安縣東南山西南流百里來會

木郎河圖經出普安州南界山

都威河通志在南籠府城西三十八里三水並注馬別河又府城北五十里有阿棒河下流入永豐州  
羅炎河通志在永豐州城東一百二十里即永寧州盤

江河下流入廣西紅江按明史地理志安隆長官司西南有同舍河疑即羅炎等河之異名也

搏獵河通志在羅斛又西北有克渡索獵河自定番而下二水交流會合入紅江

克渡索獵河圖經入搏獵河

龍渣河通志克渡河在冊亨流入龍渣河至者壘迤逕

入紅江

冗渡河圖經入龍渣河

樂繁河通志在冊亨東北南流爲達嶺河又南爲百樂

河入于紅江

盤水攷

盤水今名北盤江圖經源出今威寧州西一百五十里亂

山中南流入雲南霽益州界按北盤江出威寧州境自州境南流方至霽益州而今

盤江昔出雲南霽益州界志均以爲兩又曲折東北流二

百里仍入貴州界曰可渡河又折東流至大山而伏又東

南二十餘里出山東南流曰天生橋又東南逕安南縣境

始曰盤江又東南逕永寧州西境通志永寧州毛口今有

鐵索橋與安南縣夾江爲界者是也又南入生苗界又自

生苗界東南流入廣西泗城府界北境又南與南盤江會

流入粵江注海今攷三國志諸葛亮入南戰于盤中即此

水經注葉榆水又逕賁占縣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律高

縣東南盤町山東逕梁水郡賁占縣南水廣百餘步深處

十丈甚有瘴氣朱褒之及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又云劉禪分興古之盤南置郡于梁水縣所云盤南即盤水之南矣劉昭郡國志注牂柯郡宛温縣下引南中志縣北三百里有盤江廣數百步深十餘丈此江有毒氣按今雲南霑益州即漢宛温縣地云縣北三百里核之即今威寧州知水源出今威寧州無疑矣又攷今普安安南皆元普安縣地于唐爲盤州附唐平夷盤水三縣地于晉爲梁水郡地于蜀漢爲興古郡于南漢爲牂柯郡地今方志皆言南籠府境爲牂柯郡地者蓋從其朔言之也晉書地理志賁古縣雖屬興古郡然依水經注所言梁水郡賁古縣則成帝置梁水郡此縣即移屬可知且唐置盤州及盤水縣皆以今北盤江得名推此言之則今普安安南即漢賁古縣地且以水勢驗之今盤江營鐵索橋所在水漲處僅可百餘步深十餘丈春夜之交即有瘴氣又其明證矣今西渭河檢

諸方志皆不言興古北盤江通然細核水經及注經云蓋輸水入將柯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間過天陸東冷縣北通元注云自西隨至交水山按陸水路三千

里餘即國志注西隨縣下引晉書地理志通記曰慶水西矣

王國主至賁古入高議流又馬蓋言賁流所由矣此則

兼倫河逕賁古縣北與盤江合之一明證今蒙倫水自水

昌以下爲諸地志所謂一水逕若風馬牛不相及矣然類

履其地向可尋源溯流一細考之耳如圖經又云拖長江

自普安州平夷所來會者平夷所即舊時平夷縣可知黔

應皆有平夷縣故址當

水廢縣亦在普安州西皆今北盤江所經是又一證至所

云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盤町山者當指伏流復出之所而言今攷方志言天生橋爲盤江伏流復出之所在威寧府東南百六十餘里其處亂山重疊左側即華蓋洞當即道元注所云盤町山也盤江或即以盤町山得名矣又云盤水又東逕漢興縣山谿之中漢興縣晉宋志皆屬興古郡以道里推之即在今南籠府以東與泗城府交界處可知結里迅南山水圖經即威寧州東南水西南流會可渡河

花魚洞水圖經可渡河至木東汎有花魚洞水西來注之

桃花溪通志在威寧州城南八十里兩岸皆植桃花故名

九十九渡水通志在威寧州城西南百里並合可渡河落白河圖經可渡河至安南縣東北有落白河自曲靖

府界東流來注之

拖長江貴州紀事明宏治中普安苗米魯等築三寨于拖長江諸處通志在普安州城東七十里源出沙陀石

巖中下通盤江

海子鋪北水

豬場河

西安河圖經並注拖長江

軟橋河通志在普安州城東三十五里



南枝橋河通志在普安州城東八十里上接城南三十餘里之大水塘俱流入盤江

者卜河明史地理志普安州東南有者卜河下流入于盤江通志在普安州城東南一百八十里流至永寧州亦名者馬河

阿黑河通志在安南縣城東南十餘里圖經阿黑河合馬京河西北自安南縣東境來注盤江

馬京河通志又合阿黑河接安南縣境及有大章河馬畢河通志出南籠府新城汛西北山東流經城北又東數十里折東北而北經高伍塘及安姑之東又北流注盤江水道提綱作馬軍河誤

都城河晏斯盛黔中水道攷南籠府有都城河自安南縣界得江西坡水至高武漢西合馬畢河

江西坡水圖經合馬畢河

寧谷河圖經河自東北安順府會西南鎮寧永寧二州諸水西南流入盤江水道提綱寧谷河有二源一出昔定縣東北境山一出西王山東北麓其西北麓即三岔河源北流入烏江者是西玉山亦黔中分水嶺也

白水河通志在永寧州城東北四十餘里路旁楊吉河通志在鎮寧州西南十五里下注白水河萊子河水圖經合白水河石溪通志在鎮寧州城南四十里亦注白水河

王二河水道提綱寧谷河折東南流三十里合東來之王二河

霸陵河通志在永寧州城東三十五里

打罕河通志在永豐州西北按明史地理志元以打罕夷地置永寧州則此河亦當以打罕夷得名又按地理志十二營長官司下東北有公具河北有阿破河二水當亦合寧谷等河入盤水

關嶺驛水圖經並合寧谷河

北口河通志在永寧州城東二十里下合盤江

巖下河通志在永寧州境圖經河東北自巖頂山西南流百餘里合東來一水南注盤江按州境又有郎公河落葉河等當亦入盤江

魯溝河圖經盤江既入生苗界有魯溝河自西安籠鎮之西北木舌寨山東流來注之

大坡哨水通志盤江過普市又合大坡哨水

潭水攻

潭水即今永從縣之福祿江也今水經福祿江源出湖廣靖州西南流入貴州黎平府西境爲古州江東流至永從縣東南流合爲福祿江又東合大厓江爲南江入廣西柳州界經融縣入柳江明史地理志黎平府又有福祿江其上源爲古州江下流入廣西懷遠縣境通志在永從縣城南源出石井山至黎平府西境爲古州江東合彩江爲福

南源出石井山至黎平府西境爲古州江東合彩江爲福

祿江又東合大巖江為南江流入廣西柳州界攷漢書地理志武陵郡鐘成縣下班固注云玉山鐘水所出過郡二行七百二十里水經注溫水又東入阿林縣潭水注之水出武陵郡鐘成縣玉山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周水自西南來注之潭水又東南流與剛水合又逕中溜縣東阿林縣西右入鬱水許慎說文亦云水出武陵鐘成玉山東入鬱林今考靖州本漢武陵郡鐘成縣地黎平府亦漢武陵郡地以是知福祿江即潭水自黎平永從至柳州界皆東流又與班鄺二注合惟水道提綱及諸方志以福祿江即柳江則誤元和郡縣志柳州馬平縣潭水東去縣二百步柳江在縣南三十步是潭柳係二水明甚今按在柳州府城南者是發源都勻府之脈水而福祿江則經柳州府城之西所謂東去縣二百步者也按唐馬平故城在今馬平城北以此推之則今之都江乃唐之所謂柳江太平寰宇記潯江在柳州南三十步亦名柳江是柳江又名潯江今水經亦名之為右江明史地理志馬平縣南有柳江亦曰潯水亦曰黔江名雖多而實止一水也元和郡縣志潭水在龍城縣西十里今福祿江亦逕柳城縣西南以合柳江是也蓋唐時潭水之名尚未改至宋亦然太平寰宇記洛容縣有潭水是矣至明史地理志始名之為福祿江柳州府懷遠縣下云縣西北有九曲山山南謂為石門山兩山夾峙福祿江自貴州永從縣流逕其中至融縣為融江至柳城縣為柳江

云至柳城縣為柳江者蓋福祿江至柳城縣合于柳江也潭水入鬱處在今潯州府桂平縣城東桂平縣即漢布山阿林二縣地也與道元鬱水東入阿林潭水注之及潭水逕中溜縣東阿林縣西入鬱之文無一不合按漢阿林縣今在鬱林縣又通志言福祿江源出石井山攷今石井山在黎平府城南八十里豈即漢鐘成縣玉山耶然福祿江源實出于靖州靖州在黎平府東北石井山則在府東南且去靖州較遠則方志福祿江源出石井山之言非確論也

彩江明史地理志永從縣有彩江通志古州江東合彩江

大巖江通志在西山司源出大巖山東南流入于永從縣之福祿江明史地理志同

樂民溪通志在永從縣城東南源出鹿背山流合福祿江核明史地理志永從縣又有永從溪今不見疑即樂民等溪之異名也

利濟溪通志在永從縣城西南流合福祿江

容江明史地理志曹滴洞長官司西南有容江源出苗地北流入福祿江

剛水攷

漢書地理志牂柯郡毋斂縣下班固注云剛水東至潭中入潭水經注溫水下道元注云潭水又東南流與剛水合水西出牂柯毋斂縣王莽之有斂也東至潭中入潭今攷

柳州府屬之馬平雒容柳城懷遠融象來賓等州縣皆漢  
 潭中縣地云剛水西出牂柯東至潭中入潭以地形攷之  
 殆即今貴州定番州南境之濠江也通志濠江在定番州  
 城南源出州西北三十里亂山中曰濠潭會州境諸水至  
 破鷺入廣西泗城府界亦名牂柯江俗名烏泥江亦曰都  
 泥江又曰紅水江入廣西界之後歷泗城慶遠思恩柳州  
 潯州五府東蘭那地忻城遷江來賓武宣六州縣于武宣  
 縣西北流入潭水皆由西而東一證也鎮寧烏泥江一源  
 下定番二州本漢牂柯郡地漢毋斂縣今雖未知所在然  
 以漢宋地志考之縣當并入故且蘭則今定番州地或即  
 漢毋斂是二證也漢書地理志鬱林郡定周縣下班固注  
 周水首受無斂東入潭受無斂者當是首受無斂水即剛  
 水也疑剛水至柳城又合周水始東注潭周水即今柳城  
 縣西南之龍溪水是矣元和郡縣志來賓縣在都泥江北  
 來賓水東故名今考濠江正在來賓縣南又東流入潯州  
 府界明史地理志亦曰來賓縣南有大江亦曰都泥江是  
 三證也濠江土人亦曰牂柯江太平寰宇記來賓縣有牂  
 柯水樂史引郡國志嚴州州門有長水深十丈從牂柯河  
 下是四證也今水經牂柯江有二源俱出程番府一自金  
 筑司治北為麻線河按今通志鎮寧州南百里有烏泥江  
 東南流入金筑安撫司境今廣順州又在金筑東南兩江  
 麻線河在廣順州城北二十里即所謂發金筑司治北  
 之水然則烏泥江一至於府城西境為七曲江過廬山東經

洪番方番至為番司南為大韋河一自上司馬橋治東北  
 流經小程番廬番北境南流遶府城過卧龍司西與大韋  
 河合為牂柯江水道提綱雖不明著牂柯江之名而云泗  
 城府水二俱出北境大山一西南流一東南流至府城南  
 而合又云此水源流三百餘里泗城西山北山諸水畢會  
 今攷泗城府北境即緊接定番州非濠江而何此五證也  
按水通提綱作誤以源出亞南實擊道元云鬱水又東入  
 阿林潭水注之核潭水未至阿林縣之先于潭中縣已合  
 剛水今水道提綱紅水江西南自來賓縣來會柳江俗曰  
 都泥江今水經以今都江為右江云右江南流逕來賓縣  
 東牂柯江來注之按今水經之右江即提綱之柳江今明  
 濠江先合柳江始注鬱水與道元所言無不恰合是六證  
 也

漣江通志在小程番司南流入濠江

冷水河圖經合漣江

環帶江通志在羅番司南又金石司東南有回龍江俱  
 合流而入濠江

回龍江黔中水道攷環帶江合回龍江羅番河入濠

羅番河通志在羅番司北

小水河通志在羅番司東亦合環帶江

九曲江通志在定番州西二十里

奔龍江通志在大龍司東下流入于濠江

大龍河通志又合奔龍江

遠翠江通志在卧龍司南流入濠江

大韋河通志在韋番司南上通程番下接卧龍亦入濠江

江

底方河通志在方番司合于濠江

小番河

雲溪水通志並合底方河

玉帶河通志在定番州城北下流入于濠江

擺遊河通志在廬山司西流入濠江

腰帶河黔中水道考水自廬山司南合擺遊河入濠江

江

洗馬河通志在廬番司東流入濠江

小溪水通志在洪番司南東入濠江

雙峽水通志在小龍司南入濠江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七

陽湖洪亮吉著

上石經館總裁書

亮吉頃首請啓閣師石經總裁執事昨奉

諭旨辦理石經并

諭以蔣衡所寫進十三經爲底本鴻都門側建立百碑務本坊南書從一體雲臺辨難之旨定自禁中開元御製之篇冠于碑首士生今日千載一時又欣值執事以上褒之尊嚴領羣經之問答總司秘籍董率羣賢此則鸞臺風閣別標監領之名虎觀麟洲雅重諸儒之選本日復派亮吉等四人預司其事老聃之守柱下子政之居閣中自問何人敢同前哲承命之下欣悚交并伏以

聖朝舉事度越百王況石刻流傳貽萬古是必博稽羣籍參以昔賢訂蜀宋之業殘校漢唐之昔誤其體則括一字二字三字爰定厥中其字則準大經中經小經俾分其任子思子之言曰以俟聖人而不惑張伯松之言曰懸諸日月而不刊迨今日執事及諸君子之任乎若亮吉者與天祿石渠之選已愧非才掌三皇五帝之書尤慙無任竊見兩年之限校讎既有程期而旬日之間義例仍難畫一此則屢承垂詢之餘私心有不能已者也又自計于石經一事不爲無緣早從江左之使車壯入咸秦之節署于學士則贊成其事說經三針說經于侍郎則助教其

訛說歷五十年後所遺遺單元貨先儒之庶摩京兆之叢碑從好古之家識蓋平之殘字南仲篆書搜于廢學光堯御筆拓自錢塘每有遺文悉歸劉覽又況書編錄釋仿自先臣閣建蓬萊不無家學今復忝預掌書之任廁身秘閣之中雖識大識小事有不同而盡美盡善期于無負輒不自量謹撰上二十四條各約舉一二事尚祈執事于機務之暇察其愚昧之誠不棄芻蕘賜之采擇雖義難備及而餘庶類推倘可施行乞頒本館

一經注參錯宜正也易序卦履者禮也四字既誤以經而作注儀禮下言爲世父母二十一字又誤以注而作經左傳上天降災四十二字又并非注而誤作經之類

一前後倒置宜正也穀梁僖二十年釋宋公三字當在外釋不忘之上尚書武成王若曰十二字又誤移大告武成之下

一脫文宜補也大易童蒙求我中乃脫來論語賜也賢乎下應增我

一又有因數字之脫而上下不貫者宜補也左傳桓十三年淇水二字全脫而亂次以濟之義不明可以證釋文者鄭元之注也論語子貢章樂道二字脫一而富而好禮之文不配可以證孔傳者皇侃義疏也

一衍文宜去也易傳坤至柔上行文言曰三字禮雜記君之母與妻上復衍君之二字之

一又有因一句之衍而文義不續者宜削也易傳衍變則通三字而德明之本尚可並行禮記衍舞斯愠三字而頁父之編遂生異議

一因一字之別而本義全乖者宜改也儀禮司射實鞶之實誤爲實而洗升之文難喻左傳旦辟左右之旦誤爲且而厥夢之符不彰

一前後宜畫一也易包字凡十見而苞桑之苞獨从草孟字饑字凡六見而無饑之饑獨作幾句踐之句並从口而問亦作公盤桓之磐本作般而又或加石

一偏旁宜急削也暮从二日憾有兩心添木爲柎加草于臧卽且之側从虫胡連之旁置玉此類殊多亦難畢數他若本之爲本暴之俗暴磻磻之在魯論飴草之留孟子更爲別字之尤又屬全文當改

一字有誤自魏晉以前者儀禮則禘初从溼風詩則初本爲藪大易陰凝叔重尚知其俗春秋初服當陽已改爲均

一字有誤自唐宋以前者善訛爲歲幸有賈逵之注可證說文應誤爲隼倘非鴻烈之編誰明古義此上二端並宜裁定

一字雖非俗而亦當定从本字者如論語後彫之當作凋左傳締禁之當作都是也

同一俗字當酌去其已甚者掩抱皆論語補神之別字

與其从拖不若从陸氏之地為得濱濱皆類之或文與其作濱不若从廣雅之濱為是

一經不可改从注也禮記大學篇此之謂自謙鄭康成謙讀作慊而近刻仰改為慊周禮九嬪贊王杜子春王讀為玉而各本依改為玉

一此經有可以彼經改者同一引書則大學篇一个臣之類移从公羊傳作一介為是

一此經有必不可以彼經改者各存古字則公羊傳鄭伯馭之字今改从左傳水作伯堅為非

一有因上下文而誤者亦當改正也左傳僖廿八年齊侯二字以上文而誤重論語子路章輕裘二字因下章而鼠改

一前代之制宜改也秦并天下羣乃从非漢戒羣臣對初離口著火德之符改从水之洛為雜表金刀之謙易處

者之留為劉以迄新莽疊文之誤開元頗字之訛字苑出而影始从多草書行而修訛从羽繼之作魏城之作圻匡之倂匡桓之作栢之類既事隔于數朝悉當从乎釐正

一漢石經有急宜从者子游之為子存石碣之為石踏大易先心之文尚書微言之字此類亦多畧標一二

一唐石經有宜酌从者尚書祝乃烈祖之烈作厥左傳其氣欲以取之之欲作炎風詩禮矣不誤从禾論語德衰

下仍加也至其失者則于干不辨專專不明此類殊多亦難枚舉

一兩宋石經有可从有不可从者南仲號工篆籀之文乃以豐而配禮光堯始準宣和之詔復易跋而作頗

一唐宋石經外刊本宜搜羅也夫毛居正之正誤藉鑑監本之訛晁公武之遺書足校石經之失吳興沈氏之刻相臺岳氏之編本留淳化魚閣本以兼行堂號永懷較

汲古而稍善此則並可博搜以襄盛舉

一字當以說文為本而從否亦當斟酌者字書無覲字則覲當从繫傳本作儂舊文無晒字則晒當从淳化本作殊以及份份之在論語塔塔之在風詩此急宜从者也

至若文馬之為馮馬戒施之作饒饒不妨存此異文可不改从古字又況蒞之誤蕤麗之从蕤均後所誤加不堪依據

一本當以釋文為據而錄取亦當鑒別者如論語襁負之作糶負易繫帶之為繫帶以隋唐之大儒反有愧宋元之監本又況尚書一册宋人之補釋為多周易二經近刻之脫文不少能無待精識之去留與碩儒之裁決哉

此上凡 四條未知有當與否幸有以教正之

釋大別山一篇寄邵編修晉涵  
今俗以漢水入江左側之山為大別山始見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余每不為然今細核之益知無據尚書正義稱鄭

康成注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西南漢書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班固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地理志無大別山人雖鄙鄭道元稱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云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康成注經如此孟堅著史皆彼春秋上地京相有其明徵禹貢山川漢儒均無別義此一證也水經江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道元注云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白道元注經以迄君卿作典祇標魯翼之名無有別山之號此二證也首疑大別山不在安豐者自杜預預於地理既非所長然終不敢遽指翼際山爲大別蓋其時去漢尚近而同時裴秀京相璠等於地理又屬專家必知翼際大別二山不可混而爲一故止云然則二別在江夏界姑設疑詞以啟來惑而究不能定指一山奪茲舊義此三證也必知翼際非大別山又實有據道元于江水下引地說云漢與江合于翼際山旁于沔水下又引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坂南與江合夫同云地說則必出於一人或一書而一則云翼際之山一則云大別之坂各標一號明係二山此四證也杜預之所疑者不過因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以爲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在安豐今細釋傳文吳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則吳師在漢北楚在漢南楚司馬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蓋欲子常在漢南沿

水與之上下以綴吳師而已則往漢北故云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今方城山在南陽府葉縣南大隧直轅冥阨皆在汝南府信陽州界均漢水以北之地也下又云子濟漢而伐之蓋楚都郢在漢南濟水始至漢北及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已在漢北矣推此則大別小別皆淮南漢北之山大別既在安豐則小別在今光黃之間豈有吳師自淮而南未及交戰先自退五六百里之地至今之沔口者乎且楚都郢卽至沔口亦不過沿漢而東何得云濟此五證也夫師行三十吉行五十至于轉戰則道里不常若疑距漢稍遠則傳所云大隧直轅冥阨及下云塞城口而入皆距漢在五百里以外又可以去漢較遠疑之乎此六證也夫欲求大別小別所在必先求柏舉所在柏舉之地杜預不詳高誘注呂覽京璠釋春秋雖或云楚鄒或云漢東皆無指實惟墨子非攻篇云吳闔閭次注林出于冥阨之徑戰于柏舉中楚國而朝當子常不從司馬之計濟漢轉戰至於柏舉其時吳已出隘而西楚事不可爲矣夫云出隘而西則已出今信陽州之隘卽上所云大隧直轅冥阨也據此而推則柏舉當在今黃隨左右京相璠云柏舉在漢東最諱又按水經注舉水出龜頭山今山在黃州府麻城縣東相近有黃嶽山圖經亦云舉水出黃嶽山也嶽柏聲同則柏舉或卽在此吉甫亦知春秋柏舉爲龜頭山而乃移二別至漢南入江之

處可乎又傳文云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下始云二師陳于柏舉則并當求自大別至柏舉之道今麻城縣東北至河南商城縣七十里商城縣東至安徽霍邱縣一百十五里而道頭山又在麻城縣東六十里大別山又在霍邱縣西南九十里則自大別西至柏舉實不出三十餘里可以按圖而索此七證也柏舉下卽云吳從楚師及清發杜預不注所在水經澗水又南過安陸縣西道元注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師于柏舉從之及于清發蓋澗水又兼清水之自矣是清發在安陸縣漢安陸縣兼今德安府安陸雲夢二縣界今考麻城西南至黃陂縣七十里黃陂西至孝感縣六十里孝感西至雲夢縣十里是柏舉至清發又約百三四十里皆自東北而漸至西南此八證也下又云敗諸華澤禹貢云過三澨至于大別鄭注三澨水名在江夏竟陵之界今澨水在安陸府京山縣西南流入天門縣爲汜水雍澨或取雍週之義與汜水有死汜之稱同又以前爲岳州巴陵縣南十一里之澨湖足下于澨反入下正義取之無誤近舍禹貢遂取唐賈今考巴陵又在荆州府東南四百里又據大江與澨不反越澨而達澨江澨司馬自息還敗吳師于此司馬必不合越澨而達澨江外其釋澨誤殊不足辯又澨湖本名黃湖見道元注其水實沉澨澨之餘波并河水決出而後入者足下欲明澨澨非所別此以蓋至此漸趨而南距郢都不過一百餘里故下復統而言之云五戰及郢也趙鼎及反至巴陵無理傳又云左司馬戎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雍澨正在息及郢之中道里適合蓋禹貢導水由西而東故先言三

澨而後及大別吳師入郢則自東及西故既至大別乃及雍澨非特釋左傳地名益可證禹貢山水千年疑實一旦豁如此九證也次又當求豫章所在而二別益可推杜預釋地云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南後徙在江南之豫章杜之意蓋以春秋時柏舉豫章皆當在江北淮南也夫云江北淮南則正今霍邱縣大別山所在矣杜得之于柏舉豫章而失之于大別小別則不察也然因此益信漢儒詰經及著史之確雖疑之者亦無心與之發明叙掖駁駁和辭辨其疑狀觀今豫章與霍邱此十證也傳文云左司馬戎及息而還杜預注司馬自息聞楚敗故還息卽今光州息縣而大別山實在今光州固始縣與安徽霍邱接壤處距息止二百里蓋司馬欲與子常夾擊吳師并毀淮汭之舟至此聞敗乃反則大別山又近息可知此十一證也又司馬云我自後擊之蓋吳師自淮汭舍舟西南趨于常濟漢擊之正出吳師之前司馬自息取道至淮汭則出吳師之後一則當其軍鋒一或邀其輜重此十二證也又今漢川縣小別山者本名嶺山隋立嶺山縣取名于此強名爲小別亦始吉甫元和中嶺山志小別山在漢川縣東南五十里春秋吳夫二別之山見于經傳如果有可牽合則京相道元等何並不言且杜預正以大別致疑若小別可指實則無難由西驗東因一得二而卒無一言可知非實此十三證也且因此





與水經沮水及西漢水之外又別出氏道之漢名漾水  
 今考漾水至武都沮縣已合于沮漢禹貢嶓冢導漾東  
 流為漢水經今漾水出隴西氏道嶓冢山東至武都  
 沮縣為漢而班志則云武都道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  
 沔今考氏道水即漾水也東漢水即沮水也二水合乃  
 有沔之名矣班志又云過江夏謂之江水入江而水經  
 云夏水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明一水至江夏合為  
 一故沔水又蒙夏水之稱矣劉澄之云夏水古文以為  
 涪浪水與禹貢又東為滄浪之水亦合又沮水即東漢  
 水之一證也

又與邵編修嶺南雅斤山書

爾雅九府東北之美者有斤山之文皮馬斤山高誘注准  
 南王書及郭璞均不言所在今足下作正義稱隋書地理  
 志及樂史太平寰宇記以為斤山在今蒙成縣南一百二  
 十里今考隋志雖言文登縣有斤山然偶同其名不能定  
 為卽爾雅所指惟樂史始言卽爾雅之斤山樂史之于地  
 理其疎誤足下所知也然則足下注殷商古制而僅據北  
 宋單詞僕竊以為過矣今敢據周禮爾雅為足下陳之周  
 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東北曰幽州其山  
 鎮曰醫無閭爾雅惟以東方為東北東北為東方與職方  
 異異今考爾雅九州本屬殷制夫殷都河內故以沂山為  
 東北而以醫無閭為東周都雍州故又以沂山為正東而

醫無閭為東北古圖今雖不存然宋劉豫阜昌七年所刊  
 禹蹟圖者尚屬賈耽相傳舊本今核二山所在以正兩代  
 之名既無累黍之差益信立言之審此一證也職方氏九  
 州之山除五嶽外餘卽四鎮職方氏舉周制四極之內故  
 不及昆崙墟惟此與爾雅異爾雅曰嶓冢在岷山岷山在  
 岷者若常山卽今恒山爾雅恒山為北嶽堯典宅朔方曰  
 幽都則北岳可名幽都之證故郭注亦曰幽都山名是也  
 餘七山則盡與爾雅同此二證也隋開皇十五年詔祠名  
 山大川以沂山為東鎮醫無閭為北鎮會稽為南鎮霍山  
 為西鎮是四鎮皆不出周禮職方及爾雅九府此三證也  
 禮注云四鎮揚州會稽青州沂山幽州醫無閭冀州霍山而  
 唐志則云東沂山南會稽西吳山北醫無閭是西鎮有時  
 變遷而東沂絕無異說此四證也若云東北之美則周書  
 王會解孤竹距虛不令支元模不磨何青熊東胡黃羅注  
 云皆東北夷距虛野獸驢騾之屬僕白孤元模則黑孤又  
 鹽鐵論燕齊之魚鹽旃裘蓋壤地既連則珍奇易萃此不  
 特勿賦之貢載自堯時綏箱之徵詳于近代而黃龍墨狐  
 且與紫草紅藍而并著矣顧應昌紅藍地理志青此五證也今  
 登州府榮成縣雖有斤山山既僻小隋書地志僅有其名  
 外此則自漢迄唐皆無著錄必非爾雅九府之山也樂史  
 故不疑此六證也沂斤字隸書本近或省文作斤隸書

又誤寫增、蓋沂山以沂水所出得名故山字可不从水  
 猶之沂山爲沂水所出爲山爲澗水所出後人省文亦止  
 作拜山爲山此七證也爾雅既屬殷制殷之九州爲冀豫  
 雍荆揚兗徐幽營則九府係一州舉一山冀州霍山豫州  
 華山雍州崑崙山崑崙山在分肅州西南禹貢雍州崑崙  
 荆州梁山揚州會稽山兗州岱岳徐州沂山幽州幽都山  
 首太康地志幽州營州醫無閭高唐疏云青州之境非止  
 本以幽都得名幽州營州醫無閭高唐疏云青州之境非止  
 而又有幽都營州醫無閭高唐疏云青州之境非止  
 而又有幽都營州醫無閭高唐疏云青州之境非止  
 而又有幽都營州醫無閭高唐疏云青州之境非止  
 而又有幽都營州醫無閭高唐疏云青州之境非止

愚幸不吝教我也

與孔檢討廣森論中牟書  
 承詢中牟所在昨客次口陳恐尚未悉啟畧布之問百詩  
 徵君著四書釋地于春秋戰國地理發明者甚多獨于中  
 牟以爲真不可考余竊爲不然管子云築五鹿中牟鄭者  
 三城相接也五鹿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鄭卽今河南彰

德府安陽縣是中牟在當時與五鹿鄭相接矣韓非子外  
 儲說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有髀邯  
 鄲卽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是中牟在當時又與邯鄲咫  
 尺矣臣瓚引汲郡古文云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趙時已  
 都邯鄲是中牟又在趙邯鄲之東矣戰國齊策昔者趙氏  
 襲衛魏王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爲河山之間  
 亂衛得是籍也亦取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  
 中牟又在衛之北境矣暇日閱太平寰宇記湯水在湯陰  
 縣治北源出縣西中牟山去縣三十五里元豐九域志亦云  
 湯陰縣有中牟山卽疑中牟當在湯陰縣左近或以中牟得  
 名及見戰國策舊注云中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孔子世  
 家佛肝爲中牟宰司馬貞索隱云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濮  
 陽西漢陽蓋濮陽之誤今湯陰縣正在濮州西也張守節  
 史記正義亦云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中牟山蓋中牟邑在  
 此山側益信古今人所見如出一轍則中牟在今湯陰縣  
 境內無疑也今湯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邯鄲元城五鹿  
 城元亦不出一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所云相接云有  
 髀無一字妄設也春秋定九年左傳晉軍千乘在中牟及  
 衛侯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亦  
 同杜預以滎陽中牟爲注而疑其回違裴駢史記直解又  
 以中牟非自衛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卽今湯陰  
 之中牟也淮南子通應訓趙簡晉在衛之西北今湯陰縣

正在滑縣等西北二百餘里為衛入晉必由之道矣蓋河南之中牟漢雖立為縣而其名實未嘗見于經傳其見于經傳者皆湯陰境之中牟也吾又獨怪班固著漢書地理志最為精審獨于河南郡中牟縣下原注云趙獻侯自耿徙此則以鄭之中牟為趙之中牟雖偶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唐孔穎達左傳正義以為中牟在河北不復知其處而又引臣瓚云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史記集解引瓚說溫水又作漯水則又未知何據敢并以質之足下至足下解春秋左傳桓公如夫人六人懿公母氏位次在第六故以甲乙之數名之曰夫已氏其說甚新而未敢遽信容再詳之并白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八

陽湖洪亮吉著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序

蓋聞方圓有象白阜成書流時初形緣圖有記黃帝中經之外乃逮于九丘重華益地之餘聿聞夫禹貢周禮職方實係九州之志春秋內傳洵為百國之書秦圖三六由四極而四荒漢郡百三乃一候而一尉由茲以降可得而言若夫斷代為書建元表號則太康地記始有成規永初山川實標定目開元十道之記既開吉甫之前元豐九域之書又繼元和而作若據茲見在以定厥歸則李相所編執衷斯在而其得失又可推焉夫為地說者右圖左記既屬良模舉要撮凡斯歸至當故裴秀舉地官之職惟表川原蕭何得御府之圖藉知阨塞必有資乎經國非欲助夫遊觀乃今觀其所采則嚴光江岸莊子濠梁前詰釣遊有而必錄此則郭象述征之記延之攬勝之編非地理之要也昭仁等慈丹臺仙觀二宗創置靡不畢詳此又名僧西域之經高士老君之傳非地理之要也又有甚者夫挂劍徐君之壚灑酒喬公之墟同係昔賢均堪憑弔然與其有詳有畧何妨概屬闕如今則關中諸兆存班固而削馬遷江左崇封登陶侃而芟卞壺載籍並存無疑可闕而乃如此者洵莫詳其用意焉又如周禮職方春秋國邑孟堅一志文命一書洵海宇之權輿肇山川之名號必謂生年已後

無得而徵則疑者不言蓋衷諸聖今則春秋土地視杜預而尤踈禹貢方名較魏收而益誤前者既不知所本則後者亦莫敢復承且其言曰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十家尚古遠者或按古而畧今採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敘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言哉斯言實皆自背夫大別小別各立其名內方外方強標其號以至天壤一縣載二事而皆虛襄邑一區設兩言而亦誤此非尚古遠而失者乎五星升渚一聖名山石則陽翟婦人竹則霍山天使此非采謠俗而失者乎至于陵爲蛇骨水繫蛟潭陶侃則一龍作梭距拔則七魚猶串馬融經學先表讀書之臺謝朓文人乃紀賦詩之所非飾州邦而敘人物乎孝董營冢烏口先傷力士鑿山牛形遽變舒女化魚水閣歌而赴節思王埋爲寃在冢而能呼非因邱墓而徵鬼神乎雖然責人斯易考古良難安知今之所爲是者後之人不又責責備也要卽今所見以揆其所安則雷同附會者皆不敢而其間因革亦徵具體裁焉今者每布政司所轄各冠以圖統以三京爲圖二十昔則赤緊畿望今則衝繁疲難道里之數一準近圖戶口所澆要于今冊故城舊縣有則必書鑿嶺開渠遠而必錄此則遵彼良規無容改作至若金牛聖渚因水利而登編白鹿神禾以分疆而入錄外此則時人逸士昔賢前聖之遺跡概不列焉五岳四瀆圭瑁之尊同于牧伯故并列其祠外此而浮圖宮觀不與焉帝升王降

弓劍之所比于山陵故各詳其地外此卽聖賢冢墓亦不及焉同知通判分駐必詳則班生記都尉治所之意郵亭鎮堡隨方亦錄則馬彪載郡國鄉聚之遺五金利用探所出之山近鹽便民記置場之所水道則據今時出入而綴以故名破塘則記歷代廢興而并詳創始形勢所在非可空言戰爭之區因事附錄又名之可合于禹貢益名班書左傳者疑則或闕徵則必書此又其復古之初心作書之徵旨也我

國家膺圖百年闢地三萬東西視日過無雷咸鏡之方南北建斗逾黎母呼孫之外光于唐漢遠過殷周然而大一統之書

內三館所繪祕圖則流傳匪易鴻編則家有爲難非尋樞括之方懼晉津涯之歎臣遺達

聖世得預儒流四及計借再膺里選九州歷八親探禹穴之書四部窺全曾寫蘭臺之字粗知湛濁稍別方輿閱以歲年撰成此志卷裁五十櫛管見之難周譜及八荒表

盛朝之無外云爾

漢魏音序

古之訓詁卽聲音易說卦曰乾健也坤順也論語曰政者正也基之爲始叔向告于周枏之爲耗梓慎言于魯又若王制刑者例也例者成也展轉相訓不離初音漢儒言經咸臻斯義以迄劉熙釋名張揖廣雅魏晉以來聲類字詁

諸作靡不皆然聲音之理通而六經之悒得矣許君為說文記字字各若聲覽而易明斯為至善又通其變為讀若聲近之言則透嚴記字之精杜鄭說經之例義或不可同而音皆轉相訓亦其善也蓋有定者文也無定者聲也即一字一聲而讀又有輕重緩急古今風土之不同如台之為吾吾之又為我伊之為而而之復為爾也古人音聲清故為台為伊中世稍轉則為吾為而後人口語重則為我為爾以及施之讀為穆閱之讀近鴻則急氣緩氣之分秦呼卷為委齊呼卷為武則齊人秦人之別若一以孫炎沈約以後之音例之則重讀者不能輕急讀者不容緩台伊遞降既滑今古之聲委武隨方又攢齊秦之語反語出而一字拘于一音四聲作而一音又拘于一韻而聲音之道有執而不可通者焉是以里師授讀俗士言詩皆執音韻之書以疑天籟越客適秦晉人入蜀又泥聽聞之素以訝方音山聲音之道不明欲合輕重緩急之讀為一音強東西南朔之聲出一口也夫求漢魏人之訓詁而不先求其聲音是謂舍水事末今漢魏音之作蓋欲為守漢魏諸儒訓詁之學者設耳止于魏者以反語之作始于孫炎而古音之亡亦由于是故以此為斷焉又嘗考之漢廷諸儒精研聲訓厥惟許君而康成次之許君之義均見說文外又有注淮南王書今不傳惟道藏中淮南鴻烈篇二十八卷尚題漢南閣祭酒許慎注或當有據然世所盛行之本則皆

題漢涿郡高誘注今考許君之注有滄入誘注中者或本誘采用許君之說後人遂誤以為誘也今畧論之淮南王書輯其肘高誘注輯讀近耳急察言之又霖者扣舟高誘注今沈州人積柴水中搏魚為霖皆與說文之說同此類尚多以是知許君之注有滄入誘者矣康成注易書詩三禮及易緯乾坤二鑿度等皆有音讀今考漢書音義有鄭氏薛瓊云是鄭德晉灼云北海人不知其名按漢書高帝紀盱眙注鄭氏音照怡武帝紀蛇邱注鄭氏蛇音移却祀志推終始傳注鄭氏音亭傳而史記集解皆作鄭元漢書揚雄傳祛靈蠅注鄭氏祛音怯而文選注亦作鄭元是漢書音義所稱鄭氏蓋康成居多故晉灼亦曰北海人也其間有出于鄭德者如高帝紀方輿注音房預之類集解亦別標出之裴駟劉宋時人必非無據是康成又或為漢書音義世所不及知矣今以許鄭二君之說參校又各有異同許君云豐从豆象形而康成儀禮大射儀注云豐其為字从豆曲聲今考曲不成字不當為聲康成蓋誤以象形之字為諧聲也許君云概从木執聲而康成考工記注云禁讀如淫从木熱省聲今考概本可作聲不必從熱省許君云裘古文作求而康成詩箋云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今考裘求本不必改字合此數條疑許君之說為長矣蓋許君生及東漢之初親從賈逵衛宏等問受其于西漢諸儒張敞劉向揚雄鄭興等不啻親承提命其學既專故

其說獨博而諦又非他儒之所可及也今編次仍從說文舊部而以所無者附見于後或說文所有而後復譌爲他字者則注云某字本某字不移其部若傳譌已久則亦各從其部正附兩列焉其後儒以反語改漢人之音者亦置不錄以非其舊也排比闕失成于六句演贊而後斷爲四卷書成值乾隆四十九年歲在闕逢執徐長至日爰付之梓庶幾諧聲故讀復厥舊音及語四聲此爲前導云爾

### 三國疆域志序

陳壽三國志有紀傳而無志然如天文五行之類畧備沈約宋書皆可不補其尤要而不可闕者惟地理一志元郝經所補全錄善書地理志本文卽見于沈志中者亦近而不采他可知矣予自戊戌歲校四史畢卽有志於此留心裒輯者二載然因有數難輒復中輟沈約云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卽時見而置縣不書此一難也晉司馬彪撰續漢書郡國志凡郡縣增省在安順以後者卽不置錄是前無所承唐初修晉書于地理學最不精建置沿革舛錯過半是後無所據此二難也卽云出帝紀矣而荊州江夏則南北並立蕪春廣陵又魏吳不常能析其州郡本末尤不易辨其縣道遷徙又或居巢狄道兩國置壘鍾離迺道空地不居臨賀郡所屬則荆廣之說不同宜都郡立名別魏蜀之辭不一此三難也從前諸地志上論沿革每自漢越晉中闕三國不書彼傳信之體則然今旣欲補志則須

上詳郡縣與東漢異者若干下與西晉異者若干全據金行旣謂以孫而定祖概徵爰運又嫌有背而無今此四難也沈約著宋書去三國不過二百祀當時冊籍與圖諒存祕省所引太康元康定戶十餘種最資證左而汝陰建都顯背魏書蒙縣著文復乖漢志此五難也今世所存諸地志可采者如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樂史太平寰宇記等不過五六種而邱頭旌武一人而前後不同油口號公三書而彼此互異此六難也三國土壤旣分輿圖復窄州郡之號類多遙頌異有犍爲之守蜀存京兆之名武都一郡土歸西國而名立扶風房陵一區實隸當塗而虛領益土近而易混驟每不詳此七難也葭萌改漢壽之名則與屬武陵者亂上庸建北巫之號則與隸建平者滄東京所無而西魏忽置誰別建始之年南邦所創而太康已廢難識革除之始此八難也陳壽史例嚴號精嚴而高陵海陵之縣沿著舊名新安新昌之稱復標近號加以松之注史好承殊說始與未建作守者已有羊君東安未立臨郡者先推郭智作者旣視睫而不見閱者復貯心而不疑此九難也繼此九難遠閱千載沈約所據十餘種僅存其二而又不不能稍參已意增定郡邑此十難也然用力旣久終不忍輟作而證左俱絕者則闕疑以待焉蓋地理之難也班生錄本朝之書猶存俟考沈氏徵近世之壤每著存疑從事于此者當若是矣今大類倣宋書州郡志之例而于扼要

之地爭門之區可考者附見諸郡縣下參用郡國志例焉其郡之未經分割者置縣次第準郡國志爲多或已分割及廢而復置者則先後類從晉志要在有補原書而不汨其實此衰輯之意也然天下州邑之志繁如星草安知所疑而闕者不皆散見于諸郡邑圖志中補是志者既非爲已何必皆出一人同好之君子苟能隨所見而足之以成一史未竟之事則是書亦補三國志疆域者之權輿矣

東晉疆域志序

歷史地志互有得失若求其最詳者則惟晉史地理志乎其爲志也惟詳太始太康而永嘉以後僅擬數語又不能據太康地志元康定戶等書以爲準則故其志州也梁州之建與王隱地道先後不同湘廣之分與沈約宋書多寡互異其志郡也北海則一方全脫濟岷則兩縣無徵其志縣也巴東無漢豐梁國無西華旣異晉初之疆理榮陽有陽武南郡有監利又非江左之輿圖雖分卷至四洵可謂本末倒置後先失據者焉然余以爲且無論其得失也卽其以永嘉爲斷亦止可稱西晉之地志而于江左則尚無預焉此東晉疆域之不可不作也又有甚者僑州郡縣之設始于東晉而僑州郡縣之與實土相混則莫若初唐卽以此書之外論之顏師古注前漢書以京兆南陵爲今寧國府南陵縣李賢注後漢書以九江當塗爲今太平府當塗縣遂使方州之志郡國之書遇荆揚之土著皆疑并糞

之流人譁楚越之名區悉改燕秦之郡望喧客奪主以假亂真此則實土之與僑置不可不分者也然而志東晉實土之難也其時全得者不過荆揚及分建之湘江數州他若梁益則李氏僭于前謀縱于後交廣則李遜踞其始盧循亂其終青徐則地不全屬兗潁則戶已半淪司州雖時置戍卒而僅服于德宗雍州則纔振兵威而卽亡于夏國其感境也始于咸和甚于寧康再甚于隆安其拓疆也舉于永和再振于太元大智于義熙其朝南算北旋有旋亡者雖巧術不能算也至若志僑置之難也僑州至十數郡寄治海虞而又移京口汝南諸縣僑留金水而又說塗中襄垣寓邑並奪蕪湖之舊稱合肥主名乃改汝陰之客號其他僑而不知所在者尚多輿地之記旣不克並徵州縣之圖亦殊難盡信此則行迷路者多窮而理亂絲者易紊也矣將謂沈志可據乎而新昌壽昌之縣合作一區軍平軍安之名不知兩縣壽春重鎮而存沒不著于篇嘗陽新建而懷穆互殊其說其他輿紀傳外錯者又時時而有也又或謂晉書紀傳可據乎而寧境罷州旣顯殊于宋志漢嘉改郡又互異于蜀書梁水之建亦傳紀之不同武寧之分乃後先之各出盛撰述者旣非一輩校采者又非一書無怪其虛實並陳始終不照矣暇日以晉書紀傳爲主詳求沈約輔以魏叔外若太康地志元康定戶王隱虞預



滅榮緒謝靈運孫盛干寶諸人所著僅存于今者參之以  
即元李吉甫樂史祝穆之所撰旁搜乎雜錄間采乎方書  
凡兩閣歲而成其紀及于山川邑里鄉堡聚落臺殿宮閣  
園林冢墓者非特仿馬彪魏收之例亦以自西晉以來陸  
機華延壽等數十輩造述今已悉亡其佚說見他書者懼  
其復歸淪沒爰爲采掇之悉著于綸庶藉羣賢之簡牘成  
一代之掌故焉書成藏之篋笥者又十年乃序而付之梓  
云爾

### 十六國疆域志序

十六國疆域志固與東晉疆域相輔而行者也然志十六  
國之難則更難于東晉何則其竊據之久者不逾數十年  
少則止十數年劉曜續開之州郡既迥异于淵聰石虎晚  
定之山河又大逾于襄國甚者姚萇以馬牧起事故崇鎮  
堡之勢以敵方州赫連以統萬建基故芟郡縣之名盡歸  
城主後先錯出彼此互殊縱欲指陳殊難畫一一也近時  
崔鴻十六國春秋既係明人所輯不足據憑惟太平御覽  
中所錄尚屬當日舊書而簡畧特甚十止二三晉書載記  
又非詳核是依據者少二也當時霸史之見于隋唐經籍  
志者有常璩漢之書十卷續通地理田融趙書十卷麟  
趾非地王度二石傳二卷通鑑作書名記又二石偽  
事二卷情補范亨燕書二十卷張詮南燕錄五卷王景  
暉南燕錄六卷遊覽先生南燕書七卷高閭燕志十卷何

冲熙秦書八卷席惠明秦記十一卷姚和都秦紀十卷張  
諮涼記八卷情補劉景涼書十卷史喻歸西河記二卷  
情補諸段龜龍涼記十卷高道讓涼書十卷沮渠國史  
涼書十卷無名氏拓跋涼錄十卷劉景敦煌煌錄十卷和  
苞漢趙記十卷吐谷渾記二卷翟遼書二卷諸國畧記二  
卷永嘉後纂年紀二卷段業傳一卷南宋時已漸次散失  
是可搜采者盡亡三也卽有附見于晉宋諸書紀傳中者  
與載記又多不合如晉書列女傳王廣仕劉聰爲西揚州  
刺史而前趙錄等不載有此州桑虞傳石虎青州刺史劉  
徵請虞爲長史帶祝阿郡而後趙錄等又不載有此郡四  
也又或名號則彼此分建方隅則叛服不常長子屬建與  
之郡名乃擊于西燕赫連築骨律之城上早歸于後魏豫  
州則石趙東晉共治一城壽春則江左苻秦各分要地五  
也復有逞其胸臆則務廣虛名核彼輿圖則多非事實如  
石氏建揚州之號僅得一城前燕標荆土之名惟餘數縣  
夏宋誓書指恒山爲界既涉張皇慕容郡册授唐國爲稱  
亦懸假借六也甚有指南爲北革舊標新赫連也以陝地  
爲荊州乞伏也以涇川爲益土琅邪之國強號幽燕朔代  
之區忽標齊服近而易混驟每不詳七也又王彌曹疑段  
匹碑慕容永翟遼段業等皆建有國都跨連郡縣雖不別  
爲作志亦例得附書若非舉要而削繁又慮喧實而奪王  
八也又充豫青徐之境空地常多既不隸于諸方又不歸

于江左若此者其郡縣之空名每以戰爭而附見列爲實土已無戶口之可稽日以僑邦則又山川之未改此則去留不可位置尤難九也卽云魏取鄴元李吉甫樂史等諸人所述可以取材矣而靈昌立渡各異其方梁馬名臺互殊其號魏該一合之塢與晉傳而先殊石家太武之堂在襄國而疑誤十也乙巳歲客開節樓燕居多暇因雜取諸書輯成之距東晉疆域之成不逾二稔其附書山川宮閣一如東晉志之例他若田融段龜龍等書之僅存者並一一錄入之非廣異聞亦所以存故事也時中秋後五日

是爲序

與廬學士文弼論束脩書  
前坐次閣下言及吾鄉柳君釋束脩二字以爲當從束身修飭解心竊疑之今觀臧君鑄堂輯鄭氏論語注二卷內間有疏證于自行束脩以上句用後漢書注李賢之說以破古義愚以爲不然夫一字有本訓有假借有轉訓說文束縛也从口木凡經傳束脩束脯及束牲束矢等皆須束縛此本訓也因束縛又通爲檢束之束故史傳亦言束身束心此通借也說文肉部脩脯也从肉攸聲攸部修飾也从攸聲皆本訓然音雖同而義實迥別公羊莊二十四年服脩云乎何休注服脩者脯也服脩取其斷斷自修正古人皆取同聲之字相訓故以斷訓服以修訓脩此轉訓也然取修正之義以訓脩則可遽改脩脯之字爲修正則

不可何則釋名又云脩縮也乾燥而縮也謂肉乾燥則縮脩縮又音同故取以相訓若脩脯可改爲修正則素縮亦當同胸膈之義乎周禮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禮記夫人之饗脯脩前後司農皆訓脩爲脯正義加薑桂銀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謂之脯散文言之則通以迄張揖廣雅等無不皆同是脩之明訓見于經傳者又如此矣鄭氏論語注謂年十五以上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皇侃疏十五成童之歲識趣堅明鄭氏蓋言始可以執束脩之禮見于先生長者耳李賢不通義訓于延篤傳注云束脩束帶修飾劉般傳注又云束脩謂謹束修潔也今考束脩二字見于經傳最古者儀禮穀梁檀弓儀禮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脩言執與酒言陳對舉穀梁隱元年傳曰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正義束脩之肉者脩脯也謂束脯之肉也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若依李賢之說又當作束帶修飾之肉與謹束脩潔之問相訓乎且古人一字不虛設況于聖人若果作束帶修飾則但當云自束脩者行及以上三字皆爲刺義今有行者明束脩是禮禮須人行故曰行也孔叢子亦云子思居貧于衛或獻尊酒束脩是又束脩之見于子者今臧君等據唐人單詞而卽欲破三禮二傳及先後鄭諸家之詁訓又使聖人之言語支離可謂銳于立异矣又後漢書言束脩者亦不一而足伏湛傳曰自行束脩

訖無毀玷延篤傳曰吾自束脩以來劉般傳言束脩至行為諸侯師胡廣傳曰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益亦如古人所云束髮立名節及史傳所載吾自束髮受書以來及吾自委贄以來吾自從師以來義實等耳賢注伏湛傳卽云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蓋意以若訓脩爲修飾則下毀玷句爲贅且自行束帶修飾亦不成語故不同于篤等傳注耳前坐次語未悉故敢復及之并以質之臧君

### 與章進士學誠書

承示拙著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每布政司所轄應改爲總督巡撫始符體制君詳于史例者也用敢畧陳一二馬按唐分天下爲十道故賈耽有開元十道述厥後李吉甫因之所著元和郡縣志亦分爲十道惟移隴右道至第十與開元志畧有不同而已宋初分天下爲十二道故樂史太平寰宇志因之後又分天下爲二十三路故王存元豐九域志因之元分爲十三行省明分爲兩京十三布政使司本朝增爲十九布政使司雖俗尚沿元行省之舊稱而實則同明布政司之成例況地志者志九州之土也志九州之土則每方各著守土之官以統之足矣督撫自明成化以後雖已有定員然其名則欽命也其所權則關防也固非可名之爲守土之官者也且漢以刺史統郡守而班固地理志則大書郡名而下注云屬某州不以州名冠郡之上也唐以節度觀察使轄諸州而開元志元和志新舊唐

書地志皆以十道爲率不以每節度每觀察所轄爲準也宋亦設節度防禦團練等使以轄諸州而二十三路則專以轉運使所屬爲定轉運使之職與今布政使司無異也

### 本朝

皇輿表一統志皆各書某布政司而不書督撫是又志府廳州縣者所當效法耳考之于古則班固賈耽李吉甫王存樂史如彼證之于今則

皇輿表一統志又如此何必別翻新例以紊舊法乎又今之制總督或轄兩巡撫或轄三巡撫又有有督而無撫有撫而無督者如君所言將書總督乎書巡撫乎將一一爲之分釋乎巡撫又或轄一布政或轄兩布政如君所言將書巡撫復書布政乎抑或止書巡撫乎若一一書之則題篇不勝其繁若或書督或書撫則稱名又嫌不一則何如書各布政司之爲得乎且每府沿革之下必首記總督巡撫及兩司守道駐劄之所是卽班固于每郡下注屬某州之例新唐書地理志于每道下書采訪使治某州之例也又今之應鄉試者皆云應某布政使司鄉試不上及巡撫亦不上及兼轄之總督亦可知一方之官至布政司而無不統矣不待言督撫也堯吉非憚于改正實例當如此耳敢更以質之左右

### 新修鎮遠府志序

貴州一隅前人視為荆梁南境外荒裔之地是以志方輿及山水者皆不及焉然郡曰牂柯縣曰且蘭見漢書及桑欽水經許慎字惜水曰沅水曰無水見班固志地理及酈元注水經尚非蒙蠻諸蠻地所能比也予好為地理之學今年冬奉

命視學黔中自常德以南即治無水行抵鎮遠見其山水回互地形高下以為當去故且蘭不遠迨檢諸地志悉無與我合者心竊疑之適太守監利蔡君劄修鎮遠府志成舉以示余其餘分縷析星羅縵布以為獨為其難既又讀其夜郎牂柯且蘭等考辨而嘆蔡君之精于地理實有先獲我心者焉余亦何以序之亦惟舉余之與蔡君合者選以質之蔡君而已蓋欲知牂柯郡所在必當以故且蘭為証漢書地理志及續漢郡國志牂柯郡皆首列故且蘭司馬彪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前漢雖不言牂柯郡治何所亦當治且蘭可知此一証也欲知故且蘭所在又當以沅水為証地理志故且蘭下班固原注云沅水東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三千五百三十里若沿舊志以遵義為且蘭而以烏江為牂柯江今考遵義諸水通流他處者凡四湘江洪江仁江則皆注烏江者也烏江則合三江北流入涪水者也與沅水相距甚遠則不得以遵義為且蘭明矣此二証也漢書西南夷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師古曰緣江而上也是由江入沅由沅入無

可知後漢書西南夷傳則并云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則語更明顯可証非從涪水矣此三証也水經云沅水出牂柯故且蘭縣為旁溝水又東至鐔成縣為沅水東過無陽縣而酈注則云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又東南入沅為之無水今考沅水出都勻府城東無水出黃平州都凹山當即故且蘭所在此四証也常璩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牂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且蘭有楸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為牂柯夫登岸步戰必水道不能通舟故須楸船于此今無水至鎮遠以上即不容舟川行至此必須登陸此五証也又地理志故且蘭下引應劭曰故且蘭侯邑也而西南夷傳云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漢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今鎮遠郡實為入漢要道則且蘭侯故邑與鎮遠當不遠必不在遵義矣此六証也凡此諸証皆可以推廣蔡君之說是以畧述焉他若貴州水道之混余又擬別為一書以正其譌夫俾後之撰方志者有所取裁當亦蔡君所樂觀其成者歟

陽湖洪亮吉著

誦禮記改用鄭康成注摺子

奏為敬陳管見恭請

訓定事查貴州本年歲試五經內輸出禮記臣按試諸郡

皆於尋常擬題外出題諸生百人中即有曾讀全經者亦

茫然莫知其解臣推詳其故實緣元儒陳澔所撰禮記集

說自前明永樂以來用以取士澔書本為科舉起見是以

凡遇可備出題者注解畧為詳明其餘即謬陋殊甚是以

士子無所遵循伏查十三經正義現列學宮內禮記及儀

禮周禮皆用漢儒鄭康成注最為詳備誠如我

皇上欽定禮記義疏所云精奧無如鄭注者也且陳澔集

說其詳明者皆采取鄭注其簡畧者即自以意為刪改是

用鄭注則集說之精華已備用集說則苜蓿之訓詁半淪

近奉刊部咨春秋一經奏

定改用三傳凡士子有志讀書者無不歡欣踴躍爭自濯

磨臣愚昧之見可否禮記改用鄭注俾諸生通曉全經兼

明五禮似于讀書行已皆有裨益未審有當與否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為此謹

奏

邵學士家傳

君諱晉涵字與桐一字一雲先世系出洛陽宋南渡時有

諱忠者為從官護蹕南下遂著籍餘姚君以禹貢三江其  
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會祖炳縣學生祖向榮康  
熙壬辰會試中式由內閣中書改知縣復改教諭父佳銳  
增廣生兩世皆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加  
二級妣袁氏累贈恭人君贈君之仲子也生有異稟為教  
諭君所鍾愛攜至鎮海學署親課讀焉年四五即知六義  
四聲十二編通五經十七補縣學附生屢試優等食餼歲  
乙酉舉于鄉辛卯舉會試第一人殿試二甲歸部銓選歲  
癸巳

詔特開四庫全書館校勘永樂大典時

上方崇獎實學思得如劉向楊雄者任之于是大學士劉

公統勳以君名首薦遂

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踰年授職編修歲辛亥

御試翰詹君名列二等擢左春坊左中允遷侍講轉補侍

讀歷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

日講起居注官皆兼文淵閣校理歷充

咸安宮總裁

萬壽盛典八旗通志

國史館三通館纂修官又為

國史館提調官兼掌進擬文字一為廣西主考官兩充教

習庶吉士覃恩歷加中議大夫此君之所歷職也君體素

贏又兼諸館晨入暮出復以其暇授徒自給執經者書林

立以待前後著錄弟子至數百人由是體益不支今年三月感寒疾醫誤投劑遂劇竟以六月二十五日卒于邸第年僅五十有四卒之日語笑如平時人有乞為志傳未及成者檢篋中稿付次子秉華遂從容就席而瞑可謂神明不亂者矣生平至性過人居教論君及贈君暨恭人之喪皆哀毀骨立過時猶思慕不置伯兄履涵早卒前一歲君以其未葬特遣子秉恒歸為營冢穴以是秉恒不及視君含歛性和易與輩流交皆終始如一談古今事雖坐起數十媿媿不倦卒未嘗以所能驕人惟有以非義干者不待語竟即拂衣起人以是嚴憚之子學無所不窺而尤能推求本原實事求是蓋自元明以來儒者務為空疎無益之學六書訓詁屏斥不談于是儒術日晦而游談全與雖聞有能讀書如楊慎朱謀埠者非果于自用即安于作偽立論往往不足依據迨我

國家之興而樸學始輩出顧處士炎武開徵君若璩首為之倡然冥冥未盡闢也乾隆之初海宇又平已百餘年瀟偉倜儻之儒接踵而見惠徵君棟戴編修震其學識始足方駕古人及四庫館之開君與戴君又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內之士知向學者于惠君則讀其書于君與戴君則親聞其緒論向之空談性命及從事帖括者始駭駭然趨實學矣夫伏而在下則難以惠君之學識不過門徒數十人止矣及達而在上其單詞隻義即足以歌勸

一世之士則今之經學昌明上之自

聖天子啟之下之即謂出于君與戴君講明切究之力無不可也君子經深三傳爾雅成進士以後未入館以前以宋邢昺疏義兼淺遂別為爾雅正義一書亮吉始識君與同客安徵學使者署見君一字未定必反覆講求不歸于至當不止如以九府之梁山為即今衡山釋州蔡苑葵為即今欽東皆同客時所訂定而亮吉等急歎以為絕識者也服官後又為孟子述義較梁古注韓詩內傳考並足正趙岐范甯及王應麟之失而補其所遺君又病宋史是非失實且久居山陰四明之閒習閩里中諸老先生緒言遂初為南都事畧一編君嘗謂人曰南宋諸傳最無理法其稿創于袁桷桷與史氏中外故子甬東諸人多鄉曲之私今讀南宋諸雜史及桷清客集君說信然熟精前明掌故每語一事輒至稱劉先生宗周黃處士宗義蓋君史學所本而又心儀其人欲取以為法者也外又有方輿金石編目

皇朝大臣謚法錄禮軒日記南江文稿南江詩稿等等奉命校祕閣書如薛居正五代史等皆君一手勘定分校石經君職春秋三傳所正字體亦校他經獨多生平為文操筆立就有大述作咸出君手其沖和淵懿與行奇古則又君之學為之也君子

先為家傳以緩君行事亮吉與君交幾三十年于詞館為後進凡值校讐之役如

國史石經等亦無不與君借卽集中唱酬之作亦惟亮吉為多用是不敢辭而為之條繫如左俾他日志經籍傳儒

林者有所採擇焉

分江水考

漢書地理志丹陽郡石城縣下原注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梁欽水會稽郡吳縣下原注南江在南東入海常疑分江水與南江截然為二今細校水經注沔水水道元稱地理志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為貴口東逕石城縣北東合大溪溪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考臨城廢縣在今青陽縣南五里是分江水至石城縣境外已與南江合矣下又云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則今之寧國縣及建平廣德安吉孝豐諸地也下又云南江又東北為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于巨區是又分江水與南江合後並入太湖矣許慎說文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音灼亦同道元亦云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縣西去會稽百四十里因句餘山以名縣山在餘姚之南句章之北也江水又東注于海前人每致疑岷江不能至餘姚入海者不過以中隔浙江故耳今考水經浙江水下道元云臨平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

江也又引闕駟十三州記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于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為江也則語更明晰蓋南江實合具區臨平湖浦陽江三大水始入海班固云南江在吳縣南東入海東之一字所該者廣不必泥言在吳縣境入海也韋昭漢末鉅儒其注國語亦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蓋

此三江實岷江之下流岷江合之方可入海惟班固桑欽皆漢和帝以前人並云江至餘姚入海至許慎晉灼即止云江至山陰為浙江不更及餘姚者餘姚在蕭山之正東山陰之東北山陰圖經鑑湖初本通潮汶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環湖築塘蓄水溉田至九千餘頃疑南江水自築塘後已不能直抵餘姚故許慎等言又與班固異耳宋葉夢得避暑錄尚知今錢唐江乃北江之下流則亦一顯証矣惟北字當改作南總之以今道里計之分江水合南江後由今貴池古石青陽古臨銅陵古春寧國宣城皆古建平廣德安吉孝豐皆古烏程武康皆古餘杭漢舊仁和古錢唐蕭山古餘山陰漢舊餘姚漢舊諸州縣方入海其所逕之大水則太湖臨平湖浦陽江也班固云過郡二者丹陽會稽云行千二百里者今自池州府至紹興餘姚縣約計千里古里數短故云千二百里也

惠定宇先生後漢書訓纂序

惠定宇先生以經學名東南其所著九經古義易漢學明

宣大道錄等精博有過關顧諸君余昨著左傳詁一書采先生之說爲多今又得讀後漢書訓纂而知先生之史學亦非近時所能及也此書皆先生采綴衆家凡有異同增損皆摘錄入卷中其門下再傳弟子朱邦衡爲之繕寫補綴彙爲一編仍有簽識某書某卷未經錄入者吾友桂進士未谷復爲補成之定本既出適吳念湖司馬入都爰力任剞劂之事瀕行復索序于余時司馬刊閣百詩古文尚書疏證甫竟復能以餘力校刊此書公諸同好是亦今之汲古主人矣余嘗慨世之讀史者類多耳食每以謝承諸人所撰後漢書爲過于范史嘗細校之而後知蔚宗去取之精決擇之慎有非諸家所可同日語者就諸家之中謝承最有名又最先出而其紕繆已非一端可竟又况華嶠袁山松謝沉薛瑩諸人年代較遠者乎試舉一二端言之范史周嘉傳高祖父燕曰我平王之後正公元孫李賢注引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與紹嗣封爲正公食采于女墳今攷武帝紀元鼎四年行幸柔陽還至洛陽詔曰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諸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至元帝初元五年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成帝綏和中始進爵爲公安得有漢典卽嗣封正公之事如謂漢典二字卽指綏和以後而言則燕在宣帝時下距此尚遠又汝陰縣王莽時改名汝墳漢興安得有汝墳縣承蓋因燕

正公之言附會而成不知燕所云正公蓋戰國末東西周皆降稱公燕是其裔故云然耳厥後唐杜牧爲周墾墓志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漢興周仁封汝墳侯表更言賜號正公皆沿承誤而更爲之說者又三國志陶謙傳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裴松之注引承書曰昱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進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今考陶謙傳融走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陳壽吳志劉繇傳及司馬光通鑑等並同則所謂拒戰見害之事非矣承又云謙初辟昱別駕從事辭疾退避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云云考謙傳謙末嘗兼領揚州一也吳志吳範傳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至孫權起東南範始委身服事是範亦未嘗爲揚州從事二也且謙本以融爲下邳相督廣陵彭城下邳糧運及曹操擊破謙徐土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走廣陵則融之走廣陵實由下邳東下道不出臨淮三也他如范史隗囂傳更始執金吾鄧曄注引承書曄南陽南鄉人前漢旣無南鄉之名又胡廣傳注引承書卒咸以靈帝建寧三年自大鴻臚爲太尉今考靈帝紀咸爲大尉在四年由太僕亦非大鴻臚是承書于邑里官爵皆率意妄書不求其實其他之好爲異說以貽悞後人者又比比也今先生所纂于十六家後漢書皆條采之而不專主其說開爲舉正其誤又可云充獲我心者矣余于後漢



書中又嘗有蓄疑數十事及後校刊他書而忽覺冰釋者亦不妨畧舉一二焉安帝紀永初元年及元初元年皆三月癸酉日食上已有三月己卯日南地折一條與續漢書五行志所紀同逆推至此年正月甲子則己卯日定在三月唯己卯後同月不得更有癸酉日況三月二字又屬複書且是年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自太初定歷後至此一歲亦不容有兩日食及以五行志細勘乃知此條專屬永初元年三月事范史冒昧又複述于此也又王允傳傳言關中人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彥思不知何人陳范二史于卓傳亦不錄及後偶閱裴松之注引漢獻帝起居注云尚書丁宮附會卓廢立云云而始知彥思者當卽丁宮無疑也至唐李賢注後漢書本集衆手成之往往得失互見卽如第四十九卷張衡傳七十九卷南匈奴傳最爲鄙謬則以分注之人較劣又卷帙獨長注後復不加檢勘故耳然則排纂諸書以爲一書折衷其是如訓纂者又曷可少乎按梁書王規傳規集後漢書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劉昭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書共一百八十卷唐志劉熙注范蔚宗書亦一百二十二卷竊謂當梁陳時衆家之書俱在故三家所注卷帙繁衍若此今先生獨能于殘闕之餘網羅散失雖僅得若干卷而其難有十倍于王劉者當不獨欽先生之學識并可以鑒先生之苦心矣余近又嘗以水經注校范書及續志增

益二十餘事以前漢書三國志宋書校范書續志舉正亦不下數十事他日當質之吳桂二君或可附先生之書以行也時嘉慶元年歲在丙辰夏至後五日

驛巡檢王君神道表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余視學貴州還京以小除日抵湖北之呂堰驛黑中有迎拜馬首者余起驚詢則吾友王君芑孫之弟呂堰驛巡檢王翼孫旣抵館揖之入其所言皆民間疾苦與差務絡繹憔悴而公服破壞余悚然異之已復出其寄兒芑孫之書與一文植余愍其宦貧出囊中金持贈以別行數驛作書與湖北大吏言君之賢大吏復書云君懇直屢忤上官上官及其同官無悅之者余又爲爽然不憚者久之越五月得芑孫書則君以禦賊不屈死矣方嘉慶元年正月湖北逆民猝起于是鄖陽荊州宜昌施南諸府州縣所在如蠅毛襄陽府屬南漳等縣亦相應和旋起呂堰當南北之衝無城郭可守君日夜焦灼屢啟上官求擊晝皆不報君不得已自行村鎮爲畫守禦策時縣中官吏捕邪教嚴株及里黨一方爲然具擔索欲移徙君急慰止之揭榜曉示俾耕種如常會賊已起襄陽之黃龍瑤君預立備賊章程八條一凡鄉勇十名設頭目一人頭目十人設總頭目各相轄而統于巡檢司一附近小村口戶單弱悉遷呂堰鎮一鄉勇能自食者聽其無食之人

為設飯廠立糧餉總頭目司其事他若擅自遷徙及飲酒賭博皆有厲禁部署甫定賊大至攻呂堰三月廿九日君出迎擊禽賊目劉方達劉漢德陳起蛟三人縛斬驛前又自作官文書詣當事告急然賊勢益盛君所部寡弱度不可守乃作書別父兄付弓兵劉祿持去且便取巡檢司印上府又令從人徐升開道行而身上大橋罵賊頃之復令小吏廖之義趣劉祿之義走未數步見賊已過橋有數賊方環視橋下之義意君已投河死遂跳免比賊退之義還見橋下沙壓露衣乃君迎擊賊時所著繼襄陽知府跡徐升至辨認亦如之義言八月某日賊再陷呂堰領兵者從賊手獲君巡檢司印賊曰徐宗武自言親殺驛官且言驛官從橋上獨身接戰連刃數人既中矛創甚自投于水賊眾憤鉤出之并褫其衣刀架叢集猶罵不絕口乃死君死節事至是乃大白然前此或傳君已死或以為未死而余則斷斷然必君之死蓋立談數刻而見君之性定也自君死賊過呂堰無不顛敗若有蹟之者輒驚曰此巡檢君之靈為立廟羅拜乃去或曰君遺骸亦賊所營葬則君族弟仲光至呂堰訪問所得也事聞有旨入昭忠祠依縣丞例議卹又視四品以下世襲雲騎尉襲次完更襲恩騎尉罔替

朝廷所以報死節之臣可云厚矣嗚呼君一巡檢耳處事之周臨命之定如此然則大吏守

天子封疆而數百驛起烏合未定之賊任其往來豕突化為萬千蔓延無已以致傷我實心任事之吏與守死不去之民及事已過或又以輕敵債事之咎委之則平日以君為難以君為忤上官者宜也又吾聞湖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逆民起事之始皆因州縣逼迫藉此逃死而君以一巡檢獨善拊循其民無事則勸之耕桑有事則偕為守禦至危苦萬狀而民卒不忍舍去迨君死而一鎮之民死于賊死于路死于饑寒者亦遂無唯類嗚乎君可謂賢也已且大吏不能禦賊而巡檢禦賊大吏能遷延避賊而巡檢獨當賊之衝日夜殺賊奮不顧身乃力竭而為賊所殺此奇節也亦僅事也余為

天子史臣而不能傳奇節志僅事則不稱職是懼故因君兄芑孫之請而為直書之以揭諸其墓又幸余之尚及識君并尚能斷君之必死也若君平日行事以迄世系生卒歲月詳秦兵備瀛與君兄芑孫所為行實及狀中不更贅

呂太淑人墓表

太淑人吳氏明太傅大學士謚文端諱宗達五世孫父文學諱宏母王氏太淑人為文學君次女性至孝嘗以父疾侍湯藥不解衣履者累月年二十二歸于奉政君時奉政君父方司訓泰州舉家隨任太淑人述子婦職惟謹司訓亟稱之曰名家女能嫻禮法不易得也嗣司訓以老告歸家僅四壁立太淑人所以奉養之者備至顧自食不厭糠

駁族黨賢之奉政君以乾隆壬申舉京兆試甲戌成進士是時太淑人在家延師課子爾昌爾益爾熾備食豐潔鄰里不知其家之窘也歲丁丑奉政君以前教習期滿揀發山西以知縣用旋補萬全調任安邑太淑人始率諸子之官暑自奉一如在家時勸奉政君節廉俸所入饋遺族鄰又為族鄰之無力者擇地營葬至十數棺有族子幼失父母太淑人攜至署飲食訓誨一如所生長以己姪歸之歲丙戌奉政君擢張蘭同知時長君爾昌已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未幾奉政君以事去官偕太淑人就養京邸無何奉政君遘末疾卒太淑人之辛勤醫藥通勉喪葬與前之奉司訓君者無以異歲丁酉爾昌以刑部郎中出守濟南懸濟東秦武臨兵備道擢安徽按察使太淑人皆就養官解雖爾昌之所以奉母者無不至然太淑人時時以盛滿為憂過獄必問有所平反有輒色喜先是爾昌之官山左也巡撫某公曾同官刑部以是知爾昌才相待出諸屬吏上太淑人獨憂之每密戒爾昌曰某公非廉謹者又情性不常他日汝必為所累後爾昌稍欲自遠而大府已怒假獄案不實奏請錮秩矣及移官安徽而某公果以賄敗爾昌亦被累遣戍出關半道遽卒太淑人處之裕如謂家人曰吾固知有今日久矣嗚乎太淑人處閭閻中而深識遠見固如此以視此大案中數監司大吏為所株連至駢首而不悟者太淑人之識不已出尋常萬萬哉人常謂古今

人不相及若太淑人者與漢之東海嚴母又何以異太淑人歸處家事益井井幼子爾禧以癸卯舉京兆試旋以四庫全書館膳錄議叙知縣發浙江而仲子爾益亦以副貢生應官雲南廣西直隸州州判太淑人以地近就養浙江所以戒爾禧者益嚴以是爾禧率鄉調署仁和皆有聲由太淑人之教也桐鄉獄囚每為禁卒所苦多有瘐死者太淑人則命爾禧時時視井以私錢給發寒暑衣及病者醫藥全活甚衆無何爾益爾禧相繼卒于官太淑人復歸里第居常對親串雖時為達觀語然神為之戚矣時惟第四子爾詰在爾詰幼不良于行以疾故尤愛憐之爾詰復多病太淑人每蹙然曰強壯者盡死吾猶冀孱弱者可以逃老也及太淑人之卒而爾詰已先一月死太淑人之不起亦半由追悼諸子云太淑人體素豐望之如立玉生平所為皆合士大夫節槩遇事持大體與人言必懇誠有過亦必盡言規之無少回護待下嚴而有恩撻婢妾數未嘗過四五有十族女淪于賊獲太淑人聞之急出贖歸為擇良耦婢女年及笄父母或不能輸直輒焚券聽令遣嫁其厚德又如此太淑人以嘉慶三年十月初八日卒臨時無甚疾苦若解脫者距生康熙五十四年壽八十四屢

受  
覃恩累封至太淑人子五人爾昌爾益爾熾爾禧爾燧皆前卒女二人均適仕族孫六人子璣子璵子琴子瓊子珏

子班子瑗以副貢生官山西平定直隸州州判子班以太  
淑人歿後舉京兆試餘皆讀書有聲子瑗將以今年四月  
某日合葬太淑人于奉政君之阡求所以傳太淑人者屬  
之亮吉亮吉幼及見奉政君及中歲客西安爾昌之出關  
也送之于渭橋繼又識爾燿于杭州爾益爾詰又皆與亮  
吉有連以是知太淑人詳爰不辭而為墓道之表云  
伯益考上 此係幼時所作適從故麓中檢出因附刊于此

余讀劉向列女傳舉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陶  
之子伯益也益信皋陶沒禹封其次子仲甄於蓼以奉先  
祀蓋長即伯益次仲甄也伯不封仲封者明伯時佐禹不  
外封也伯非益則禹越次而立仲舛也或曰伯益實帝高  
陽第二子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嘉將軍壘碑云曰既  
帝高陽第二子則商帝嚳弟也皇甫謐曰帝嚳生三十五  
年立立七十年嚳死而摯代之又九年禪堯堯立亦七十  
年合舜攝為九十八年舜立三十九年禪禹禹距啟又十  
七年啟之立益無恙也則益之歲二百三十餘也況春秋  
緯命歷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則世數益不可攷矣  
而曰帝高陽子者非也或曰益既非出高陽出皋陶矣聞  
益之後為秦則皋陶宜有後于秦也臧文仲聞六蓼滅曰  
皋陶庭堅不祀何也曰秦之祖伯翳非伯益也伯翳大業  
子使翳即伯益則皋陶名庭堅又名大業矣列子曰夷堅  
聞而誌之服虔注夷堅即庭堅則又名夷堅矣一人四名

非古也史記陳杞世家云伯翳之後封為秦垂益婁龍後  
不知所封劉歆進山海表亦云伯翳與益主驅禽獸崔靈  
恩云秦虞夏商時已為諸侯則秦之出為伯翳非伯益明  
矣益之後既不見而六蓼又滅故重歎不祀也曰唐祖皋  
陶祖伯益是乎曰祖皋陶是也祖伯益非也英舒李六四  
姓仲甄之後也祖皋陶不得祖伯益也然則列女傳亦盡  
可信乎曰亦非也曰五歲贊禹者亦嚳子帝顓頊年十五  
佐黃帝帝嚳年十五佐顓頊之論也且五歲贊禹則舜舉  
益之日益尚無歲也虞廷之臣稷不先益若稷為帝嚳子  
則放勳殂落之日稷齒亦近百矣而益以五歲出其上荷  
也曰列女傳亦不信乎曰其以伯益為皋陶子信也曰五  
歲贊禹者誣也其他書可引若高誘注呂氏春秋及鄭氏  
詩譜陸德明音義等本朝閻璩百詩已言之不贅

伯益考下

余既辯伯益為皋陶子矣聞取新唐書讀之其在宗室世  
系表者曰李氏出自嬴姓帝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  
華生皋陶皋陶生伯益其在宰相世系表者曰顓頊裔孫  
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生皋陶皋陶生伯益  
曰余得以新唐書之誤而證經史志三書之誤矣核秦本  
紀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則女華者大業妻也今誤以  
為子且于皋陶上增滅世代則新唐書之誤不必言矣孔  
穎達詩正義曰皋陶大業一人也若據宗室表則皋陶去

大業二世矣據宰相表則皋陶去大業又三世矣而曰一

人者則孔穎達誤也秦本紀云大費佐齊調馴鳥獸是為

栢翳則栢翳名大費唐書謂大費生皋陶者也而索隱曰

卽尚書伯益以三名屬一人以三世為一世者則索隱誤

也地理志云廉伯益之後鄭語云秦栢翳之後因鄭語而

誤者則地理志亦非也夫五帝之世次原不可考矣若必

就諸家之說而以年代世數斷之則顛頂之下大業之上

當以史記為斷而唐書宗室表宰相表其說盡非大業以

下皋陶以上當以唐書為斷而史記及孔穎達諸說盡非

皋陶以下以及伯益之所出則當以呂氏春秋及劉向列

女傳為斷而史記索隱以及地理志水經注諸說盡非如

此而古人或可不受誣于後世乎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十

陽湖洪亮吉著

征邪教疏 戊午二月廿七日大考題

今者楚蜀之民聚徒劫衆陸梁一隅逃死晷刻始則惑于

白蓮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繼因受地方官挾制萬端

又以黔省苗氛不靖派及數省賦外加賦橫求無藝忿不

思患欲借起事以避禍邪教起事之由如此然臣以為邪

教實不足平也何則伊古以來挾香聚徒飲米入教如漢

之張魯張角晉之孫恩盧循六朝及唐川蜀之米賊宋之

儂知高明之劉六劉七趙風子徐鴻儒唐賽兒等類皆起

于中葉以後政治暑弛之時然尚皆不旋踵卽撲滅若我

朝

聖聖相承振綱飭紀每有賑卹皆不屑百萬帑金視民如

傷愛衆若子此不特中外知之陷人邪教者知之卽為邪

教之首者亦知之故臨陣捍拒必言受地方官重害以致

背

皇上下德試思此等皆身罹叛逆萬死不足贖之人而天

良不昧尚如此臣故云邪教不足平也臣今敢有請者以

為脅從互貸也邪教入一村則燒一村入一鎮則燒一鎮

以脅良民為賊耳邪教既退州縣官又利其燒燼所餘屏

民使不得歸于是良民始不得不從賊邪教滋擾數省首

尾三年燒村鎮愈多則無身家衣食之民附麗之者愈衆

受業呂培正治校字

邪教又不甚愛惜每行必驅之使前或抑之在後以抵官兵故諸臣所入告云殺數千人數百人者卽此無業之流民非真邪教也非真賊也且此曹每州縣動輒以萬計可盡殺乎卽可盡殺亦非

皇上如天之仁所忍出此也故臣以為脅從宜貸一則開愚民之自新一則離邪教之黨羽黨羽一散真賊乃出從此官兵刀箭鎗砲之所傷乃真邪教也乃真賊也一則吏治宜肅也今日州縣之惡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上敢繫

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資以臣所聞湖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雖稍有邪教然民皆保身家戀妻子不敢犯法也州縣官既不能消靡化導于前及事有萌蘖卽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誅求之不過至于為賊不止臣請凡邪教所起之地必究其激變與否與起算之由而分別懲治之或以為事當從緩然此輩實不可一日姑容明示創懲既可舒萬姓之冤亦可塞邪民之口蓋今日州縣其罪有三凡朝廷捐賑撫卹之項中飽于有司皆聲言填補虧空是上恩不下逮一也無事則蝕糧冒餉有事則避罪就功州縣以蒙其府道府道以蒙其督撫甚至督撫卽以蒙

皇上是使下情不上達二也有功則長隨幕友皆得冒之失事則掩取遷流顛踣于道之良民以塞責然此實不止州縣封疆之大吏統率之將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縣之

效尤乎三也一則責成宜專也楚撫守楚豫撫守豫陝撫守陝戰雖不足守必有餘卽以陝西言之武關潼關蒲關東面之三門也大震關大散關駱谷關西面之三门也其地皆重巖極險使預為之備先使百人守之賊何以能入武關何以能進劍閣又何以能復入鷄頭趨褒斜東西踈關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此非封疆大吏不知地利不知形勢不先事預防之失乎夫

朝廷之馭天下不過賞罰二端前者平金川平緬甸所以能卽日告功者賞罰嚴明賞必待有功罰不避勳貴故也能卽日告功者賞罰嚴明賞必待有功罰不避勳貴故也今行軍數年花翎之

錫至千百而賊勢愈熾蹂躪之地方愈多則功果安在乎將弁之棄營汛棄鎮堡常與賊鋒相避者大吏又務為掩飾則咎果誰任乎況有功而使無功者受其賞則有功者解體有罪而使無罪者代其罰則有罪者益恣故臣以為今日之事

朝廷則賞必當罰必行親民之吏則各矢天良封疆之臣則各守地界削上下欺蒙之弊除彼此推諉之情如是而邪教不平臣不信也臣謹疏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一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其目見裴駟史記集解而晉書地理志因之嘗以為不然今考之愈知其妄漢書地理志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小顏注云京畿所統

特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于諸郡守也是三十六郡內本無內史而以數不足強牽合之此則裴駮之妄矣宋劉敞又謂秦三十六郡無郿郡今考地理志丹陽郡下班注云故郿郡而劉顯注司馬彪郡國志則明言丹陽郡即秦郿郡且于故郿縣下注秦郿郡所治以迄閩經吳地志等無不然而以為秦無郿郡則劉敞之妄矣至閩下以為楚漢之際所置此約畧之詞亦嫌無明據也亮吉以為秦三十六郡當以史記漢書地理志為證蓋與其信裴駮不若信馬遷班固應劭諸人之說為是也今細校地理志秦郡自河東至長沙共三十四郡皆見於班固原注中河東太原東郡知川南郡九江泗水鉅鹿齊郡瑯琊魯郡齊郡濰中對郡巴都雁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他若黔中郡見史記楚世家鄭郡見鄭陽郡商都長沙漢書高祖本紀及地理志東海郡下應曰秦郡郡而魏收地形志亦云郿郡秦置漢高改為東海郡御覽引十道紀海州東海郡秦為薛郡地後分薛郡為郿水經注始皇二十三年置薛郡後漢高帝二年郡由薛郡所分故高祖本紀亦薛郡郡連書蓋薛郡入漢為魯國郿郡入漢為東海郡細核地理志自明是則秦有郿郡之明證而前人考秦三十六郡皆未言及何也至閩下又以桂林南海象郡為即在三十六郡內則益不敢為然蓋秦分三十六郡在始皇二十六年而桂林等三郡之置則在三十二年相距尚八年必不預

為計及明矣又既敷及桂林等三郡則閩中一郡置又在三郡之前不宜反漏史記閩粵王傳秦并天下以其地為閩中郡之置尚在若統行數入即除內史及郿郡二郡不計外亦與三十六之數不符恐即如閩下言亦當慮前後失據耳況秦制天下為四十郡除內史外其名皆見于史記漢書故唐以前地志皆遵用之又非可意為增減裴駮之過惟以內史足三十六之數而不知有郿郡閩下則又欲并四十郡為三十六郡遂不得不引劉敞之邪說既又知其不安則以為置在楚漢之際且又并閩中郡削之以附會當日成數亮吉恐皆不足以傳信而啟後人之惑也用敢論及之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二

來示又云據宋志南梁郡之睢陽縣即漢晉之壽春縣疑太元收復以後即僑立南梁郡不更立淮南郡又避鄭太后名不立壽春縣即以睢陽當之云云今考沈志義熙十三年宋高祖以義慶為豫州刺史鎮壽陽元熙元年義康督豫幽司并四州諸軍事亦鎮壽陽劉敬宣傳遣使特節督馬頭淮西諸郡軍事鎮蠻護軍淮南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內史事在義熙五年又劉湛傳高祖以義康為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為長史梁郡太守劉粹傳亦言以豫州刺史領梁郡鎮壽陽此梁郡即南梁郡是晉末淮南南梁二太守並立兼有壽陽縣之證也近又得一顯據云隋書

州郡志淮南郡壽春縣下云舊有淮南梁郡北譙汝陰等郡則晉末二郡並置蓋可知杜佑李吉甫等云東晉時以鄭太后諱改壽春為壽陽倘竟省壽春則又無容改矣又舊圖經云合肥縣古滁陽城東晉于此置南梁郡是南梁郡又在滁陽不在壽春今考滁陽城在合肥縣東北壽州在其西相拒不遠以其近故豫州刺史常兼領梁郡也尋閣下致疑之由當因宋書州郡志孝武大明六年廢南梁郡屬南豫改名淮南睢陽令亦是年改名壽春以此疑晉無淮南郡及壽春縣耳不知二郡之合實在宋永初以後于晉無預也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三

史記曹相國世家柱天侯反于衍氏小司馬本作天柱侯又引廬江潛縣之天柱以實之閣下又信其說而登之于考異不知非也無論史記漢書皆作柱天小司馬求其地而不得遂倒轉作天柱已屬曲說一也漢書地理志廬江潛縣班固原注天柱山在南劉昭注郡國志亦同是天柱山名而非地名秦漢之世侯國未有以山封者二也又衍氏魏邑與廬江之潛相去甚遠三也蓋云柱天者不過夸大其詞言若天之有柱耳實非地名也後漢書齊武王演傳自稱柱天都尉柱天大將軍實綜傳交趾兵自稱柱天將軍即同此意豈南陽郡及交趾又有天柱山得以曲為之說乎小司馬之妄往往有名號侯而必欲求其地以實

之即如高祖功臣亦有始終名號侯不別封邑者如信武侯斯歛位次最高在第二而封非實邑是矣周繹傳亦為則與歛異矣又考歛為信武侯食四千六百戶蓋皆以名號侯食實邑制當與後來關內侯等相仿小司馬不知而云地理志無信武縣當是後廢豈非曲說乎至蔡邕傳出補河平長閣下以為郡國志無河平縣今考兩漢河南郡皆有平縣疑此河字下脫一南字又陳寔傳除太丘長李賢注屬沛國按漢書地理志沛郡無太丘縣惟敬丘下應郡曰春秋遇于大丘明帝更名大丘下大丘應作太傳寫誤在上耳水經注淮水又東逕太丘縣故城北班固地理志曰故敬丘也然則大丘即敬丘而閣下復欲以敬丘當之似亦微誤也

侯遜縣丞附監生黃君行狀

祖高淳縣學訓導大樂

父縣學生之揆

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黃君景仁以瘵疾卒於解州臨終以書貽友人洪亮吉于西安俾經紀其喪亮吉發書即行以五月十六日臨君殯于解州之蓮城亮吉知君最詳塗次撰君行事狀以乞志傳并使後之傳文苑者有述焉君諱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系出宋祕書丞庭堅自宋南渡時由鄱陽遷武進遂為武進人祖大樂以歲貢生官高



淳縣學訓導父之接麟丁學宮神祠而生君故小名高生君數歲卽孤伯兄又繼卒訓導君撫以成立性不耽讀而所受業倍常童年八九歲試使爲制舉文援筆立就學使者歲科二試吾鄉應童子試者至三千人君出卽冠其軍前常州府知府潘君恂武進縣知縣王君祖肅尤奇賞之君美風儀立儂人中望之若鶴慕與交者爭趨就君君或上視不顧于是見者以爲偉器或以爲狂生弗測也君守訓導君訓未嘗學爲詩歲丙戌亮吉亦就童子試至江陰遇君于逆旅中亮吉攜母孺人所授漢魏樂府鈔本暇輒朱墨其上間有擬作君見而嗜之約其效其體日數篇逾月君所詣出亮吉上遂訂交焉及常熱仰先生齊齋主常州書院亮吉及君皆從游君學益大進君爲諸生家甚貧不願授徒值潘君恂王君祖肅遷官枕欵君遂歷訪之歸必得詩數百篇後復攜邵先生書客湖南按察使王君太岳署中是時君已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每獨遊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暝坐崖樹下攷醫見者以爲異人自湖南歸詩益奇肆見者以爲謫仙人復出也後始稍稍變其體爲王李高岑爲宋元祐諸君子又爲楊誠齋卒其所詣與青蓮最近歲辛卯大興朱先生筠奉命督安徽學政延亮吉及君子于幕中先生賓客甚盛越歲三月上巳爲會於采石之太白樓賦詩者十數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頃刻數百言徧視坐客坐客咸輟筆

時八府士子以詞賦就試當塗聞學使者高會畢集樓下至是咸從奚童乞白袷少年詩說寫一日紙費焉君日中閱試卷夜爲詩至漏盡不止每得一篇輒就榻呼亮吉起誇視之以是亮吉亦一夕數起或達曉不寐而君不倦居半歲與同事者議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先生虎文于徽州越日追之已不及矣其標格如此君自知年命不永嘗共赴弔邵先生于常熟夕登虞山遊仲雍祠北望先生墓慨然久之曰知我者死矣脫不幸我先若死若爲我梓遺集如玉芝堂乎玉芝堂者王君太岳爲邵先生所刊詩文集名也亮吉以君語不倫不之應君就便焚神祠香要亮吉必諾乃已故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獨恨其詩無幽并豪士氣嘗蓄意欲遊京師至歲乙未乃行亮吉亦以貢入都值母孺人疾中止君自京師貽亮吉書曰人言長安居不易者誤也若急爲我營畫老母及家累來俾就近奉養不至累若矣亮吉時奉母孺人憂家居發其書資無所出君向有田半頃屋三椽因并質之得金三鎰俾君之戚護君母北行後二年而亮吉遊京師君果以家室累大困亮吉復爲營歸資俾君婦及子奉君母先回而君已積勞成疾矣又二年亮吉遊西安君繼至今陝西巡撫畢公沅奇君才厚資之遂以乾隆四十一年上東巡召試二等在

武英殿書籤例得主簿入資爲縣丞銓有日矣爲僕家所

追復抱病逾太行出雁門將復遊陝次解州病殆遂卒于今河東鹽運使沈君業富運城官署距生乾隆十四年三十有五君性不廣與人交落落難合以是始之慕與交者後皆稍稍避君君亦不置意獨與亮吉交十八年亮吉屢以事規君君雖不之善而亦不之絕臨終以老親弱子拳拳見屬君之意殆以亮吉為可友乎此或君之明而亮吉亦有不敢辭者矣君年甫壯歲蹤跡所至九州歷其八五岳登其一望其三及歿而出篋中詩篇幅完善者至二千首是可傳矣君之喪沈君經郵之甚至巡撫畢公暨今陝西按察使王君昶等亦厚賻之皆俾亮吉挾之歸以奉君之親以撫君之孤以無貽君九泉之戚畢公又將梓君詩以行蓋數公者於君皆始終禮愛之為近今所難及亦君之才有以致之也君娶于趙氏生一子二女子年十三女長年十六次年五歲五月二十六日行次宜陽友人洪亮吉謹狀

包文學家傳

先生諱士曾字省三一字心山宋忠義武進縣知縣諱圭十八世孫世居武進之橫山雍正開割縣東為陽湖縣今為陽湖人先生少開敏有大志學務該博不名一家居恒誦誦不輟寒則納履束藁中至夜分不寢歲壬戌補博士弟子員有聲庠序聞顧七試皆報罷遂專力詩古文辭時長洲沈尚書德潛方以詩名吳下從之遊者頗皆研摩格

律剽取聲調以求合于唐開元天寶諸鉅公而貌合神離千首一律其弊至以前人名作竄數字冒為己有者先生雖為尚書所激賞而意趣不同嘗與同輩論詩曰詩為心聲吾之詩必肖吾之心然後可若轉而求肖古人縱極天下之工亦古人之詩非吾之詩也又嘗作書規尚書選唐明諸家詩不考檢故籍往往時代統緒地理官齋顛倒錯雜或以前為後本東指西并摘其紕繆數十事有類于明孫鐵茅瓊之校史鍾惺譚元春之說詩者乞急改正毋為有識者所笑尚書得其書數日不樂然無以難也此亦可見先生之質直有過人者矣其在甲中過從者不過五六輩餘則鍵戶默坐或時時著書不妄結一客善飲酒至斗許不亂醉則談古今義理娓娓不倦然非投分深者則竟席可無片言喜寫竹石雅得天趣古籍法書名畫縱橫几席間旁及岐黃青鳥星卜六壬諸書無所不窺試之亦未嘗不驗歲乙亥里中大祲先生體弱不給然族有貧無以敏者即質庫錢與之歲甲申修兩縣志當事辟司采訪先生素留意里中學故凡溝渠通塞道里遠近及士大夫之嘉言懿行可以備采擇者先已一一筆之于書至是條舉付局中人皆推其詳瞻先是常客吳中徐某家徐以事涉訟有陰事連其鄰富人童某人成嗽徐許出之以窺利徐以商先生先生為陳利害止之事得解已而童知出先生意詣客次謝先生不任也歲乙酉赴試江寧遽疾遽卒

年甫四十有八越三十年族人將修譜系其子遠源前已舉于鄉官泗州儒學訓導遠致書亮吉乞爲立傳亮吉與達源同歲生知先生詳且舊史氏也遂爲編次如左云

珥塘荆氏族譜序

風俗之蠹惡由于士大夫其端不出乎上也亦不出乎下也東漢風俗之蠹士大夫有以致之西晉風俗之薄亦士大夫有以致之其由于士大夫何蓋治天下未有無法者也治天下之有法必自士大夫之各修其家法始故觀一世之治亂以風俗之蠹惡卜之觀風俗之蠹惡又以士大夫之家法修與不修爲斷家法壞則害及于國矣害極于天下矣士大夫之家法轉移風俗之具也范滂之母以令名勗其子樂羊之婦以不義惕其姑風俗所以美也迨正始之後有居喪食烝豚者矣有直斥其父之名而謾詈者矣名家則不修叔父之敬宦族則世無涓陽之情陵夷衰微以致爲人心世道之患則風俗之薄爲之也丹陽珥塘荆氏自漢三國以來卽爲名族迄今已二千年而讀書敦行之士代常數十輩其故何耶譜系之修舉家法之嚴明百倍于他族故也其合族之法曰善惡有別貴賤有等夫善惡有別則父日以戒其子兄日以戒其弟而不肖之子弟無所容身矣貴賤有等則富者或寬博卒也貧者反章服耀身父日以勉其子妻日以勉其夫而偷便安喜遊窳之子弟幾無以自立矣其法行之二千年而不壞故荆氏

之門地才望常爲他族冠蓋一家無偷便安喜遊窳及不肖之子弟不過一家之故耳使推其法行之而一州一邑及于天下可無秀民矣一州一邑及于天下無秀民而尚有作不靖以干國紀者乎吾故曰家法之詳國法之所以簡也余與荆氏有連又幼嘗受經于華亭教諭荆先生汝翼故知其家法甚詳則今之序雖由于荆氏之請然豈僅爲荆氏一族言之乎推之于他族而可推之于天下而可

釋名疏證序

代

劉熙釋名其自序云二十七篇案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寶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而韋曜顏之推等皆云劉熙製釋名熙或作熹案三國吳志曜傳曜在獄中上辭有云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云云玩曜之語則熙之書吳末乃始流布是熙之去曜年代必當不遠一也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撰近時校者以二漢無安南郡或云當作南安今考劉昭注續漢書稱三秦記曰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元和郡縣志亦云漢靈帝立是郡置已在漢末二也此書釋名州篇有司州案魏志及晉書地理志魏以漢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宏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是建安以前無司州之名三也又云西海郡海在其西據劉昭注則西海郡亦獻帝建安末立其時去魏受禪不遠四也釋天等篇於光武列宗之

諱均不避五也。以此而推則熙為漢末或魏受禪以後之人無疑。又自序云二十七篇而文苑劉珍傳云三十篇。篇目亦不甚懸遠。疑此書兆于劉珍。踵成于熙。至韋曜又補官職之缺也。其書參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禮之異洵為爾雅說文以後不可少之書。今分觀其所釋亦時有與爾雅說文諸書異者。爾雅曰齊曰營州。而此云營州齊衛之地。爾雅云石戴土謂之隄。隄土戴石為隄。而此依毛傳立文曰石戴土曰隄。土戴石曰隄。隄正與相反。是也。說文錦从帛金聲。凡為聲者皆無義。而此云錦全也。作之。用功其價如金。故其制字从帛與金。是以諸聲之字為會意。又說文平土有叢木曰林。而此云山叢木為林。亦皆異義。且其字體出說文外。十之三益信熙之時去叔重已遠。其聲韻輕重名物異同與安順前又迥別也。暇日取羣經及史漢書注唐宋類書道釋二藏校之。表其異同。是正缺失。又益以補遺及續釋名二卷。凡三閱歲而成。復屬吳縣江君聲審正之。江君欲以篆書付刻。余以此二十七篇內俗字較多。故依前隸寫。云所以仍昔賢之舊觀。示來學以易曉也。

西溪漁隱詩序

詩至今日。競講宗派。至講宗派而詩之真性情真學識。不出書畧論之康熙中。主壇坫者。新城王尚書士禎。商丘宋尚書學。新城源出。嚴滄浪詩品。以神韻為宗。所選唐賢三

珠集。專主王孟章柳而已。所為詩亦多近之。是學王孟章柳之派。商丘詩主條暢。又刻意生新。其源出于眉山蘇氏。遊其門者如邵山人長蘅等。亦皆靡然從風。同時海鹽查編。修慎行亦有盛名。而源又出于劍南陸氏。是又學蘇陸之派。秀水朱檢討彝尊始則揣摩初唐。繼則泛濫北宋。是又學初唐北宋之派。博山趙宮贊執信復矯王宋之弊。持論一準常然。二馮以唐溫李為極。則是又學溫李之派。迨乾隆中葉。長洲沈尚書德潛以詩名。吳下專以唐開元天寶為宗。從之遊者類皆摩取聲調。講求格律。而真意漸漓。是又學開元天寶之派。蓋不及百年。詩凡數變。而皆不出于各持宗派。何則。才分獨有所到。嗜好各有所偏。欲合之無可合也。賓谷先生弱冠通籍。自秘閣而機庭。又以才幹結

聖主。知總理江淮財賦者十數年。官事之暇。以詩文為性命。其天才學識。又足以副之所著西溪漁隱詩若干卷。是也。先生居西江而不專主西江之派。觀集中題湘花女史詩卷及戲效香奩體諸作。則又宛然西崑信乎才力之大。凡有所作。期于言各肖事。事各肖題。而規仿前人之習。所不屑也。亮吉廿年前與先生同舉京兆試。同出清苑李先生之門。繼入詞館。于先生為後進。然宦轍南北。未嘗得半歲。台并今先生官維揚。與亮吉里居咫尺。而亮吉又遠成乍歸。一意杜門。感

恩省咎不獲預賓從之末一發其所欲言先生顧不唾棄獨寄示近作若干卷曰子其爲我閱而序之亮吉何敢序先生亦惟舉平日所欲與先生言者一頁之先生而已若亮吉所爲詩則意有所至而筆未克達其去先生遠甚倘他日有所自得與有可自信之處俟十年後亦當乞先生序之

祝貞女傳

貞女祝氏世居海寧之袁花里父某諸生母朱氏女行四幼端嚴寡言笑稍長讀書通大義過古人節烈事必手抄成帙時諷咏之并字海鹽徐生村生勤學得瘵疾纏綿數年卒訃至父母知女性烈祕不以聞忽一日閉戶泣泣父母啟扇入女哽咽曰徐郎死矣昨示夢于女以不得入祠爲恨父母能如女願當往成徐郎志否則從此絕粒矣兄弟輩百方勸慰女惟俯首啜泣乃往告徐徐初難之姑蹙然曰有婦如此而使之資恨以終乎遂誦日成禮于庚子三月歸徐女時年二十七距生歿已三年矣登堂拜姑後奉主入祠布衣蔬食儼然未亡人也女事姑孝姑謂人曰我得此婦二郎若不死姑邁疾女醫禱罔效舍殮屢屢欲引決有宗長謂之曰婦之來爲夫計也今兩世未葬嗣子未立遽捐生如死者何始收涕謝之徐家故貧女與伯叔析居受瘠田三十畝多浮糧過儉歲饑病恒不給女性勤儉至是爲窀穸計晝夜操作指爲之鉅明年冬歸奉母病

不解帶者三月母歿哀毀盡禮女念父老多疾留侍養遂時節及諱日始往家祭祀亦時迎父于家歡奉之初綴澆濯不假手他人越四載以父病歸侍室內無人偷兒穴垣入空所儲去女聞之號曰天乎是十指所積欲爲舅姑與夫營兆者也旋居父喪女以痛父故且念貲盡失葬無所措悲憤成疾疾少閒又念年力尚壯或可復國力疾強起用益節作益勤雖困頓不恤久之感黨見女憔悴甚規以攝生且卽欲爲立嗣女曰壽天命也婦職未盡何以子爲作不輟癸丑秋積勞成疾瀕死者數少瘞詢悉藥業費所耗殆盡悽悽恨見于辭色初女得生遺像懸諸房日夕焚香病時爲人所碎見蓋悲慟是冬以哭弟歸怔忡大作泣謂所親曰女不天所隱忍至今者爲兩世遺骸計也門內無人相助者惟兄弟今弟又天死兄復旅食頻年手口所營一空于盜再耗于病羸體又不任勞作是天不欲我喪大事也但恨辜負此十餘年耳素蓄一婢至是遣去惟孑身焉蓋自救之計決矣嗣後疾痛無虛日丙辰春女自知力不支欲殫產營葬衆尼之不果成三月抄絕粒八日不死至夜投繯而絕女生于乾隆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歿于嘉慶元年四月初四日得年四十三歲嗣子一名鳴珂方三歲女歿後所立叔子也

史氏曰貞女之死可云從容就義矣其不死于夫爲舅姑也不死于舅姑爲葬舅姑及夫也至所積之資一耗于賊

一耗于病內外親又零落殆盡而貞女不得不死矣嘗讀南史孝義傳諸暨東海屠氏女孝養父母及父母卒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為山劫所殺貞女之死一何其相類乎卒能感族人為營葬立嗣則徐氏一宗非貞女幾不血食矣志定于中而嗣延于世所繫豈淺尅哉

新刻晏子春秋書後

晏子春秋一書前代人之儒家然觀史記孔子世家所載晏子對景公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佞敖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貨不可以為國云云是明與儒者為難矣故其生平行事亦皆與儒者背馳唐柳宗元以為墨氏之徒未為無據近吾友孫君星衍校刊晏子深以宗元之說為非謂晏子忠君愛國自當入之儒家然試思墨氏重斲救未獨非忠君愛國者乎若必據此以為儒墨之分則又一偏之見也惟宗元以晏子為墨氏之徒徵誤考墨在晏子之後當云其學近墨氏或云開墨氏之先則可耳漢書藝文志墨子在孔子後

予幼時讀荀卿子修身篇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遠矣予嘗執此以觀當世聰明才力之士其有所成者皆勤而不暇者也洪君稚存幼孤得母夫人訓自力於學年未二十以貧客四方迄今又二十年備書食力之外卽鍵戶誦述研精覃思過其外者如無人焉于經深春秋所著有春秋三傳古義左傳詁二書於史精地理所著有三國東晉十六國疆域三志刊史記以下四史謬誤十二卷又以宋李繼遷傳罔逾百年而事蹟闕略復成西夏國志十六卷子六書通諸聲所著有漢魏音四卷外為詩至二千首文及雜著數百篇而所修府州縣志及為幕府賡奏不與焉洪君吾不能諒其所至庶幾可為無暇日者矣君善於漢魏六朝之文每一篇出世爭傳之以倦於鈔寫茲友人為刊其乙集四卷以予素嗜其文因請序于予予前嘗欲錄亡友邵編修荀慈胡徵君稚威暨君數人之作合為一集忽忽未暇也今王芝堂集及君此刻並已刊成老念藉以稍慰至其文之淵雅氣質之深厚世皆能知之予不贅述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花朝日錢塘袁枚序

陽湖洪亮吉著

連珠三十二首

蓋聞十日並出若不若陽鳥之再中百川疾流不若靈河之東注是以日中見斗燭物之理自存山下出泉朝宗之心已著

蓋聞以近禁遠中無彙彙舉後定前失者什伍是以宋國五石忽憶前身為星泰山一雲安知異日作兩

蓋聞片壤之安羌頓逞其智一葉之庇蟻蟻仰其陰是以吞巨舟者必思江海為家戴尺木者乃以風雲為蔭

蓋聞威劫于外則不非其非智昏于中則非類亦類是以捐鹿作馬者刑餘之臣以驚當鬼者刀筆之吏

蓋聞造物之儲或留而不用聖王之制每過于所防是以一世之衆飲不竭河而供之以江海萬夫之勇超不越丈而限之以城墜

蓋聞塵揚席上灰然鼎間飛揚離同涼燠以異是以灌夫罵坐難止膝席之賓次公酒狂羣驚仰屋之歎

蓋聞力竭智窮則愚者必收拙効識大見遠則感者不嫌過計是以塵當揚海故冤禽之志不衰杵可倚天則杞國之憂匪細

蓋聞勢盛復持以奢必無以處時過日午又益以火必無以禦夜寒是以朱門矜土木之工不能以片瓦覆末世祖

宗僕飲食之譜不能以一飽貽子孫

蓋聞岐塗萬千不當殉之以跬步今古億態不啻處之以思議是以立志可以入世故萬物漂動而金石不流無心可以貞運故七驥改色而風雲不壞

蓋聞器適于用貴賤之形混材值其候小大之勢易是以二驪不可鑑影懸于半規之銅五嶽不可厲刃避于一尺之錯

蓋聞分有可莫則鎔壑難盈物非所勝則庸愚念息是以鷹隼即驚不求虎豹之腥漁人雖貪非異蛟龍之獲

蓋聞獨心雖智謀事不臧隻拳雖勇遇敵必債是以明堂九仞承之以百柱則安迅流千里障之以一黃必決

蓋聞邪正殊者必無合志之言得失明者不為無益之事是以為盜之室寧致禱于黔婁習伎之夫不交魂于汲直

蓋聞巧匠制物成毀難定明鑑過影曲直未分是以漢壁千鎰不能止亞父之碎秦鏡百具無由燭趙高之伎

蓋聞善之與惡氣必相感利之與害勢有各羈是以栽棘成林鴟鴞樂其安宅平衝似砥狐鼠以為畏塗

蓋聞思匿其短者以猜疾為肺腑莫遂其私者求黨類為膠漆是以無鹽入室視明燭而必營譽者過市見曲駟而自慰

蓋聞五簋登筵盲者早盡于蔗橫樹豔者先摘是以終童夙慧不臻厭次之年龔生竟夭乃致彭城之涕

蓋聞苦而不信者五嫁之妻力勤而不錄者屢逃之僕是以黍室之行非藉于指天晉文之臣不煩于投玉

蓋聞非神無以燭事而或有所窮非勢無以馭物而或有所邊是以珠玉沒水日月不能垂其照魍魎遁虛雷霆不能施其烈

蓋聞節有至奇視其所行有甚烈必貴得宜是以證羊之直用于子而不慙嚴父抱柱之信移于女而必為貞姬蓋聞乾煦坤和矜垂于微末日變月蝕光起于纖豪是以一婦至冤東海有赤田之早匹士銜憤吳門成白馬之清蓋聞能有所盡智有所窮安之者聖強之者愚是以六合之外不知仲尼故聖于鄒衍五經之表不議孟子亦賢于莊周

蓋聞凄思一入則萬態助悲華心既揚則百族盡煦是以朱戶累累明月至而益輝蓬閣蕭蕭寒風來而若怒

蓋聞飛霰于夏時苦救而天灾成舉耒于朝民勞同而主事廢是以馭一世者以不勞成勞調四氣者以不德為德蓋聞秉萬族之秀則物遜乎人成一節之奇則人希乎物是以充廉士之節必為蚓而為魚言君子之化或成後而成鶴

蓋聞能有獨擅理不得均器有偏饒勢無能共是以田實之家以千金而易一賦杖馬之室用萬言而貸半鍾蓋聞美醜雜陳要于取法剛柔性定貴擇所從是以下士

心競視流水而可平懦夫氣衰見高峯而亦竦蓋聞嚴霜被澤嘉草同萎野火燎原仁獸亦燼是以君子業業不垂禍福之言小人皇皇乃著灾祥之論

蓋聞理無所宜必求實效用各有適無貴虛名是以琴瑟雖雅非能引之論心鸞雀甚馴不可委之守藏

蓋聞炫寶于門伺者百盜露苛于世忌者萬夫是以尺璧在抱必加再襲之衣積金之家恆著重扇之戶

蓋聞技木之獸天不能不生而有山以相域或川之蟲地不能不載而有壚以相容是以魚假之足則江海之塗必塞虎傅之翼則城郭之民已空

蓋聞貴不若賤以計得失智不若愚以識趨辟是以萬眾局縮踰白刃者烈夫一世震懾犯龍鱗者匹士

淳化縣志敘錄十八首

予自歲辛丑入閣撰定此間方志者三同州之澄城邠州之淳化長武是也閩中地大物博又諸紀錄自漢三輔黃圖以降暨唐韋述閩中記宋宋敏求長安志程大昌雍勝畧等咸可準繩而府州縣志可采者蓋寡盡明代諸賢事非師古苟為簡略即故城舊蹟皆棄之如遺今所盛傳武功朝邑二志不知者以為實邇古人非篤論也予為此志一準昔賢非苟求立異實欲藉茲成規示諸來禩凡為記八為簿二為志五為略三共三十卷凡五閱月而成其敘



古縣今縣新城故城黎園舊鎮流金昔鄉成攬川陸附之橋梁做晉朱育會稽土地記等述土地第一

史官甘泉傳志石門冶谷引涇荆山導汧澮澆之利被于無邊做齊劉澄宋初山川古今記等述山川第二

史家遺法首記大事三千餘年如掌可指做漢司馬遷等大事記述大事第三

古云吉行日三十里披諸圖經式其遺意做隋西域道理想等述道理第四

麻秦築宮遷五萬家越漢始元徙民三輔良規既失志丁畧戶稽其盈虛述今淳化做宋元康六年戶口簿記等述戶口第五

惟民之俗百里不同爰志士女述農工商做晉周處風土記等述風土第六

雍州積高神明之區雲陽甘泉又帝所居下暨小鬼靈而不誣做齊祠廟記等述祠廟第七

世遠莫追金天有陵青鳥之冢圖書可徵仿宋李彤聖賢冢墓記等述冢墓第八

秦皇漢武築宮祈仙洪崖考陸增城在焉百世飄忽羊牛下來下土奏賦通天之臺做晉洛陽宮殿簿等述宮殿第九

征輸之薄前代所無農桑絲粟以迄市租冊籍可稽職于胥徒做宋李常元祐會計錄等述會計第十

泮官居前載祠列後英英羣賢尤我祖豆做宋崇寧學校新法志等述學校第十一

才餘于官不廢嘯歌此如傳舍所閱既多做宋無名氏衙署志等述衙署第十二

白公鄭國民歌至今王陽作令亦有遺音采其遺蹟以代史箴做唐杜佑通典職官志等述職官第十三

世需多士士貴通經茂才異等咸貢王庭做宋崔氏登科記等述登科第十四

廣陵列士會稽先賢列女後傳撰于顏原邑縱蕞爾無微不傳做晉常璩華陽國士女志等述士女第十五

金石之文古稱不朽彙茲豐碑庶傳于後做宋鄭樵通志金石畧等述金石第十六

淵雲之作冠于簡端國師賦賦亦賦甘泉後有多士庶幾前賢做漢劉向七畧詞賦畧等述詞賦第十七

凡志方隅必推今昔精乎古圖準以今尺惟茲一編咸述舊聞勿消其次以俟後人做常璩華陽國志序錄等述序錄第十八

終南山圭峰寺銘

若夫一峰之上支公疏其小池百尺之餘祇園森其列柏

高瞻遊鱗類飛鳥南則層峰接天意凌星斗北則青氣

屬地靡見寰宇陰厓草枯積雪尙白煦谷氣暖巖花已紅

柿鴿一隊枯僧兩三翳綠蘿而居穿白雲而出相與並肩

層巖凝睇初日金碧萬端華心易其素念霞采憶狀茅齋  
成夫麗陽蓋已擗沈音外思舉雲表者焉適有奇石陵乎  
坐次爰為之銘曰

空水易曙白雲知春十步五步花香送人蘼谷尚暗松軒  
已辰僧疑入定崔仁樓真鐘疎出寺鐘暗披帷琴牀月落  
蟻帳風閉草名躑躅花號徘徊虬枝競挽馬首頻回塔看  
倚杵峰真秉圭

終南山高觀谷銘

鄠縣東南行三十里有高觀潭谷水出焉五里未及鷲窠  
接天百步尚懸飛瀑搏潏洶人外之奇觀霞表之靈境也  
若其危崖半傾若斜景之入海巨石自轉同高穹之隕星  
曾不踰時已抵絕壑激激電之閃戶飛矢之出林不是過  
也春雨既積山空自鳴萬壑競平一門百丈限之盈尺此  
則山澤氣阻陰陽與之同皇風雲色變星辰因而匿采者  
矣余尋幽匪適好奇斯過遊彼磐石薄焉觀之齋心既空  
盈耳有悟遂為之銘曰

鯨波仁湧龍氣猶歷高欲切漢光疑浴星類峰作檻劈石  
成扇出竇始白回瀾乃清流金迄石衝谷注壤海若輪重  
坻噴逆響遵巖覓電頻擊尋雷天地黯慘風雲蔽虧無人  
獨往有月飛來

漢獻麟閣功臣頌 并序

麒麟閣者漢宮閣號名云蕭何造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

作此因圖畫其象于閣遂以為名以予推之閣蓋構始于  
文終錫名于武帝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  
祠五時獲白麟至太始二年始下詔更黃金為麟趾以協  
瑞應是時漢興已一百十年日月麗于中天文武集于亨  
衝時博陸侯霍已入禁闈富平侯安世已為尚書令光祿  
大夫管平侯充國龍頤侯增均已為郎丞相博陽侯吉為  
廷尉監典屬國武已使匈奴五年按春秋感精符曰德及  
幽隱不肖斥退賢者在位則麒麟至是知飲泉食露之符  
為連茹拔茅之兆矣至宣帝甘露三年始圖畫其人于麟  
麟闕法其形兒暑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  
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日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日曰車  
騎將軍龍頤侯韓增次日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日曰丞  
相高平侯魏相次日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日曰御史大夫楚  
平侯杜延年次日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日曰少府梁上賀次  
日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日曰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偉矣哉  
定策則博陸相業則丙魏名臣則杜張宗賢則陽城儒雅  
則梁蕭武功則韓趙使節則子卿親賢並升文武備列昔  
陸機為漢高祖功臣頌袁宏為三國名臣序贊歌詠功德  
至數十人然徵其美備考其績效均若有不及焉蓋世道  
隆平士逢路達之主得明目殿陸振聲巖郎挾一策入石  
渠請長纓度沙幕居禁闈而不遺在窮巷而亦顯中庶之  
馬既糴日俸上林之羊亦升下式牧豕極于上相駁駁登

乎九列亦可謂立賢無方用人不求備者焉此數人者向使生秦項之世值吳蜀之主上則刀筆趨走自擬于駑駘下則軍門夔夔發聲于蚘蚋安能鼓垂天之翼絕塵而逞其驥足哉此門教所以垂涕而言口知臣莫若君樂羊所以捧篋而泣曰非臣之力君之功也豈不美哉夫以光武之明德悼歎于龐萌元皇之風烈受譏于張禹則知人則哲從古難之遂使孤臣萬里餘捨地之呼下士百世奏通天之憤自非英斷卓識鴻業大烈曷臻于斯暇日慕其風尚不揣謏陋爰各爲之頌亦以存景風之思爲來禋之式云爾

漢至五世云惟百年德感化洽麒麟至焉按古圖書藏緯之篇來此上瑞登庸大賢皇皇大賢神明攸贊桓桓博陸景騎同產既媿阿衡亦參姬旦負屨畢世放桐不反大節既植生知不學英辟握手幼君入抱三踐帝席兩提國寶勲存書室忠勒高廟矯矯杜陵留侯共族兄羅蠶室父治鼠獄勤勞旣著肺附是屬身膺上衮世執圭玉國鈞旣秉民譽四洽雅善魏丙不友田甲英英漢廷口議八法彬彬儒林腹置三篋侯有龍頤世爲虎臣千戶旣益萬騎出屯雖有令德亦鑿凶門時惟鷹揚起于巫蠱功參上宰事歷三主言求俸伐試覓勲薄震震烈烈爲生營平方叔召虎來于西京有漢中葉西羌不寧黃髮給背爰求將兵神爵之元天子推數旄頭初出羽騎始肅尤尤將軍遠夷斯服

將偃五兵講求六穀高平對策進由儒者頗厲威嚴庶資嬗雅建策望陞馳傳天下觀漢故事講求便宜外戚附奏列侯詳議號通機畫乃學計倪征和之間八黃鼎沸陸準寓獄長楊望氣中使星馳圓扉夜閉婉變哲人實司郡邸中典之相陰德以侯旣主禮讓實惟仁柔赫赫公府恢恢皇猷不解案吏惟知問牛次公簡簡亦明法律才平獄訟復議鹽鐵持躬以整應機以疾元平正始實惟憂虞職典方藥功參立儲幾陷許止乃比朱虛隆漢之規親賢並用城陽濟北厥後誰踵盤盤宗英名德見重甘泉召對未央列議輶車七乘汗血千里尙冠以輿海昏用廢六經至漢蔚然羣師琅邪受卦兼擅易旗祕服人廟旄頭墜泥儒術旣隆卿階不替宏羊駢比茲心計五鹿嶽嶽懸其經義東海蕭生起于白屋犯主顏色責相吐握吏持何何友啗碌碌終登貳宰入授禮服承明高議聲振殿瓦英英及門槐里蓋寡旣趣飲鴆遂請斬馬賢傳旣決佞臣斯作子卿少卿並寄絕域一踞胡服一持漢節義重于生寃銜至汝陵惟霍矜武乃刺血劓帳奏樂穹廬兩霜飛雁不下牧羣旁皇掘根鼠穴書帛雁足方困羝乳乃書麟閣蕭矣西京炳靈羣公前後萬古茲惟日中允允文武立德立功平視九駿高參五龍昔歲魯郊宣尼所歎今茲隴首匡鼎以贊傑閣雖朽崇勲尙爛望景中巖流芳灑灑

昌國君樂毅頌

皇兆大澤伊緣空桑猗惟若人厥聲亦英生後十世不直  
禹湯舉足欲出九野虎狼虎狼之羣鳴鳳萬何回翻秦楚  
飲翼三晉攬茲德輝擇主以進功殊蓋世思亦逾分三光  
既赫九鼎亦震時方析亂天未祚德間騰即墨功墮騎劫  
七十二城悉傳以翼英英鄒彥曾不入燕翩然來斯惟茲  
一賢封崇昌國義咸沒世身雖居越引領北視銜恩而息  
戴德而承頌于千年以感國士

萬壽無疆頌 并序 代太常解倪承寬作

臣某言臣伏讀

皇帝陛下正月元日詔書以乾隆四十五年值七旬

萬壽聖節敬法

皇祖聖祖仁皇帝成典布大澤于天下猗與休哉

詔書所列自祀五嶽四瀆以迄肆赦凡二十條臣竊見

皇上自御宇以來四十有五年

國家承平一百三十七年之久天下戶一千萬口一萬萬

內自羣工卿士師尹百辟外暨億兆臣妾遠邈曠遠殊形

而共慶異聲而同和鳴鳴焉忭忭焉蓋延頸接跡與德倬

澤自九天之下迄九地之上六合之內以薄于六合之外

然

皇上猶持盈戒成茲謙育和自乾隆三十五年六月

慶節至此又越十載始沛然順輿情頌

大詔以安神所以答中外而又繁文縟節樂

救勿事

西戎有司

訓諭諄諄逮于下者無不隆受于天者靡敢侮至矣哉法

祖之烈敬天之心勤民惠下之誠盛德勿德雖休勿休之

念靡不精

丹展縣

黼坐降玉陛歷金門而被于凡有知識者矣夫含生之類

靡一物不得其所至聖矣化之所被不心而應不踵而至

至神矣禮樂之盛藁地得天至文矣聲威所被窮舟阻輪

跨嶽越海至武矣謨文定武廣聖極神億兆之和而受

繁祉之錫至壽矣臣不敏侍從數十年自翰林洊登卿貳

親見

皇上展禮嵩高告功岱宗歷太行登會稽

蹕

輿京謁闕里循河隄築海防每所

省幸施澤輒數百萬又親見

皇上平回部再平金川西南諸酋賴歸化難可畢數拓

地三萬里迄乎日月斗所出入又開四庫館自周秦以來

經史子集靡不集其大成競競業業若彼巍巍蕩蕩若此

臣竊見詩之序曰時邁日般言天子巡守告祭榮望及祀

四嶽河海也曰魚麗曰蓼蕭言天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

澤及四遠也曰天保言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也故曰降爾

遐福曰受天百祿言天與天子以廣遠之福而天子克荷之也又曰貽爾多福言神又能昌多福貽天子也故天不答天子以日月之壽則百祿之應不章五嶽四瀆羣祈百神不佑天子以億萬之齡則多福之徵不顯羣工卿士內外百辟不祈天子以獲載之永則歸美之誠不敷琬琰所鑄金石所述五三六經之所遺不可誣矣臣今者又披瑞應之圖集靈寶之記以合今之所見則狂狂踴躍與化低昂奚夸世之主而待乎麟鳳何生不育元氣滲漉何曩葉之君而炫夫嘉穀巖崑者俗爲宗曷爲濯露兩瑞日月而待升中洵洵者河以鴻曷爲求魚恬恬駭浪而就成功羣蒙首首于以戴斗惟生之厚庶祝

天子之壽橫目顯顯而惟視天何歎而并云慶

天子之年天人之應協矣神人之理昭矣兆姓之符著矣

九此數十脩臣每見漢唐宋中葉諸盛辟得共一事無不加尊號膺玉册鋪張鴻名增益盛算而

皇上獨一切勿事惟民生治術爲兢兢蓋于子焉翼翼焉

又將超其

識于八代之上巍然而繼五位三紀之盛軌也臣不敏素

以文字受

特達之知况親親

偉烈首沐

至化又恭值敷天之休率土之慶得預百辟之末而奉萬

年之鵬且雅頌之蹟彰彰若彼而臣獨不克繼軌前哲導揚

盛美臣實愿焉輒不自諒謹獻萬壽無疆之頌八章頌曰

皇帝御宇四十五年惟天眷

帝惟

帝洪天法天伊何敬以率先

德盛化洽持之以謙謙惟名和敬以集福饒乎天位永此

帝錄 右第一章

五緯既曜九魁聿張鬱鬱紫府肇乎文章惟茲文章蓋以

甲乙苞賢蘊聖躬典鑄則甲觀辰啟乙帳夜陳炳炳麟麟

法天之文 右第二章

惟天有鉞鉞亦南指惟天有弓弓實西矢盡惟不靖匪西

而南

命彼六師捷伐以三爰俘渠率爰拓疆土震震霆霆憲天

之武 右第三章

敗敗穆清厥兆誰見三百六度知行之健淵淵

帝躬八寶是莫四十五載省方亦徧東西既歷南朔聿臻

惠下以實則天以勤 右第四章

鴻流之貫揚濂究青視天有漢爲地之經惟溼隄防下土

以疾展茲

宸畫繼彼曩烈赫赫

六飛遵海而觀惟

帝東邁象天左旋 右第五章

無云巍巍天亦降威曾不終日雷霆已回惟

皇鑒之以

詔司士捐瑕濯纒一與更始方網既解罔斗益明九百肆

赦助天宥刑 右第六章

無云赫赫天實降澤八紘之廣章州溢域

帝紳三殿

詔出九門黎黃蒼赤歸化咏仁司農頒粟內府出帛九百

綸綍體天施德 右第七章

惟威惟德

帝皆則之允武允文

命以顯思融融穆穆亦若示喜天之視

君蓋惟一體肇啟

壽域聲榮慶基億萬斯年天之與齊 右第八章

卷施閣文乙集卷二

陽湖洪亮吉著

七招

昔宋玉賦大招枚乘著七發予讀而善之因合其體做焉

空同主人遊於元冥之鄉寐而失其魂其友思公憂之招於曠野三日不得跟踰而歸謀賓朋詢臧獲乃得主人生平所嗜好意志所溺減十失一二猶得八七爰升墟而招之

曰今子冥焉莫焉忘焉忽焉如遊尾閭而失足登昆侖而隕顛將招蒼童下白雀尋神氣於高下訪音響於寥廓聞子昔者凌飛濤主人江行上自大别下抵上海門錢唐富春亦頗歷焉王黃七月遊華山東經長淮北未及於王屋王辰癸巳兩歲皆道往反三日至大梁揆奇不已思畢命於嶽瀆計子所未至乃欲遊王屋不果揆奇不已思畢命於嶽瀆計子所未至乃尚有六今將與子升中天歷太行道窳高眺南衡出雷瓊

瞰外洋遵登萊而岸勞成山則岩岩峩峩雲氣四塞泉奔

如江海龍嘯若霹靂驚麀街不死之草毛女蘊長生之術

黃金之丹可成而靈藥可乞水則茫茫混混色奪絳紫天

若一九魚長百里當月午而潮定見天中之霞起驚志乍

收醜酒未已南風拂之行千里者不知其幾若此者黃華

失其奇王辰戊戌兩遊黃山歷登蓮花台蕩奪其秀丙申人借學使者按浙東皆憑九華經宿夏莊大令析壘歷遵天台雁蕩諸勝太白之雪嶺主人遊太白山至新

開嶺越  
於龍池  
歸道楚中阻風泊  
巨區萬頃  
癸巳十月主人訪趙舍人表  
玉於穹窿山因同泛太湖歷

東廬下凡五日  
東西兩山又獨入  
林屋洞凡數百步  
一駭而儼受此亦跨凌古今橫絕宇宙

魂如歸來急以此請呼聲未絕而百步之外微若有影

曰和闐之玉乘之昆侖白馬載一來於西屯行車則疾雷

破地止舍則奔星在門昔所未值世無其珍佑以播川之

厚昌化之石白文衝天赤采照澤麻州翠羽鮮若霞升瓊

山蜜臘黃如栗蒸永昌黃金若鑑合浦明珠代鏡犀插川

皆見今一復有九州奇貨淪於厚土中郎發土以供嗜古

賦志土產  
南山之石梓破而東園秘器陳鼎則仲丙公乙丁伯申

酋則祖乙父癸婦庚母辛虹燭之錠雌形之尊鏡蒲萄而

馬鬣鐘存葉而螭紋一寸之珠搏於媚尸之口逾尺之璧

攫之驕王之身漆鎧煙騰而罩地水銀光滿而燭天好事

所未見述古者所不聞古刺之丸古刺水自明永樂中入

歐羅之表大西洋金直一千鈞則如意百串則多寶乃

有呂宋所產一世瑞草含茹則火入四肢呼吸則煙騰百

寮蒸淫不歇薰炙子鼻菸草一種百年來盛行近復向鼻

之五官拉雜黑塞竅穴殊胎既凌剝玉孕復剖裂他若士

有女行則冠紳而約鬪吳俗男子腕皆著弱為武容則樽

俎而佩夾若此者皆世之所珍而吾子不能舉其質言尙

陽秦聲繼作芟除笙笛聲出於肉聚木內實質簫中擊稱椰子腔竹用啄木聲碎官蛙閣閣聲則平調側調蕤則

東郭西郭星行勞樂本詩然子吳人也請歌南部曼

綽絃索院本是祖五聲清脆節之以鼓弋陽海鹽之調良

輔伯龍之譜梁伯龍撰長輔明萬歷吳姬婉約是日名娼

髮若燕剪聲如鶯簧年二七而尙穉宵三五而登場於是

繡幄盈坐珠鏡滿廊披玉茗之四部翠紫花之樂章一聲

兩聲若清商之出天半高舞下舞如神女之降高唐風雷

生乎幕外霜氣襲乎衣裳上客厭金鼎之易罄主人訝紅

燭之不光送客既出朝曦滿堂復有秣陵清音維揚小部

既美歌喉尤擅姿首時盛行梨桃而心醉擲羅巾而日

按秦淮迢迢而晚涼蜀岡盤盤而清晝植板既微歌韻乍

透微聲動波沈響入岫林鳥識其餘音市兒應之撫手十

番嘈雜喧於里門方響則片黑勾鉦則羅雲擲節則陸三

調絃則莊昆里中十番一部最盛尤稱揚者則羅雲莊

始春暈酒天中啟筵魚鏡之光燭地龍鶴之竿拂天萬錢

買吳樓之舟百尺擇臨流之閣圓鉦乍起羯鼓聞作響徹

霄漢聲溢郊郭或神迷於絕伎復破產以酬酢至若櫻桃

紅兮半樹芍樂盤兮雙枝植富春之館栽北海之池淒迷

五夜顛倒百詩西雲擷英之譜嚴侍讀長明有南枝傷逝

之辭南枝集曹學知者所樂道才人所豔思歌至十闋魂

惘惘而不識鄰雞一聲影若冰釋

曰穀則河汴之麥

御廩所需河南歲貢秦中之稷九州稱腴今秦中人呼小

之小米即黃兮若真臘之寶皎兮若冰燄之餘三吳之林

佐以嘉穀餅餌所資雜入羹雅飴周於輪果實其腹倘憎

陳而說新或罷飯而進粥則有北江之稻白者如玉俗呼

稻米歲初春未食香已盈屋性則大荔之羊江山之豕山

以入雲中之熊白灤河之野菰射雉則句曲微駭則固

始見方志蔬則苜蓿莧紅芽黃在俗呼為黃芽菜菘白

華陰石髮數尋吳淞蓴絲白尺瓜兒瓠子露葉霜實苜本

則號莖菜種則名藟呼諸藟菜酒則會稽之醞珍於達官

京口之釀戔戔百船俯以橘英之薦惠泉之尊酒味最冽

而雜陳真不合歡則永好陶陶則百年又或選珍於山採

融於湖雍涼有孕香之慶閩廣有食果之狐似帶匪帶魚

江中有魚狀若燕窩一名燕舟非魚是魚膾鮮鱗而或棗巢墨燕而有餘

南則臨平射陽五色之鯉薦之以醋西湖行廚以醃滷生

知子嗜之而未篤也則有牛渚銀鱗所產魚以采石晴江石

花味或華而不清質或清而不華菘江鄉之風味首獻鮑

之足誇河版產江陰魚俗成野鮑沙洲始春海門初日滿

瑤則質薄刀劔則味屈羅陳於前待子食畢芳芬射越魂  
若有鼻依於屋楹欲卸不卸  
日將與子攬吻燕趙運乎大同回覽吳越極於閩中明月  
既倦宵投清風明月清風集十車載禮裘之帷百船裹綠  
油之蓬蓬蓬見凌越溪抵湘江披斑竹之戶扇垂烟波  
之釣筒莫不明豔如雪回環若風千金出客裝百金揮冷  
客留人則鷓鴣啼樹喚客則鷓哥出籠蕩子因以不歸冷  
遊因之謗速吾子閒雅知未敢託足也若夫松陰偃蓋之  
巷斑竹如椽之亭梨桃之粘不夜金粟之館長晴花交春  
而失影月墮秋而有聲圍歷十畝樓分數家斗隨廊而北  
轉雨飄簾而左斜恍兮若接候爾莫及曠千春而寡儔疏  
遺世而獨立一則氤氳氳氣如初春衣飄搖而欲仙佩  
委宛而如神忘情三五之夕無夢百花之辰一則光生不  
滅影若新月素采匿重帷餘輝想空閨慕不言之桃李傲  
無聲於反舌竊料昔者東西望塵君子所不能致惟茲二  
人昔肩門而距影今披帷而吐誠願以弱質充茲下陳久  
長要乎天地終始誓以星辰髮紛披而兩泣望良人於鬼  
門音響未畢魂兮若來隔秋花而不前抱輕煙而徘徊  
日今與子控史氏之編采經生之籍溯周秦而上之逮唐  
宋之陳跡行車如雷動止舍若山積則涉子問字之亭訪  
子藏書之宅江蘼盈數畝畫魚長一尺僕縱欲數蒼蒼黃  
道白剖黑窮古今之至蘊而不足揆子之高謙若夫今



天子文治之昌也弁冕千祀涵濡百載徵奇編於六合擬秘閣於

大內皇皇為首首焉隆古所不克津逮繙披萬集甄錄百

登祕帙九經盤盪古義是出漢儒之詰周易是述戴則句

殷劄園以之經天水經水地以緯地理詰字則楊雄之書

校經則戴德之記主人不及見惠徵君定字至戴吉士廣

家之書惠則九經古義周易述易漢學易則左傳補注諸

種載則大戴禮枝正句版則水經注水地記及校揚雄

方言數者餘若此者子之所見所不見者尚以百計吳門

之江沈冥蜀莊舍蚪蚪而無字降柯櫛而不詳出則鄰犬

吠影入則飢鳥競糧越六十年尚書著錄吳江布衣聲為

年遠始以小篆手寫刊本馮是章于師友存者不敢著錄

成一家之言高二尺之牘汲古之士則踵門求觀徇華之

曰今廣子伐木之篇徵子平生之識者儒碩彥齒髮近百

多聞在前英俊侍側則有談飛四座采暎一室錢塘則雖

奇萬端士校鉛山則鋒錐百出印編修談神則氣王語鬼

則志懾隨園則方冬敷花三徑則未秋零葉又復孫郎好

辨注叟力敵錢塘江無丞著蘇依佛珠明經老萊之

考汪明經中著書千餘言證道能終日不厭州倅熊

耳之說錢州倅姑與孫明經同客西安蘇耳山言未及

吐頭已發赤若夫秋林萬聲清潤五色來錢生之寓齋

錢大令坐汪子於舫側價真汪學清談忘倦妙緒絡繹榮

粹不經其懷是非不關於臆趙蔣覃樂陳先世主人及

命彭詒暨大令再從孫舍人懷玉凡四世皆善陳先世舊

事侍御蔣先生和亭暨弟明經蔣皆主人舅氏從受學者

浸淫於八荒大父而上溯淵源及百代項孔則推占星辰

同里項秀才森孔布衣錢許則剖析姓氏錢先生人

大令並善推莫之學寒暑雜出與居不佳進黃生之綺語

族及著姓均若特掌蔣上舍青輝快意所及不經於懷幽憂可

雜蔣子之詠諧蔣上舍青輝快意所及不經於懷幽憂可

倏愈沈疴亦立差於是一室之內光入若電魂來有聲咫

尺莫辨

曰今當返子中河之橋覓子委巷之居主人舊居在中

樓則北擊土牆則中虛淫霖奔乎寢榻酷日炙其庭閨吾

子則蓬鬆披髮十歲不足六七有餘讀書則善忘識字則

易畢被筮迷塾眼淚沒鼻聲與百舌競鬻字與蚯蚓爭抽

泥人滿前發鼓旁列鄰童里女奔入滿側疥蟲盈手色盡  
 醜黑唇焦口缺足又病燈相與積東堂之輒以象太山決  
 北溝之流以狀溟涬哉枯枝為林剪木葉作筏回皇一室  
 已入復出摩挲雜糞薰炙鼠穴母姊溺愛不復呼喟口目  
 正倦羹熟呼食食竟即臥顛倒錯失呼聲如虎不知枕母  
 之左膝詞尚未竟魂已倏合體肉既動唇吻聞親朋畢  
 賀雜踏一室昔飄飄焉如雲之出山今離離焉若膠之粘  
 漆嬌兒十一粗識典籍陳詞俚鄙頗長者壽彭大夫之八  
 百

九何冀可親夫泉塗載鬼一車必當逢乎素議復沛郡丈  
 人之魄或向沈酣起魯國男子之魂猶應慷慨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鮑子嗚乎於是綜其梗槩述其終始虞山邵先  
 生齊憲大興朱先生筠清苑李先生孔陽尚書錢文敏公  
 博士全椒朱君沛明經高郵賈君田祖縣丞黃君景仁舅  
 氏大令琦中表定安定熙凡八十人賦曰  
 大化推遷人居其裏感乎通塞遂有憂喜非我所生非我  
 兄弟情均誼共是日知已是以元伯入夢巨卿哦而恍然  
 罕生云亡鄭僑呼曰已矣夫跡不出乎四海壽不逾乎百  
 年忽承頰而握手乃同心而比肩假以羽翼寵之光顧惟  
 子之故豈曰能賢感茲逝者云有十焉我之降生攝提之  
 歲靈均是同兆乎憔悴張儉至而全家傾先大父以外如  
 父債大同城工核先大父以外如令伯生而慈父背子生六年先鬼瞰其  
 室地荒荒而出流所居泛濫室中恒積至尺許烏焚其  
 巢天盤盤兮如益段其一角旋其旋如臥起見天日焉  
 仲實娶於數喪先君子沒後不數年營宏依於渭陽子免  
 貧不能自存從大孺人感尊親之義顧子最為外王母後  
 及二姊一弟依於外家感尊親之義顧子最為外王母後  
 撫卹之名無不大爰計日而分糧南阮北阮即從舅氏  
 命舅氏亦時周給之安計日而分糧南阮北阮即從舅氏  
 啟袁先生所居先生妻董安人元方仲方中表十數人定  
 與太孺人最善朝夕來往無間中表十數人定  
 善定無以庚辰年卒於江西中表十數人定  
 五定安以乙酉年卒於江西中表十數人定  
 館雨龍竹馬之場啟遺經於別塾王申以後四年皆  
 帆於豫章舅氏官江西王申以後四年皆  
 中凡六年至壬午歲舅氏罷官始歸太白守

傷知已賦并序  
 粵以仲秋之月久疾乍痊孟冬之辰二毛甫摧悲哉無金  
 石不流之質有蒲柳始謝之姿犬馬之齒過齋太尉之生  
 年羈旅之期逾晉文公之在外接於耆者希逢舊識覩於  
 夢者惟若平生以是而思伊其戚矣於時窮谷日短關門  
 雪深清渭濁涇共滔滔而東逝太白太乙與蒼蒼而齊色  
 駕言出遊靡問所之松柏合抱云是舍元之墓藜蒿尺深  
 言經端禮之闕鳥飛反鄉值弋者而登俎獸窮走壙遭野  
 虞而穢革戴日而出炳燭以歸萬事迫於窮冬萬憂生於  
 是夜秦聲揚不能激已阻之氣魯酒薄不能消未來之憂  
 叢臺有霜殘月無影鄰笛起於東西鄰鷄鳴乎子亥嗟乎  
 回風美人之曲楚臣殉之以身鐘鳴落葉之操帝子繼之  
 以泣大地搏搏非以載愁惟天穹穹豈云可問是知振井

太白守

井而霖雨集太歲在亥而詰人亡外王母以丁亥十月晦  
大霖雨宅前自雲日下世年八十四是秋  
籍中水溢出數尺太僕人以外  
無可保始挈家王母沒後貧  
歸隱陸里宅中雞犬滿欄別公房之塔鄉余為舅氏實君  
子與先生之嗜皮成

養焉二十餘年奉親而處草沒衙門霜飛甕戶饑使臨而  
興歎先大父自歛趙陽湖始居甲寅閏東後徙縣西大宅  
復入官時趙陽西先生官浙江繼使為大尚書來而徒步  
尚書欲文徵公見于所製樂府百首及東里綺帶投之而  
遊山詩奇賞之適以事歸遂徒步訪焉

訂交西華葛衫泫然而道故文徵公自書團團如月吳統  
題五字之詩公示以所執扇飄飄凌雲蜀錦寫萬言之賦  
鄰人塞徑野叟騎危訝孤童之抗禮驚上客之頻來風蘇

蘇而振壁星踈踈而點若被襟而檐口吳語笑而林花開  
於是中外之戚高下之才欣於投紵樂與銜杯五經無雙

爰升講堂青門丈人來於新昌歲丁亥戊子仰先生主龍  
仁受業焉先生城書院講席余借黃君景  
書呼之為二俊垂二俊之譽共江夏之黃作論盈筵余論  
史數十篇先余論唵聲滿廊快新篇之手錄播逸格於詞場惟

崇名之起俄頃譬初日之出樽桑昔者不樂薄遊江干歲  
卯未先生視學安徵一時人士會集最盛如張布衣風翔  
王水部舍孫編修晉酒章進士學誠吳孝廉龐庭高李  
廉文照莊大令折疊上舍季與余及黃君景仁嚴徐牧馬  
皆在幕府而戴吉士發兄弟汪明經仲亦時至

適館投餐談經則大裁著史則仲授雋勁海之博帶杜扶  
風之小冠惟戴斗之碩望葉人倫之偉觀方千里而建節

歷八郡而盤桓前灘後灘孤月灑影上嶺下嶺異花成團  
王履癸巳兩遊黃山外若齊雲九華復飛成於虎觀喻得  
敬亭采石天門龍巖諸山靡不歷焉

卷施閣文乙集 卷二

士於龍泉先生致錢磨事大昕程編修晉芳雲云甫菴江  
南晤洪黃二君其才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云

云長江天塹淮海揚乘長風而往來逐飛隼而翔翔  
買生於江館歲癸巳余在姑熟與賈明經訂交明經年六  
十餘即席次王元之高明龍三首申冬後子  
逆推揚又與明經為魚山海內士流最衆其質道好義  
著述甚多惜不及見然于交海內士流最衆其質道好義

明經也值朱游於建康朱勳甚古愛人如不及于已未歲  
亦時同遊焉以庚子春下世百川助派秋雨霽而泛海  
十日並列華鏗排而涉岡高談則海若遁跡縱飲則山神  
畏狂裁報牋而盈案叠吟篇而滿筐天地運而成冬日月  
窮而入夜采薪於噉指之辰謂丙申冬未散髮於招魂之  
舍泉魚免喪列子遠嫁竹箭貢於

皇庭鴛鴦遊於日下迎門倒上公之屣傾蓋杜名卿之駕  
荀秘監四部之目祕而得傳歲已亥入節館於同輩生阮  
孝緒七錄之編閱而願借部下借書館為房事方綱釋編  
館中本斷校惟寂惟實惟隴西秉直德於雕鷲相逸葦  
於黃驥房師李先先生性清介以知史屢與校士出其門各  
為於黃驥房師李先先生性清介以知史屢與校士出其門各  
迨夫執贄之日已鄰屬城之期枕孟喜之郝勉之以易  
學絕施讎之手易之以審幾嗚呼此知我者歸於九泉不  
知我者謂我胡然甲第則紛紛易主丙舍則蕭蕭數椽車  
輪經而腹痛班馬過而鳴酸山巨源七輩之遊人皆有集  
錄文敏公茶山集邵先生玉芝堂集朱先生寄河集賈明  
經黃詩集詩集俱前後已刊行李先生清苑集大令舅氏  
孟獻子五人友半已不傳從表兄弟  
定無約少慈濟詩文天錄其平生之語謂言皆誠下並有  
沒既不及有所著述

感其臨命之談

文敏公常以歲餘不旱為恨臨沒猶為無  
公子中鏡中紅官之道扁詩交加稱焉

十旬之杯酒有百年之松杉心飛過嶺之樹

去令弟氏以  
去年秋沒於

廣東嘉應

目斷隔河之帆

錢公子中鏡以已亥四月入都  
縣官病歿卒於推安舟中公子

中鏡亦於

鬼燐紅兮沙磧

縣丞黃君以去年夏秋病自京  
師適太行出雁門始抵安邑府

益帝乃辛

神銜白兮江潭

謂辛巳年迎表弟  
定熙江西之費 思有窮兮萬

古愁無際于終南

過蒼梧賦

并序

縣南中河橋之側洪子有舊居焉蓋居之者三世矣後主

者以直賤轉買他族乃更徙焉歲癸巳十一月也室有樓

上下各四楹樓後有池寬可十步霖潦既集亦生龍魚池

側柔桑一株桃實數樹一箔之蠶春足於食三尺之童秋

足於果侏僂焉廣廣焉不自知其室之陋也然而夏水甫

盛則萍藻蒂於周廬秋霖乍淫則莓苔生於陰陽出戶之

樛離龜與室鼠競馳躑躅之垣枯株與薜荔交翳室既荒

陋器亦微敗其木之剝而曲者太夫人之織具也其軌之

方而折者于童時之驗几也過之者色不怡居之者樂自

若蓋始生焉少長焉及投室焉生子焉歷二十八寒暑乃

徙前歲復過之則平地積淤半已作道鄰人以乘騎其室

芥其東枝餘者墮壁岸而路周隄而視則枯條朽蔓無有

存者而牆之聲北如昔也復窺其室則敗益折几無有留

者而棟之欲落未葺也里媪巷嫗集者數輩則尚述太太

人之德不忘因感而為之賦曰

人之德不忘因感而為之賦曰

惟吾祖之令德兮冀樂土之是盤

吾祖居蒙縣洪源康熙  
戊子巳丑間始遷常州

遵適宦之雅訓兮就婚媾於江干遷家屯於癸甲兮乃

毀而不完吾祖始卜居白雲務東後以其宅歸趙氏始遷  
居縣西大宅歲交巳甲午家事中落乃更徙焉

駐征楫而陸處兮爰構造之無端借大地之尺咫兮規周

天以爲垣逮予躬而三世兮尙營葺之未安詢東鄰之所

業兮云曲簿而織筐涕泫吹於西舍兮職吹簫而給喪連

櫛棟於後巷兮聞永晝之鐵聲井泉清而倚戶兮喧朝夕

之百錦紛吾廬之衆響兮每夜起而傍徨屬虛明而入月

兮瓦離披而漏霜鳴蟲集於唵案兮鼯鼠經其類梁羌吾

居之何陋兮實先世之此藏桃離離而秋實兮藤宛宛而

春垂風盈扉而自閨兮雨積糝而不圍水東西而十步兮

桑南北以數枝每炎暑之蒸酷兮披後戶之涼颺居陶陶

而自適兮雖屢空而不辭昔先人之食力兮乃終歲而在

行也暨慈親之厲節兮勤日昃而不違也奉甘楛於尊章

兮爰夜紡而曉經也惟鄰左之責言兮淚沈沈而報響也

嚮聲慚而自化兮薄俗久而益貞訓鄰姬目婦道兮舍姪

集而傾聽迫行之於數紀兮泊閨室之競聲憶鄰舍之東

邊兮非垂教於三徒念琴書之去此兮亦豈炫乎仁里惟

居廬之易主兮情紛怛而靡喜犬周巡而不報兮誰悲鳴

而四起非倚賴之是戀兮情亦眷於嗚吠道練巾於里媪

兮挂別箴於戶裡環車輪而遠送兮盼百步而不已別逆

過而六載兮乃屢過乎里門池涓涓而已鳩兮桑猶猶而

過而六載兮乃屢過乎里門池涓涓而已鳩兮桑猶猶而

楚相孫叔敖廟碑

靡存紆蛇出於毀實兮宿莽抽其故萌伊茲樓之虛敞兮乃久處而曾魂紛一歲之百夢兮每九十而是責荷鄰柯之曲蔭兮咸楮日之奇溫思吾親之居此兮亦撫子而抱孫業去此而適彼兮遂連秦而履屯歲月盈虛人生與俱前負米而養志茲銜戚而晝居雖爰居而爰處孰倚門而倚閭昔居庫而亦樂今室廣而增敞悟卅年而成世實一世而此居既性與境而皆易吾又何樂此一世之餘

隆古以來吾知之矣高卑甫形君與民近天子猶一方之吏九重有並耕之說沾體塗足日接于蕤蕤茅茨土階不隔于攘攘夏哉上乎九紀以降五遷以前惠民之實事歸于元首乎由周以來亢錫益密閭閻九重黔首不能歷其一繁露十二圓顛不能瞻其秒又人列十等國及數圻非夫實心之宰莫就小康之俗而循吏一傳權輿于司馬春秋五人兆始于南郢則實惟楚相孫叔敖云相君期恩之鄙夫荆楚之下士推其登進之由投分之始則婉孌之一人膺薦賢之上賞馮道由于莊王罷朝樊姬立侍牀第一語史臣書于廟策朝宁三歎尸臣易其常度人以謂南服之霸非君王之謂樊姬之力也吾以謂令尹之進非虞邱之功掩袖之效也然相君本幼而神靈長而秀羸殆庶隣于亞聖儀表出于齊俗有多能之稱稟無欲之性一日出見岐頭蛇殺而埋之噉其泣矣是將死矣其誰知之母也聖善庸何傷乎子有陰德是知一成而為敦蛇邱以之著號兩首謂之枳妖德因而自戕及其相也四境咸喜一人獨弔相君降赤帝之尊貽白冠之語位益高而志下宦益大而心小同虎乳之三已凍狐邱之六言四牡戒其疾則利化馬之貞一狐怯其溫方縶羖羊之轉利前善後悟主

于蟬翼泉輕幣重利民于蟻鼻迨夫百事具舉精心為政  
 衡前于概三年而不知輪庖于相半歲而自易百金之珞  
 無益而可碎三尺之喙不言而奚事又修僕區之法擇鬻  
 熊之典舉荆尸之政紹封汝之規惟此文德益之武烈詩  
 曰元戎十乘軍志曰先聲奪人盛矣哉勝則河雍之濱封  
 武軍之尸敗則敖鄙之間食雙人之肉霸業之定由勝算  
 之先與至夫為于一日利及千祀築芍陂滂陽泉淮南王  
 書曰决期思之流以灌雩婁之野皇覽云激沮水之波以  
 作雲夢之澤後有知者楚南大澤之池誰其嗣之慮江萬  
 戶之邑謹案祀典曰法施于民勞以定國非是之謂乎夫  
 其三仕三黜勤拳于富國十世二世綢繆于家事固知尺  
 帛之暖不逮于生前負薪之困將貽于身後而存資相工  
 之益沒餘伶人之助越機刺鬼避一名于寢邱戾岡妒谷  
 環萬禩于封邑君子之澤非將斬于五世廉吏可為行有  
 奮于百代焉廟蓋創于西京之初修于延熹之歲棟宇隳  
 壞則感夢示之兆輪奐聿新則遷秩酬其德迄二千年有  
 舉莫廢知縣謝君慕潘國之政紹魏郡之績方枝輿地著  
 士女之志遂覽勝蹟涉名賢之庭見夫曠而不修憊焉而  
 懼又以其地逼隘遂移先賢句于之祠祭于別所增其式  
 廊需以時日廟成乞為文于石時予方助修縣志校勘圖  
 經陵谷未變長掖之碑已迷淮流方漲北隅之基宛在竊  
 以為既食其利必報其功連山之竹木相君之所植九罭

之蕃騰小民之所利平田納結則一畝浮于十鍾方舟下  
 粟則數鄉濟于百縣昔云塊塤下濕今惟沃饒上土惠此  
 中國遺于孫子矣余感夫循良之首美利之廣宣尼未生  
 不及流遺愛之涕菑賈先隕無由識治民之效而使東南  
 之民日出而尸祝百世之下春祠而歌舞中興主相聞縣  
 名而動色末世嗣續入崇廡而頌酢則奉法舉職守死善  
 道之吏均未得及焉是以班固作史宰相入于良吏范氏  
 紀載司空儕于牧守莫不舉此成法譜彼風愛斯所謂知  
 致治之體得核實之道矣則夫綰黃綬乘墨車至祠下者  
 流連乎堂戶留覽于豆俎遐哉泚泚焉蓋移風易俗之事孰  
 不由于此焉

八月十五泛舟白雲谿詩序  
 小雨忽晴秋花轉媚雲谿小閣月來沉沉錢唐郭生南巷  
 呂子或攜壺觴遠挈簫篳予與孫君買舟溪港徑可十尺  
 租才百錢王生居鳳疊市甘脆淺栗之屬槩已盈艇與二  
 三子拍浮其中幃袖作帆折柳代楫西經紅橋東阻北郭  
 兩岸宿鳥一川遊魚隨波沸騰離樹上下啾啾啣啣聲不  
 得歇沿谿以北梢有竹樹下蔭密藻寬可彌敵黑白萬羽  
 浮沉千頭波喧葉飛悉萃其裏從洲以南檐瓦可數橋陰  
 數尺乃界中外孤簫一聲高樹蒼鬱呂生歌狂不覺離口  
 樓閣半里鈎簾一時兒童不眠應以拊掌歌韻欲寂盈觴  
 勸酬欣羅狂譁樂說舊事忽復相觀首已如沐陰肩既冷

零露可挹離離星辰方訝西階川東曉華驚見日出相與  
登岸因而賦詩里傳其狂朋訝爲逸嗟乎半世之樂成于  
奉親百晝之娛奚若選夕奈何中歲各值多故星辰淪乎  
昔約風雨破其奇裏顏非朱而澤鯉驚衣皆麻而林鳥訝  
此則攬盈尺之照則逃影于閨聆入秋之聲而離樹却走  
也以少歲之遊畢于此夕故振筆序之以貽數子亦以志  
不忘耳詩凡若干首時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八月十五日  
越三歲己亥十月二十日序同游者爲錢唐郭銘同縣呂  
星垣孫星衍王育璇凡五人

適王氏亡姑權厝志銘

先君子同產七人其五爲適高氏亡姑歸縣學生其泰早  
卒者也姑又次之年最幼與諸兄弟齒故行第七家人咸  
呼七姑云魯國嬌女扶風切妹生甫數月卽罹家屯時先  
王父追償大同城工核減帑項盡符屢下折田券以輸官  
囊金已空驚鳴琴而俄屋爰自雲路里舊第遷于中河橋  
賃舍偷倚予羽業鷓鴣之四章依依降柔均鳴鳩之七子  
甌生塵而日宴風吹禱以歲寒然而歌詩甫半悟鹿食之  
相呼魯論未終結鶉衣而不耻以儒風移其閨誠者也乾  
隆十七年歸國子監生王君汝棣琴瑟靜好松柏悅心樂  
羊廢讓則正容以悟之周郁耽遊則流涕而私誅尊親嘉  
其有禮所天感其柔誠無何值歲元枵傷夫奇疾文宜見  
兆知宏微之使奄藉侯示神誠悅豫之不永截髮夜禱則

光暗北辰割肌晨饋則血溢衷和靈場之鏗自燼虛牖之  
幔驚開雖執手爲厲尤避貞姬而搏膺之言親聞弱婢臨  
終誦詩而逝未知其祥也嗟乎語怪之錄哲人所懲而無  
鬼之言阮生已屈同禩三載侍疾七旬摩拜自刺則慈母  
驚啼對食不殮則君姑繞泣痛心誓殯掃跡居樓連屋而  
語不聞隣限室而影無踰闔蓋雖雅志竟違而已枯魂待  
斃者矣先王父憂之俾收紗帳以授徒餽蒿簪而教讀童  
姬繞案便號經師切蛆入門咸稱弟子亮吉每以春秋暇  
日參訊起居念揚水而傷心勉遺孤于忠孝蓋一門兄子  
雅愛李膺兩世曠僚惟期沈正先是監生君父某三世未  
葬七棺在堂平原則哲孫屢殤信都則全家善病姑每以  
爲憂微而入諫某末之急也無何姑亦遷疾以卒烏乎哀  
哉松枝生室華屋廢爲山邱桃符貼窗餐厨減于藥竈鄭  
宗孝婦雖代尊章之愆顏川悖守將受亡靈之責姑生于  
雍正五年月日卒以乾隆四十四年七月九日守節二十  
五年年五十有二無子以翁命撫族子及異姓子各一人  
甥而補舅不聞昔經子又生孫望之異日以監生君未葬  
故權厝于某所禮也積陰之氣既驟損乎生人陳廢之居  
或不容於列匱重爲之銘曰

繫中閨之弱質兮風降志于典墳既怡松而悅柏兮乃出  
室而字人嗟三年之失儻兮羌壯載以酬身視雙棺之前  
後兮隨七殯而粉陳厝屨之未可久兮亦聊以妥夫貞魂

與孫季述書

季述足下日來用力何似亮吉三千里外每有造述手未  
 握管心懸此人雖才分素定亦契慕有獨至也吾輩好尙  
 既符嗜欲又寡幼不隨搔頭美姿顧影促步之客以求一  
 時之憐長質思研精蓄神忘寢與食以希一得之獲惟吾  
 年差長憂患類集坐此不逮足下耳然大馬之齒三十有  
 四距強任之日尙復六月上亦冀展尺寸之効竭志力以  
 報先人下庶幾乘竹帛之聲傳姓名以無慙生我每覽子  
 桓之論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及長  
 沙所述佚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感  
 此數語掩卷而悲并日而學又備力之暇餘晷尙富踈野  
 之質本乏知交雞膠膠則隨暗影以披衣燭就跋則攜素  
 冊以到枕衣上落虱多而不嫌凝塵浮冠日以積寸非門  
 外入刺巷側過車不知所處在京邑之內所居界公卿之  
 間也夫人之知力有限今世之所謂名士或懸心于貴勢  
 或役志于高名在人者未來在己者已失又或放情于博  
 奕之趣畢命于花鳥之妍勞瘁既同歲月共盡若此皆巧  
 者之失也間嘗自思使揚子雲移研經之術以端世未必  
 勝漢廷諸人而坐廢漢沉之思韋宏嗣舍著史之長以事  
 某未必充吳國上選而并亡漸漬之效二子者專其所獨  
 至而置其所不能爲足如耳每以自憫亦惟敢告足下也  
 錢獻之注爾雅釋地四篇序

重光赤奮若元月吾友錢君獻之注爾雅釋地四篇舉時  
 予方踐國語地名未竟病若驥之莫定阻形魚之乏證旁  
 采金石搜稽或窮高觀周秦披覽亦徧聆遂得于許氏學  
 落證以韓生廣都之墟注乃增乎韋昭卑耳之籍名墟遍  
 于劉向以陸高之文識觸山之語誕由田涓之蹟知慮實  
 之傳疑國語共工氏墮高堙堙知列子淮南觸山折柱所  
 子書作 茫茫一編窺古獨笑焉蓋六合云渺難從豎亥之  
 惠實 步三古甚遠誰詳伯翳所名而儒者好破舊聞矜其臆獲  
 其或變易陵阜移徙川澤此則超北溟之說非屬寓言移  
 太行之語遂成左證也夫創奇者既信心之已過守故者  
 又目證而或難以數雜之居諸窮八埒之浩渺知其難矣  
 又况高下定名肇于文命川藪著錄仿自元公梁卜之所  
 未言樊李于焉缺注卽云證之別簡而東陵未究先地味  
 于金爾漢地理志廬江郡金爾西北有東陵鄉水經注廬江郡有金爾縣按金爾無所考二漢亦無此縣水經注  
 當有誤 橋山屢移遂神迷于劍葛而能采森泉說成乎  
 一是高平廣平皆區方之可指朝陽夕陽非向背之虛號  
 則前哲之所未及視景純而或過者焉時孫君季述亦注  
 山海經削諸迂怪之談謹以耳目所及揖夷堅于上世諒  
 厥用心友衰臆于六朝均茲命意蓋輿地之學至今日而  
 言者益廣亦訂之益精也若夫日下之所在息慎之爲方  
 此之闕疑師夫前聖  
 適汪氏仲妙哀諫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在西陽亮吉客西安使院得舍弟京師報書知仲姊之喪質明爲位而哭烏乎哀哉天高不聞喪我哲弟伊惟哲昆閨聞之仁烏乎哀哉秋林隕風嘉實首墮高崖驚雷迅羽早落因知本傷者擇隕巢崩者卵毀而未墮之翼迷音于霧雨在林之柯甘志于搖落是可傷矣不有爾微曷云紀實烏乎哀哉姊諱孫先府君次女也先是府君舉一女婉孌賴惠木期而殤府君哀循于心朱謙厥臂及姊生前志宛然固知一哺之肌恩延乎再世盈掬之淚沉痛乎九地雖在甫生而孝德已種矣年及毀齒出就女師誦盤中之詩工九九之算先王父允鍾愛焉年十一遭府君喪育于外家外家女兄弟十數人聯裾爭華簪首耀玉見姊工作爭走俯之姊曰是貧女職也夫奚以恥桃林披華靡追乎遊燕風雨如晦尤勤于夜織一樓不遇十載于此焉一夕女兄弟十數人共坐室中比舍回祿延及寢室圍坐盡走不知其然姊獨都入室中扶外王母冀太孺人以起人是以異之伯姬待母無下室之嫌劉姜叩天獲反風之應誠孝之所格也年十五通論語毛詩蕩藻可擬無忘乎飲泉單瓢亦怡陶陶乎冀空時伯姊已出室母舊多病一室之故姊實總之權曰泉泉曝先人之賜書樓風蕭蕭值嚴親之諱日聞趙女之哭哀感路人聆樂姬之論化及鄰姐從舅氏妻董安人名知人容目姊曰端敏之性必宜爾家柔仁之資亦儀其母爲中外

稱首矣年十八歸國子監生同里汪君德涓相夫有禮處家以勤上承君姑內接同室汪國巨族食指數千每伏臘有辰或值宴喜室寢左右列盈盈之百筵居鄰東西陳羹羹之束帛侍婢林立行備候門姊指畫裕如應機俄頃伯姒歎其敏決如姬以爲神明于子焉蕭蕭烏豐約各適其宜者也姊事母孝一歲迎養常及十旬亮吉以貧故輟讀姊哀其志俾得卒業梁安定之室樊煙絮其輕重李伯度之學穆姜益其神智姊自處尤約曷游曷否服前時之嫁衣一餐再餐同守舍之薄餼然而釵之數質則周六親之貧倉之屢匱以拯四舍之急蓋靡如也晏如也前後凡產四男四女今惟一男四女在姊嘗謂亮吉曰吳下之俗出室之女資千金而靡吝授經之男脯一束而殊憐予每病之是以多金延師先日供具所以教者靡不兼至今子已授室幾有成立而姊遽以卒烏乎哀哉歲在丙申遭吾母喪姊及弟五人拊膺一室自是凡出處動靜必咨姊後行姊哀其表撫視九掌逮亮吉舉順天鄉試姊貽書及之勉以世德乃昭昭之言方鑣厥膺而冥冥之棺已闔厥祝言旋言歸窆復伯姊之問松耶柏耶迷拱女須之里烏乎哀哉姊生乾隆五年十月二十日卒以今年五月二十五日年四十有一遂爲之誄曰

金匱不存澤蘭永逝惟姊之孝申乎易世祁祁府君訓方惟義亦越慈母柔規靡香有爲其文有玉其質噴詩習算

儒服是試歲之重光云值閔凶予羽飄插室遷于東婉嬖  
 諸姬擢羽縝玉姊居其間布裳整蕭鄰之不戒爐其東南  
 赫兮沸湯伊誰克揆一女之勇逾乎百男惟茲諸姬自謂  
 靡及厥聲英英中外咸集歲華方殷事此夫子伊惟德門  
 克匡厥事慈親之訓民生在勤惟姊承之富而能貧盤盂  
 一編朝夕靡替云茲衰祉以望予季時昔逢居凝沍之辰  
 持編夜歸憶姊候門入室爨冰束火不溫姊勸我讀達乎  
 凌晨承師之資惟姊是恃曾三十年靡慰厥志重泉既反  
 見母有期云此弱弟行猶棲棲伯道乎西仲居于北言旋  
 言歸靡有年載烏乎哀哉暉暉日月人所其壽我獨與斯  
 曷云不驟晏晏室家人慶厥居我獨異斯入室而呼曾昭  
 昭之昔戒復沈沈之別淚星離離而幾易魂遙遙而莫逮  
 昔昔之期夢姊于庭若戒塗而南適勅予季其東征朝陳  
 書而發册懼宵兆之不預詎徂春而徂夏慟一死而一生  
 烏乎哀哉父兮母兮惟姊從兮曾是鮮民不克共兮欲報  
 之德惟姊申兮曾是鮮民願之說兮情憶憶而哭姊志惋  
 惋而悼姑感衰宗于五載曾十輩而九殂雜賈遠之永歎  
 服仲由之不除庶百年之條忽永嘉觀于淵塗

執徐歲壯月所校太康志地道志二卷刊成投簡賓筵命  
 書後序謹校太康三年者晉平吳後第二年也日南之地  
 甫入興國建業之宮裁為郡治于是潘岳著閩中之記擊  
 虞成畿服之經王範上交廣之書徐氏作都城之錄唐李  
 善注文選稱太康地志曰都盧國其人善緣高是知州郡  
 之外又志八荒風土之餘兼詳異俗拓地萬里成于二紀  
 劉石未興揚益既滅令甲之所載典午之最盛云厥後賈  
 耽之述四夷樂史之詳百國蓋灌輿于此與王隱以作史  
 之才著承家之美時則五馬渡江纓逾三主羣龍戰野已  
 沒八州而史氏區區欲校伊洛之圖舉秦函之界雖襄中  
 百縣曾隸方輿而海外十洲同夫飄渺撫劍及伊吾之北  
 而褰裳阻天限之江者焉今觀所述姑臧穀遠辨方語之  
 譌大夏令支補職方之闕采聲同實或見誦于鄜元館籍  
 陳圖庶亟登于劉氏矣以此編摩推其紹述則仲遠一記  
 既導美于太康彥季全編殊有功于處叔飲水知源撫柯  
 求葉亦沈約魏收之祖也

晉太康三年地志王隱晉書地道記後敘

昭代右文坤輿日闢

靈巖山館叢書大類有三小學家一地理家二諸子家三  
 地理自山海經至宋敏求長安志凡若干種先生以亮吉  
 彙知湛澗梢別廣輪每成志地之書輒預校讐之役開達

宸斷皇皇大哉莫以尚矣先生才為命世學既專家每集  
 一編期乎匝月煥綠字赤文之采補蘭臺石室之藏茫乎  
 莫測興望若之驚疑者勿言守闕如之義亮吉不敏遂不

辭而序之云爾

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鉛山蔣先生碑文

先生諱士銓字心餘一字蒼生江西鉛山人也先世吳越著姓彭蠡世家祖諱承榮年十數齡值明崇禎甲申之變莫楚無室哀錢王之孫宛童寄生作蔣侯之裔父贈君諱聖生有異稟長而奇貧陳萬游俠惟云濟人申韓刑名祇除害馬年四十六始娶鍾太宜人逾年先生先生含宏深之資稟倚魁之行年四歲母鍾太宜人教之剪桐葉以習書裁竹枝而成字聲滿一室智百常童時清江楊勤恪公以主事假歸過瑞洪見焉藥肆問奇先知遠志衡門訪友卽號通家越三歲鍾太宜人授九經畢贈君攜先生遊澤州擊楫于洪河停車于霍太鼓接天之浪定異常鱗晰向日之聲知非凡驥館于鳳臺王氏者數年王氏樓接百棟書連十楹先生達晨而觀終歲已竟時耆師宿儒咸在驚趙禹之無咎傲叔向而不能年二十二始隨贈君還鉛山其年卽補博士弟子員時左都御史錢唐金公德瑛視學此方見而異之有奇人之目國器之稱焉逾年丁卯舉于鄉越十年甲戌以試授內閣中書又二年補官充誥勅撰文中書舍人明年丁丑成進士改庶常自朝考及散館皆列第一授編修前後充

武英殿國史館

皇清開國方略文獻通考館纂修官一爲順天鄉試同考

官京察一等記名以御史用省中四戶天象應其休徵海內一人人倫資其模楷中壘之校秘閣是日兼官永明之策秀才號稱得士偉矣哉仙人入宦東觀比于神山漢官定儀太史高于上宰此先生之官也回翔館閣云惟廿年眺覽巖壑中逾十稔武陽之干進若彼成都之守靜若此然而凌雲一賦

天子幸其同時涉湘逾年

九重歎其不見是以道馭六合前席聆其極言威約百僚當官容其卧病長揖之下上相以矜名士之呼

禁中所定此先生之遇也至若雷電倚戶恣其發揮雲霞在天從其剪裂植筆倚宗並日觀而爭秀回瀾滄溟與混閭而競納五字未竟薄海誦述以迄殊邦一篇甫成薦紳傳鈔暨于女士錯耳之造象必乞高文駢臂之傳經亦求定說繡平原而絲貫圓洗馬而練空此先生之名也丁卯乙未遭贈君及鍾太宜人憂哀至卽慟哭無常聲又終鮮兄弟一妹聯其影形我送舅氏外家均其休戚顧黃羊之萬友鄭罕虎之知人匹士未達夜寢于焉不寧一夫未安露坐爲之畫策爲上客設饌無改八口之飢與踈宗合居依然四壁之立此先生之性也執亢錫之柄以扶倫紀踈窳之識以飭士林王貢在位風俗比于鄒魯賈范入官節義崇于性命故臺省未入己生列柏之風惠文欲冠先起避驃之諺有緇衣好賢之雅墨車疾惡之聲焉此又先

生之志也梁木易萎激湍不駐以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卒于南昌里第春秋六十有一逾年歸葬鉛山禮也海內人士知與不知異聲而同哀遠奔而近赴嗚乎哀哉蕭芷之芳不得見霜膏明而熗翠羽而殃痛彭城之廉里悼交州之諫鄉是知三尺之石不足書百年之行盈掬之士無以掩蓋代之名而松楸甫萌若有待于恒翰華表既時不無望于歸魂此則化人之委蛇入戶贈之三號柏堂之隕身臨穴增其一慟亮吉先生前主安定書院時肄業弟子也文舉之來魯國先蒙小友之呼步舒之至江都遂受專家之學立碑置墓植表景行烏乎隨武子之德我欲觀于九京郭有道之文均不慚于一字

蔣定安墓碣

君諱寶善字定安從舅企宸先生幼子也澤門之哲長孰多姿江夏之黃生而善怙爰自能言之歲卽標獨異之稱母董安人尤愛之以善病未令苦讀也所居枕谿樓閣尤勝成童後出居外舍軒楹敬日雲麗迷花門徑臨波風疎振柳羣從旣盛執友時來饒茲勝地之吟益以華年之樂君顧簡靜無所嗜也默然視層城之移陰與飛鳥之過跡則停鵲以思淒淚忽墮故銅臺之遊乏謝莊而寡韻南皮之會有吳質而損歡一日偕送友人暮夜歸室冷無寐秋蟲鳴階鑑薄影于星河弔浮光于林霽是夕言神鬼之事甚悉烏乎君蓋有悟夫年命之靡常而修短之合致者矣

君之卒以瘵疾遺命以道士服歛爲詩若干首母不忍親亦納諸棺中化形之鶴猶愛羽衣識字之蟬偏隨病骨予與君知愛特甚自君卒及歛嘗守君之寢嗚乎哀哉生何如死願入夢以諮魂夜已暫晨尙陳尸而待暇君以乾隆三十年歲在乙酉七月二十一日卒年二十有三卽其年九月附葬于先人之壙禮也君聘妻孫氏誓節不嫁奉姑以居雖無子之痛較甚羊舌而嗜義之念有重熊掌可嘉也矣予爲君從表弟少君三歲懼夫江水衝溢高陵或沉爰爲立石于墓而誌其歲月云

靈巖山館詩集序

夫時至則爲者卿相然絳灌在位斯懷慙于賈生問世一出者達人而邵管不升亦遜能于諸葛若夫承天八柱之才勲勦于五岳後帝七車之識名徹于三辰仲實撰述變陰陽而乃成元凱注經盟帶礪而創始則不朽者三事兼之于一人焉巡撫秋颿先生應靈潮而生有列緯之望先德則歷相唐宋望族則屢遷吳越爰自生初已徵異表練時日而拜庚子學春秋而知己亥然而大任欲降始遇已屯蓋公生十二年而先贈公卽見背焉公秉茲祖德猷聞母訓厲志于初服投經于蕭寺霜凌晨而辨色月映夕而開緘靈巖山館者公昔讀書之地也山石壁立披松檜之天風湖波浩然挹魚龍之奇氣命世之學根于此矣濟物之量兆其端云集之所由名也迨乎釋褐早歲襄職

禁庭御侯之稱典客國士無雙茂陵之策平津漢廷第一  
以此達才冠茲朝彥允矣迷復百練市紙旬日而賦三都  
十吏侍書一畫而揮百牘樂彥輔之名言劉穆之之幹議  
公殆兼之維時官京師者贈太傅錢文端公工部尚書委  
文達公刑部侍郎贈尚書錢文敏公暨大興朱先生笏禮  
部侍郎錢君載少詹事錢君大斯編修蔣君士銓按察司  
王君和從舅氏蔣先生和寧皆海內偉人士林碩望交滿  
一世尤厚于公倡酬之篇于焉以富未幾

帝知茂倩之淡人望安石之切出達觀而建節過隴坂而  
行部迄開府于全陝攝節于甘涼十年之中奇勲數著遂

膺茲

殊寵

錫以崇階涿郡三校表應物之才會昌一品名等身之業  
而公事所屈出玉門者萬里持節所及歷鳥道之百盤秦  
州書事之作野老誦其辭太白禱雨之章屬吏傳于口惠  
愛形于著述訓誡不斷于文誥自乾隆丙戌以後至是凡  
得詩若干篇台前所作編爲靈巖山館詩集若干卷神明  
之範非所識矣意度所在微得言與何則雅頌既遙騷歌  
亦古斷于唐代不乏達人曲江感寓之篇元相言情之作  
常侍七日之寄中書三楚之唵無不弁冕一朝楷模來顧  
然或擯美人之香草殊少壯懷類澤土之行唵亦乖倖望  
求其稱斯名是符于德度者實惟難之若公前後之所作

也隸行人之念母秦康公之送舅陸平原之舅弟鮑東海  
之寄妹暨于友誼尤富篇章山公致叔夜之殷庚令問深  
源之牘甚或愀耿恭于絕域書至而涌靈泉弔温序于高  
原事久而含生氣性情之故有獨擊者焉上若九如所以  
答君賦五箴所以達下情韋孟愛君辭皆悱惻劉向對上  
言必懇誠是又求匪躬之節必于曾閔之門陳大雅之音  
極于羲軒大氣包乎垓字含墨未吐先翻積石之源撫筆  
而前卽有終崖之勢匪由人力殆降自天固知崇朝而兩  
天下必屬太山之雲盈寸而燭九幽實惟陽谷之日夫豈  
蓬蓬焉燭燭焉寸明尺澤之所可擬乎授簡暇時命爲之  
序亮吉孤露偏同聞知獨陋宋楮刻而無用鄭璞操而見  
知稱孔融之小友事涉抗顏受蕭奮之專經義富北面歷  
茲年載備極謙謐談昔者彥升弁文憲之集云以述思陳留  
序江夏之文藉之垂法今之握管義亦云然至若勲名之  
昭著惠政之周流則蟠松生徑將參召伯之棠多士在門  
行開孫宏之閣其紀于

國史著于金石者將與垂山棹物共不朽焉非所及矣

卷施閣文乙集卷四

陽湖洪亮吉著

與孫季逵書

季遂足下僕遠閱千里不覩一士日惟陳書頹仰宇宙夜  
 或秉燭驅役魂夢昨已冬始寒尤逼人狂風一來吹卷出  
 戶稍遲未覓已過墻外南鄰朽桑蟲厚逾寸敗葉既盡時  
 來嚙人車聲過巷床几皆動土既不實條陷窟穴離離黃  
 蒿乃長屋角間塵積畝反不生草地幸稍遠掩戶避客偶  
 出酬接皆至失歡一再以思未識何故計念足下顧戀墳  
 墓思遂南歸寄跡丙舍而田不滿頃松才盈寸溝水未活  
 谿橋不成以此數事尚遲年載當復移家近家就姊謀居  
 對鵲營巢徙魚築宅林花悅魂水鳥養性招蓬耆童呵叱  
 鄰狗一屨之外更築生壙門皆東開易見日月穴必西向  
 暱就父母松陰一樹承以梅株魚田半頃園此蟹斷更望  
 足下能來同之當于屋旁為構數室贖身之具取給園蔬  
 歸魂之棺仰此林木時直霜露言羅雞豚祀親之餘謀以  
 醉客如此數歲卽復奄忽良可不恨嗟乎積瘁之士寡至  
 四十者況開篋而視已有傳書入隧以觀全具骨肉後世  
 知我不詳何人及身而思惟有足下自非親暱誰能深言  
 勉謀殮葬幸番光彰

重修唐太宗廟碑記

蓋聞天眷有德五運所以叠隆民報惟功百世而有必祀

別大矣遠矣肆臻上治之休唐哉皇哉爰同中古之號則  
 黃帝之壽三百以畏其神炎宗之廟六十思廢其報者矣  
 醴泉縣唐太宗廟者自宋建隆之歲創自東郊遠明萬歷  
 之年移茲南郭嗣後百有餘歲曠而勿修守土者懼焉請  
 于上官發茲中帑銀凡九千有奇工甫數月而畢乾隆四  
 十五年歲在庚子也天作高山成萬年之寢室漢立原廟  
 藏一帝之衣冠固知魂魄樂遊之地近在武功神明永聚  
 之鄉先瞻谷口祀典所以重輿夫閭位不列則嗣漢者首  
 唐大統有開則名宗而實祖必推其始有可言焉爰自黃  
 星既見天習瓜分黑水羣飛民隨波沸未嘗知九州百縣  
 統于盈寸之圭四海萬夫責成一人之抱金宿則時時入  
 斗玉璽則頻頻出宮天地之厭亂至矣神人之望治切矣  
 于是六合再朗成于戊午之朝星辰忽降光茲甲乙之館  
 允矣哉太平之運兆于開皇十八年乎一治一亂運天地  
 之生前聖後聖拯斯民之死故上古未莫則八翬開媯氏  
 之勳中天未平則雙龍建神禹之績近古未靖則六馬駟  
 唐室之功亦越萬年甫聞三聖則凌晉跨漢越秦軼周者  
 焉尤可異者禮樂征伐並曜一時文德武功兼隆俄頃定  
 龍鯨之駭浪握管而賦小池跋兕虎之雄威摩箋而唵艷  
 體何其盛也美矣君哉是以廿三年之政紀在史官十八  
 士之文壓于御製梁魏二武對金甲而顏慙高光兩朝見  
 華詞而色沮者也至于自家及國則畧跡論心陳混一之

策奮袂而起王師擊九五之尊拱手而歸嚴父此則漢尊  
太上終非有位之稱周得武王方有無憂之寶印或問伯  
擣靈元武貽譏此之播稱或云慙德不知西京歌尺布斗  
粟廟亦稱宗東征賦取子毀巢名無嫌聖恢恢乎包舉天  
人之榮非一端可議者乎知縣蔣君宰斯三載禮祀歷時  
護青蒼之家樹綠以紅墻法太紫之星垣建茲黃屋三過  
昭陵之作世遜其工式瞻畫象之文人推其博富惟新之  
落成乃徵詞而授簡亮吉再拜不獲三歎以興昔者龍鳳  
挺質表偉度于書生今茲彘攝負文紀殊勳于下士則通  
天峩峩曾嘉沈炯之表漳水浩浩永鑿陸機之文英爽適  
昔者諒鑒觀在今也遂使兒童父老嬉遊忘天日之尊極  
棟几筵環拱聚川原之勢他日者過驗穹碑來觀典禮庶  
幾衝山之風忽起西接上郡之祠如龍之雲怒飛東連豐  
水之廟云爾

錄楊起文白雲樓詩序

白雲樓詩上下二卷今錄作一卷予觀其下筆不几寄思  
無朕回視聽于內而運徑寸于外一世之事不入于戶域  
而千載之念時輟其餐寢茫昧于衣履之近而振悟于丘  
索之表徹卷而視以鶴犬為麟鳳枕軸而卧疑妻子若聖  
賢故其言多古衷意寡近韻若曙色未啟天有昭回之星  
秋颯乍與原多凌歷之響林木幽蔭欲暗言于山鬼宮徵  
離合非有心于作者推其志亦欲混哀樂于一致然辭愈

遠而思幽平古今于俄頃然心雖長而旨短此則達人促  
朝露之期而撫編簡駟隙之感者矣吾鄉論詩者以同時  
若干人合君為六逸然觀其筆墨所至奇意所極憚格南  
出集尚不能獲其彷彿則不欲更論也茂挺孳于唐代  
應德發藻于有明啟文振秀于

本朝蓋吾鄉詩人之冠也君曾孫統舒與余善亦學君之  
為詩而意識限之上章困敦歲余月錄君詩竟因序數語  
于篇首亦以明吾鄉詩之足傳者止此數人俾步趨者知  
所嚮往也

祭保母王氏文并引

保母王氏父本土族歸于某某無賴僻外家賸路屋二間  
貧不能出直母因歷孔兄及姊以償之亮吉生時母年五  
十餘司保抱者又數歲後母老且寡轉徙寄食遠亮吉補  
學官弟子母來賀因流涕語曰吾有五女而無子以後事  
累即君矣及母卒亮吉適客外竟負前諾歸詢其女又不  
告母葬所因設薄醴招其魂以祭之曰

五女之門盜所不過母而遺此亦云家禍嗟嗟五女乃嗇  
一餐七十之年渺焉寡歎惟母之亡實惟我德重泉之恨  
蠶苦之言母難復生我迷母德惟母之德人所不克烏呼  
稅孤而敢忘昔客丁孤露育于舅室兒之告飢母曾減食  
負而過塾問讀以思母分傭錢兒道就師歸歸黃髮助我  
親喜聞師有言兒讀善記兒童而冠厥聲英英猶未若母

仍呼以名如何有家不母之顧非我之尤實母之故周廚  
歷室嘅我之貧粟祿所入言當奉親維時我思母庶耆耄  
我之報母非止一日囊錢攜贈于河之干母兮含悽送我  
出門昔母之居屋荒茂草秋桃倚井其實惟好鳴昔之辰  
升樹而嬉琴枝撫實棘猶在衣今茲之來桃顧母死踟躕  
半畝頽仰一世母亡誰知母葬未識負母何言呼天以擬  
敢陳薄醴招此遺魂告子若孫無忘母恩

孫季述述倉頡篇序

倉頡篇者吾友孫季述之所述也粵若龜浮效果兔泣垂  
文視狗知畫犬之形伏禾制禿人之字子夏釋物辨丁乎  
魚枕秦醫說疾測蠱于蠱血微之竹素靡不粲然泉乎左  
隸之分遂失前人之誼安固不以篆文存經而易之隸古  
康成頗以便讀傳教而厘存故書是以白羊之印乖謬乎  
六書鳥馬之文微茫于三寫必窮其失可得言焉漢世諸  
儒深研象數漸忽蟲文言星者日下從生說地者土力合  
乙箸示于求而古文味增竹于匪而物象離以曲為聲失  
豐形之字指加食為餽違稍氣之本訓習甲乙之文誰分  
鈞識作乙信弇金之識孰辨處者為留自茲以降益難更  
僕參首以立能足為三犯从戊己之形般有丹青之義書  
狃狃而字改傳汎汎而文增爾雅變夫龜龜玉篇益其鼎  
屬旬改為圓音或符乎漢碣薛謫為護字始缺于儒書榜  
以四方切從十數此則呂頤偶亂于前陸孔復乖于後者

矣求其合者則八么子系一士弓長草肅詭齊木亘識音  
委妥可通非姜開而始見近序本一設周爨而益明此則  
誦詠合于經文假借通乎字例者也至若作旅車敦古義  
莫釋希僅之裔姓纂亡徵禮榘不登于昔編前尚互殊于  
傳注寧非闕如之義當同于聖者乎夫篆之降隸增減見  
于斯篇文以括音精博昭于許說今召陵之書廣傳于學  
者而上蔡之論半墮于梵編此季述所急為校輯也亮吉  
年逾數雜學歷五稜別石鼓之舍志在孟轲訪倉史之臺  
快觀此冊云爾

南樓贈書圖記

南樓者外王母龔大孺人怡老之室也予以髫年過承識  
愛別異諸孫之列策其凌絕之程先是外王父嶠峨君喜  
貯書有田十雙歲以半所人購積袖歷數十年而倉粟未  
滿書篋已盈又赴洛之後增蓄異書校閱之餘兼存別本  
每當朱明入序赫日縣庭陳萬卷于軒楹散羣函于室牖  
仲達之簡兩急自收高鳳之居麥漂不顧蓋自嶠峨君卒  
後輒遇伏日舉而行之一日暴書之暇外王母抽數冊以  
授曰吾家代衰矣能讀是者其惟物乎予時十歲再拜受  
之迄今又二十寒暑追維往昔遘興九地之嗟時慟深恩  
頻展兩楹之殯靈窺人而漸老螢入簡而不光陳留丈人  
之語王祭念之而覺悲扶風大家之書馬嚴積之而未竟  
又況校閱庭之月旦已乏人知披外氏之遺聞先無母問



淚浮于卷痛寄斯圖時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八日是為記  
嘉禾序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兼  
理糧餉軍務加一品服畢公再治陝西之二年令

上四十六年也燕康公之分陝棠表其年魏成侯之治秦  
釜銘其德來歌去思于于乎原考六郡百縣循循乎成法

蓋下車未幾而四月登麥先慶有年三特勉農不遺厥力  
皇皇乎新政之首效也未幾涼州一隅番回肆逆公靡分

陜域首運機宜元甲雕戈具軍于一且白鹽未黍籌餉于  
千里

天子嘉焉叔子緩帶不張鈴閣之威元長黑頭早  
錫上公之服偉畫所至齋宿肅寧和風既蒸燼者日至于

是十日一雨天瑞實惟醴泉雙岐合並地寶名曰嘉穀則  
長安縣某鄉之某鄙一本兩穗之禾實生焉原露未晞旬

人以告猶與美哉于傳有之嘉禾因而名冊其效達矣美  
稷以之立縣公方抑然不敢自居欲附捷書因茲入

告此則江夏獻冊字美乎方書陽翟陳圖名貞于瑞志者  
矣且禾名同本異類革心之應也種曰銜滋同生樂化之

效也匪惟政祥抑亦  
國瑞亮吉以為當立茲樂石貽諸後政遂原而序之云爾

蔣青容先生冬青樹樂府序  
豈覺何哀怨杜鵑為望帝之魂變亦蒼皇後復盡從軍之

侶遇金人于瀟上能言茂陵值銅駝于棘中誰知典午又

況南遷烽火北符軒與言乎締造則東南置尉拓疆無劉

漢之雄及此淪胥則五百從亡歸骨少田橫之島墜乎江

山半壁非僊人劫外之碁金粉六朝盡才子傷心之賦今

之作者意在斯乎昔者申徒下士赴清冷而不辨精衛冤

禽投滄溟而不返此之挺質本視鴻毛未有九重瑞穆辭

黃屋而乘桴萬乘輝皇紫龍裳而蹈海此即鱗臣効順不

能使東海之波不揚而虜主奚堪更非若南征之舟不復

者矣夫赤舄攢禰降準之窳斯開羅洗肆凶銅馬之帝遺

節不過行同竊鈇號等摸金雖下竭于三泉尚不懼于枯

骨而此之慘虐更所難言斷首割膚裂裳裂冕烏呼吞炭

雖忠智伯之頭已漆納肝較晚懿公之體先殘至于掩帶  
之仁出自采薇之士問中興之顛運荒土數坏慨六葉之  
承華冬奇一樹卽遺黎之感槩何補于在天之沈痛也哉  
雖然莫宏化碧激哀周義士之心比于剖心作洛邑頑民  
之氣焚山之節旣顯之推匪石之誠亦逾生歎若夫廬陵  
信陽之大節其效龍逢夷叔而分塗者乎迨至風雷一警  
遂歸先軫之元陵谷已遷尚謙王琳之首哀矣怨矣求仁  
得仁蓋士感知已伯牙碎琴義激友生漸離擊筑效包胥  
之慟哭慷慨登臺賦宋玉之大招旁皇生祭三百年之運  
已盡庚申一二士之心猶回天地覆亡之慘從古無斯而  
忠義之忱亦于今為烈者焉他若生而玉食長自天家山

陽哀痛之語命在何時樂陵永訣之言兒乎奚罪柴車而  
辭鳳闕破夢而入龍沙烏乎富貴已空神仙何在徒使玉  
釵金輿禮化人于西域黃冠繡烏望紫氣于東來此則靈  
妃入道固無心不死之方而室主移宮獨甚此未亡之痛  
者也况夫微子朝周猶存禮樂項伯入漢僅事功名韓王  
孫之晚節漂母見而益哀劉宗室之陳符列宗聞而大恥  
他若運屬當塗華子魚尚稱名士言歸石趙王夷甫更侈  
清談彼人是哉何足笑也嗟乎蕭臺著史婦豎不能識其  
辭隴西駭聲搢紳或爲諱其語何似取陳留之軼行抵掌  
而說中郎借赤壁之遺閑快意而談諸葛則人驚伯有或  
能廣間巷之傳而鬼有董狐殊堪增竹素之色先生于是  
屬爲之序遂著于編若夫聲音之道文字之工則讀臧洪  
之傳髮自衝冠登廣武之原皆先裂血抑至此乎非可詳  
矣

長儷閣遺象贊

長儷閣者吾友孫君季遠妻王孀人之棲止孫君悼亡時  
所署者也桃枝亘幔松陰瀟窗歸魂之房入銀燭而不輝  
同心之帳棲流塵而易故墜釵在握遺粉懸容愛成永逝  
之文道有傷心之賦然而草本忘憂禽原並命雷深共坐  
紅團四面之花韻險借吟墨染崇朝之頰春寒而手握微  
溫酒冷而衣香互覆又況華星被野晨露迷原翻爾來斯  
溫其如玉爪痕在竹畫自何年衫影驚魚窺來靜夜比肩

而尋幽豎擁背而候江湖境難淹于百年魂遂斷于五稔  
夫三尺離離初無停鏡之影四海浩浩曾靡駐波之蕪葉  
離枝而咎風禽頻巢而怨雨達士之識已悟無生騷人之  
吟方悲未艾于是遵茲往屬寫彼遭形唇朱不塗常碧猶  
招誓長帷而不娶留空室以自娛可爲情逾于分哀過其  
禮者矣象成屬爲之贊僕固未之許也繼思散其哀以達  
其志爰爲之書其首云

朝暉嫌明春色賤治零愁淒川積想傾野魂今雖斷猶手  
一編韶華幾時落葉積前悟浮生之易盡今亦何必希乎  
大年

送汪劍潭南歸序

夏序忽來獨居已覺絳裘襲更雜以風雨晝長宵短與寐  
不定置鷄于窗將以警旦乃復鳴夜籠鏡于牖所藉燭暗  
不覺妨月意緒乖違跬步錯失貽譏僂童匿笑臧獲蓋自  
子欲歸已不憚累日幽憂不已將成疾疾繼而念之吾與  
子食桐江之魚棄子恐已成鯉擘山院之果遺核又復抽  
林盡山川悠悠言笑宴宴不自知元思之減華色易醜也  
且吾與子得矚影數紀振響十步中下之士樂與齒序瓜  
桃之戚識其嗜好閉戶以處雄長婢僕出室而遊亦有處  
所無昧于明以視日星不跛于履以羞厚地握管徑寸上  
潮結繩中紙逾尺下窮倚杵自謂門毛角而俊視植物而  
蠶者矣何必稜原隰之草萃于一丘招高下之鳥同棲一

樹始欣欣合色嗜嗜均響哉吾子行矣奔敵戒疾漢川鑿沈凡百榮利以爲子箴憂無傷性喜無蕩心百歲相保有此骨肉怡怡飲食跂跂動作從此及老脫復偶遭髮白面皺起而相嘲勞千聲于蚋窻假一寐于蟻垤冥冥于萬古憤憤于七尺無系于覆載無害于動植蓋同形而化者不無聖賢代我而生者又有孫子也子行矣子不能飲勸子以食子食而咽歌以蕩魄歌曰

風起匝地雨落晦天念子不見卽如百年百年亦勞有生有死其間握手乃在吾子此無彼厭子不我嘆飽食嬉遊以說性真各知其短愛契所長闕于歲時殊忘否臧誰驅而出誰挺而走念子之歸倏如驚獸投林覓柯不擇其音慨我之留得不怪禽獸則有穴禽無故枝歌曰贈子孰知我思

與崔禮卿書

禮卿足下霖雨南北泥塗接天驚禽不飛巢樹越月東漢清濟西抵河洛麻麥千里川原百重披林知晨映水識夕登陟勞頓宿患轉失奔車乎榮陽覆轍乎成皋暑疾破腹言停頓師炎風裂衣乃徑函谷時值深夜夜連十車土囊陰陰千丈落月離樹冠斗鷓巢冒星車聲崩雷雜以谷響時復卧起不識昕夕沈沈燭光映曉青紫驚沙濛濛當午黃赤如此三日始抵平陸更復馬首斷雲千里隨躡雁足飛雨崇朝灑襟雲山恢奇殊涉遐想念切吾弟雨行涉江

帆驚蛟龍棹壓魚鼈茫茫混混始復親海珠足增長氣識澹鑿心智海日上樹披遂而觀江豚逐舟瞪目而視者矣歲華不居游讎已極往者都下羣從如龍連與接茵尤在吾弟齋居盤盤言笑宴宴長樹撼鶻子以極與夜寢列燭求其悅魂始知美酒一石增劉伶之狂嘉言三復損臧仲之疾非昆季之愛不及此矣近聞楊生夢符遽遭此厄僕亦遠病重有姊喪秋堂流螢不夕已卧東陽帶圍減此盈握潘岳病髮時元一輩追亡悼存撫近念遠以此慘戚遂減跳盪時復咄咄如何如何吾弟方在盛年尤復嗜學入經收其視聽羣史供其口實暇則縱棹幽遠振袂原野壺觴既列遠憶狂客松徑落落肖我直致則亦西望不樂北遊方遙丁生履端共此絮叔哲弟既別亦寡音耗遠聞太公循績斯茂所得如此并報吾弟東鴻若西有以荅我

四哀詩并序

秋日苦雨南山多陰校理程君晉芳忽焉溘逝悲盈于中十旬輟業又頻得友人書知贊善鄭先生虎文文學唐先生爲垣暨司務楊君仁基相繼物故傷哉傷哉命也命也予穉齒未毀執經豫章之門元髮乍束交友宏農之館耽吟握管則贊善播其英聲研經著書則校理長其浮譽歲月既往中心藏之師友之間人倫盡矣于是擇窮陰沍寒之日招秦吳燕越之魂陳薦而言爲位以哭哀哉原夫贊

善之志古人是期梁傳太息之裏步兵痛哭之槩操一于此即能損年兼而有之斯多戚緒然而談縱八極戕黃髮以入棺交滿海萬御布衾而辭世雖云悲也可無恨焉文學自少至老為詩五千窮年累時質券數百投經之席移市門而便沽問奇之酒呼里魁而對飲推其梗槩實不可一世焉校理生有積貨沒逢奇窘將居北山之北訪友南山之南四馬駢騎載傳書而來雙旌蕭蕭斂體魄以去是可哀矣司務果葉清華一門要劇而焚研之後既歎敷奇毀巢之餘又窘險兩命之不永憂殆傷人者焉嗟乎統而言之贊善之達不勝其憂文學之窮未改其樂是知沈魄逝矣招雍門而鼓琴天懷靡然逢劉伶而市飲校理則魂無避債之所可務則死餘對獄之驚朝露之痛不越乎兼旬秋霜之威遂凌乎萬物日之夕矣鑒素月而不輝天何言哉隨大化而俱去百年之壽不能與麋鹿爭十步之外或當與松柏處所以各述其衷抱繫之以詩者亦以通存沒之情均哀樂之致也詩曰

猗惟贊善身沒道存下視百世心繁古人積憂炎炎寢室以焚至前毀于火逝川東來高岸亦崩沈痾作書告我以誠魂如可招越之東門烏呼文學以酒自晦閨地軒天沉句編載誰云閉門然坐而慨草元未就西日歸海質券雖積囊錢猶在欲莫先生吳之里市校理覃覃士流之冠湛彼經術足于文瀾著書何多云以待剛說士之甘一世所難宦

既不達西行人關驢歌召哀往而不還神氣所聚歸于南山司務英英弱年嗜古玉立既振金聲徐吐挹茲襟抱執云步武方秋之朔如月之午頻傷疾遽委蒿土縣棺有待殯此江濱

卷施閣文乙集卷五

陽湖洪亮吉著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序

乾隆十四年吾鄉莊氏之致仕居里中者凡九人曰禮部  
郎中清慶年九十曰福建按察使令翼年八十四曰臨洮  
府知府祖詒年八十二曰黃梅縣知縣贈文選司事樸  
年六十九曰密縣知縣封福建臺灣兵備道欽年六十六  
曰開州知州學愈年六十三曰湖南石門縣知縣封甘肅  
寧州知州柏承年六十三曰射洪縣知縣贈順天府南路  
同知大椿年六十二曰溫處兵備道封禮部右侍郎柱年  
六十因爲南華九老會各繫以詩其宗之年及六十而未  
預斯會者復二十一人各依韻和焉盛矣哉非特宗族里  
鄰之榮蓋昇平之僅事矣且數公者既無巧宦之目仕有  
廉吏之聲彈琴之治甫成抽簪之情已切其在官也種秫  
之田無五十畝其謝事也成都之桑少八百株貴而能貧  
知止不殆此其高致一也居鄉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弟  
有公綽之不欲法嚴平之自然風貌樸誠肯其披服卜商  
不假之蓋酷暑而証張晏嬰已敝之葉奇寒而始御其高  
致又一也東西之第匪遙釣遊之所不乏葭莊之魚涉春  
而已種蘆墅之菱經秋而可采方伯別業實曰青山尙書  
廢園亦名來鶴永日承夕斯陶斯遊觀邦國之蟠曳杖而  
必偕賽里社之神靡耜而早集其高致又一也雜時風俗

既淳里居最樂盈門頌白之叟占野屢豐之年然而刻魚  
入饌行于鼎食之家束脯爲禮饋彼歲時之會從大夫之  
後亦竟徒行避長吏之庭有同由徑薦紳之謔市僧不列  
於筵士夫之尊吏胥罕識其面均得遂彼恬適享其大年  
其高致又一也家世傳學則有夏侯代不曠僚實惟沈氏  
是以隨會既老愛旬嗣而登朝望之未休育成皆成應仕  
門閥之盛里鄰榮之而數公者處貴麗而不矜與寒素而  
鈞禮羣從之謹飭者賜嘉果而必捧子弟之通脫者逢乘  
馬而亦數此則十室之邑忠信所存百年之宗家法斯在  
其高致又一也子少以孤童遠承顏色高山仰止不去於  
懷乃文考欲賦靈光之殿已頽孔融成童老成之人先謝  
是可成矣石門君孫宇述世其家學早有令聞懼良會之  
統涇遺翰之放失遂各係以小傳並索序于余余惟九世  
鄉族首數乎窮命萬石素風或衰于石慶花樹之法不及  
于百載棠棣之碑僅傳于數紀皆名宗之所宜鑒也故原  
其本末序之所以紀人瑞之符亦以垂後來之則云爾

復錢少詹書

亮吉頓首少詹先生閣下比惟道履勝常義蘊益遠禮堂  
暇日惟寫六經中墨算年漸成七略幸甚幸甚亮吉雖未  
及閣下之門然每得閣下一書輒憫其嗜古之誠爲折諸  
疑義所在則亮吉之師閣下已久矣承爲刊定三國疆域  
數條除淵泉漢度前已自悟其失隨卽更定餘議一一如

來教也又承示唐開成石經左傳與今本異同處甚為精審然如巨辟左右之旦誤為且少齊有寵之齊誤為美石經之外北宋整本及淳化本尚皆不為益知亭林顧氏之言為不足據比來以諸書釐正左氏經傳本文至數十處如郭邵二邑缺其一方文公六年淇水兩言全成脫簡桓公十三年增子于適宣公二年脫侯為齊桓公六年均係本文非為小失此之增損或尚不至戾于古也又有杜氏時經傳本已誤者如補車之為輔有服之為均亦惟求杜氏已前諸儒之說實可據依者周為釐定稍疑即闕之俟葉本粗定尚當質之闕下耳兩年以來左傳詰以外復成乾隆府廳州縣志五十卷大類亦同元和郡縣而于兩漢故城歷朝舊縣河渠之興廢水道之遷徙頗加詳焉又五金利用詳所出之山近暨便民記置場之所其有為吉甫所載而今則略者如莊子觀魚之臺滕王宴賓之閣並登佛寺兼采道家以為無裨于與地之責勿收也惟水道有十數條不敢仍古人之失而又不能遽定者謹略述數事就正焉許君云河南有溟溟二水同出密縣淮南王書及鄭道元注讀均如急救之救今以目驗及口音斷之疑非二水也水經云漢水有沮沔數名同出狼谷而山海經及常璩國志又別標鮒魚之源今以昔名及今地核之又知實一水也他若爾雅東方之丘山疑即今青州之沂山以字近而誤漢志廬江之決水疑即為說文之溇水以音近而消凡此未知有當

與否幸閣下有以教之也近時僕學之士皆從閣下問受閣下猶子獻之及李君生甫均亮吉所心折然獻之注爾雅而必書雅為正遂致西安書手驟為亦匹之呼李君字許齋而必書許為齋乃令近時齒錄分銷無邑之字好古似徵過也附近所見聞以博天子之莞爾亮吉再頓首不宣

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先生別傳

先生諱和寧字研叔世為武進人雍正三年分縣又為陽湖人其生卒歲月行事官闕具於家狀甚詳其從甥洪亮吉以為古之顯於當時名於後世者皆有別傳見於載記自東方朔至夏統已一百十八人所以襄志乘之闕遺備史家之搜采焉爰甄其遺事以為之傳曰先生以強仕之日策名杖鄉之年去職其在朝也官不越五品其家居也遊不出千里而許與氣類導迎善氣以是抱人倫之鑒負海內之望者三十年迨卒之日多士之在朝在家者皆為位而哭相向失聲蓋自東漢許郭有唐韓李以來至今日僅見云而又內行醇備友誼淳篤李元禮之仕宦不異神仙衛叔寶之風華無傷道範若綜其高致可為神往者焉夫世之獎許為裏者或因片言之善或錄一技之長皆本素知由于歷試而先生則聞聲已識望氣先知王猛鬻畚之歲即推公輔之才孝侯射虎之前已卜非常之器每當羣賢高會達士盈門推白屋之童牙胡後門之寒賤致之高

坐無異寶師望彼成名有逾子弟非夫性情之擊能若已  
有之如此乎又以士之曠遠歷落者類不護細行好爲大  
言史魚爲盜苟況以之叢讒顏回復生禍衡因而墮首而

先生則百喙以辯萬端曲全憤此鬻凌形于辭色以巷伯

之疾惡成緇衣之好賢保全者實多云家無一項之田百

金之產而九族之親來而共食一面之識貧而解衣重門

洞開雖疎遜而可入城府坦白卽鄙吝而必言不移牀遠

客故人樂其寬或破產酬酢故世稱其達多能本乎天性

思理成于自然自夫家居或營小菜平泉一石亦徵磊落

之囊龍門半池乃有回環之勢聆寒谷之竹早識陰陽移

遠圖之花先明向背將母以濟物之量寓之于泉石者乎

若夫朗月入抱莫喻其高袁白雲在天思成其春服守馬

卿之四壁食何曾之萬錢有柳下之阨窮御孟嘗之狐白

此則不可無一學步而卽非誰其嗣之望塵而不及者矣

先生于學或有不窺而識無乎不貫雄博如劉子駿授太

元而亦觀逸才如陸士雲見都賦而驚歎至于商榷一字

如星位之妥于天領悟半言若時雨之零于物則微言之

未絕視古人而莫愧者歟亮吉少以孤童育于外氏執畚

挈植偶影于僮奴食淡衣麤視同于傭保先生識之于糞  
壤之內拔之于羣從之中同舍改觀里閭致敬惻康伯之  
陋則筆書以貽之傷羊曇之貧則賻豎以乞之嗟乎士感  
知己無時可忘我送舅氏嗷焉而泣秦人之思鐵虎欲阻

百身晉客之念范公將遍九地尚何言哉他日信陵之客  
張耳有推賢之名潁川之門景顧成行義之實是則後死  
者之責而先生之所望矣

文學呂先生墓表

先生諱祖輝字杏標始祖泰然南宋時知吉州始自婺州

之金華遷宜興十七傳而諱仲始者復遷武進遂世爲武

進人太末三徙不越會稽西籛一宗別于丞相祖諱侗齡

父諱官山學官弟子員行誼文學爲里鄰推重稱靜軒先

生先生其次子也自其幼時已有成人之度其事親也本

樸誠其交友也崇節槩里中父老悚然異焉不有君子斯

焉取斯刑于寡妻孝乎惟孝靜軒君及母許孺人皆鍾愛

之未幾學業頓進聲譽赫然項案七歲先稱闕里之師施

糲幼童已擅專家之學自是教授里中者垂數十年蹤跡

所至北不越乎大江東不及乎滄海西登于牛首南極于

蛟漭一歲之中閉戶者常及十月六經之師著錄者乃至

百輩操朱墨之管而目以之眇書甲乙之籤而指爲之藹

默思而坐則屢銳繩床問字而前則幾穿戶限而先生之

教人也則又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尹公之弟子咸號端

人東海之學徒並矜奇節士林遵其月旦鄉里以爲祭酒  
焉室屢空而晏如德無鄰而不愠方先生之少也與同里  
大學士劉文定公侍郎劉闢三先生輩結爲文社先生以  
年常爲社首無何兒寬上第嚴助入官馬安則四入九鼎

望之則一歲三徙而先生以丞相之故人作諸生之都講  
仲舉則經時拂榻平陽則無客掃門蓋文定公時適奉諱

家居亟遣社友招之謝而不往有詢其故者曰使劉公有  
不赴招之老友顧不重耶此則濮陽之為揖客見重公卿

槐里之斥小生居然口實世論兩高之然造物奇先生于  
前而豐之以暮境窮先生以遇而酬之以大年是以禽虞

遊獄之歲嗣續乃生辭宜罷政之年茂才始舉六經則疾  
居次首而先生又益以貧五女則盜不過門而先生復增

其一以平子之囚愁不改厥期之三樂于是斯以老而強  
遇以寒而泰高密舉小同之載尚克傳經子堅察高第之

時猶能健飯優遊里閭快叙平生迨至楚國之舊友盡疏  
先賢陸氏之門人亦先廟食謂先生學徒湯知難而先生

始息影衡門休神家術則天之報施善人者實多云亮吉  
與先生有連且近同里巷開庭撲棗則王吉之東鄰開徑

聽松則泉明之北牖王徽枕上聞捫蝨之談經伯陽龜  
視望羊之讀易知先生者實最深矣以乾隆五十二年

日孤子榮將葬先生于城東新河鄉之高三畝原乞所以  
傳先生者亮吉遂不辭而為墓道之表先生生于康熙四

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卒以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五  
日年八十有一配蔣氏繼配巢氏子榮丁酉科舉人棟選

知縣將贈先生如其官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二人貽安抱  
安楊亭則兼紳尚元嵩里則衣冠盡白烏乎一邱之土三

尺之碑此日雙雞之莫稱有道而不名他年下馬之陵墓  
過橋而莫愧是為表

刑部福建司郎中趙宜人葉氏神誌

宜人姓葉氏諱貞世為蘇州太湖縣人浙江分巡寧紹台  
兵備副使士竟之長女刑部福建司郎中趙君繩男之淑

配也生而淑慎動合儀則又聰明善譽柔嘉有文自夫結  
縞連于屬纊無疾言無違色門內化之姻鄰宗之蓋夫人

生自隳族歸于德門葉氏自少保公以來趙宗由宋魏王  
以後均代有達人世著清德庭誥二首擬于顏門女誠七

篇方諸曹氏而是時勾吳於越之俗吹羅綺則障天排管  
簫則沸日裝羅曼衍之戲與節序並陳踏青上巳之游與

冠蓋爭勝以市媪佐談讌以榭現代醫療是以沉沉舊閣  
祀青溪之小姑宛宛紅閨雜黃冠之女士謝夫人之整肅

尚接濟尼賢太君之嚴明亦通巫媪習尚所在賢知交讓  
者焉乃宜人為之為女也則秉副使君之懿訓其為婦也則

守恭毅公之家法曲江從宦伍相之濤詎觀太未侍親刺  
史之屏不識迨夫里居益嚴矩矱僮僕受範內外秩如安

志枕溪之宅馬戶之禁斯嚴平仲近市之居魚里之優不  
入溢衛社火婢不窺門隔院鐘魚尼難聞戶以闔閭之從

風肖臣門之似水焉宜人則更繪列女于寢頌其格言祀  
先姑于庭以為師保語笑不達于鄰跬步不踰于閭早焚  
博具蠶織之婦難休嚴絕禱祠高明而鬼不曠若其貴而



能貧儉以率下也翟弗之服與潯濯而並陳莞蒲之筵而粗糲之是饋諸父諸舅之至乃具牲牢二分二至之期斯修魚菽亮吉大母爲恭教公女孫幼時頻隨至里第起居宜人視若納子觀其孤童闕門之教以宣九宗之期斯切凡宜人之以身爲範遇物盡誠之道亮吉又多得之目見焉天性孝友篤于弟昆德公罹禍文輒則流涕以言渴奴廢學道蘊則正容而悟以先臣服官之訓勗茲夫子以大賢行己之法望其所生故長君襄王次君球玉皆早有令聞譽爲時器時刑部君供職于朝蓋宜人教居多云疾病遼嬰不臻耆耄以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十日卒于里舍春秋六十有三越三年葬于城東黃塘鄉之黃塘原方宜人之卒長君襄玉服官京師不及視含歛故高柴之反里兩泣者三年獻子之服喪加人者一等亮吉呼天之痛早歷歲時見星之葬同茲莫速鑿寒泉而弔影聞風樹以傷心敬于几筵是爲神語并申以頌曰

化之覃敷門內斯起如何世族鮮克由禮聞風之振繫惟哲人神明不惑矩矱是崇家人師師惠而不怨贊贊孤童海我無倦恹憐之痛惟心亦遲庶幾無忝夙夜以思

與錢季木論友書  
昨復枉書極言友道昔觀吾子之面今知故人之心飢真鄙誠要于永好蓋僕編紵之道有二端爲學問之友必先器識拘于一隅難與高論談性命則爲周孔言訓詰則稱

即儒特牲所糾其違而即同非聖方冊既載擊其失而便爲違經此一蔽也言無智愚時有今昔渾敦窮奇以古而足貴重棟和氏以近而不珍此則宛邱既平必當高于秦岱惇物尚時亦可等于蟻封此一蔽也據近定遠屈前就後苟卿儒術見黜于後賢蒙昧著書致譏于里塾視大之字斥爲委談猶龍之言疑非確議此爲仲尼之識不及于里師新安之經反尊于闕里此一蔽也復有神明本昏胸臆是任讀易半卦已疑軒轅羲詩一章便嗤鄭倫張頴植昆持不根之論窮老盡年爲無益之學謂日月可廢矜其一鑿謂致粟多事恃其夙飽此又一蔽也又或迷厥初非矜彼私學愚公移山智士亦同其識陋儒談天經師引之爲證此雖賢者之過亦一蔽也若夫事必究其原論必求其是解帶一室鄒魯不能欺其半言馳輪九垓誇華不能搖其一瞬研幾極神深識殆聖求之吾師亦有人焉性情之友要于至誠非我有咎疑詩人之不貞豈不爾思爲宜尼所深歎而近世之士或以爵秩叙鴈行拘年輩爲躡次何云緒交乃左雄限年之格何云結友成正始服官之薄此一蔽也聲譽起落引爲重輕蹤跡顯晦據爲高下郭李盛名必難言其紕繆毛薛賤士或至掩其珎瑜此一蔽也執彼此之見以致參商因趨向之殊忽離膠漆孟公騶夷形張球之短伏波畫虎顧季良之失此一蔽也又或以志意而合以門戶而離仲宣賦筆乃不喙于司農叔然學

徒必先警夫聖證此一蔽也又性有喧寂質有華樸于雲沈思燈中壘而亦默向生好遊戒王邑以疾走究之失其一長或至兩敗則亦一蔽也若夫脫略繩檢求其性真白雲在天望之而可見風雨如晦思之而不已牛面之雅鬼神無以間其隱片言之誠金石亦將輸其烈求之吾卻又有人焉足下卽其一也僕又恨吾儕之士幼而定分長違踈節或智竭于一官或議昏于妻子耳目所及不能離夫簿書形骸若遺未嘗踰乎寢榻而足下則師琅邪之不娶學平陽之若寄落落如玉處于朱門明明如月成其素履淮南之雞犬雅于群公之賓客河間之簡冊親于中山之家室染翰終日至忘寒噴披圖一朝或遺冠履此僕之所深悉也乃或操筆萬語貢于所知求人作箋以答顯達類云采薪逃簪芴之席或乞急假憩名山之廬視白鷺之羽穢其塵容攀青松之枝寄此幽把此又僕之所深悉也僕舍足下又將何與交哉蠡水之側開管州堂距僕先人之閭半里而近東海再舉卽焚麻衣吳興一朝或解華粗相與商略疑義宴談晷日招莊生于漆梁致薄濟于側舍樂何如哉相去千里氣候頓殊僕客汗水日餐黃沙君官四明乃飲碧海倘因翔鴻時有覆我

孫太孺人八十節壽徵詩啓

夫萬物競流不移金石之性百卉謝氣始開椒蘭之馨貞于運者久則享其報者烈焉是以物性至雜而冬生之木

必貞有生不恒而夜半之禽獨壽理可言焉見於是矣孫母許太孺人陽羨之名宗也父知縣君南閣祭酒旌陽仙令鸚籠一具飄爾攜家鮫浦十年傷哉遠宦孺人終鮮兄弟獨奉庭闈雪鬢其高才飲冰同其清德年二十許贈君子家而延陵善慈扶風易病集樓之鳳已罷吹簫過隙之駒猶勤學易逾年舉一子而贈君逮卒知縣君既因玉樹之摧欲奪柏舟之志孺人叩心出誓瀝血自明所生憮然不能強也無何知縣君亦卒嗟乎父兮母兮逝者已矣天只人只生者奚辜勞耳叫天則清霜凌于平旦截髮搶地則白日冥于中庭遂乃兩轡克前雙旌並舉昔叔先雄之殉孝白貞姬之矢節具一于此已詎至崎嶇而有之斯爲大感于是帷車萬里則馬助哀鳴過峽百重則援隨墮淚崩城之物行路咸傷者與窳窳旣成蒿麻不釋英臺讀書之地隻影無依臨沂感孝之漬半塵爰關先是知縣君有家財陸沒析其半以畀孺人孺人雖身挾積貲室無長物古屋則神燈時出壞牆則燐火羣飛懷璧是憂瘞金無所至乃緘以素練藏之斗拱前上寡婦之僕涕一尺而偷窺南陽不義之奴縫兩囊而默運孺人不及知也無何乳媪之居喧傳金穴甲卒之舍赫建重樓僚僕以告孺人乃疑發棟視之空篋在焉孺人既冤結莫伸詣神自訴爾乃備奴鬼縛里煙神驅叩首投情詣官自告鼠穴按其剩貨牛車載其餘貨十僮獲一稍以自存人以爲至誠之感焉

一日以貧困坐古室中長歎甫伸一媼歎至謂孺人曰爾無憂矣顧視之閒形神頓失翌日燈影堂視之則某代某妣之象似焉宜都之觀聖善無假冥求穎川之觀先靈非頌左顧貞孝之獲佑一至此乎于是有若焯掌報母氏之幼顏生餐煤共數年之食歲丙子令子舉順天鄉試第十三人祀臚甫歸計借適值時孺人方當扶杖已荷 旌閭三江浩然時裏清之百尺萬瓦香若表行義之一椽更復桓氏之嫂推本帝師之規更侯之孫呼從外家之姓義與房之號與定遠支相配云 徐放定遠分支及孺人以節類也 越十年孝廉筮仕得句容儒學教諭百里就官六旬迎 養孺人有田一頃遂命入于大宗以奉時祭樹墓慎焉夫長樂讓產獨表于儒林平與瞻宗不聞于閭閻而孺人顧以仁讓之德克紹孝弟之宗有識偉之宗師欽之者矣御板輿而入官廂紗帷而助課過庭學禮則移訓文孫還舍斷機則親督婢媪產雍焉肅肅焉蓋敬美之告文伯大家之誨子成無以易此未幾而平原文學遠著賢聲洛陽秀才亦垂妙譽句容固當孔道時策勝流于是過令伯之居先瞻大母詣士行之室必拜尊親而孺人亦視聽不衰禮儀可範餌華岡之木肌體愈輕讀老氏之書神明頓徹歲丙午查荷 覃恩介茲眉壽遂即官舍爲孺人稱八十之壽禮也大年之兆非假乎學仙餘慶之徵必推于積善亮吉等與孺人子若孫交欽禮宗之在望過義門而先式

咸以爲晚矣可以鑄德竹帛可以著聲不有鉅篇曷彰節于是采其本末跡其操行以貽世之君子云 崔君妻莊孺人墳志

孺人姓莊氏諱素馨濟南府知府敬坡先生之季女今杭州府水利通判曼亭先生之子婦也濟南伏氏經學傳于女孫江東謝宗閣望逾于男子自其幼時最得大父未夫公歡稍長隨其父濟南君歷官數州五行俱下視不停眸十紙齊揮學常盈口迨乎始笄積詩已至百首訪汝墳之俗過南陽之墟登高覽古有士大夫之風槩焉年十八歸于通判君次子景徽載玉萬雙一珥至而輪華有鳥十雙比翼鳴而戢影通判君妻崔恭人故尚書錢文敏公之女也馬芝之行附見辭宗左芬之篇光于藝苑自孺人之歸而扶風子婿作譜大家河東孝娥續編閨範几視日親文筆益進是時通判君左遷涖都全妨移家訪孤山之雪則娣姒偕吟觀廣成之濤則婦姑並賦吳江楓落有吾宗之逸篇陌上花開尋外家之故事仕宦之地有神仙之望焉松方悅柏中道而彫月不舒華上弦遠隕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遭疾卒于鄆鎮官署年二十有三子二曾述懷荆女一均幼景徽感逝既殷傷心屢賦十二時之內欲廢黃昏三百篇之簡竟剛蒙楚其年歸葬于武進某鄉之某原嗚呼明星七夕天上誰期秋水一渠人閒何世墓門鴉萃時聞怨女之花華表鶴來卽作望夫之石

署河南直隸汝州同知徐君妻楊安人墓表

歲乙未丙申以來里中之友悼亾者三人錢君維喬趙君  
衷玉孫君星衍三人皆婦賢而才又皆乞志銘于余余騎  
旅歲時未暇畢應今年春客開封同歲生徐君書受適爲  
州倅此方以妻楊安人墓道之文請州倅悼亾之感視三  
君而尤過焉因不敢辭而爲第其本末曰安人諱銀盤及  
長字孟貞某官某之女也與州倅爲中外親自其少時卽  
姻禮度州倅母楊太安人奇愛之遂聘定焉稍長其家益  
貧兼不戒于火安人倉猝之間披所生以免伯姬旣出靈  
光乃類非叔先雄之孝則宗無忌之灾不免乎年十二隨  
父服官鹽山逾八年州倅就婚遂于署成禮州倅幼有令  
名所爲詩篇已滿人口迨安人之歸而益勤學于是江  
總詞筆借奉常之說文李權儉腹資大農之國策締交通  
儒是正文字始則中論旣成列建安之七子繼則義訓益  
究受扶風之六經阿客入世不諳空踈子雲閉門益勤撰  
述則安人之助也又二年隨州倅旋里遶閨旣多數喪踵  
至太常齋室尚不入夫內言巨孝至廬益相違于中闔然  
而曉日三號則蒿簪陪列春秋殷祭則麻衣助勞喪幾不  
勝屢瀕于殆合而計之十年之中共牛衣者不過三載四  
方之游借鹿車者亦止數旬而已未幾州倅舉明經之科  
有奉檄之志安人所親在遠顧戀莫勝州倅嘉其意不忍  
違也遂乃風雪載塗寧車自送嚴君一官沈淪九品之未

老弱數口困頓萬里之餘安人則待母氏之痼疾悲夫子  
之遠行離觴旣傾情若終訣每當鋒車入谷塞雁內飛未  
嘗不纏綿徐淑之篇沈痛呂姜之翰其族兄倫見之以爲  
卽衛女之賦載馳黎莊夫人之詠中露不是過也嗟夫蘇  
蔓之誓皎日而莫逾卷施之條抽心而遽死乃至入室之  
女殉母不辭望夫之誠闔棺未暝可哀也矣安人產一男  
二女今惟次女阿男在又幼卽嗜書每有造述所著若干  
首今藏于家州倅將以某年某月葬安人于某鄉之某原  
念夫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元堂旣扁懿行莫列乃爲之表  
如左云

錢獻之九經通借字考敘

昭代尚文百為具舉六書之學近乃益昌王工部訂楚金之謬孫文學校德明之闕皆有成書附于小學然尚未及離校九經正其文字如高密定禮堂之本傳可無疑江式就太常之編聞而競寫則演贊次列猶有待焉錢君獻之夙操記事之夙早究結繩之學研六經從文字入故時析精微研文字又從聲音入故尤明通假以丙申之春為九經通借字考十四卷若其所得有可言焉夫經為宣尼所訂之書字皆在叔重所編之部惟簡經屢易師或殊承聲轉未求偏旁轉誤然因仍識乃知六經無不正之文用武求無悟眾說有能通之義謂隸詞加謹仍仍故借字仍於俗字離齧齧蹠蹠舉一隅而不反推六籍而可該者焉至若近世學人亦研竹素顧或好標異說致忽恒經修誤為備而轉議開成之失遷轉為妬而或致熹平之疑不狂為狂之論識者病之若錢君是書集眾師之言以名陵為斷下則證以百家校之金石凡聚書若干種而始成言標其要則義可翼經事涉夫疑則吾猶及史非僅徐邈張參之能事矣亮古亦以壬辰之夏著漢魏音一編舉昔人讀如讀若之端鋒近聲訛之故白杜鄭說經如蘇注史以迄涿郡之賤陽翟汶長之疏淮南靡不畢收以存故讀蓋實

據叔言反語之先為眾經通轉之助矣詎之君子或有同心貽於後人實非小裨因序君書籍及之云爾  
歸求草堂壽言詩序

夫舟航可以濟遠而戒心于江海松筠可以樂素而謝質于巖廊是以富春之蹈履高節而動星文會稽之蹤振瑰辭而扣天關彼各有所暗故甘進者不謀于作退養志者靡樂乎梯榮也若夫達身以襄一世之務居閒以研邃古之業臨舊讜議屢奏乎九重長樂專經並行乎六籍則出處之際物我之事庶交盡焉內閣侍讀嚴道甫先生當代偉材幼生異稟方今

上御極之初時內閣學士李公牧堂禮部侍郎方公望豁以善德重望號稱知人其見先生均降彼達尊接茲幼德常山都水之學潛厥靈源亥唐子夏之對矜其奇智逮夫列士籍服儒衣讀委宛之秘編識靈光之餘老積通憤于一日隆名起于寸晷則前兵部侍郎長白夢公之力也自乾隆十六年以後

上省茲河海屢幸東南是時九服承平羣才輩出奏枚生馬卿之賦貴比制科別明經進士之條升茲碩學蓋名試得人為盛焉以亮吉所見今少詹事錢君辛楣副都御史王君蘭泉編修程君魚門皆後先以獻賦頌入列清華海內號為宗工儒流尊其著述而先生則其一也入官內閣中書直漢景鏡處前大學士諸城劉文正公武進劉

文定公皆奇賞之前後領諸館纂修凡五以彼達才承茲異數宜矣逾年以文正公薦入直軍機處夫世之履經綸之地居禁近之中不過於常恂恂溫室有不言之樹自守凜凜東海無可通之賄而已清素可風寵靈足荷若先生則應機成務濟物為襄總數館之機宜清累年之陳讞滕公一言生人于伏質珠鄉子銓免客于奇禍而又國體既立非朱浮之賣恩朋友亦全異徽章之用法方辛卯春雲南督糧道羅君源浩以賄項逾期獄事甚急時文正公兼刑部當主稿先十日已奉

命入主禮部試人傳先生袖疏草排棘閣干上相之顏動列卿之色事卒得解仁者有勇庶幾見之陰德活人於斯信矣于是叔堅之形或繪圖于南楚寶石之德亦俎豆于長陵聞有屈將軍之尊就子弟之列目申報德者先生固不自言也其年擢內閣侍讀凡直

禁近七年拜

上賜者數四人方謂當宏此設施成其博濟納言常伯之任監牧連率之司夫固已識在

禁屏屢

勤清問而先生當未衰之歲遭二親之憂遽遂初衣櫛茲策路有識所深惜也達人其有見乎歸槩歸求草堂貯金石文字三千卷圖書三萬卷法書名畫復三百卷谷永疏達冠絕夫西京敬通詞翰昭回于建武君山說經之粹臣

瓊析史之精以迄厥次之述十洲涿郡之名博物莫不抉宇宙之未露廣古今所欲傳規石為硯室于三易之餘裁艱作賤價逾十倍之上凡著述共三十二種副既藏于家塾字可懸之國門兼之讀道旁之碑則茶前能疏其說出枕中之秘則嬌女亦諷其辭一門有集秘監別于大顏內外皆文道韞參夫諸謝者矣配業宜人柔嘉有則婉變善文自歸先生即勤家政時先生尊人以事避居舒城宜人積紡績之資為舟楫之費歲之春秋聿云定省寢門既謁攜冰鯉以稱觴良人未歸潔黃瓶而祀竈傳先姑之言訓子冢婦以夫子之戒勸其佳兒儉然惻然其有定識者也歲在辛丑先生及宜人皆屆五十甲子海內知識為詩以壽者凡若干令子峻等彙錄以寄先生亮吉與先生同客陝西巡撫畢公之署辱先生之知命為之序昔彥升并文憲之集陳劉美伯始之文類皆綜核生平詳求隱行蓋太中之勳或韜于文學右軍之德反掩于書翰自非承薦紳之口述錄名流所心許則濟美或不章焉又況列真五禪配馭修齡高山大原徵其積累傳類所能頌述也若夫表知微之識著濟時之要則于雲鄉里或有當于君平彥黃周旋庶不誣于衛尉云爾

芍藥本事詩序

芍藥本事詩者吾友蔣大令玉子及孫君季述憶舊之所作也探春北墅言歌鄭國之風修禊曲江迷值郭虞之祓

鸞鶴待至馬細駛來蓋蓋匣郭郎名壽者二君所眷也看  
花客倦回面而引襟裾聽鳥歌闌抗喉而申宮羽于是飛  
君隼靈飛經有仙人郭芍藥者告坐客曰是亦一芍藥也  
固知多年入道難忘綺糲之名一日同舟雅有神倦之望  
然而新藻之生下澤已厭淤泥靈鶴之出空庭不工類仰  
矯矯乎有拔俗之心馬故振其孤花方移姿夫露檻而挺  
茲弱植忽高舉乎風埃春譙正濃玉人告去蔣君隼觴而  
思良會寫影而紹餘歡此則陽春屢詠初移齊右之風而  
夏五迷書已應郭亡之識者矣無何遂遞魚牋寄定情之  
金釧誤傳鸛語迎別館之瓊枝蓋桃思代李雖滿根葉之  
同而燕不逢鴻如擊尹邢之避時值河東曲部籍甚關中  
新聲圍羊侃之筵妙舞亂周郎之額綉有麗人忽馬傾坐  
召而問焉尤可異者東郭西郭隔河水而同源南枝北枝  
待春風而欲合拈珠紀歲旣已齊齡映玉爭妍尤堪並蒂  
孫君子是撰將離之譜昔夢方殷欣如願之逢亞枝更續  
蒲州郭郎名雙者並枝芍藥圖所復作也預斯集者咸美  
而賦詩窮窈窕含睇之情極旖旎從風之致予授簡之下  
又有感焉昔春卿開徑羊仲類來子荆賦詩馬公首和款  
淳于之譙燭幸高燒贈小史之篇牋曾屢易筵長未接先  
知越客之心袖冷思溫已進襄成之手未嘗不歎其同饒  
慧業共厥源一則泠泠善語壘巾餘名士之風一則宛  
宛依人揮塵有清流之習雖子元之注蒙叟篇終而竟藕

馬蹄文舉之依茂宏會始而猶披鹿褐標舉所在有不同  
矣離合之致洵可言與夫今夕何夕星明照遶迨之期新  
八故人道遠致殷勤之問可知當真者不嫌手兼美情擊  
者靡遺乎自昔也爰不辭而爲之序

十二月十九日終南仙館同人祀蘇文忠公詩序

歲序乍開豐年告慶山隅千尺積雪與齊官齋東偏藝有  
山館與二三子觴詠于茲月惟嘉平日值十九宋故端明  
殿學士禮部尚書蘇文忠公嶽降之辰也覽乎遺文嗟不  
並世求其宦歷又近在茲相與薦蒞清羞列彼嘉豆几筵  
旣陳畫象斯肅則高冠義我從乎支遁長袖落落綴以疎  
梅瞻拜之餘遐想有寄惟時簪筆之士旣絡南皮笙歌之  
聲亦逾鄴下當夫旅揖再拜三歎一彈寒會蹲樹而不飛  
凍鯉破冰而出聽南山白雲圍乎坐右增采軒棟助潤襟  
裾青松在庭列柏蔭戶崇儀則迎神降神清聲則滿室滿  
堂者焉嗟乎尚友之志誦詩讀書仰止之誠大星列嶽七  
百餘歲思公而不忘十有三人握管而競賦至于斜月沒  
樹音猶繞梁寒威襲衣飲始投轄中心好之驪駒之歌且  
止歲云暮矣蟋蟀之旨無忘預斯集者詩無不成昔孝若  
作贊言圖歲星陳留聚賓致微緯象今序而傳之者亦以  
紀嘉會著良日且使後之祀公者有所述也

與孫李仇書

亮吉白季仇足下別後五旬亮吉亦渡風陵徑條谷襄人

蒲坂之寺哭友巫咸之山鹽池既屆馳蔣生之寓書熊耳  
回經憶錢君之首辯道路躋渴存忘在念兼以獨遊時涉  
遐想非復曩時共載之興矣然而沿乎洛汭遵彼汝墳七  
聖皆迷之野獨爾驅車耦耕不輟之鄉僧承指道幽憂之  
思亦間以篇什寄之閒置二句始達樊城臨池而舉觴尋  
碑而墮淚越日乃舍騎登舟白鷺出樹回翔可觀潛鱗上  
竿尺寸皆市惜沿漢入江之樂不及與足下共也暑月正  
滿當抵武昌行攜獨醪上揖黃雀彭蠡既泛即指北江回  
日再當詳書與足下耳長安人海之地尚望稍節語言謹  
慎嗜欲相見尚遠我勞如何亮吉白

鄧尉山人徐友竹詩序

夫知山莫如樵而無與巖壑之勝知水莫若釣而莫窮浩  
渺之概知簡冊莫如儒而不克極夷曠之致是以升林麓  
而能賦謂勝于樵臨川上而能言謂勝于釣積經籍而能  
化謂勝于儒若其兼此者則身世之樂亦幾盡焉復有知  
而不獲踐者嵇生曠矣而鸞鳳之翻不綴公理遠矣而參  
佐之職不辭故著樂志之論而跡局于冠纓成養生之篇  
而遇極于幽憤達者之過古人類然友竹先生脫塵網以  
遊抱白雲而逸一畝之宅山花環而欲笑五湖之田魚蛤  
頰而可拾杖策所至崖傾谷懸則能賦矣縱棹既追潮靈  
帆峭則能言矣積軸萬卷心超語逸則能化矣若夫極一  
世之工而猶窮于自然之致涉千祀之想而不能忘在身

之累此今之作者所以傳而不遠也觀先生之詩可以自  
悟于山水間乎

出關與畢侍郎牋

自渡風陵易車而騎朝發蒲坂夕宿鹽池陰雲蔽虧時雨  
淩厲自河以東與關內稍異土逼若銜塗危入塹原林黯  
慘疑披谷口之霧衝歌哀怨恍聆山陽之笛日在西隅始  
展黃君仲則殯于蓮城西寺見其遺棺七尺枕書滿篋撫  
其吟案則阿孃之遺牋尚存披其總帷則城東之小史既  
去蓋相如病肺經月而難痊昌谷嘔心臨終而始悔者也  
猶復丹鉛狼藉几案紛披手不能書畫之以指此則杜鵑  
欲化猶振哀音鷺鷥將亡冀留勁羽遺弃一世之務留連  
身後之名者焉伏念明公生則為營薄宦死則為卹衰親  
復發德音欲梓遺集一士之身玉成終始聞之者動容受  
之者淪髓冀其遊岱之克感恩而西顧返洛之旒銜酸而  
東指又况龔生竟夭尚有故人元伯雖亡不無死友他日  
傳公風義勉其遺孤風茲來禩亦盛事也今謹上其詩及  
樂府共四大册此君平生與亮吉雅故惟持論不同管戲  
謂亮吉曰予不幸早死集經君訂定必承余之指趣矣省  
其遺言為之墮淚今不敢輒加朱墨皆封送閣下暨吳述  
菴廉使東有侍讀共刪定之卽其所就已有足傳方乎古  
人無愧作者惟藁章皆其手寫別無副本梓後尚望付其  
遺孤以為手澤耳亮吉十九日已抵潼關馬上率啟不宣



城東酒壚記

城東酒壚者余弱冠之時與亡友黃君景仁馬君鴻運及今知南陵縣左君輔文學蔣君青暉諸人讌遊之所也地則面橋背市沿林枕溪園圃襲亭截椽作閣風飄出其前雲樹亘其後酒則隔歲之釀東西接楹魚則截流之舟尺寸入市摘蔬田之晚翠啖瓜圃之深黃乘斜日以出戴曉星而歸霸陵醉尉雖昌禁而不呵吳門市卒恒闔扉而見待此數子者又復逸氣溢坐高譚接雲平子作達則一市縱觀阮生狂歌則四筵聳聽北牖之日候去而倏來南溪之流時溷而時溢撫青松以寄懷指白首而要誓蓋亦極酣嬉之致窮日夕之勝焉當是時也自以爲七尺之身金石比之而不及百歲之遠更僕數之而難終委巷棄甃當與浮屠爭高名厨製羹較諸酷暑尤熱除蠟臘之外無非合井之期際霜竅之辰彌驚冥集之歎矣嗟乎言笑宴宴信誓旦旦而咸池之塊已招而不返燕市之魄復墮而不取逝者駸駸一棺存者滿足萬里沉酣之醉骨與冥漠以合卺窮愁之涕淚雜風雨而進落半宵之談如隔乎數世七子之歛幾疑爲昔人蓋曾不卅年而市廛已移遊侶頓改城陰幾尺不蔭黃公之墟危橋數尋寧來謝客之屐升茲毀岡弔彼陳迹則去我不顧者東逝之波瞻望弗及者西馳之日而已暇日偶得故園玩其遺詠游爾數子墮若秋空之雲怛然一身自疑遶左之鶴遂作是記以志感云

蒼雪山房詩序

蒼雪山房詩者元和張君琦之所作也其人也飲酒泉之酒學瓜州之瓜下床而接祁連關屬而窺龍勒昆侖萬仞之雪烹之爲茶吐谷一川之羊指而欲食盍歸乎來西王母之石室其巢已極牢蘭闥之瓊廬祭酒投筆反勒緝熙之銘終童存繡緣借鑿空之使落落自喜超超不羣此則天傾西北子乃來遊地缺東南家乎斯在可謂極壯夫之集者焉然而搜其故篋時歌陌上之花念彼同心類折岸頭之柳行乎日沒之處方思日出之鄉夫洲連橋抽則黃紺之光燭山花雜雲霞則青紅之氣成海橋如缺月四面波通巷若長虹百門洞啟層樓千尺勢欲居天圓牖雙扉人疑八月遊無晨夕出斜日而歸啟明產乏上中茹青山以飲碧海照吳興之鏡發采過乎春葩酌虎阜之泉轉喉工于百舌宜其巢枝是戀首未致思夢一夕而百回意一篇而三致者矣雖然言乎居處則西極之客視蘇杭爲上天采其風謠則南音之靡聆秦聲而却步冰霞之質桃李因而芙蓉琵琶之聲箏簫以之微響漁謳棹詠何如瀚海之篇玉樹瓊花壓以天山之曲歌傳勒勒俗士比于閨室調入伊涼媚夫隨而墮魄今僕之交君非一日矣乃曠曠之屬愈遠則杆袖之機益新百篇授我絕管轄之常談三日不來見阿蒙而刮目其獨傳西夏之音斯永冠何吳之士者乎夫絲竹未罷哀樂之心已紛鶻曼旣陳鬱紆之氣

尚涵善乎昔士之言處境有其極難聖人亦當情恕者矣僕聞其遊蹟先已醉心抽披新詩尤驚絕調又念自十年以來僕亦東棹乎甌江西車乎汜國州有九未臻乎梁益岳有五尚缺乎岱宗亦可謂東西南北之人燕齊楚趙之客矣我所思兮乃九州外之大九州子好遊乎無百步而笑五十步

杭堇浦先生三國志補注序

近時之爲史學者有二端焉一則塾師之論史拘于善善惡惡之經雖古今未通而褒貶自與加子雲以新莽削鄭家于寺人一義個杆自爲予聖究之而大者如漢景歷年不知日食北齊建國終昧方隅其源出于宋之趙師淵至其後如明之賀祥張大齡或并以爲聖人不足法矣一則詞人之讀史末于一字一句之間隨衆口而譽龍門讀一通而咄虎觀于是爲文士作傳必倣屈原爲隊長立碑亦靡項籍逞其抑揚之致忘其質直之方此則讀史記數首而廿史可刪得馬遷一隅而餘子無論其源出于宋歐陽氏之作五代史至其後如明張之象熊尚文而直以制藝之法行之矣夫惟通訓詁則可救塾師之失服虔等二十一家之注漢書是也亦惟隸故事則可救詞人之失裴松之注三國志之類是也余少讀道古堂集卽歎先生之學于史最深今合觀之先生之史學亦卒莫外乎訓詁及隸事二者若三國志補注之作則又繼裴松之而起者也雖

然補注陳志矣又兼注裴注以事在晉宋以前不厭其詳也采諸家矣兼采及方志以事闕故老之傳或轉得其實也亦間有仍古人之失而未及更正者如魏文帝紀堯首陽陵補注引通典云富平縣西有魏文帝陵今考文帝陵在偃師縣首陽山南其在富平者西魏孝文帝長陵也且因此可以證樂史及今通志之誤何則富平之西爲今耀州圖經云耀州東至富平縣界十里則杜祐云長陵在富平縣西者是也寰宇記云在富平縣東南二十五里者樂史誤也若大唐山又在耀州西北七十里而通志云長陵在耀州西北大唐山者則又因樂史之言而誤也楚王彪傳黃初七年徙封白馬城補注云志稱七年徙封白馬而陳思王詩稱四年白馬王朝京師則當時未有此封宜稱吳王今考陳思王集云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朝京師魏氏春秋亦載植是年還國贈白馬王彪詩植傳黃初四年徙封雍邱王則彪徙白馬亦當在此時傳言七年或誤也他如魏受禪碑之可以補魏紀之缺魏王墓碑之可以糾本傳之疎而注不及者先生或未暇錄及金石乎夫小顏之注班史得失並陳二劉之于漢書瑕瑜不掩而重其書者尚一目之爲功臣一稱之爲諍友又况先生此注足以救前二端之失而又兼有此三子之長者乎合子賓仁于先生身後能一一刊先生之遺書俾之流布則其能承家學又不待問余故不敢辭而序之

與莊進士書

今月二十四日方奉到去臘十日手牋圍鎮發書述暑始獲乃數千里之隔寸心之誠天道變矣人事間之為可念也承示校小徐說文繫傳時有心得足下以凌虛之才而用之于實有信古之美而闕其所疑求之于昔則張杜有其規準之于後則徐李失其步僕嘗聞之實事求是河間獻王之學也演贊其志召陵公乘之言也足下近之乎夫近世六書幾成習尚甚至江總詞客亦諷說文郭公畫史并研字學實則明三隅而昧一知二五而忘十必推其故亦可言焉其下者則芟除音聲惟講意義中心為忠如心為恕得其一端欲杜千口其次者則不明假借不辨聲轉說要之義則久假不歸舉背之形則古文未悟草修成羽叶封為觚此則書登荒篋口必加旁字入道書兩常建首曾儒衣冠而膜拜禹步之同量矣又或本非義類強為牽合稽省旨而加山貢合章而成水小言破道似是實非若不嚴兩觀之條恐無救六書之失者乎手示云說文無覲字小徐本債字下注云見也最是雍熙本注作賣也恐非僕向欲為弇山尚書篆石經儀禮論語篆本私覲字本皆改从債得足下書知有同心也然竊疑雍熙本賣字亦未為失說文賣街也从貝畜聲賣古文賸字讀若凡債及諸續等字皆从賣得聲則債注為賣尚从本訓也且街字之訓亦有賣義或後人以字近又傳寫以賣為賈耳總之

小徐說文視鼎臣稍善然時有意為增損貽誤來學者不暇詳述姑舉經史各一條質之足下焉左傳昭公七年蓬啟疆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唐石經及宋槧本欲字皆無異文今小徐于賊字下引傳云齊與晉賊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說文賊移與也玉篇賊益也無訓欲之說而小徐言如此若云賈服舊經既無明證而云齊晉移與又不成文執此單詞準其素行不過好為新說以亂舊經而已漢書地理志山陽郡平樂侯國泡為新說以亂舊經而已漢書地理志山陽郡平樂侯國泡水東北至沛入泗而說文云泡水出山陽平樂東北入泗今考泡水自睢州東北流過商邱始至單縣相距二百餘里而漢平樂故城又在單縣東四十里則泡水不出平樂明甚乃小徐欲申許而遽改班志本文泡出平樂縣東北至沛入泗夫云至沛則沿俗本之謬也而云出平樂則承許君之失而又為之辭也足下能表其長而又不諱其短則善矣炎暑攝衛何似僕學非王陽遣子受梁邱之易才謝睦孟甥復習贏公之經殊以為幸未識兒輩能受教否他日守其師說積彼近聞問難于釋屨之時更端于過庭之日恐僕終當為足下屈也白雲在溪修竹環舍相見有日不復多云

中州金石記後序

尚書弇山先生成關中金石記之後二年奉命調撫河南又三年而復有中州金石之著自是而秦涼

之寶墨刑豫之貞珉按采靡遺殆稱觀止亮吉于金石之學素寡究心而輿地之嗜後于成癖暇日嘗假先生碑數百通校史傳闕遺其間得史文之誤者十之三以史文正碑石之失者亦十之一繼又周覽大河縱觀崇嶽南遊乎汝潁北極乎殷魏又悟乎金石之失有卽可以金石正之者如大坯之山尚書有洛汭之文爾雅標一成之目而唐天寶中河北黜陟使碑以坯爲岨遂舉黎陽縣南山當之雖說由臣瓚而義無左證何則昔日一成今乃巖巖之石嶺昔曰洛汭今乃湯湯之淇水必謂臣瓚之言足據則周公文命之言未可憑也惟晉灼漢書音義黎陽縣下云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固知魏晉以前無有以黎陽南山爲大坯者矣又汲縣近代比干墓碑稱鄴道元水經注北魏時墓前石銘云殷太師比干之墓夫未蒙其寵而先有是稱此則厚誣古人取譏來哲惟唐李翰碑云貞觀十九年太宗東征師次殷墟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爲太師蓋曰忠烈固知飾終之典遠逮夫貞觀崇號之加無闕于拓跋必炫其該博信此魯魚是謂生被實禍沒蒙虛稱非後儒之無學卽前賢之不幸也若夫眞陽之爲慎正以永平四年之印成臯之爲臯見于建武中葉之章雖始存終缺而此是彼非是知前之樂石足以訂來刻之謬昔之吉金亦可糾近鑄之失有裨于實學不少也近者圓石出洛陽而知王伯與

爲耐堊殘本藏太室而知堂銘與字伯并昨馮戶部敏昌遊王屋之山于懷縣得司馬昇墓誌銘武進士億行登洛之野于董家邨得姜纂造象記求之昔人皆未著錄蓋好古之至川嶽鑿其誠購奇之心球琳逾其價固不必投文清泗搜羸秦已失之金移徽陽侯訪太學久沈之石而所得既如此矣亮吉按魏司馬昇碑曾祖彭城王祖荊州云云而知晉史列王之傳缺畧實多又校齊姜纂記云天統元年太歲乙酉九月庚辰朔而知北齊後主之編于支亦誤未嘗不鋪紙百回求其墮義面壁竟日取悟一隅倚類以此而疎寒暑因之而變也昔者戴淵之涖州兼司兗豫近則田公之作督亦統山東先生倚畀之隆倘同茲例庶幾絃歌有暇警闈里之碑旌庶所賁訪郎臺之刻自是而天下之大觀庶畢萃于一室矣

陽湖洪亮吉著

福建鳳山縣知縣贈雲騎尉世襲死節湯君墓表

夫仁義豈有常蹈之者君子服肱既已竭加之以忠貞是以苟息再死永符白圭之言藏洪復生無踰酸棗之節士君子有一世出萬死之地義重于生乃如此乎若吾友湯君者迨其人焉君諱大奎字會略一字緯堂世為武進人自六世祖某至君父監生君自銘皆有德德監生君又以學行顯于時祖父兩世皆贈如君官監生君夢明太常都穆入室而生君以是奇愛之君生而廣穎大目明慧夙解八年而通尉律十五而明六經時君與亮吉並居中河橋側委巷中亮吉六七歲時君年已逾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締交名流是正文字陋巷專室之中有魁士畸人之跡自君始也未幾秉二親之命為四方之遊南眺禹穴北觀闕里備書乎吳會佐幕乎鄒魯飛蓬嘆于微子負米同于仲由蓋十五年于此云歲壬午年三十五始以國子監生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殿試二甲因請急假歸又二年即奉

命往河南以知縣用時二親在堂板輿迎養案牘之暇極色養之致焉補柘城縣知縣遭內憂歸服闋補浙江德清縣知縣又奉監生君憂君頻遭大喪有逾常禮廉吏薄俸靡給乎養殯先人敝廬或插乎風雨始自中河橋側遷于

昇仙里右即今之居第也服闋補福建連江縣知縣四年

調任鳳山鳳山懸于海中民番雜居風俗不一又餉儲廢始之產利徧天下筐篚篋篋之資富堪數世用是前政幸

以賄敗君選于上官特薦此任檄調之日攜一子兩僕赴焉至則掃除積習徐徼刁風三年于茲俗安其治候代未

歸值臺灣奸民林爽文之變其黨莊大田遠應之君訓練鄉勇整飭吏民晉陽之內有壘而必增疎勒之旁無城而

亦守未幾聞彰化陷又未幾聞諸羅陷其時也壞雲四落海水亂飛怪獸突門驚禽布野君結纓禦寇擢矢登門又

蟻負之卒防豕突之兵士氣乍揚賊鋒稍挫方復問傷弔死秣馬厲鋒回聽事之堂行飲至之賞而烏合三百踰毀

垣而登朱旗一軍鑿凶門而遁賊復蜂擁民回獸挺君知事不可為率典史史某及愛子所親禦于堂皇前後手又

賊六七八人賊斷君三指復中數鎗而隕焉乎楚司馬之背創之者三晉中軍之指斷而非一至乃元黃被地愛子隕

于衝戈手足異門鄰童甘其白刃死義死孝茲為烈矣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越四日吏民入殯君于看以史君及君

之子荀業列于左右平原之裔用國殤而在堂秣陵之尉以鬼雄而列殯無何賊復陷鳳山署燬于火逾月

大兵定臺灣搜牢之舉已行列肆之民復返于旻巡撫徐公懸賞購君之尸不得今年二月君所親有復至鳳山者掘堂皇下二尺得之史君及君之子遺骸亦在焉恒韓既

權而上衝之髮猶植燎原雖熾而欲裂之皆不腐遂復複  
衾三襲欲溫存之鬚元纁數重載下公之爪貽伯奇之哭  
霜墮于車林聞杞婦之聲城崩于隔海時有

旨別臺灣死事者平日居官優勞大府獨舉君廉謹以聞  
于是有

旨賞給雲騎尉承襲又

恩給葬銀一百兩照陣亡例賞卹銀一百兩千秋死節  
事白于彌年翁歸潔身賞隆于沒世于是報功之典彰焉

激勸之旨寓焉君之孤范業暨孫貽汾始奉若之喪歸葬  
于某鄉之其原復累君行事求為墓道之表禮也君生于

雍正六年三月十一日死事以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  
三日年五十有九君生平所著詩若干卷或研瑣談若干

卷又補遺若干卷康樂成童先驚得句孝侯臨命尚復賦  
詩以至時歌易水感下泣之賓朋不讀河梁恥生降之都

尉蓋性情之正如此也若夫炎研瑣談之作又可言焉飛  
詞南關則不乏雕龍投分衡門則尚多窮鳥未嘗不矜其

片言之善錄其一藝之長雜以舊聞將成信史振筆則仲  
宣七子悉入編摩餘篇則鄒衍九州將歸著述嗟乎不知

者或以為海外恢奇之著其知者即以代襄陽耆舊之編  
乎今則成編數十咸歸溟滓之宮奇字三千欲問豐隆之

府嗚呼立論立功不朽者既如斯矣百篇百卷所存者乃  
止此歟復終將軍之亡南粵引重儒林季雅之沒射姑尤

增文譽而傳家積軸未得比于牛腰望海拾鬼并欲搜于  
魚腹天之阨君者不已甚乎此則化東周之血靡待三年  
殺南海之青惟留數簡擗材之疹不置辯于碧雞樹槓之  
墳必飛濤于白馬烏平哀哉

從母莊孺人墓表

莊孺人吾母同產姊也少而開敏為外王父嶧峨君所愛  
與吾母皆親課之所讀倍于諸兄年十九歸同里附貢生  
莊君韓葦莊故方雅之族自孺人之歸即操家政孝于姑  
姑睦于敵敗有田一頃市廛十楹孺人明于豐喬之宜謹  
于出納之節以故常裕時貢生君從昆弟十餘人皆前後  
擢高第而貢生君輒不遇孺人每以義命慰之支機于鳴  
玉之側衣敝于垂組之旁晏如也未幾君舅黃梅君以疾  
告歸孺人酒醴必親果飴夙具剖肉之正以薦尊璋棄蒿  
之邪以存家戒咨點心之方于鄭儉之技求曼首之法于  
盧諶之家蓋所謂不潔不饋無形無方者歟又性至孝時  
嶧峨君已卒外王母獨居恆晨夕致饌寢門未闢便了至  
而攜漿夕餐欲陳方成來而饋肉亮吉少孤從吾母居外  
家常刻日影記之不逾寸黍馬與吾母尤相愛每當歸寧  
輒周所乏亮吉七歲時孺人常攜至家時孺人五子均在  
塾中盈尺之壁皆鑿楹而貯書勝衣之童知盤辟而雅拜  
亮吉見而慕之又一日至孺人家憫其宿饑食之過飽未  
幾而醵係解于砌履踵決于庭孺人為泣而正焉此則淮

母之惠愛有見于拂情慄姬之壺漿不忘乎沒齒孺人以君舅之喪過哀遇疾而卒年四十有五大宗喪其女儀外姻傳其室訓以乾隆二十七年葬于某鄉之某塋越二十一年而子寶球官雲南會澤縣知縣實書以方畧館議敘候銓八品于是

錫類之典頌焉施德之報顯焉實書因乞亮吉爲墓道之表亮吉惟果羸之愛無能去懷寒泉之思因之益痛對漆梓之宇流涕其遺規過花樹之宗私求其餘慶云爾

從母楊孺人墓表

楊孺人吾母同產妹也爲唱峨君幼女年十七隨臣至雲南未二年從外王母奉啣峨君密以歸峻嶺千折洪波萬重悲淚積于鮫潭哀聲慘于猿岫旣歸而毀已見骨喪幾不勝逾年始適同縣處士楊君安吉時兩家並中落僅克成禮廉吏之室鬻犬因而市釵積貲之家市脯乃能具饌孺人處之泊如也所居芳茂山側貧乏僕婢凡抱瓮而汲量粟而舂皆身親之未幾處士君欲入貲應京兆試未果卒于都門孺人有一子先卒二女尚幼聞耗之餘屢瀕于死自後日卧土室中以織紡自給遂得偷枯之疾至老尤劇云外王母憐之迎車數遺僅乃一來設藜羹而不甘御麻衣而欲隕外王母以道遠爲賃棹三楹居從舅氏室中樓舊有狐祟自孺人居之遂爾絕跡人以爲貞孝所感云孺人積牛衣之痛抱羊舌之悲是以子姓之中撫甥尤厚

亮吉幼時出塾卽過孺人每爲亮吉誦河梁之詩唵朔風之作俾成誦乃已蓋孺人習于漢魏詩百數十篇暇卽諷之人有詢其故者則泣曰此先君之所授也濟南之女不忘列宿之章沛中之姬永襄帝師所訓蓋同此繳居從舅氏室凡十年迨二女各適人始依外氏及亮吉以居又二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嗚呼百歲若瞬而沈憂者七旬兩家多故而賣志者沒世迨至入室之女亦摩笄而誓天承命不猶國風因而隕涕者矣以卒之後十日合葬于處士君之壙孺人之志也亮吉感林風之不寧悲墳草之易宿爰爲加土若阜立碑如門庶幾十步之內松栢茂于幽垆百年之中牛羊遠夫貞壙云爾時乾隆五十四年九月日也

王樓村先生靈豆錄序

靈豆錄者實應王樓村先生中歲之所輯也昔神農之作本草也凡三百六十五種以配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生一草草治一病是知五味六穀之宜百醫八珍之用以迄六根五華九實之選造物非僅養人亦藉以救人乎若夫上古之世至人嘗藥中代以降巨孝知醫其次則有長者拯危之用焉又其次則有通人博物之資焉此先生輯書之旨也若言其已驗者則馬尾夜呼烏頭食禁覓羊桃而雨泣縮鷓綬而顏開宋平國狗之噬蕭起河魚之疾臣意

則消石一齊華數振元化則青黏十兩漆葉滿升莫不矜彼翬闐動闕神效士不必九能而克名其物醫不必三世而可服其齊者焉今先生則又增以宏景之篇益以慎微之記上稽乎伯益化禹外極乎齊諧洞冥卷首于五行篇終于寓物含咀陰陽包括海陸將使天地之一物莫能遁其形古今之久一名莫不登于簡此則蘇菽不知儒流引之為貶豹鼠既辯士林舉以為榮由是對

大廷冠多士上第推夫單父舉首表于菑川何莫非稽古之勤濟人之切所致乎抑亮吉又欲為先生廣其例者蓋語乎上則天水之碧見秣陵之書求其下則地泉之甘標荆楚之記火則九沸九變伊尹言之乃詳水則一溜一澗易牙嘗而自別他若言乎卉木則昆崙之蕪具區之菁也陽華之萼靈夢之芹也言乎飛走則朝穴之九夜飛之翼也蘆水之鱗青邱之炙也庶用以廣療察之用通醫意之條焉嗟乎牽牛天駟數起于形生搏桑落棠不離乎卉木是知蒼蒼正色亦垂造物之稱首首羣衆雅有廣生之目倘正名乎百物均不逾乎動植者乎先生曾孫嵩高早通燥濕為楚國之枝官解治偏枯匪魯邦之胄子官暇又推先生之例作補遺若干條此則束皙續經特增乎有嶺梁文補雅更廣于明義義必務于精按理有資夫泛濫亦名醫副品之條隱居百一之助也用推其意序焉以貽世之讀是書者

閣師稽拙修先生八十紀恩序

夫五老同遊必在伊耆之世九斂遵度率生駘考之英士大夫之荷隆名享耆福恩承異數事出常倫者非得天之獨厚亦修德之獲報焉閣師錫山相公者蓋其人矣公甫弱冠登朝又十年開府周翔七卿之署遂膺上衮之尊中外著聲後先踵美綜其奇瑞實有八云何則今

皇上道照鴻軒德開壽寓占六日七分值地天之交泰驗八徵五福適君相之齊年坤輿德厚既普潤乎大生日月光多乃分輝于列宿是以鸞鶴異表竟可參鳳凰之年松栢有心遂得擬大椿之壽鶡冠子云秦上一族算比于成鳩王仲任云分陝二公壽齊于文武以古準今同符合揆

此其奇瑞一也夫二首六身絳縣老人之算三百六十赤鳥遺種之年此不過異煖宿肉為盛世之耆民采水餌芝作昇平之庶老而公則禮隆五豆登台輔已十年算閱八旬光卿月者四紀平當未位三府先使行河趙儼纒作九卿即看持節金堤虹亘早有生祠赤憶風馳受敷渥澤此其奇瑞二也而且章平之世及具躋大年鄧李之期願久登首輔過伯珍之第知老壽之尤多飲荆楚之溪識享齡之未艾此其奇瑞三也言乎前世則龔勝奇節已表栢堂語彼後來則劉歆祕書復歸天祿又復計相多男分應官于中外春卿闔第已起饗于孫曾一門有集追沈謝之素風七葉珥貂兆金張之渥慶此其奇瑞四也夫薛園上卿



上第既僅見之名臣漢家元朔元光亦耆齡之天子可謂  
既得其年又逢其主者矣然而東閣首開已值懸車之歲  
菑川上計聿臻養國之年求其編列卿曹再周歲鑰于門  
下門生之後預同年同甲之筵覺前哲之抱慙自後來而  
居上此其奇瑞五也申公書壽行有藉乎安車汲黯清羸  
政必資夫卧治此即躡龍之聖不免嘆乎吾衰盤馬之賢  
或設心于諱老而公則氣海既盈神明益壯上公九命有  
天閑上駟之頒耆艾一人無丞相小車之號進止有常過  
龍樓而必下委佗可跡舍鳩杖而能趨此其奇瑞六也耆  
英表乎

聖代盛事冠乎詞林閱茲周甲之期再值恩榮之宴逮今  
百載實有三人黃待郎之干辛末史文靖之在庚辰是也  
然文靖則在告而始蒙

御製侍郎則入宴而未奉  
恩綸若夫見席上台并承

特旨

詔天潢而主席

命宗伯以視儀紅披一品之花戴三公之冕一百二十  
摺衣而上謂同年二十九科折柬而肅稱前輩一周彈指  
覺獨峙乎靈光六紀居官總未離于蓬苑此其奇瑞七也  
最異者宴杏園之正歲移爲

萬壽之恩科冠芝蘭之三人皆屬同鄉之後進科一皆江

備祝嘏之餘謂丹扉而上壽獻琛之暇詣黃閣而呈珍龜  
錯投經于伏勝不虞鄉語之訛賈生執業于張蒼可操土  
風而往此其奇瑞八也凡此非忠悃上結乎

主知誠感默符乎天眷則福壽之慶理或難兼齒爵之符  
義非能並安能遊大疑之

壽域分百福之餘榮也哉亮亮等忝預後塵仰叨同歲慈  
恩入宴首陪行儉之筵示始同朝可撰李允之杖奉酒而  
節迎承日躋堂而慶溢敷天獻麥邱之三祝引以萬年分  
天保之一言頌茲元老云爾

送同年張問陶乞假歸潼川序

乾隆五十六年歲在辛亥二月朔日張君問陶給假歸蜀  
其友洪亮吉烹玉田之蔬挈山陰之樽送之于國西門曰  
足下家居遂寧婦留成都鼻子宦粵旣傷親心彙臣贅秦  
復悲身計然則足下辭金門而南邁並赤日以西馳勞乎  
此行蓋非能已仍復迂道崑洛戒途雍梁爰謀棧棧並訪  
親密西嶽道士留之而不能東方細君隨之而並逐百步  
之外弱弟出迎一門之中密親咸萃解笏金而貯案被采  
服以娛親雖嚴生告歸相如乘傳不是過也又足下宰相  
五世孫也葛侯家畔八百之桑尚存召公祠旁一隅之宅  
能割谿茶可摘則病婦攜筐山筍欲抽則衰年補徑秋原  
半頃稅給于王官春韭一畦食供于家老而且煮米作糲  
春麥爲羹以資餘人或給耕者甫生之積等愛于孩提類

來之燕視同于親故則亦物我均適心形兩忘者馬又況  
 驚經禽演不毛奇書蛤港螺田別開精舍臘頭識客社尾  
 迎神朝衫忽著則鄰里詫觀縣令偶來則牛羊突竄南軒  
 既闢北牖時開果落枕前花生鏡裏一林百樹招鵲舞鴉  
 雙澗叠波留魴放鱧若是者采其吉語娛我留梨懲彼殺  
 機戒茲子弟播三田之種閣上巡觀度七月之章房中屬  
 和未嘗不集吉門之慶極幽居之致馬定省之暇時而出  
 遊則峩督當其前青城出其後大江流其左資水徑其西  
 解角之鹿可施鞍橋浮鼻之牛以當舟楫餐雲欲曙之嶺  
 采藥斜陽之洲團蕉數尺非佞佛而可跌危梯百層不學  
 仙而亦往閒防疾厄時覽方書偶有篇題緘之經藏此則  
 金門大隱不止平原玉筍真人復來宏景若夫僕與足下  
 之交道又可言焉僕處鴟音之里君居吠日之方蛩蛺之  
 合無由牛馬之風不及乃闕前一觀忽若素知飲中百篇  
 愛同前哲顧性憎釋氏不侈前因亦鄙道流詎云緣法靜  
 言思之或卽吾儒所謂如舊相識乎夫卅年成世足下既  
 近之僕則又過半矣頽仰一身離合萬里常恐百年交道  
 不盡然精氣不散當成神明風車電帷來往不絕則僕與  
 足下又何慮哉又何慮哉自此之別一日之內僕眺日升  
 君眺日沒一江之水君飲其源我飲其委則亦何嘗有須  
 臾之間遠近之殊哉保尚神理時時讀書簡牘不詳悉之  
 于夢亮吉頌首

遊極樂寺看荷花序

出西直門三里而近有極樂寺焉長河薩前高阜倚後其  
 東有園花堂西有勺亭皆塵外之幽構也梧門學士以偶  
 日下直禰招同人飯于詩龕接軫以往車行者三里舍車  
 而徒復二里甫抵寺門綠陰當空赤日亭午池荷東西曾  
 不百步間以傑閣繞之回廊水氣升岸結為輕綉林香入  
 波漾此晴采于是或暝坐巖側或孤行竹中或擊殘庭隅  
 或讀畫塢側堂高于垣者一尋門低于砌者百級重寮洞  
 開直視十里負戴而來者望之如鷗乘軒而過者擬之以  
 艇坡塘高低岡阜回互香氣拉雜雲光降升促織繞砌聲  
 如碎琴風蟬過枝韵疑零鐸遊藤綿延上樹皆紫細草芬  
 郁杼花必黃乃蔽炎牖爇開北窗松露尚零栢風成陣家  
 京國者雖然有雲表之幕宅南中者又恍然有江鄉之思  
 馬林陰屢移羽觴乍接果則紅暈徑寸與藏冰而共升瓜  
 則生黃滿盤汲井華而并薦陶令之榼無時不攜章公之  
 莢適心而飲相與商榷今古縱談雅俗據石命句臨流作  
 圖幽襟旣抒勝賞斯愜又破曉而遊薄暝始返星河滿空  
 影乍曳子籠燭雷雨在後勢忽擊乎軒帷此又晴晦出于  
 一時涼燠交于俄頃者焉同遊者為許封君兆桂張運判  
 道渥李刑部鑾宣何工部道生吳明經方南及梧門學士  
 與余凡七人運判既為之圖余因序其顛末云時辛亥年  
 七月初四日也

南樓憶舊詩序

夫鳥以高為巢魚以深為穴居鳥之中者人也築基九層而上為之樓則與鳥爭高矣濬池十仞而中為之鳥則與魚競深矣然鳥啣啾而為巢使無稽繳之患則終歲猶是也魚屏營而為穴使非芳餌之誤則畢世無易也人則不然飛狐落雁之嶺八陲之險也鳥所不能飛者人或上之矣奔霆浴日之區九州之浸也魚所不能歷者人或過之矣則夫陟險不已將達東西揚帆候來杳無津涘當此者其亦有故巢之戀在治之思乎南樓者外王母龔太孺人所居也余以孤童幼蒙鍾愛年未毀齒從母移居姊越十齡弟才匝歲魯國男子方驚鰲巢漢陽孤生未歌窮鳥由春徂冬衣無單複之製以夜繼日瓶無速晨之糧焚筑焉踴躡馬蓋十五年于此焉若夫雨龍竹馬瓦狗泥車探春燕于棟頭捉秋蟲于徑裏岡賭跳而將平井投甄而欲滿臨溪咒鴨涉渚撈蝦既兒戲之無方亦童蒙之求我此一時也隨母梳頭之歲從師識字之辰烏焉混于一篇蚯蚓登于半紙藏書之篋時匿意錢衣帶之傍私搗面具同學則謝家阿買送餐則裴氏小奚吟日影之不西怨雞聲之太早此一時也至乃歲值元枵門憐奇窘仲理則厨難耗鼠史雲則釜欲生魚井淘麥屑反避知親徑拾墮薪偏逢長者然而天青入牖水綠周堂秋月塞門春花交砌何嘗不破啼而四顧擁絮以周遊此一時也又或蘇李上書

全家盡返襦糊紙櫃樞索米半筋爰來歸鍾鳴中外則雙丁二到不乏奇童弟兄則羯末封胡并饒道蘊虛堂論史鵠亦垂頭側徑敲詩蟲來踏踵篙師南巷雅乞書符蠶妻北頭偏多問字此亦一時也授徒北館作贊東堂卜商色養之時買誼秀才之日會稽僚婿動色而見嚴生陽元尊婢改顏而親劇子鄰有束絢之饋室無受釜之聲闢竹徑而待賓借相堂而讌客此又一時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況螟蛉果蠃之場與松栢薦蘿之所乎此則明明如月難忘在閩之辰悠悠我思無踰樹杞之里遺聞傳于廝養瑣事得于鄰童哇裁亦竟則滄上之蒼頭穴識金鏤則羊家之故媼失簪楚國墮履徐方燕知春社之人犬識衰門之客延陵之劍無封樹之堪懸班惠之書有篇題之可認能無墮傷心之淚銷思舊之銘乎又況臘頭社尾上巳元宵餅識春辰饅名令節楊柳半橋之月芙蓉北市之盞水增一尺則已啣閨門樹密三重則隱開樓扇燭龍之首與鷓尾競高彩鷓之竿與神燈並出販脂鬻粥擊鉢吹簫莫不紛至沓來風馳雨驟此又晏嬰之宅因近市而居奇虞氏之樓以臨街而角勝標孝侯之風土記荆楚之歲時差可連類而書削牋以奏者哉詩四十篇稿成以寄巡檢二兄上舍三兄文學四弟凡為此者亦所云寄魚鳥之思致今昔之感也

卷施閣文乙集卷八

陽湖洪亮吉著

寒林雅集圖序

自寓齋清化寺街至正陽門三里正陽門至厚載門十里厚載門至詩龕又三里每詩龕主人之見招也必戴昏明而輿聆雜聲而駕飯僕于路飲馬于途而後至馬至則一巷數曲已達市聲雙橋半傾僅入車轍五陘之山雲壘而亦見千頃之澤冰凌而可行明湖瞰其前傑閣峙其後寒林之雅多于遠渚之雁中廡之馬高于應門之童泉明北窗殘月甫墮儒仲南牖朝曦已升相與脫畧儀節商榷古今酪漿既行圍坐未畢而諸君者亦已接軫而來排闥以入報霜簡之威乘粉署之暇豐貂乍集則寒鳥依楹高論甫申則渚雲落檻子公之染指移而作圖註以指道莊辛之握手因而出句而且欲讀之書鑿楹而已貯久別之友面牆而可親註仲璠飯爾竹徑乍束舫齋又啓匪安石之別墅乃昭明之選樓標網塞窗篇什盈棟此則當陽萬戶難忘身後之名魯國四筵無之樽中之酒凡茲二者兼自一人以視昔賢尤為盛事于是忻彼雅遊幸茲暇日遂各授簡為記揮豪作圖或馳騁乎百言或該綜乎數韻至如僕者官既最閒性尤嗜友茂宏竟席不逃金谷之觴劉芳半生虛有石經之號又允宜陪尊俎之高會追談諫之餘數者也坐中作圖者三人長洲曹指揮銳浮山張運

判道渥甘泉羅山人聘為記者一人長洲王孝廉芭孫為詩者九人蒙古法學士式善上元王給諫友亮汾陽曹侍御錫齡介休劉舍人錫五靜樂李比部鑾宣汀州伊比部秉綬靈石何水部道生漢軍玉大令棟泰安吳明經方南而陽湖洪亮吉序之云爾

楊耕夫先生柳邊紀畧序

夫出重閉之內而行九拂之外不知者以為遠矣舉萬全之身而冒百出之險不知者以為勞矣抑知不然披蒙茸跋荆棘有身之至苦也紛冒勃蘇甘之業務露犯霜霰宇宙之至辛也尹子伯奇行之是二人者又何嘗移呼天之泣于陟屺之時與我辰之哀在靡盬之候乎若山陰楊耕夫先生者其有馬先生尊人安城康熙初坐張魏之獄徙干邊時先生年十三既壯走京師謀所以救父母者屢易其期百方不就年已四十甫克出塞省其二親移愛日之念為見星之奔轍望雲之思作履霜之操於陵之三日不食墨子之百舍以趨實一身兼之焉試為計之自京師至山海關七百里自山海關至奉天八百里自奉天至尚陽堡二百四十里自尚陽堡至烏喇約千里則混同江在焉渡混同江至寧古塔又千里言其廣輪則太章所不能步也言其幽險則夸父所不能踰也又其間馬蹶而仆者再石顛而殞者再蓋越十旬出百死而後至焉此柳邊紀畧之所由作也嗟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作詩者其有所不

得已乎而不知者或以此爲延之攬勝之書束哲發棠之記是又沒作者之心志有生之痛矣然其條舉大綱包羅纖悉較量山水畧述古今實視南爐紀聞北狩草書諸作倍爲詳核亦何嘗不可補域中志乘之遺備海外恢奇之錄乎夫松漠紀聞之作并書也實臣職也則柳邊紀畧之作奇書也亦子職也是書傳而盛京以西之道里傳土俗傳作者之勞心苦思傳卽作者之父母亦無不傳此則摩牋揮管卽無異于田兢泣之時申紙發函已如繙我躬不問之什矣何其流離而不敢告哀沈痛而不能卒讀如此歟先生從曾孫夢符與亮吉交屬爲之序因述其本末云時乾隆五十七年歲在壬子上元後五日陽湖洪亮吉序詔授懷遠將軍福建建寧中營遊擊張君妻洪恭人墓誌

銘

恭人洪氏世居歙縣五世祖某咨如隼因家馬高祖某又遷于縣之楓港場阿干之部以族盛而移宛孔之家因貿遷而徙父諱簡臣官廣東高州府通判南郡儒學聿生馬倫望都史才乃傳班惠年十九歸遊擊君大學士文貞公從弟也丞相近族以材官而起家華仲哲孫由武科而入宦時遊擊君父封君某亦以浙江寧波營遊擊年老致仕歸恭人連奉二親克勤終日撰李丸之鳩杖進宣子之魚殮闈闈馬穆穆馬嫻乎禮教者也逾年遊擊君成進士選藍翎侍衛漢世期門比嚴徐于金馬唐家驍騎參陸李之

貂蟬里鄙榮之恭人自若也又復貝齒長饑負糧而資臣湖鹿車遠宦質衣以奉君姑八年于茲有如一曰及遊擊君外擢江南羊角營都司恭人乃隨舅姑之任所宣明鼓吹以壯軍聲潘岳板輿甫陞孝養每當閱武之期輒有犒軍之典恭人則躬率侍婢宿詣上庖割肉必方醜醜有術以獎喻之輒有配廬謹之曼首無王京兆之簡畧有陳孺子之均平歷此載年士流輯睦遊擊君之馭軍有術亦由恭人之饗士有禮所感馬時封君以遠念鄉里先歸恭人則傾囊出金市練製復具櫛似馬越騎如龍曾不決旬迅歸京口封君得以優游江國宴聚賓朋皆恭人先意承志所致也未幾而舅姑繼卒遊擊君將見星而奔恭人亦衣麻待發而鎮帥某以委任方重授戎弁有在任守制之例格不使行金革無避墨衰泣官雖云建牙無改枕占服除擢福建建寧中營遊擊值本境賊匪魏緒聚眾剽掠途次卽奉檄催赴與前官王某勦捕有功蒞任甫九日又檄往護金門鎮總兵印復渡海巡臺灣七閱月乃歸弭谷口楊周之釁却城頭子路之兵挈金印以渡重洋率戈船而巡險歷時則外嚴鐵騎旣行上將之威內築金城雅有夫人之號蓋軍政之肅亦內助居多云歸君後遊擊君以中暑醫誤投劑而卒時乾隆辛未年七月三十日也公孫之里大樹爰推貞婦之居嚴城忽圯流移間道沉痛積年蓋自奉遊擊君櫬歸而恭人亦幾不勝喪矣復乃徹其環瑣

裏此窵窵奉我夫子祠君舅而君姑率是貌孤克盡哀而盡禮宗族憫之鄉鄰稱之者馬及恭人之教子也合內外之兩宗為義方之三徙特開聖室親授禮經董父之勇生不茲而車仲尼文疆之勲有高卿而號元德猿臂輟射應甲乙之科牛心啖炙起伯仲之譽不十年而正倫正藏並舉秀才元方季方各膺禮辟歲已酉次君秉銳復成進士特旨以知縣即用辛亥入都就銓而恭人遠以八月二十六日膺疾卒于里舍享年七十有七

誥封恭人例封淑人子二秉鈞秉銳女一適

烏乎哀哉方奉毛生之櫬已執高柴之喪原流逝暉

林靡靜響將以壬子年月日祔葬于遊擊君之墳禮也世去不停哀纏無盡屆期乞亮吉為又銘墓亮吉與恭人同宗且識長君最早爰不敢辭而為之銘曰  
如臯支欽所分幼煎室訓兮歸哲人相攸以武兮貽厥以文文武之道兮奉于一門蒜山之原江水之滢我銘吾宗

兮無愧前史

椒花吟舫圖序

椒花吟舫者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朱先生即第南樓樓息之所而亡友懷寧余君鵬飛所作圖也先生負蓋代之才具人倫之鑒諉掖後進獎許輩流寤寐未闕束修之士紛來夕滿欲沉問字之車未返而先生又各竟所長不名一藝荷買之學與枚馬之賦同登後門之賢與世家之英

錯列有景伯之和易無周弼之偏奇于是海內之士有不詣先生之居者遂不得為聞人馬雖夫子之門何雜見啞叔孫而北斗以南一人庶惟高密今者其室甚邇哲人云亡高臺多風空室易雨蕭林之花轉芬盈升之實空衍武城之薪木今同分陝之蒙公超之故居昔並五都之市此則山印華屋獨士以之涕流斗酒炙雞三步因而腹痛者矣若余君之為此圖也以賈生弱冠之年預長伯四科之列望衡而處執業以來每咨經傳之疑時值笑言之宴欣然命筆遂作此圖昔者鉅野之刻曾閔及望羊之門射陽之圖宣尼諸猶龍之坐非形之于圖繪不克傳聖賢心跡乎乃伸紙未竟風泉之聲已悲濡墨欲乾師弟之亡何遽以視趙岐臨穴方繪延陵劉楝感亡乃摩廣戚何以異乎亮吉以歲辛卯謁先生于當塗學使之署始預賓僚繼馬問業逮己亥庚子又從先生遊于京師劉向之校祕閣時假異書朱祐之學成均屢蒙殊獎蓋師友之際存歿之感均有不能已于言者焉暇日先生子孝廉錫庚出是圖屬為之序篇以先生之門著錄弟子不下千人咸負盛名各官內外而孝廉獨授簡于余者豈非以受先生知最深且與余君有同堂之雅乎夫過因樹之屋悼歎申屠趨種栢之堂有懷龔勝以今視昔其理庶符爰序而還之俾世之觀是圖者亦以知取材落實庶幾于大匠之門攀條撫枝泣然生並世之感云爾

祭天柱縣學生劉緯等文

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朔日貴州督學使者洪亮吉遣天柱縣學教諭劉 以清酒庶羞詣無水之流致祭于天柱縣學生劉緯附生程三桂童生謙忠欽等之靈曰歲惟閏逢孟夏朔日汝黨六人共遭斯厄我聞驚愕詢彼市塵云汝將歸舍陸而船時夜甫半無流忽高一舟飄然乃觸石橋橋門有三劈舟為兩羣眠方酣語不及響鳥呼此水望海過奔直下千里難停子寬汝之始來于何不卜思攀隳尾顧葬魚腹羣瞻其出不見其歸成名之望尚切庭闈爾劉爾程里閨有聞文期無害命乃不辰人亦有言兄弟敬尤慘三生全家併命謂程三桂哀哀謹生哀然舉首千鈞方試卜玉未剖襤衫一襲兼製儒冠焚之三橋慰彼九泉尚饗

刑部江蘇司員外郎楊君墓表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吾友刑部江蘇司員外郎楊君以疾卒于京邸年甫四十有四烏乎哀哉越明年二月始奉君之赴為位哭于官廡又逾月君之孤松恭等繕狀來乞為表墓之文謹按張君姓楊氏諱夢符字西塵一字六士漢太尉震其遠祖也宏農之裔州世遷于會稽安城之鄉五傳載其隱德紹興府學生贈承德郎諱國英者君之曾祖也優貢生廣西通判借補平樂縣知縣諱之琳者君之祖也國子監生候選州判贈奉直大

夫諱大德者君之父也母金太宜人夢長庚星入裏而生君故小名長庚及長而名與字皆取義焉傳說之騎箕尾猶屬後時曼倩之為歲星乃徵先兆九歲能作詩二十工舉于業二十八以國子監生中式陝西鄉試改歸浙江又十年而成進士歷官刑部提牢廳及湖廣清吏司主事江蘇清吏司員外郎總辦秋審處其間扈

蹕山東隨

圍熱河各一又隨侍郎玉德拔獄奉天直隸江西浙江諸處時大學士英男公阿桂管部事及尚書胡公季堂等皆深倚之烏乎處元奉使來歸甫及十旬奉倩積勞遷官未嘗滿歲亦可謂死于其職者矣若君之居室也孝于親友于兄弟其友于兄弟也使妯娌無間言其孝于親也使鄰里消勃許蓋自長樂君之卒君之考以貧故遷徙不常最後寓常州之邗溝因定居馬客籍甫占家糧告匱築棟之燕伴季女而長饑翔林之鴉感太和而輟響君又念無以為養也動捧檄之念則投牒者數州習負米之勞則傭書者十載追乎登巍科官省闈而君之親已不及見矣于是擢第則泣擢官則泣歲時祭祀則泣十餘年如一日焉捧而不輟者盈尺之硯讓而不居者一成之田推手庭闈以及親故則戚鄰之待以舉火者又十數家也烏乎至竟乍離之日復念周親目未瞑之時望深予季君之至性肫篤一至此乎若君之交友也內自一鄉外遠九拂樹米架羊

之彥飲文吐鳳之英莫不識面欲先締交恐後朝襄告置  
忽然燭以煨賓冬裘既罄尚假衣而貸客又或蘇援世事  
則咸肆智囊料排俗紛則敢爲怨府以是自里居以迄服  
官坐上之客戶外之車未嘗不滿也余與君交二十年每  
見有才尚而不遇守正而遭踏者君歎憤輒形于色是則  
君之交友亦根于性者與若君之服官也以劉穆之之才  
居崔祖思之任事理無滯神明不欺蓋自幼時侍君外王  
父按察司金君祿靜外姻贈尚書刑部侍郎錢文敏公皆  
奇其開敏之資與商訊讞之務君偶發一言輒驚二老以  
至身典案牘職司奸靡平疑獄者三馳星軫者四西蜀李  
邵誠使星之來丹陽馬稜推善風之至人皆以君爲有陰  
德焉嗟乎丙博陽之報雖阻于生前于廷尉之門將高于  
身後理固有可推者乎若君之爲文也枕藉六藝揣摩八  
代儻約遜其精純庭誥無其妍麗美矣乎其將三典午之  
世四卯金之代以參于作者乎然而桃李之色承列柏而  
不華雲霞之光入殘月而彌慘九州浩渺偏饒幽朔之聲  
四序參差乃鬱秋冬之氣才之不羈者至矣年之不永者  
亦由此矣記有之曰詩言志若君之詩則斷雲零露無其  
清也奔巖削壑無其峭也幽花叢壘無其韻也馮夷水仙  
無其幽也所著有心止居詩文集十二卷三惜齋筆記二  
卷君藉以不朽者將在是乎君配錢宜人克相夫子勤于  
內政子三人紹恭紹文紹垣皆聰穎特達端妍善文女一

人孫一人紹恭等將以某年某月返葬君子武進之某鄉  
某原以亮吉安君之久也于是馳札萬里求其一言嗚呼  
余又何以傳君乎猶憶丙午之春共艇適越時同里鄞縣  
知縣錢君維喬文學蔣君陳尊崔公子景侃咸在坐次君  
時喜爲綺麗之文酒半戲余曰君他日銘墓之作當以見  
屬矣余齒視君稍長當時以爲交朋親愛之言無不至也  
由今憶之月犯星之兆慮戴逵者翻貽會稽之凶膏燒明  
之痛哭翼生者顧在彭城之叟梁園戲語念之而心傷鍾  
繇囑詞引之以自咎余之交君者不謂其止于此也他日  
薄宦粗就歸休里閭訪將軍之卷糶靴鞋三則大樹猶存  
過邗水之橋則溪流半涸亦足以懷愴傷心者矣

少寨洞贊

黎平府西四十里有少寨河河左數里有洞馬門險若劈  
崖危欲傾入數十步則左塗右谿徑益深遠陸可乘馬川  
能棹舟土人云桃花水時魚則廣至尋源而進勢及百里  
惜未獲窮其勝也徒觀其積崖萬丈無一尺之坦巖瀑百  
仞靡暫時之停荒寒接天陰翳匝地雖思狂按不覺瑟縮  
又未至少寨以前景亦奇麗石徑百折蟠如怒蛇危橋十  
尋襯以鮮羽繞岸居者凡數百家牖接澳艇樓通鳥巢花  
紅上牀苔綠入窻人禽俱覺莫辨嗚喑土石盡緒尤凌晨  
尤名花夥于種人聽鶯繫于沙石則又楚南之秀壤荒外  
之奇觀云贊曰



左塗右谿石作郭郭魚長于人陡向厓落墨盡生白光如  
爨烟呀洞陰香疑爲墨天春波如雷千尺逆上樵丁方樵  
墮入澳網

師子厓贊

自黎平未至天柱縣百里有師子厓馬子行黔楚中幾徧  
矣若茲之奇則未之覩也青嵐往往迷茲嶺坳元岡疊嶺  
突出天半其下則表裏洞達東西延袤已枯之松倒挂者  
千尺欲落之石相粘者徑寸蹤無能停瞬不及轉如此者  
半日方抵平坦則麥靡鋪秀雲光疑錦延回一村異景百  
出高會居巢卑幼處穴一榻之外無非雞豚百仞之餘乃  
厓牛馬怪魚窺人頭尾五色妖鳥咒客飛鳴百回黃果滿  
樹卽兒童之糧紅蕉百尋裁蠻女之禱此則吳越山水遜  
其靈奇荆江土風減彼殷阜者矣贊曰

石若立巖巖如覆孟穴腹空洞倒生棕櫚奇邪嶽寄常有  
蕩勢人行其間目輒上視軒行百盤直下千級厓方師躡  
馬忽人立

黑神河贊

黑神河者牂柯江之別名也觀其懸流一絲獨下千里石  
亂若屋魚飛似星雖未遽接天而離地已百仞矣是以終  
日疾行不覩寸壤一夜數起惟聞怒雷花氣灼日雲光亦  
紅松濤接天波影俱黑雞犬之欄高于鵝巢魚龍之腥臭  
此人氣此則思理所不能及實荒外之奇囑焉又趨坡出

其旁孖水流其側紅盆繞其北青浪瀉其南村女曉客則  
啼如猩猩花苗下坡則轉若碌碌均足啟豁聞見廣益神  
智贊曰

高惟見天俯若無地帆檣切斗下瞰雲氣飛鳥躡實神魚  
昌空來往不礙成行鏡中分瀛擘沅獨下南海我窮其源  
孰竟其委

白水河贊

永寧州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白水河其始也自地至天倒  
行者百丈其繼也由上迄下橫飛者數里雲日蔽色始輪  
其奇光人禽絕聲乃返此靈響驚雷怒霆不敢過其側飛  
激積雪未能凝其旁一川茫茫雖子夜而如晝百步稊慄  
卽炎天而亦寒行客木屐欲接乎山坳仙人水簾忽懸于  
天外下則洞濶數武巖深百尋飛泉益之不見日影穴鼠  
大千山鷄苦錢圓于斗拱神怪所窟忘其歲年幽靈往來  
恆以月午客曾登雁蕩陟匡廬所爲飛瀑懸溜均無此奇  
也于是嗜靈異者有觀止之歎居蠻嶠者可無域中之慕  
矣贊曰

是聲是色非意所想關千百尋忽落奇響白雪之白寒冰  
之寒飛仙所爲靈怪是蟠依于洞中滔滔混混淺隘川  
濱滄溟縱到怒氣猶鬱

